武俠世界



第37年

35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機屠龍記）續集「風水龍珠」。崑崙奴與袁紫衣訂下「辨天子、贈龍珠」大計之後，二人分頭行事。消息傳出後，天下英雄羣集華山之巔，引來了無數江湖豪傑……蕭玉寒先生所著的故事風趣詼諧，江湖怪傑的癖性刻劃得栩栩如生，令人發噱，使人閱來如痴如醉。究竟崑崙奴的風水龍珠引來了哪些豪傑呢？莽莽神州，誰是主宰？憑形神測相便可判斷是「一地之主」或「一國之君」嗎？如此引人入勝的故事焉可錯過，請欣賞。

* * *

今期的短篇「萬古雲霄一劍飛」乃古醉翁先生所著，巫山峽彩雲劍出世，引起羣雄爭奪，究竟神兵誰屬？有待讀友此中尋。

龍乘風先生撰著的「槍霸傳說」本期刊完，切莫錯過欣賞精彩的故事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武松的故事」「無心出岫劍情天」「龍潭飛鳳」，請拭目以待。

* * *

84.12.26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5期
（總號18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機屠龍記之三/蕭玉寒・文
可飛・圖

風水龍珠

隱身塵世　尋覓眞龍

嗤!嗤!嗤!快如閃電，疾如箭矢，兩條身形直向太原城外掠去。

太原城高五丈，等閒人休想一躍而過。但袁紫衣拖着崑崙奴，竟縱身而上，一躍便掠過五丈高牆。

別館外面不遠便是城牆，城牆特別高，防守也比別處鬆懈，而且袁紫衣的輕功身法快得匪夷所思，遠處巡城的兵士衹覺眼前一花，也不知是貓躍還是鳥飛，倒省卻了袁紫衣一番斷殺的力氣。

袁紫衣心中忽感驚奇，忙向崑崙奴悄聲道:「崑崙哥哥，你的內力不是已受損，僅剩一成不到，比凡夫俗子還不如嗎?怎的却依然身輕如煙，倒令我為你擔心得要死……哼，你這是存心戲弄紫衣麼?」

崑崙奴聞言不由一怔，直到此刻，他才忽然醒覺，在太原為李氏父子奔波，尋龍點穴的這段日子，他的內力竟不知不覺已恢復小半了。崑崙奴身負他據有「無為內功心法」而獨創的「八方歸元神功」，雖僅恢復小半，却已十分厲害，足可與武林中一等一高手併列了，而因此令袁紫衣十分驚奇。

兩人於蒼茫暮色中，又向西南掠行了一段。袁紫衣原來擔心崑崙奴的內力未復，全力助他向前飛掠，所耗內力甚巨，此時不禁嬌喘吁吁，見崑崙奴一直默然不語，似存心佔她的便宜，不由嬌嗔的把手一摔，嗔道:「崑崙哥哥，我對你無話不說，並無隱藏，為甚你却存心騙我?哼，早知如此，我便任得你被李家一劍刺死，何必不遠數百里趕來救你?」

崑崙奴此時才猛地回過神來，他的手雖然已被袁紫衣摔開，全憑他自己的力氣掠行，這並不太快的掠行，自然已難不倒他。崑崙奴心中一動，不由失笑道:「是啦!必定是那『天龍龍脈』的地力十分雄厚，連我這尋龍追脈，偶爾踏足之人，亦沾了龍脈地力之福了。」

袁紫衣又嗔又奇，急道:「崑崙哥哥，甚麼天龍龍脈?甚麼沾了龍脈地力之福，你快說清楚啊!」

崑崙奴微一思忖，忽然若有所思的笑笑道:「紫衣妹妹，你欲知此中奧秘，且隨我去一處地方便了。」

話音未落，崑崙奴身形一轉，從西面轉向北面，疾掠而去。

袁紫衣俏目一亮，亦隨後飛掠。崑崙奴的內力，原來高出袁紫衣一大截，但此時他的功力僅復小半，恰好與袁紫衣的功力拉平，兩人便恰好可以併駕齊驅。

向太原城北郊掠行約二十里，便見一座雄偉的山峯氣勢磅礡的屹立着，再掠近一看，驀見有蒼松二株，挺立於山口之上，左面一株盤曲虬屈，形如盤龍，右面一株俏立婀娜，形如翠鳳。

袁紫衣身負家傳絕學，對大地潛龍地力之論並不陌生，見狀心中不由一動。她仰頭望去，但見山勢巍峨，山上峯巒突兀，溝壑縱橫，山林繁茂，溪水縈繞，白雲變幻，蔚為奇觀。袁紫衣心道:莫非這便是爹爹常說的，山藏眞龍，必口吐白霧麼?

她正要開口詢問，崑崙奴却不遲疑，展開身形，掠上山去。袁紫衣無奈祇好緊隨而上，她心中好奇，不知崑崙奴的內力到底如何恢復，同時她也有點擔心崑崙奴這大傻蛋的安危，他雖然身負天機谷三大絕學，當世無人能及，但心性玄幻，不知何時又闖出大禍來，在袁紫衣的心中，崑崙奴的份量，簡直有如她爹爹袁天綱一般重了。

崑崙奴掠上峯巔，又一路向一道山中溪流掠去，忽地，在溪流環繞中，露出一座土崗，崗上聳着一座新築的墳墓。

崑崙奴毫不遲疑，涉水渡過溪流，攀上土崗，他忽地渾身一抖，隨即盤膝而坐，似在運氣調息起來。

袁紫衣一見，心中不由猛吃一驚，連忙叫道:「崑崙哥哥，你怎的了?你的毒性又發作了麼?」一面亦飛掠而上，她剛踏上土崗，忽地又尖叫一聲道:「不得了，這是烈火崗嗎?還是內藏烈焰……老天，似這般熾熱啊，祇怕寒冬雪天也不必穿衣啊!」

就在此時，袁紫衣耳際忽地傳入呼喚聲道:「紫衣妹妹，此乃『天龍龍脈』之地力，非同凡响，重則可令人起死回生，輕則可助人療傷復原，無傷則可大增功力，切勿輕視大意，錯過此千載良機!快就地坐下，運氣調息，當可抵尋常人苦練三十年之功力也。」

袁紫衣知是崑崙奴以「腹音傳話」，他既然連這等玄奧功夫亦運用自如，可見他的功力已盡復了。而這等可令人起死回生的「龍脈地力」，簡直匪夷所思，聞所未聞，因此袁紫衣不敢怠慢，果然盤膝坐下，運功調息起來。

過了約莫一個時辰，袁紫衣但感身下强大熱力，自足底「湧泉穴」貫入，運走周身奇經八脈，再聚於丹田，如此運行三周天，她的任督二脈，竟豁然而通，她的內力，已抵武林中人苦練五十載的境界了。

袁紫衣但感內力充盈，不可壓抑，不由一躍而起，格格大笑道:「奇跡!奇跡!崑崙哥哥，這天龍龍脈果然了不起啊，咦!你怎的不再運功療傷了?」

原來此時袁紫衣但感眼前一花，原來在三丈外盤膝而坐的崑崙奴，已忽地挺立在她的面前。

崑崙奴含笑道：「我的內力已盡復，爲甚尚要運功療傷？」

袁紫衣驚駭的笑道：「崑崙哥，萬料不到，這龍脈地力，竟有如斯威力。」她一頓，忽地想起甚麼，忙道：「這天龍龍脈既如此厲害，未知崑崙哥哥打算堪點給誰人呢？」

崑崙奴伸手一指五丈外的土墳墓碑，含笑道：「誰是天龍龍脈的得主，紫衣妹妹看看便知道了。」

袁紫衣此時內力倍增，目力亦十分超卓，她向五丈外的土墳墓碑略瞥一眼，便驚奇的叫道：「墓碑上書：并州李虎之墓。那不是太原李氏家族嗎？不料這天龍龍脈，崑崙哥哥竟點給了那忘恩負義，欲殺你而後快的李淵家族，豈非白白便宜了這李家父子麼？」

崑崙奴微笑道：「吾之生死，乃一己之事，但帝王之選，却事涉天下百姓蒼生。相較之下，個人恩怨又算得甚麼，因此天龍龍脈之歸屬，當以天下百姓安危禍福爲準則。」

袁紫衣一聽，不由大奇道：「崑崙哥哥，這般說啊，那將來李氏父子，豈非必有一人作帝王麼？」

崑崙奴點點頭道：「地力所然，果然如此，你所言不錯。」

袁紫衣不由又咬牙道：「李氏父子五人，從李淵到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兄弟四人，到底誰爲帝王之選？在崑崙哥哥的心目中，斷不會是欲殺你之李淵吧？若非李淵，便必定是李家長子李建成了，那二公子李世民身爲李家次子，帝王之位，大概絕不會落在他的身上也，是麼？」

崑崙奴此時尚未知道，李氏祖墳已被李建成挖開，破了他預伏的玄機。他微微一笑道：「此乃帝王龍脈，其地力之宏厚，不容置疑。至於李氏父子五人，到底誰能承納此天龍龍氣，日後便有分曉，也不必去胡亂猜測了。」

袁紫衣見崑崙奴如此判斷，知他身負「天機谷」三大絕學，比她的爹爹袁天綱及師父李淳風，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不能不信，因此也就不再爲此糾纏追問下去了。袁紫衣想了想，忽地失笑道：「崑崙哥哥，你的佈局祇怕有差啊！」

崑崙奴微一怔道：「有甚差錯？」

袁紫衣格格笑道：「自古說天上無二日，人間無二皇，是麼？」

崑崙奴點點頭道：「是，確然如此。」

袁紫衣又笑道：「天龍龍脈可蔭生帝皇，此乃崑崙哥哥的佈局，是麼？」

崑崙奴道：「這也不錯。」

袁紫衣大笑，她伸手往懷中一拍，道：「這也不差，那也不錯，那你可知我懷中內藏甚麼？便是那足可令人由乞丐變巨富、草野變帝皇的乾坤珠啊！若此珠尋得人選，加上你那天龍龍脈蔭生的李氏帝皇，那天下豈非上有二日，下有二皇嗎？屆時祇怕不但難達崑崙哥哥欲尋求的天下太平歲月，反而弄得人世大亂也！你說這如何是好？」

崑崙奴沉吟不語，乾坤珠的威力，他亦親歷其境，如何敢輕覷？如此一來，若「天龍龍脈」與「乾坤珠」得主相異，果然潛伏引發天下大亂的重重危機，但「乾坤珠」非同小可，等閒之輩，決計難於近身，因此亦決計不能貿然留贈李氏父子，若貿然行事，祇會令李氏父子血脈沸騰、爆裂身亡，十分可怕，這其中牽涉的天機，確然太複雜了。

崑崙奴不由微嘆口氣，沉吟道：「天下於同一時間，現出『天龍龍脈』與『乾坤珠』，兩者皆可蔭生帝皇之身，爲甚却同時現世？這其中到底隱伏甚麼天機兆應呢？」

袁紫衣一聽，不由吃驚道：「這等天機之兆，若連崑崙哥哥亦參不透，那天下便決計無人可以參透了，既然日後有危機隱伏，這『乾坤珠』不如便將其拋棄，或深埋淵谷，令其永不現世吧！」

崑崙奴却忙道：「紫衣妹妹，萬萬不可，豈可如此草率魯莽？」

袁紫衣道：「爲甚麼？將乾坤珠拋棄，豈非一了百了，消除日後天下大亂的禍根麼？」

崑崙奴道：「不然，天機演行有其軌跡，決不能妄行逆之，『天龍龍脈』與『乾坤珠』既同時現世，其中必隱伏深奧天機兆應，目下雖未能參透，亦不可貿然逆天機而行也。」

袁紫衣不由笑道：「崑崙哥哥，你越說便越玄奧啦，依你之意便是啦！」她一頓，又隨即問道：「但你的主意到底如何呢？若乾坤珠不加隱匿，却如何處置，留給誰？誰是乾坤珠的得主？」

崑崙奴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目下『楊花敗李花開』天機兆應已露端倪，亦即當今楊姓朝廷已時日無多，日後一統天下之新帝君必屬李姓之人，既然如此，吾等便先行深入民間，仔細訪查，且看除太原李氏父子外，尚有甚李姓之人，足以承納此帝皇之珠吧！」

袁紫衣笑道：「是！崑崙哥哥，你說如何便如何便啦！」

* * *

崑崙奴與袁紫衣一道，掠下藏山，此時崑崙奴內力已盡復，區區

百丈山峯已不復在他的眼內。袁紫衣心中被崑崙奴牢牢盤踞，只要能與他一道同行，她便心滿意足，又怎會怕了那山路的崎嶇？而且她自得藏山「天龍龍脈」的熾熱龍氣入體，內力大增，足抵武林人士一甲子功力，她的輕功造詣，幾乎可與崑崙奴併駕齊驅了。

下了藏山，二人一路向東而去，不久便轉入一條直通隋都長安的京郊大道。

崑崙奴忽覺這條京郊大道十分眼熟，他微一沉吟，即猛地醒悟，原來這便是他和叔祖於附近山上俯瞰時，曾見萬千逃荒難民「鳥啄人腸、銜掛枯枝」慘狀的地方……崑崙奴心潮一陣激蕩，不由喃喃的道：「如此朝廷，如此暴政，豈有不亡之理？天機既然已露兆應，吾又豈能坐視不理？雖然艱困，亦須力加導引，促其激發……」

崑崙奴感觸之際，袁紫衣心中大奇，不知崑崙奴爲甚如此感慨，正欲詢問。

此時京郊大道的東面路口，忽地奔出一頭黃牛，黃牛背上騎着一位樣貌奇俊的少年，黃牛的角上，却懸掛着一卷書，少年人目視書卷，似在閱視，其狀十分怪異。

崑崙奴與袁紫衣見了，不由甚感驚奇，但仍不敢妄下判斷，便故意只作不見，隨後跟踪而去。

只見黃牛背上的少年，騎着黃牛，目視牛角上懸掛的書卷，讀得十分認眞，黃牛走了十里長路，少年的視線竟亦注視書卷十里長路，片刻也沒移開。

袁紫衣見少年人樣貌奇俊，又十分好學，心中不由大喜，她驀地想起「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兆應，便再按捺不住，也不理崑崙奴有何主意，一掠而上，落在黃牛前面，伸手一拍，便把黃牛拍停了。隨即問道：「喂！少年人，你姓甚名誰？快報我知！」

牛背上的少年人不由一愕，眼前的俏麗女子，竟有如斯神力，一掌便把力大無窮的黃牛拍停，不由也大奇，亦不敢大意怠慢，忙道：「姑娘是誰？爲甚問我名姓？」

袁紫衣格格笑道：「你莫管我是誰，我只是問你，你是否想當那威風八面的大皇帝呢？」袁紫衣也不知天高地厚，亦不知少年人的來歷，一句足以「抄家滅族、犯上作亂」的話兒，竟便衝口而出了。

少年人聽了，却神色不變，就連眉毛也沒跳一跳，神態就如他於「牛角掛書」一般，從容之極。他也沒正面回答，只是呵呵一笑，反問了一句道：「噢？那想又如何，不想又如何呢？」

此時崑崙奴亦飄然而至，他目注少年人一眼，却沉吟不語，似在思忖甚麼。

袁紫衣却急不及待，立刻道：「好啊！你如此好學，若有此意，便坦白直告名姓！若無此意，我便不再攔你，你只管拍牛就走便了！」

少年人一聽，也不假思索，立即道：「我姓李，名密，家父蒲公李寬是也！」

袁紫衣一聽，不由大喜，格格笑道：「你既報名姓，便即有當大皇帝之意也！你又恰好姓李，大合天機兆應，看來吾之乾坤珠，當非你這李哥兒莫屬了……」袁紫衣說着，竟欲探手入懷，摸出乾坤珠，贈予少年人李密。

崑崙奴見狀，立刻以「腹音」傳話道：「紫衣妹妹，切勿輕舉妄動！」

袁紫衣不由一怔，亦用「密音」回道：「爲甚麼？這少年人『牛角掛書』，如此好學，樣貌不凡，胸懷大志，且又恰好姓李，豈非天子人選嗎？」

崑崙奴道：「不然，是否天子人選，目下尚難下判斷！乾坤珠非同小可，絕不能輕易現露，稍一不愼，便令天下陷入大亂之局也！」

袁紫衣道：「那現下如何是好？」

崑崙奴微一沉吟，道：「目下吾正思忖，如何順應此天機演行大勢，因此不宜輕舉妄動……且先把此人打發走，容後再作打算。」

袁紫衣一聽，她知崑崙奴於天機絕學的造詣之深，當世無出其右，便不再糾纏，格格一笑，便對少年人李密道：「李哥兒，你此行何去？」

少年人李密笑道：「我本爲隋煬帝楊廣近身侍衛，但爲隋煬帝所忌，險遭殺身之禍，無奈離宮出逃。日前聞京郊有異人現世，有洞天徹地之能，欲前去拜訪，又恐其考究我的學識，才於牛角掛書，沿途研讀也。」

袁紫衣正欲說甚麼，崑崙奴忽然接口道：「李哥兒，既然如此，那你便先去拜求異人吧……你若有闖大業之志，半年後可上華山之巓，屆時自有分曉。」

李密此時尚不以爲意，因爲他並不知在他面前的青年男女，便是世人皆欲拜求的「崑崙之子」。李密聽了不以爲然的呵呵一笑，隨即拍牛前行，竟連頭兒也不回顧，很快便騎牛遠去了。

袁紫衣目注牛背上李密的背影，怔了怔，才忽然想起甚麼的連忙對崑崙奴道：「這李哥兒白日見鬼了！他難道不知道，崑崙哥哥你是天下一等一的崑崙之子嗎？他尚巴巴的去拜求甚麼『京郊異人』？活該他白白走寶也！」

崑崙奴微笑道：「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處此山中，識我者焉知非禍？不識我者焉知非福？一切皆由其本命運格而定，既然如此，又怎可强求？」

袁紫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嗔道：「崑崙哥哥呵崑崙哥哥！不料你的心思竟如此玄深！你既如此藏頭露尾，不肯現身，爲甚麼又要這李哥兒半年後上華山之巔……」袁紫衣說到此處，忽地一頓，她聰慧絕頂，忽然已有所悟，忙悄聲道：「咦？崑崙哥哥莫非已預伏『辨天子、瞻龍珠』之驚天大計麼？」

崑崙奴微笑道：「不錯，吾正有此意，但須紫衣妹妹配合而爲。」

袁紫衣心性好奇，一聽便大喜道：「好啊！這大合我的口味啊！但不知要我如何配合？只要與你一道行事，便刀山火海紫衣也絕不皺眉。」

崑崙奴卻微一皺眉，道：「可惜卻恰好要分頭行事，吾計方可順應天機演行軌跡，亦可收『察天子、定天下』之奇效！」

袁紫衣一聽，便不太高興，俏目一轉，嗔道：「爲甚麼非要分頭行事不可，與你一道，彼此有個照應，不更好嗎？」

崑崙奴道：「乾坤珠威力非同小可，因此其得主人選萬不可輕忽大意，萬一落入心性奸詐之人手中，必引發一場驚天大浩劫也！例如剛才所見的李密，此人表面看來十分好學，亦有王者之相；但此人枕骨呈『上』字形，乃主小貴，志高而膽大，成敗反覆無定之夭折格也。有此『上』形枕骨之人，若萌帝王之志，則此人爲求達到目的，必不擇手段，且心胸奸狹，性情乖戾，暴戾有餘，仁厚不足，決非一統天下之天子人選也！乾坤珠若落入此人手中，必引發天下大亂，後患無窮，因此萬萬不能輕忽。」

袁紫衣不服氣道：「就算如此，卻又如何可以避免察辨之差錯呢？」

崑崙奴決然的道：「唯今之計，只有設法挑起江湖民間，各等心懷帝王之志的人士的興念，令彼等爲爭奪乾坤珠而羣集華山，再由吾等仔細審辨，才可保萬無一失……」

袁紫衣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卻又抑止不住好奇心，忙道：「不得了！崑崙哥哥，你可知此舉會引發甚麼後果？令人成帝爲王之珠，誰不想獨佔？若此訊息放將出去，這江湖武林豈非立刻便亂騰騰了嗎？再說天下羣豪雲集華山，必各懷異志，爭鬥之下，必引起腥風血雨！屆時將如何收拾？」

崑崙奴斷然的道：「此小亂乃爲防止大亂而生，不得不爲也！吾亦擔心憑我一人之力，恐難控制，因此須由紫衣妹妹分頭行事，一面放出華山之會訊息，引發天下羣豪的興趣；另一面設法傳知你爹爹袁天綱，以及你師叔李淳風，請他二人齊集華山，以助吾一臂之力！只要安排妥當，吾計必可收奇效！」

袁紫衣見崑崙奴神色決然，便知他主意已定，決難改變了，她不由微歎口氣，很爲此事惹發的兇險替他擔心；同時又不由格格一笑，暗感此事雖然十分兇險，但屆時天下羣豪雲集華山，也不知有幾許熱鬧，如何好玩！袁紫衣驚喜參半，終於無奈的苦笑道：「崑崙哥哥，虧你想出如此可怕的大主意啊！好，去就去吧！不過你需答應我一個條件！」

崑崙奴微笑道：「是甚麼條件？只要是順應天機大勢之事，你但說無妨。」

袁紫衣嗔道：「我也不管你甚麼天機、甚麼大勢！我只是擔心你一個人面對天下羣豪，獨力難支，教那等兇惡之徒把你生生吃掉了……因此，你須答應我，在我爹爹與師叔趕來與你會合之前，你決不可獨自行事！若你不答應啊，哼！」

崑崙奴見袁紫衣嬌嗔美態十分動人，心中不由一蕩，便故意逗道：「若不答應……又如何？」

袁紫衣氣道：「你若不答應，我便死死纏住你，絕不離開！而且……而且必在你背後搗亂，好教天下羣雄奪珠之心平復！如此你的大計施展不起，你也就不會有兇險啦！」

崑崙奴一聽，不由呵呵笑道：「放心，放心，乾坤珠依然留在你身上，我若獨自行事，也是無米之炊，怎作得成功啊！」

袁紫衣見崑崙奴這般回答，知他其實已答應自己的條件，芳心不由大感欣慰，嬌憨的格格笑道：「好！這才是袁紫衣的好崑崙哥哥！」她一頓，也不再猶豫，向崑崙奴深深的目注一眼，便折轉身，向另一方向掠去了。

崑崙奴目送袁紫衣的背影遠去，他若有所思的微歎口氣，似亦不捨與袁紫衣分開，但僅一霎間，他又欣然一笑，決然的續向東面掠去，實施他的「辨天子、瞻龍珠」的大計去了。

* * *

七日七夜後，與崑崙奴奔掠的同一方向，有一位英氣勃勃的少年，姓李名靖，亦在此京郊大道路向東面奔去。原來他是新科舉人，剛被朝廷派封爲知縣之官，但李靖卻十分討厭這七品縣官的煩文縟節，上任不久，即掛印私自出逃。

爲躲避官府的追緝，他一路上平裝便服，隱姓埋名，狼狽萬分。

不久李靖便闖進距隋都百里外的一座叫川滙的大鎭中來了。

李靖神思恍惚，忽然便撞在一位行人的身上。那是一位中年男子，氣得哇哇大叫，用本地話罵道：「冒失鬼！趕去投胎麼？」

李靖被他罵得莫名其妙，不由亦苦笑道：「那你又趕着去幹甚麼？」

那人一怔，自忖自己也太匆忙，便不再罵人，語氣一鬆道：「你不知道麼？今早鎭東來了一位占卜大師，靈驗極了！」

李靖苦笑道：「那你大概是趕着去占上一卦了？未知靈驗如何？」

那人聳然動容道：「那占卦大師竟能把人的骨縫也瞧透了，失踪了二十年的兒子，亦被他一卦相中，天幸尋回！你說，你說，這豈非當世的活神仙麼！不說，不說，我有要事去求他一卦！你如不信，去鎭東瞧瞧便知道了！」

這人說着，早已鬼趕似的向鎭東走去了。

李靖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若眞有人一卦便可替人尋回失踪二十年的兒子，那專幹替人尋妻覓兒子的營生也大可發財了！天下間哪有如此奇妙之事？

他心中好奇，不由便折轉身來，尾隨那人向鎭東走去。李靖忽然有一絲僥倖，若那占卦大師眞有尋人的能耐，或許可請他查一查小菊失踪的線索。

鎭東原來是一處市集，在街道的最闊處，擺滿了各等出售的貨物、食物。在靠近一座觀音廟的側邊，擺了一張便桌，便桌折疊起來便可掛在身旁，十分便利。

便桌上面，挑起一幅白布，上書「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八個大字，白布下面，便是一位滿臉鬍鬚的中年男子，前面已有多人圍着。

李靖遠遠的站在對面，心道：這黑鬍子大概便是那占卦大師了，他倒十分坦白，擺明是靠此占卦賺錢生活，這比有等假惺惺的虛僞相士，顯見坦白多了。

此時那匆匆趕路，幾乎被李靖撞倒的中年男子，已飛快地擠到那占卦大師面前，道：「活神仙！你若相準了，我甘願給你十倍價錢！」

李靖雖站在十丈開外，但憑他的耳力，就算是耳語他也可清晰聽見。祇聽那黑鬍子相士眼皮微一抬，盯了那中年男子一眼，便冷冷的道：「凡事總有先後，你就算再出高百倍價錢，也不能越位而占！」

在黑鬍子身前等候的人，頓時响起讚嘆聲道：「先生處事果然公道！先到先占，理該如此！」

黑鬍子也不理會衆人七嘴八舌，嘴角微微一笑，便把目光放回排在最前的一位婦人臉上。他目不轉睛的盯着婦人，忽然微微一笑，道：「大嫂欲占甚卦？」

婦人道：「占一卦自身運命吧！」

黑鬍子笑笑，也不替她占卦，便道：「大嫂唇翹顴露骨骼粗，額凸目陷鼻勾曲，唇傾牙偏毛髮旺，必然少時尅夫郎！龍宮冲破三陽陷，人中偏斜橫紋加，腰折聲嘶頭傾側，孤獨無子終生忙！如此刑夫尅子之相，不算也罷！」

黑鬍子話音甫落，後面排隊候相的人均臉色詫異，有的忍不住便替婦人抱不平道：「普天下的相士，均是好話道盡，壞話深藏，此人怎的出言如此惡毒？他相的想必大大的不準。」

豈料那婦人瞪了發話的那男子一眼，不但不怒，反而淚流滿臉，向黑鬍子深深一福，謝道：「多謝大師指點，小婦人沒齒難忘！」

黑鬍子自己亦有點意外，不由一怔道：「你謝我甚麼？」

那婦人哀聲道：「小婦人十五歲嫁入黃家，不料不出三年便夫郎夭喪！十九歲再嫁入陳家，一心祇盼早生貴子，但苦候十年，竟一無所出，後夫亦不幸早亡……這豈非果然是刑夫尅子麼？小婦人尚望再嫁良人，但聽大師這般判斷，已知此生無望，絕了那嫁人受折磨的苦難，前半生糊塗受罪，後半生豈非可以稍享安樂麼？因此感謝大師指點迷津，小婦人委實感激不盡！」

婦人說罷，在卦桌上放下二錢銀子，便欲離開。

黑鬍子一見，忙道：「貧道並未替大嫂占卦，大嫂付相金怎的？」

那婦人扭頭道：「大師不是說，相金先惠，格外留神麼？你既如此用心替小婦人指點迷津，且靈驗奇準，這酬金是必定要付的了！」

此時李靖不禁又驚又奇，暗道：這黑鬍子果然有點本領，乍睹之下，便把家人十幾廿年的往事亦挖掘出來了！

黑鬍子見那婦人不但不因他的直判惡言動怒，反而千恩萬謝，心中亦不由暗奇，便忙把她喊住，道：「大嫂既執意付酬，這卦便破例爲你一占吧！」

那婦人苦笑道：「小婦人已然認命，這卦占與不占，也無甚相干了。」

黑鬍子不由點點頭，道：「大嫂其實也不必太過灰心，自古有道三分天命，七分人爲，命雖天成，

但運則可以憑自身努力衝破，貧道有一言贈予：莫道鐵樹不開花，莫道鐵棒不成針，誠之所至石亦化，堅之所致泥成金。大嫂務請謹記！」

那婦人低頭默記一遍，終面露歡容，道：「大師之言不錯，小婦人命雖刑夫尅子，但大可發奮做人，以餘生之力，收養天下孤兒寡婦，日後豈非兒女成羣麼！」她說罷，向黑鬍子千恩萬謝，然後便神色泰然的告辭走了。

李靖此時不由暗暗佩服那婦人心胸的豁達，心道：若這婦人眞的照其之所言去做，彼此相依爲命，豈非各得其所嗎？看來這黑鬍子憑一把神算鐵嘴，倒着實可以造福人間啊！李靖對這黑鬍子不由頓生敬佩之心。

＊　＊　＊

眼見那黑鬍子一連又替數人占了卦，均見歡天喜地離去，大概均奇驗無比。

李靖心中一動，心道：何不上前一試？或許可能釋心中的疑難也說不定。

待黑鬍子的人客稍疏，李靖便走上前去，向那黑鬍子俯身一揖道：「大師卦術高明啊！」

黑鬍子目注李靖一眼，神光忽地一閃，但隨即又斂去，似已有所判斷，但又不欲貿然決斷，神色一舒，微笑的道：「小兄弟有何指教？你欲求前程禍福之卦麼？」

李靖向四下一瞧，見絕沒人留意他的動靜，才悄聲道：「尋人！在下欲尋一人，未知大師是否能指點一二？」

黑鬍子微微一笑，道：「兄弟欲尋之人，是父母麼？兄弟姐妹麼？妻子兒女麼？」

李靖臉上一紅，悄聲道：「在下自幼父母雙亡，哪來爹娘可尋？爹娘祇生在下一個，兄弟姐妹自然亦無從尋起。至於妻子兒女，在下尚單人一個，何來妻子兒女去尋呢？」

黑鬍子呵呵一笑，道：「既非父母，又非兄妹，更非妻兒，小兄弟到底欲尋何人？」

李靖臉又一紅，悄聲道：「朋友！在下欲尋朋友，可以麼？」

黑鬍子又微微一笑，道：「是男朋友？女朋友？」

被黑鬍子這般一問，李靖臉色不禁倏地漲紅，一副少年人似羞欲喜的神色，他欲尋之「朋友」與他的關係，已不喻而明了。黑鬍子見狀也不再追問，微笑點頭，目注李靖，等他微妙的心緒平復再說。

終於李靖咬咬牙，道：「是……女朋友！」

黑鬍子此時不由一笑，點點頭，道：「這自然可以！但兄弟你沒瞧見上面那八字麼？」他手朝上一豎，指向那幅白旗。

李靖點點頭，道：「瞧見！瞧見！是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八字麼！」

黑鬍子呵呵一笑，道：「是極！是極！兄弟果然耳目伶俐，一下子便瞧淸了！既然瞧淸了，難道尚無半點表示麼？」

李靖一聽，不由一忙，道：「甚麼表示呵？在下不是已說要尋人麼？」

黑鬍子一見，不但不怒，反而樂得呵呵一笑，道：「好！好！果然尚是一塊璞玉！雖不懂世故，却更覺可愛！好吧，你我相見，亦是有緣，貧道便破例一次，未收相金，先占靈卦便了！」

李靖這才明白黑鬍子是開口先索酬金，他不禁嘆了口氣，暗道：這世道當眞複雜之極，世人見錢眼開，竟連這等世外活神仙亦在所難免！看來我李靖若缺了銀両，在這世上當眞寸步難行！這般轉念，不由又想起那人慷慨贈銀的一番心意，她這是處處爲我打算呵！他心中不由一陣憶思惆悵。

黑鬍子見狀，不由微微一笑，道：「兄弟想必爲相金犯愁了？好，好，既是有緣，貧道一發好人做到底，若兄弟誠心，這相金麼，呵呵，就免了也！」

李靖奇道：「如何方算誠心？」

黑鬍子微笑道：「這容易之極，但凡貧道所問的，兄弟你均須坦白直道，不得有半句虛言，這便是誠心了。若兄弟有任何隱瞞之處，貧道當可立刻判出，這卦像不但不靈，那相金麼，呵呵，便須加倍收取了！」

李靖無奈點點頭，道：「在下有求於大師，自然坦誠相告。」

黑鬍子一聽，便微笑道：「兄弟欲尋的女朋友，是否兄弟你的心上人？」

李靖臉色不由一紅，怔怔的道：「甚麼心上人？她曾救過在下一命，在下也曾救過她，她待在下也算不錯，在下自然牽掛着她的安危，這又算不算是心上人？」

黑鬍子也不由一怔道：「她救過你，你又救過她，她待你不錯，你牽掛着她，這到底算是女朋友，還是心上人？哎呀呀，連貧道也弄糊塗啦！好，這話題不算數，貧道再問你，你欲尋之人，姓甚名誰？時辰八字又如何？」

李靖一聽，不由苦笑道：「在下與她相處不足一月，如何知道她的時辰八字？」

黑鬍子道：「那她的姓名呢？」

李靖道：「在下祇知道她叫小菊，曾被一戶姓陳的人家收爲義女，但她的本名本姓，在下便不知道了！」

黑鬍子一聽，不由又一怔道：「那你還知道她一些甚麼？」

李靖道：「不知道。」

黑鬍子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甚麼也不知道，便欲尋她？你以爲貧道當眞是未卜先知的活神仙麼？」

李靖一聽，便洩了氣，亦苦笑道：「在下亦知道僅憑片言隻字，便欲算其下落，的確是强人所難，既大師如此說，在下祇好另行設法打探了。」李靖說罷，站起身來，便欲告辭離開，他不想在川滙鎭虛耗時間了。

黑鬍子却忽然把他喊住，他目注李靖，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急甚麼？雖然是片言隻字，却也可從中推出一點線索。」

李靖一聽，不由驀地停住脚步，忙道：「大師可以推斷出甚麼線索？」

黑鬍子略一沉吟，便道：「依兄弟所言，貧道唯有從一個『菊』字推算。菊者，花中之隱逸者也，此女必定是久已隱姓埋名之人，且心性高潔，不喜趨炎附勢，更不喜榮華富貴，乃女中隱士。又菊者乃米上之草，米乃富貴之象，草乃貧賤之象，因此，此女必然出身富貴之家，但如今已淪落草野，猶如飄萍弱草，境況凄涼，再者菊中有曲若枷鎖，當主此女命運坎坷，受人羈困，身不由己，今生祇怕難以掙脫出枷鎖網困。」

李靖越聽越奇，暗道：他從一個小小的「菊」字，竟隱隱指點出小菊的出身秘辛，果然大有見地，但未知他所推算小菊的運命，當眞今生難脫枷鎖網困，悲慘如斯麼？這般轉念，李靖便不由急道：「大師說的當眞？大師還推算出甚麼？」

黑鬍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僅憑一個小小的『菊』字，兄弟還嫌知道得不夠麼？貧道已竭盡所能，還能推斷甚麼？」他一頓，又歎了口氣，道：「單從這一個『菊』字，便知此女運命坎坷，災劫重重，又豈是兄弟你所能解脫，你若聽貧道之言，便趁早死了這條牽掛之心，今生今世休再提起，如此或可過得逍遙快活，否則，祇怕連兄弟你也被捲進她的運命災劫中去了。」

李靖一聽，却嘿嘿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已九死一生，這小小兇險災劫，倒也嚇不倒在下，在下可惜的祇是不知她被困之處，否則，在下早已決然捲入她的運命災劫中去了，大師若以此相勸，祇怕徒費唇舌。」

黑鬍子一聽，不禁微微一笑，道：「兄弟如此牽掛於她，爲了她，竟甘願捲入災劫危兇險，她在你心中的份量，還不算是心上人麼？」

李靖被黑鬍子說得臉上一紅，便不想再與他虛耗時光了，他在懷中摸出一両銀子，擲在桌上，便欲離去。

黑鬍子見李靖去意甚決，便又呵呵一笑，道：「小兄弟留步，請問小兄弟貴姓呢？」

李靖一聽，不由微微一怔，心道：這算卦道士打探我的姓氏幹麼，他莫非已知朝廷通緝我李靖的榜文，欲拿我去換官府賞金麼，若然如此，便枉我對他一片敬佩之心了。

黑鬍子却似乎一眼便窺破了李靖的心思，含笑道：「小兄弟欲要尋你那心上人，若不坦白告訴姓氏，貧道又怎能推算準確，我並無他意，放心好了。」

李靖對黑鬍子非凡的目力不由更感驚奇，由於他牽掛那「小菊」的安危，終於坦然悄聲道：「實不相瞞，我姓李名靖，乃新科擧人，被朝廷封爲縣官，却掛印出逃，刻下正被朝廷通緝呢！」

黑鬍子一聽，目中神光又一閃，却悄聲道：「如此，此地非說話之所，且到鎭上聚仙樓等我，記住吾叫崑崙奴。」

李靖趕到醉仙樓，見狀却暗道：大概選錯了地方，如此熱鬧之所，哪能保住我的行藏。

李靖要了一壺碧螺春茶，便獨自淺嚐起來。碧螺春是此地名貴的茶種，茶色碧綠，入口香滑，輕斟慢嘗，最能解愁消睏。

剛喝了半壺碧螺春，「崑崙奴」便悄然趕到了，而且很快就尋到李靖。他此時又換了另一副面容，非黑鬍子，亦非「道士」，而是一位一身白衣素服的武林俠士，英氣勃勃的崑崙奴。

李靖待他坐下，不由又驚又奇，悄聲道：「大師啊，你到底可變幾副面孔？」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隨機應變，因勢而定，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李靖道：「崑崙大哥原來精於變形術麼？」

崑崙奴低笑道：「李兄弟，這不叫變形術，該叫易容術，在江湖行走，若沒幾套功夫，那便寸步難行了。」

李靖替崑崙奴斟了一杯碧螺春，崑崙奴却另叫了一壺千日醉，道：「若入醉仙樓，不叫千日醉，豈非入寶山空手而回麼？」

李靖道：「大師上此醉仙樓，乃爲飲酒麼？既然如此，又何必刻意掩飾行藏？」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李兄弟若不飲千日醉，進醉仙樓幹嗎？不說別的，單憑此點，人家便立刻

知道你另有目的的了，你又如何可以掩飾行藏？」

李靖道：「如此喧嘩熱鬧的地方，如何可保行藏不露？」

崑崙奴道：「李兄弟有所不知，越是喧嘩的地方，越是方便說話地方。」

李靖奇道：「爲甚麼？」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你我的聲音祗是千分之二，欲在千中尋二，李兄弟以爲這很容易麼？」

李靖一聽，不由一笑，心道：崑崙奴不愧慣走江湖的，世人的弱點都被他瞧破了。

李靖忙道：「崑崙大哥，請問你既擺開門面占卜掙錢，爲甚又神神秘秘，刻意掩飾行藏，莫非另有目的麼？」

崑崙奴聞言，不由微微一笑，暗道：這姓李的少年果然絕頂聰慧，雖然未涉天機神算之學，但却把吾之心思亦窺破了，他心中甚爲欣賞李靖的奇格，知他日後必爲一位將帥之材，其運命乃「左青龍、右白虎」之大格，就算「眞命天子」，亦須「左青龍、右白虎」的扶持，方能「龍躍九天」呢！因此崑崙奴也不想隱瞞他的行藏，微笑點頭道：「李兄弟果然聰慧，吾於川滙鎮，的確另有目的。」

李靖忙道：「崑崙大哥有甚目的？」

崑崙奴微一沉吟，目注李靖一會，確定此人的確乃具「左青龍、右白虎」，輔助「眞命天子」得以「龍躍九天」的奇格，才坦然的道：「李兄弟，依你之見，當今天下大勢如何？」

李靖果然文材武略兼備，他微一思忖，便斷然的道：「國非國、君非君，孽龍在上，虎狼當道，民不聊生；地火奔騰，沉雷陣陣，天下大亂爲期不遠矣，但未知如此慘烈血劫，何時發生而已。」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果然如此，而且天機已現異兆，乾坤動蕩已爲期不遠矣！」

李靖大奇道：「是甚天兆？」

崑崙奴目注李靖，暗道：他乃運數中人，向他略示一二，倒也無妨，便微微一笑，道：「當今皇帝姓甚名誰？」

李靖道：「當今皇帝姓楊名廣，乃一等一的暴虐皇帝。」

崑崙奴又微笑道：「楊花敗，李花開，兄弟領悟其意麼？」

李靖略一沉吟，便恍然道：「楊花自然並非垂楊之花，當指當今皇上楊廣，李花自然亦暗喩有一李姓之人，將取楊廣以代之，這豈非暗示天下行將大變的世局麼？」

崑崙奴一聽，不由暗暗點頭，心道：李靖果然不愧乃運數中人，天機略示，便即悟醒。當下他微微一笑，道：「李兄弟所言，千萬莫輕易洩之，隱藏心中便了。」

李靖此時已明白崑崙奴的一番苦心，不由苦笑道：「崑崙大哥欲以天機去屠龍，以拯救天下蒼生，其志可嘉可敬，但憑大哥你孤身一人，如何鬥得過楊廣的千軍萬馬？」

崑崙奴猛一咬牙，決然道：「鬥不過亦要鬥，目下天機已現，天羅地網已露缺口，祗要眞命天子現世，振臂一呼，天下羣雄自會依附，集天時、地利、人和，則暴君必除，暴政必去。」

李靖道：「大哥你不畏艱險，現身江湖，原來胸懷大志，欲結集天下有志之士，可敬可佩，可惜小弟區區微力，也難助大哥你甚麼。」

崑崙奴微笑道：「欲救蒼生，欲除暴君，欲去暴政，武功固然必備，但才智亦不可缺少，若吾判斷所料不差，兄弟你日後必成氣候，武略才智兼備，前途成就必將無可限量，但切勿急於求成，一切隨機應變便了。」

李靖苦笑道：「小弟目下危機四伏，生命朝晚難保，還敢奢望甚麼成就前途麼？小弟但能救出小菊姑娘，便於願已足矣！」當下把他師門的事略略說了，至於他在師門中的歷練，他心道便說出來崑崙奴也不會懂，便略去不說。

李靖所說的，却已足令崑崙奴大感興趣，急道：「照兄弟所說，你懷疑寡婦村一百零八位男丁，均被某個詭秘幫會練成無堅不摧的鋼鐵殺手？」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崑崙奴不敢置信道：「你是說，那是一批尚有生命，但精神被制，身硬如鋼鐵，以殺人爲唯一目標的可怕怪物？」

李靖苦笑道：「這是先師藥典中曾有記載的，是也不是，小弟目下尚未敢斷然確定。」

崑崙奴沉吟半晌，又道：「依你估計，那幕後主人，練就這批鋼鐵殺手的目標是誰？」

李靖又苦笑搖頭，道：「不知道。」

崑崙奴急道：「武林中除李兄弟和你那位小菊姑娘外，尚有誰見過這類怪物？」

李靖依然搖頭道：「不知道。」

崑崙奴歎了口氣，道：「那你知道甚麼？」

李靖道：「我祗知道這批鋼鐵殺手一旦現身江湖，那就必然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崑崙奴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然道：「小兄弟之言不錯，怪物現身江湖之時，便是武林大亂之

日，這幕後主人便呼之欲出了。」

李靖一聽，大奇道：「大哥你已知幕後主人是誰？」

崑崙奴微笑道：「不知道，我祗知道若武林一旦大亂，祗對兩種人有好處，第一種是當今朝廷，武林大亂，他便可以亂中取勝，各個擊破；第二種人是力量弱小，但野心奇大的人，武林大亂，他便可以火中取栗，控制武林，實現其驚天野心。」

李靖苦笑道：「大哥你之言自然不錯，但到底是誰？何方人，藏身何處？」

崑崙奴歎了口氣，道：「我怎知道，你以爲我眞的是活神仙麼？」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那大哥你替小菊所測的，是否眞有其事？」

崑崙奴點點頭，正容道：「吾所判斷，句句屬實，當時我已瞧出你運格奇而貴，祗是不敢貿然相信罷了！實不相瞞，這小菊姑娘吾雖未見過，但依此字相測，的而且確身世神秘莫測，且處境兇險，終生坎坷，兄弟你救她一次，豈能救她百次、千次？此事務須愼而思之。」

李靖淡淡一笑，決然道：「小弟並無笑傲天下大志，於生死更不甚看重，我祗知道小菊姑娘身世可憐，且有恩於我，若她有難，小弟不去救援，豈非豬狗不如？莫道救她十次、百次，便千次、萬次，祗要小弟知道了，便決計不能坐視不救！」

崑崙奴一聽，知李靖乃大智大勇運格，他的脾性一發作，便有十條大漢也拉他不動，不由微微一笑，道：「兄弟對這小菊姑娘果然夢掛魂牽，但你的師門紅拂女，兄弟便忘記了麼？若她有難，又將如何？」因崑崙奴已知他師門往事。

李靖臉上一紅，衝口而出道：「若她有難，李靖自然捨身以赴！」

崑崙奴嘆了口氣，苦笑道：「哎呀我的好兄弟，你倒有幾條命了？又能救得多少位有難的姑娘？」

李靖臉色漲紅，道：「有甚麼多少的？不外是紅拂女和小菊兩位姑娘吧了！」

崑崙奴目注李靖，呵呵一笑，道：「並非大哥我有意取笑，李兄弟命帶桃花，日後尚不知有多少姑娘鍾情於你，屆時就看你如何處置了！」

崑崙奴一言，把李靖弄得耳根亦紅了，他急道：「我……我豈是那等見色心喜的採花大盜？」

崑崙奴樂得哈哈大笑，道：「命帶桃花，那是李兄弟你的艷福，又豈可與採花大盜相提並論？好，好，不說了，大哥我且問你，兄弟日後有甚打算？」

李靖想了想，不禁苦笑道：「小弟棄官私逃，爲朝廷不容，下榜文通緝，江湖雖大，又何處可去？何處可容？小弟打算先設法救出小菊姑娘，若能夠的話，查清寡婦村男丁被害的秘密，還彼等一個公道，從此便隱姓埋名，遡遊天下，終此一生便了！」

崑崙奴見李靖如此灰心，不由一怔，但隨又悟道：他自小即飽受人間苦難折磨，又不通世務，更被朝廷通緝，一時間灰心洩氣，那也是人之常情，不必過於執着。

他心中轉念，便向李靖含笑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李兄弟雖不容於朝廷，但天下者民之天下，海闊天空，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呢？何必因一時一事而心煩意亂？」

李靖一聽，心中一動，暗道：是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雖然不容於腐敗朝廷，但天下乃百姓之天下，但能爲天下百姓盡一分餘力，也就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師門了！

他轉念又暗道：眼前這崑崙大哥，神算之術十分驚人，他既判斷天機已現「楊花敗，李花開」之兆，那便決非虛言的了，因此看來隋煬之天下已難長久，不久將有新帝君現世，我棄官出逃，恰恰是順應了此天機之兆啊！

李靖這般轉念，心中不由又高興起來。

李靖雖然已練成文材武略大本領，但他初涉江湖，於人情世故，江湖風險渾然無知，仍猶如一張待寫文字的上佳白紙。

崑崙奴見李靖默然不語，臉上忽紅忽白，知他正處心神交戰的境地，又知他悟性甚高，祗須略加提點，便足以領悟。崑崙奴於是微微一笑，也不去打擾他，獨自淺酌起千日醉美酒來。

就在此時，忽然一句話傳進崑崙奴的耳內，他不由凝神捕捉。

「老子騙你便是狗熊！老子的而且確，親眼目睹那虬髯怪人，手中挾着一位少年人，竟向海心的船上凌空躍去！老天，那船距岸上竟達數百丈遠呵！」

說話之人，是一位粗眉大漢，臉色黑紅，一望便知是一位久走海上生涯的漢子。

粗眉大漢身邊，坐着兩位勁裝男子，目中精光爍爍，不必細看，亦知是武林中人，而且身手不弱。勁裝男子一藍一灰，那灰色勁裝的男子一聽粗眉大漢的話，不由呵呵一笑，道：「蘇二！你綽號乃浪中蛟龍，久走海面，竟也相信，隔了

數百丈，還挾着一人，從岸上凌空躍到船上！你那時必定是白日作夢，以夢境當眞了！」

粗眉大漢怒道：「老子那時清醒得很，如何是白日作夢了？」

藍色勁裝男子亦笑道：「休說他不信，你殺了我的頭，我也不信。凌空飛渡數丈，那也不難，小弟自信亦勉强可達；飛渡數十丈，那已是武林絕頂高手，當世之中，祇怕少之又少，若飛渡數百丈，那豈非成了騰雲駕霧的活神仙麼？那是決計難以相信的！」

那粗眉大漢蘇二嘆了口氣，苦笑道：「當時我亦不信，祇見那虬髯怪人挾着一人，向數百丈外的海心一躍，竟已達十數丈，這時他的身形一沉，他便向海水突拍一掌，海水登時沸騰起來，他的右足猛地一點浪花，藉着一點浪花的托力，竟又向前飛掠十丈，就這般連拍十數次，連點十數浪，他的身形便已抵那海心之船不遠，此時他突然連拍數掌，海浪激湧，他竟然踏浪而行，猶如天兵神將現身海上，到得船邊，海浪突然升高，虬髯怪人便一步跨上船上甲板去了！我當時清醒得很，但也以爲自己在作夢，連忙狠狠的扭了大腿一下，大爲疼痛，顯然並非作夢了！」

那藍色勁裝男子也聽得入了迷，忙道：「不錯！若見疼呵，那便並非作夢了！」

粗眉大漢蘇二却又道：「但接着我又以爲自己在作夢了！因爲我祇聽後面風聲乍響，扭頭一看，原來是一僧一俗兩位老人降臨海邊。那僧人一見，便搖頭苦笑，神色甚爲欽佩。那俗家打扮的老人却恨得咬牙哇哇大叫，隨手向海中亂指，指風到處，岸邊巨石爲之斷裂，海水飛騰而起，隆隆作響，猶如赤紅鐵棒射入海水之中！想必是欲追那虬髯怪人，但隔了數百丈遠，顯然力有不逮，却不甘心，藉海水洩憤！我一看，幾乎嚇得昏了，心道那指風若射到人的身上，那豈非立刻被戳穿數十個大焦洞麼！」

那粗眉大漢說到此處，似乎心尤有餘悸，突地戛然而止。那藍灰勁裝兩位男子，也怔怔的發呆，猶如聽到鬼魅活生生的出現似的。

崑崙奴心中不由暗道：若這兩武林中人，所聞所見非虛，那的確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別的不說，那虬髯大漢的「擊浪渡海」神功，當世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轉念又暗道這虬髯大漢神功蓋世，他所挾持的少年人是誰？他又爲甚麼要如此下作，挾持一位看似毫無武功的少年人呢？還有那一僧一俗二人，其武功亦十分驚人，雖較虬髯大漢的「擊浪渡海」神功稍遜，但以指力射氣怒擊滄海的功夫，在當今武林中祇怕已絕無僅有了！這三人若在陸上較量，也不知鹿死誰手呢？

李靖此時亦默然不語，當他聽到那「怪老人」以指力射擊滄海時，却不由微微一笑，目中神光大熾，似乎「怪老人」與他有極深淵源，其關係絕非等閑。

崑崙奴已察覺李靖神色有異，他微一思忖，也不問李靖，反而驀地站起，向那粗眉大漢蘇二走了過去。

他向蘇二作了一揖，低聲詢問了幾句，那蘇二似不大樂意。崑崙奴便忙從袋裏摸出占卦掙來的銀兩，放了一錠五兩在蘇二面前。蘇二這才哈哈一笑，低低的說了幾句甚麼，崑崙奴凝神細聽。

末了，祇聽那粗眉大漢蘇二道：「你好意請客，老子自是却之不恭，因此當知無不盡，都告知你。這驚人一幕，竟如此價值連城，就祇說說，便值五兩銀子！但老子奉勸你一句，你打探祇管打探，但若想去追截那……怪人，那就當眞是癡人說夢了！」

崑崙奴笑笑，便走了回來。他也不及向李靖細說，趕快招呼店小二結了賬，便扯着李靖走出醉仙樓。

李靖不禁微笑道：「大哥，你打算下海去麼？」

崑崙奴一聽，不由一怔，道：「兄弟你怎知道？」

李靖道：「剛才那粗眉大漢已把下海的路徑，向你細說了，你自然是急着下海追那虬髯怪客，不然，你打探得這般詳細幹麼？我還知道，那粗眉大漢道，租一艘船下海，起碼要二百兩銀，大哥你哪來這大筆銀兩？」

崑崙奴又驚又奇又喜，道：「好呵！李兄弟！原來你的耳力甚佳，顯見武功很高强！若蒙兄弟相助，這追尋之事，便方便多了！」

李靖笑笑，道：「小弟又並沒答應，與崑崙大哥一道下海追踪！」

崑崙奴一聽，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爲甚麼？」

李靖道：「大哥你下海，乃爲那天機異兆，和那甚麼眞命天子，憑大哥之力，欲行此『辨天子、助李花開』，那豈非眞箇白日作夢麼？二來小弟並無大哥旋乾轉坤的大志，就算那數人中果然眞的有眞命天子，也與我無涉，犯不着去爲他賣命！三來小菊姑娘已失踪一日一夜，若不盡快救她出來，祇恐有甚不測，教小弟如何心安？因此，這下海之事，小弟是決計不去的了！」

崑崙奴一聽，嗔道：「區區一位小菊姑娘，難道重於堂堂一位眞

命天子麼！」

李靖凜然道：「就算這位眞命天子日後必爲帝皇，那又怎樣？皇帝是人，難道草野民女便非人麼？若大哥你要小弟趨災附勢，那就恕小弟不從了！」

崑崙奴一聽，這才知道自己情急之下，竟惹翻了他這位小兄弟的牛脾氣，心中不但不怨，反而暗暗喜道：「吾，果然沒瞧錯，此人委實是一塊未經雕琢的渾金璞玉！若能結集多幾位李兄弟般的人才，天機屠龍便大有希望了！」崑崙奴心中這般轉念，不由便微微一笑，道：「然則李兄弟如何才肯隨我下海？」

李靖想了想，道：「若把小菊姑娘救出來了，小弟雖不大樂意，但碍於大哥你的臉面，無奈便隨大哥你走一遭便了！」

崑崙奴呵呵一笑，道：「李兄弟剛才已聽清路徑，下海之途是否向西而行？」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

崑崙奴微笑道：「假如我說，下海之途便是追尋小菊下落必走之路，兄弟你信不信？」

李靖一怔，道：「眞的麼？大哥你沒騙我麼？」

崑崙奴呵呵一笑，悄聲道：「大哥問你，小菊姑娘的『菊』字，向哪面開口？」

李靖想了想，道：「上北下南，右東左西，『菊』東、北皆封閉，南也有相擋，唯向西方有出口，這與人有甚關係？」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東、北二面皆閉，即毫無生路可出，向西開口，西面即爲『菊』字的生門，由此，李兄弟明白了麼？」

李靖略一吟，即恍然悟道：「崑崙大哥是說，向西而行可救出小菊姑娘！而下海的途逕恰恰向西，尋眞命天子與救小菊的方向，竟不謀而合？」

崑崙奴點點頭道：「李兄弟所言不差，但世事多變，何況天運？能否救出小菊姑娘，吾亦委實並無多大把握。」

李靖一聽，喜道：「但有一線希望，小弟自然不會錯過，大哥原來計劃週詳，倒是小弟魯莽衝撞了！大哥休怪。」

崑崙奴呵呵一笑，道：「不怪你，不怪你，只怪崑大哥剛才情急之下，未及細說。李兄弟既無異議，這便成行了！」崑崙奴一頓，忽然又皺眉道：「此地西行，距海邊尚有百里，沿途使用花費不少，租船又需二百兩銀，尚不包船上食用，這花費的銀兩，倒需事事先籌謀。」

李靖笑笑道：「銀兩之事，不必崑大哥費神，小弟得物無所用，這便拿去使了！」李靖說着，在身邊摸出那張二千兩銀票，遞給崑崙奴。

崑崙奴一見銀票是二千兩，不由一怔，道：「李兄弟，你出身窮苦，何來如此大筆銀子？怎的如此闊綽，出手便是二千兩？」

李靖笑道：「此乃小菊所贈，今日用以救她，只怕連她自己也想不到。」他把小菊典當玉鉅之事，向崑崙奴說了。

崑崙奴心中又驚又奇，不由道：「這玉鉅乃南朝後主宮中之物，莫非小菊與南朝陳後主有莫大牽連麼？這與吾所判測字，倒不謀而合了！而且這姑娘連家傳之寶亦肯慨贈，她對兄弟你的用心良苦，已絕非普通朋友可比，兄弟倒眞的不可辜負她的一番心意。」

李靖苦笑道：「目下時勢，豈能顧及其他？這等兒女私情啊，只好先抛開一邊，且先把她救出來再作打算吧！」

風塵怪傑　求人拜師

崑崙奴與李靖，走出醉仙樓，一路向西面而去。此時李靖已知崑崙奴的本名叫「李崑崙」，比自己年長七載，因此份外覺得親切，這「崑大哥」三字，倒喊得十分親切了。

崑崙奴也終於探清了李靖的師門來歷，原來他的授藝恩師，竟是江湖中傳聞的隱宿——大龍潭老人，龍潭老人一生只收了二位徒弟，除李靖外，便是小師妹紅拂女了。大龍潭老人的名號，崑崙奴曾於爹爹李南生的口中聽過，不料世間果然隱藏此降龍伏虎的奇人。

兩人一路而行，眨眼便走了近百里，再向西行十里，便是茫茫的大海。

李靖越來越擔心，暗道：假如再向西行，眼見便是海邊，若一旦下了海，追尋那等甚麼眞命子，十分兇險，能否返回，機會甚微，如此一來，小菊姑娘豈非長困絕境？

崑崙奴見李靖漸而默默無言，似有滿腹心事，知他必因小菊之事焦慮，却也不去理他。

這天傍晚，兩人只顧趕路，當兩人走完一條大道時，却見前面一座密林，密林廣佈近數十里，若要西行，勢必要穿林而過。

崑崙奴心中一動，暗道：此時已近向晚，入林未出，黑夜便已降臨，漆黑之中，處身密林，豈非兇險得很？

李靖一見密林，却心中一喜，暗道：我替小菊療傷便在密林，此時密林突現，莫非果然有她的踪跡出現？

李靖這般轉念，他的傻氣又來

了，扯着崑崙奴，便向密林走去。

崑崙奴故意道：「漆黑之中，身處密林，若逢巨蟒猛獸出沒，我二人豈非成了彼等點心？」

李靖決然道：「是福躲不過，是禍逃不脫，怕怎的？走呵！」李靖說着，已大步向密林走了進去。

崑崙奴被李靖扯着，他並無運功相抗，因此竟被一股渾厚無比的力度牽扯，不及細思，便被扯進密林中了，原來李靖不經意間，已發動他的師門內功心法——大龍潭眞氣，崑崙奴雖然神功超凡入聖，但驟然之下，亦無法加以抗衡。而且他已十分喜歡李靖這位「同姓兄弟」，絕不能貿然運功相抗，否則便會把李靖誤傷。

不過李靖此際所握的，却恰恰是崑崙奴雙手腕的太淵穴，他的「乾坤無爲神功」，又恰好與李靖的「大龍潭內功心法」一樣玄幻，因此崑崙奴的手腕太淵穴被激撞之下，他的「乾坤無爲眞氣」竟被發引，催激而生。不但如此，「乾坤無爲眞氣」的要旨乃「堅則毀、銳則挫」，對手越强，抗衡反擊力便越大。

李靖但感右手腕一痳，他身不由己，「大龍潭眞氣」又被催發了一層，對方反擊的力度越大，李靖的「大龍潭眞氣」也越發激蕩。

一時間，兩人竟僵住了，誰也不能貿然掙脫。崑崙奴不由暗道：「李兄弟若把此大力氣投於天機屠龍上，輔助眞命天子，他日封王拜將，簡直易如反掌！可惜他的心却放在一位姑娘的身上……」

崑崙奴轉念未畢，在此時，却突感手腕一熱，有如火灼，熱氣騰騰上升，竟沿手臂，再入胸肺，只感熱氣攻心，甚感難受，但手腕被握，却越來越緊。崑崙奴猛然醒悟，李靖的內功手法，竟與自己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靖與崑崙奴此時身不由己，不知如何解脫，如此下去，不消一個時辰，李靖必然眞氣洩盡，虛脫而死，崑崙奴則如火爐入胸，非死即傷。

此時天色已漸暗黑，密林之中更已漆黑一片，伸手難辨。

兩人心中均仍清醒，皆暗道：怎的了？莫非這密林隱了鬼魅，入林便皆中邪而死麼？崑崙奴空有一身絕世神通本事，但此時却決計難以施展，心中不由暗暗叫苦。

就在此時，在兩人對面的一棵樹上，一團黑影被驚動了，便向密林深處躍去，中途却飛越兩人頂部，但黑影剛欲掠過，却身不由己，掉了下來，又恰恰落在崑崙奴和李靖手腕相搭的中央！原來是被强烈的吸力扯下。

崑崙奴本已尋思助李靖脫身之法，只要李靖反激的力度稍弱，他便可以趁勢收攝，兩相減弱之下，便可平安無恙。

不料此時那黑影呼地砸壓下來，崑崙奴不由大吃一驚，他深知此時李靖的內力眞氣腕上，已與自己的「無爲眞氣」僵持，再無力抗衡任何外力的撞擊，否則必手腕折斷，而落下之人，亦會被兩股强大之極的陽剛眞氣撞傷！他再不敢猶豫，左掌猛地一翻，向落下的黑影猛地拍出一掌。

黑影登時被反撞而起，彈射出三丈之外，砰地掉到地上，一動也不動！

崑崙奴趁此一擊勢，已反彈而出，脫離了與李靖僵持的困境。

李靖怔怔的呆立，一臉迷惘。

崑崙奴知李靖尚未明白剛才的險境，不由微歎口氣，道：「李兄弟，你的內力極高，剛入若非那黑物突然掉落，你必定被吾之眞氣困鎖！李兄弟呵李兄弟，你那大龍潭內功心法，果然十分厲害！」

李靖一聽，未及答話，却突然想起剛才掉落被震開的黑影，心中不由一驚，失聲道：「是啊！若非剛才那黑物掉下，我倆怕要當場命喪了！可憐那黑物却成了我等替死鬼了！……」李靖說着，便翻身向那黑物奔去。

崑崙奴見了，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李兄弟這般柔軟心腸，却如何去幹反隋的驚天大事。

「李大哥！你快來看，原來那黑物是一頭猴子呢……」

李靖在那面忽然大叫道，崑崙奴怔了怔，便向李靖那面走過去。

在黑暗中，只見李靖將那頭猴子靠樹放下，伸掌抵住猴子的胸口，竟然以眞氣替猴子療傷！崑崙奴不由失笑道：「哎呀，我的李兄弟，普天下不幸而傷的人何止千萬，你又救得多少？何況這不過是一頭頑猴！」

李靖却道：「猴子也是生物呵，怎忍心眼瞧牠就此死去了？況且牠曾救了我等一命，我略耗氣力，救牠一救，也是應該的。」崑崙奴一聽，登時作聲不得。

崑崙奴眼看李靖不把猴子救治，是決不罷手了，便走到另一面，撿了一堆樹枝，抱回來放在地上，他身上帶了火種，便把樹枝燃着，成了一個照明的火堆。崑崙奴決定，無論如何不走了，先在此地歇宿一宵，待天明再作打算。

一會後，李靖終於把手掌收回，鬆了氣，道：「猴子的體質果然與人不同，剛才牠受傷甚重，但小弟以眞氣輸入牠體內，助牠療傷，僅二個周天，牠的心脈便正常了！牠待會自會甦醒離去，不致白枉死林中。」

崑崙奴不由微微一笑，道：「

李兄弟呵李兄弟，你若非生逢大亂時世，倒眞是一位大聖醫、大藥師！仁心妙術，萬人尊崇！」

李靖苦笑道：「甚麼大聖醫大藥師？小弟綽號李藥師，其實不過略懂皮毛！咦？這猴子怎的了？」

崑崙奴聞聲一看，只見在火光下，那猴子甦醒過來，却不離開，反而一步一步，向李靖走過來，猶似感激般跪了下去，口中吱吱的亂叫。

李靖奇道：「猴子呵猴子！你已平安無恙了，你還不離去？跪下幹甚麼？」

那猴子依然跪着，吱吱的叫嚷着。

李靖不明所以，崑崙奴不由呵呵一笑，道：「這猴頭見兄弟你心腸太好，似向你再有所求哩！」

李靖一聽，果然向猴子點點頭，道：「你有甚相求？只管細說便了……」李靖一想不對，猴子又怎會說話？不由笑道：「你不會說話，便打手勢吧了！」

那猴子一聽，果然伸出手爪，向自己的肚腹一指，又向腦袋一指，向李靖扮了一個鬼臉，似暗示因腹中之事，弄致頭痛不止，痛苦萬分。

李靖不由大奇，他向猴子走過去，伸手摸摸牠的肚腹，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猴子肚腹之內，果然生出一塊硬物，便如人體內的腫塊，豈有不頭痛欲裂？欲要根治，唯有取去腫塊，方可痊癒。

李靖轉念又暗道：自己雖精於醫道，但替人開刀切腹療傷，却從未眞正動手施爲，若趁此實習一下，治好猴子，倒也是好事一樁。

這般轉念，李靖便向猴子俯身一揖，道：「猴子啊猴子，若要替你根治，便須替你切腹取物，但這是我第一次施爲，萬一有甚不測，你可莫抱怨啊！」

李靖說着，便把在藥店買來的刀針取了出來，湊近火堆，用火燒灼刀與針。

猴子眼見刀針銀光閃閃，嚇得吱吱亂叫手爪亂搖。

李靖微笑道：「你不必驚慌，我這是替你開腹取物治病，並非殺你。」

李靖揑着銀針，用手在猴子的臀部、腹部一摸，便微微一笑，道：「這是止痛穴，我祇須用針扎下，你便不覺痛了。」

李靖說着，手起針落，先向猴子的手臂天府穴扎下去，又向牠腹部的冲門穴扎下，猴子的經脈與人大致相同，李靖這兩針扎下，猴子的腹痛便立刻消失了。

猴子喜得吱吱大叫，居然平躺下去，任由李靖向牠的腹部下刀。

原來李靖這兩針扎下，便是以針痳醉的驚人絕技，猴子嘗到甜頭，竟乖乖的躺下。

李靖微微一笑，崑崙奴心中大奇，便自告奮勇，替李靖當起助手來了，此時崑崙奴已把銀刀遞了過來。

李靖接過銀刀，用手指向猴子的腹部一量，測準部位，便疾速一刀切下，登時把猴子的腹部切開，猴子居然毫無痛楚，甚至連血也沒流出來。

李靖伸手入腹內，在裏面仔細搜索一會，忽然面露驚疑，探手取出一塊並無血脈相連的腫塊，血淋淋的，甚是嚇人，李靖隨手把腫塊放在一旁，連忙吩咐崑崙奴把藥末拿過來，撒在猴子的腹內。

李靖然後又用穿了貓腸子的銀針，一針一針的，猶如縫衣，把猴子的腹部切口縫合了。

李靖微微一笑，把猴子身上的銀針一拔，拍了拍猴子的手掌，輕聲道：「好了，你從此便痛楚盡消了。」

猴子翻身躍起，以手爪按一下肚腹，果見完好如初，體內的疼痛已無影無踪，歡喜得凌空打了個筋斗，呼的一聲跳走了。

崑崙奴不由失笑道：「這頭猴子，人家替你醫好心腹大患，竟不多謝一聲，便跑了麼？」

李靖收拾好刀針，笑道：「猴子心性好動，牠一高興，自然便不停的跑跳了，其實要謝的，倒是猴子。」

崑崙奴道：「爲甚要謝牠？」

李靖道：「實不相瞞，針刺痳醉，切腹開刀，此等手術，小弟乃平生第一次，猴子對我信任，才任由我施爲，小弟因此便可實習，這不該多謝牠麼？」

崑崙奴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你連一頭猴子也不肯埋怨，這心腸也未免太軟了。

就在此時，兩團黑影突然又呼地降下，原來是剛才那頭猴子，另一頭却是一頭母猴，兩頭猴子的手上均捧了一個碩大的桃子，雙雙跪在李靖面前，連叩三個响頭，放下手捧的桃子，這才又呼的跳走了。

崑崙奴目睹猴子如此，不由心中一動。李靖不禁笑道：「這兩頭猴子，想必是一對夫妻，妻子眼見夫君康復，便結伴趕來獻桃多謝，果然甚有情義。」

崑崙奴歎了口氣，道：「是極，是極，豈料猴輩之中，亦知感恩圖報，顯然畜牲的心性亦與人差不多了。」

崑崙奴拾起地上的兩個桃子，仔細一瞧，不由「咦」了一聲，道：「桃子上面，有人咬的破口，顯然這是那頑猴報恩心切，把人家嘴中的食物也搶來了。」

李靖沒作聲，原來他此時却在仔細的端詳剛才取出的那塊腫物，竟怔怔的瞧得出了神。

崑崙奴不由微笑道：「如此汚穢之物，兄弟你瞧它怎的？」

李靖却奇道：「不對啊，這並非體內長出的腫塊，因爲根本沒有血脈相連，倒似是被甚麼人惡作劇，把一包東西塞入猴子的腹內似的，久而久之，這包東西才被血肉包裹住了。」

崑崙奴不由一怔道：「有這等怪事？」

李靖取過銀刀，朝腫塊上面輕輕一刮，包住的果然是一層腐爛的血肉，刮開血肉，竟然是一個用油布包住的小包卷。

崑崙奴大奇道：「是啊，這油布包卷顯然並非猴子腹中之物，必是有人與猴子開玩笑，放進去的了。」

李靖却搖搖頭道：「不對，若是開玩笑，何以花這麼大氣力，用如此精巧的油布包裹？這油布裏面，或許是甚麼驚天貴重之物，它的主人在危急之時，不欲被人奪走，但又不忍毀掉，便把它塞入猴子腹內，日後是誰得之，他便沒去細想了。」

李靖說着，用銀刀把油布割破，油布包住的，竟然是卷小書，油布密不透水，小書竟然保存得完好無缺。李靖把小書湊近火堆一瞧，不由驚奇的嚷道：「……『尋龍大眞經』！這是何門何派，何種驚天武功秘笈？」

李靖話音未落，原本不大留意的崑崙奴忽然一躍而起，大吃一驚，急道：「李兄弟，你說小書上面有甚麼尋龍字句麼？」

李靖隨手翻了翻，也看不懂，便把小書遞給崑崙奴道：「小弟看不懂，李大哥你自己瞧瞧好了。」

崑崙奴把小書湊近火堆一看，但見小書扉頁上書五個略大的墨字，曰：「尋龍大眞經」，崑崙奴不由心中突突狂跳，忙翻了開來，一頁一頁的瞧下去，他忽然把小書珍而重之的捧還李靖，道：「此乃不世奇學，李兄弟務請妥爲保存。」

李靖不接，笑道：「這小書我也看不懂，若李大哥喜歡，便歸你所有了。」

崑崙奴鄭而重之的道：「此書價值連城，李兄弟這般輕易便贈人麼？」

李靖苦笑道：「就算它值黃金萬兩，亦買不到朋友間的情義，李大哥怎的懷疑小弟了？」

崑崙奴歎道：「李兄弟，實不相瞞，此物比萬兩黃金更貴重呢！」崑崙奴身負「天機谷」三大絕學，他自然知道「尋龍大眞經」的妙用。

李靖却甚感驚奇，笑道：「龍乃傳說之物，豈可尋哉？因此這『尋龍大眞經』之論，祇怕屬玄幻之學罷了，李大哥爲甚如此珍視？」

崑崙奴道：「不然，此龍非彼龍也。此龍乃指大地潛龍，亦即山川地脈之氣，若運用得法，可朝貧夕富，若與本命相輔，甚至可令草野變帝皇呢！」

李靖不由呵呵笑道：「此書若有此神力，大哥你何不熟而習之，用以替天下窮苦百姓效勞，做一位萬人敬仰的救貧大師，豈非比甚麼天機屠龍的大業更實際麼？」

崑崙奴道：「李兄弟所言，救苦救貧，乃尋龍道中之小者；而靖平天下，消除暴政，令天下百姓安居樂業，方爲此道之大者也。」崑崙奴一頓，又道：「李兄弟知道世上尋龍點穴麼？」

李靖點點頭，道：「這倒聽說過，因爲當日爹爹死時，娘親說：有一位怪人忽降臨，說是替爹爹擇一處好居所。當時小弟不明所以，如今看來，爹爹既已死了，他的居所自然就是葬他的墓穴啊，莫非怪人說的，便是尋龍點穴之術麼？但也不見得有甚好處，因爲爹爹死後下葬不到兩年，娘親便也去世了，獨剩小弟留在世上，所受的苦楚，却也甚多。」

崑崙奴一聽，心中一動，忙道：「此事容後再說，我問你，當日那怪人姓甚名誰？」

李靖一怔道：「當日小弟年僅四歲，那曉得大人之事，祇知道那怪人來自崑崙，自號崑崙老人而已。」

崑崙奴一聽，不由擊掌長歎，道：「世事當眞玄妙，果然是他現世了。」

李靖奇道：「甚麼玄妙？他是誰？」

崑崙奴道：「剛才那本小書有沒有署名？」

李靖道：「沒有啊！」

崑崙奴道：「起首那句詩你記得麼？」

李靖悟性奇高，過目不忘，剛才雖匆匆而閱，不甚明了，但起首那幾句却也記住了，他一聽便點點頭道：「記得！崑鵬欲展翅，崙峯不算高，老逢時緣好，甘作萬人道……就是這幾句麼？」

崑崙奴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四句，其中已隱含了此人的名號，便是『崑崙老人』四字啊！」

李靖一聽，不由恍然悟道：「李大哥自號『崑崙奴』，那怪人原來叫『崑崙老人』！如此，豈非李大哥的奇學，與這位崑崙老人有極深淵源麼？」

崑崙奴神思悠悠，似在思憶，好一會才微嘆一口氣道：「李兄弟，實不相瞞，窮根溯源，吾之授業恩師，便是這位大地潛龍——崑崙龍脈老人啊！祇是吾當年不知天高地厚，竟稱其爲『龍脈大哥』而已。」

李靖不由大奇道：「李大哥，這『龍脈』亦可作人形出現嗎？這豈非成了神仙一類的物事了？」

崑崙奴微笑道：「何謂之龍脈？祇因龍脈乃山川大地之精魄也，又龍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霄，忽爾現首不現尾，忽爾興雲佈雨，風雲變幻，旋乾轉坤，是故以『龍脈』作地力之喩也，那『崑崙老人』，亦即山川地力，無形化作有形，偶爾現世罷了。」

李靖道：「大地龍脈，當眞如此玄妙嗎？」

崑崙奴道：「龍脈老人當年替你李家堪點龍脈，按兄弟你的形相而推斷，你家祖墳龍氣，已漸入後人血脈，亦即已屆旺發之期。因此李兄弟你四歲即巧遇大龍潭老人，授你絕世神通；李兄弟日後的成就，封侯拜相，僅是咫尺之間罷了。」

李靖苦笑道：「甚麼封侯拜相？小弟視榮華富貴如浮雲，已不欲求，何降於身。」

崑崙奴微笑道：「李兄弟乃天機屠龍勢運中人，身不由己，豈能置身事外，祇怕不久便必牽扯入此大漩渦之中了。」

李靖又驚又奇，忙道：「李大哥如此說，那小弟豈非無暇解救小菊姑娘的危難嗎？這絕非李靖之本意也！」

崑崙奴此時不再猶豫，決定把自己的「天機屠龍」大計，向李靖坦白道出。他目注李靖，肅然的道：「李兄弟之運命大格，已入天機屠龍大勢之中，因此兄弟的兒女私情、個人恩怨，祇怕亦須於此天機大勢演行中運轉矣。此即大勢所趨，決不能違逆。」

李靖不由吃驚道：「那李靖豈非勢必參與李大哥的『天機屠龍』大計了麼？」

崑崙奴斷然的道：「果然如此！」

李靖一聽，不由微嘆口氣，他在短短半年中，迭遭奇變，對崑崙奴之判斷，亦不能不信了。終於，他微嘆口氣，苦笑道：「既然如此，那小弟是否可以預知李大哥你的『天機屠龍』大計一二呢？」

崑崙奴欣然一笑，正欲把他的「天機屠龍——辨天子、贈龍珠」大計略示一二。

就在此時，在十丈遠處，一團灰影忽地從樹上摔了下來，竟一動也不動。

崑崙奴深知江湖險詐，正欲勸李靖繞道而過，莫多管閒事，李靖眼尖，一眼望見，便已向那灰影跑了過去。崑崙奴不由嘆了口氣，暗道：李兄弟心腸這般柔軟，見一個救一個，却如何到得了運命大勢格中？

但李靖已跑了過去，崑崙奴無奈，亦祇好跟上前去。祇見一位灰衣老者，橫躺在林中的路上，紋絲不動。

李靖俯下身去，用手一探老人的鼻息，便猛地怔住了。

「怎的了？」崑崙奴見李靖模樣，吃了一驚，忙道。

李靖嘆了口氣，苦笑道：「死了，這老人大概餓急了，上樹摘野果充饑，不愼失足摔下，竟一命嗚呼了！太可憐了！」

崑崙奴點點頭，道：「目下暴政肆虐，民不聊生，這等無辜慘死的百姓，又何止千萬？李兄弟，你說如此暴政，如此暴君，還不該除去麼？」

李靖不答，却「咦」了一聲，道：「不對呵！這樹上距地面不足二丈，且是泥地，碰撞力想必不太强烈，這老人家肌肉尚有彈性，按而不陷，未到油盡燈枯之期，怎的如此不經跌，摔下便死去了？莫非他僅是片刻窒息麼？」

李靖這般轉念，便伏在老人身上，以手指頭敲擊他的胸口，這是李靖從「大龍潭老人」處學來的急救妙法，若是窒息，祇須叩擊數下，便會清醒過來。

但李靖連叩數十下，灰衣老人依然一動不動，直挺挺的躺着，心不跳，氣也沒出，顯然是死定了。

李靖無奈，祇好爬起身來，向灰衣老人俯身一揖，道：「老人家呵老人家！在下也不知你家在何方，無法送你回去，祇好就近把你葬了，你老人家安息吧！」

「臭小子！老子尚未死透哩！你葬我怎的？」

李靖耳邊忽然傳入一絲微音，他不由嚇了一跳，放眼回望，除了崑崙奴，他自己、灰衣老人的屍體，林中小路上鬼也不見一個，心中大駭之下，不由失聲道：「你……甚麼叫尚未死透？」

崑崙奴見李靖失聲大叫，驚道：「兄弟，你瞎嚷甚麼？」

李靖不答，因爲此時絲微聲音又在他耳內道：「臭小子！尚未死透便是陰魂不息呵！」

李靖一聽，忙道：「那……那你的陰魂如何方可安息？」

崑崙奴一聽，心中更驚，連忙用手掌在李靖眼前晃了晃，失聲道：「李兄弟！你怎的了？甚麼陰魂息不息的？」

李靖渾然不覺，他耳內聽到的

祇是那微絲聲音，那微絲聲音又道：「臭小子，你口袋裏不是藏着一個甜桃子嗎？那是老子生前之物，被那惡猴奪走了！老子餓急了，才上樹摘野果，不幸摔死了，如何可以安息？你若想教老子陰魂安息，除非你把甜桃子還給老子，老子或許立刻便死得透徹了！」

李靖一聽，不由點頭苦笑道：「你老人家果然陰魂不息！在下身上果然有那桃子，這……這是在下打算送給一位姑娘的，她過得很苦，權作安慰她吧了！不料因此連累老人家一條生命，這桃子呵，在下還給你便了，你死便死了，莫再陰魂不息，四出害人呵！」

李靖說罷，果然在身上掏出那個甜桃子，輕輕的放在灰衣老人的屍體上面，又向他俯身一揖道：「如此，你老安息去吧！」

崑崙奴耳中祇聽到李靖的喃喃自語，手舞足蹈，此時又見他把心愛的桃子亦獻了出來，放在灰衣老人的屍體上，不由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咬牙跌足道：「老人家你死便死了，爲何把我這兄弟弄得瘋瘋癲癲的，若是不放過他，吾必會教你雖死也不得安寧……哎喲，李兄弟，你瘋便瘋了，怎的打起人來了？」

崑崙奴迷惑地說着時，忽然屁股被人一脚狠狠的踢了一下，氣得連忙轉身，問李靖道。

李靖一怔，道：「我哪裏打你來了？」

崑崙奴嘆了口氣，苦笑道：「此地除你我兩個活人，難道還有第三者麼？不是你踢我，難道是我自己踢自己麼？」

「臭小子！怎的祇有兩個活人？老子難道不算數麼？」這次，却是崑崙奴耳內聽到微絲聲音了！比之崑崙奴的「腹音」更尖而銳。

崑崙奴知道這並非李靖的聲音，而除了李靖和自己外，便祇有那具灰衣屍體，心中不由大奇，暗道：怎的了？光天白日，竟眞有陰魂出現麼？他倒不怕鬼魂等類之物，他自有辦法應付，但如這等人剛死去，鬼魂會發聲，這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崑崙奴心中暗奇，便故意道：「你……你已死了，怎算活人？想必你生前必定吝嗇之極，氣不過我身上尚留了你一個桃子，心有不憤，不肯死透！好，好，我還你便了！」

崑崙奴說着，亦解開包袱，把桃子放回灰衣人屍體上面。他本來欲把桃子留作紀念，捨不得吃，但他曾聞鬼魂輪迴之道，唯恐灰衣人的陰魂纏着他和李靖，無奈亦祇好放棄了。

鬼魂出現並不足奇，但剛死了的人，他的陰魂竟可以說話，打人，這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由崑崙奴不半信半疑。

崑崙奴這時才知李靖並非瘋了，他不由苦笑道：「李兄弟！走吧，此人陰魂不息，生前想必威猛極了，莫惹他了！」

李靖猶豫道：「難道便任由他曝屍荒野？」

崑崙奴苦笑道：「此人連兩個桃子亦從死裏追討，如此小性子，你亂動他的屍身，誰知他是否高興？走啦，再不走，那便連你那小菊姑娘亦救不了啦！」

李靖一怔道：「爲甚麼？」

崑崙奴嘆了口氣，他的陰魂如此猛烈，說不定死活把你纏住了，你如何去救小菊？」

李靖一想，崑崙奴之言亦甚有道理，便把葬人的念頭作罷了。

兩人轉身跨過灰衣人的屍體，也不敢再去瞧他的臉容，急急的向西面走去。

兩人走了不到半里，忽然呼的一聲，有一團白影在兩人身後掠過，兩人同時均覺脖子一涼，立刻又聞到一陣甜桃子的香味，再一看掠過的那團白影，已遠在數里之外了。

這到底是人還是猴子？但猴類斷不會一掠而過，而是不停的縱跳；而若是人，那此人身法之快，却連猿猴亦望塵莫及，簡直不可思議，而且顯然連絕頂的崑崙奴亦自嘆不如！

李靖與崑崙奴不由面面相覷，驚得目瞪口呆！

＊　＊　＊

就在此時，後面又呼的追上一個人來，哇哇的大叫道：「白老猿！你竟連死人的東西亦偸去！」

李靖與崑崙奴扭頭一看，更驚駭萬分，原來大叫着追上來的人，竟是剛才已摔死的灰衣老人！

李靖大驚之下，不由伸出手去，却把一掠而過的灰衣老人抓住了，灰衣老人哇哇叫着，欲拂袖而去，竟連掙三次，亦沒法掙脫。原來李靖情急失驚之下，「大龍潭眞氣」自然而激發，手腕上竟聚注了四成內力，因此灰衣老人竟掙不脫。

灰衣老人神色一凜，不由驚訝的「咦」了一聲，叫道：「臭小子！你打哪偸來這種古怪內力？」

李靖失聲叫道：「你……你不是死了麼？你是殭屍作祟麼？」

灰衣老人一聽，大怒道：「你這臭小子！連番咒我死了，老子尚未跟你算賬！怎的又咒老子是殭屍！殭屍的樣子好看麼？老子的模樣便不好看？」

李靖此時已確信灰衣老人是人並非鬼魂了，心中一鬆，道：「原來老人家方才祇是詐死呀？」

灰衣老人怒道：「是睡覺！老子正在睡覺！偏被你吵醒了！」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在下並非存心吵醒老人家你，祇是老人家夢中發話，要討回那兩個甜桃子，在下一時驚慌，才以爲是老人家陰魂出現了！」

灰衣老人一聽，突然哎呀一聲，急道：「是呵！那甜桃子不幸落入那賊老猿手中，完了！甜桃子完了！他若再拿老子的桃子去獻給那個她，討得她的歡心，豈非活活氣死老子……」

灰衣老人一急，被李靖扯住的手腕突然一抖，李靖但覺一股迴旋的內力撞了過來，身不由己，便陀螺般急轉起來！他抓住灰衣老人的手掌早就被逼鬆開了。

灰衣老人也不理會李靖，哇哇的大叫着，竟呼的一聲掠了上去，發瘋般的追趕前面的白影去了。

李靖的身子呼呼的急轉，灰衣老人傳來的那種迴旋掌力委實厲害之極，李靖拚命欲停下，但體內的迴旋掌力形左實右，明前却後，忽爾向南，忽爾向北，漸漸向上，隨又旋下，根本無從捉摸，欲制無從。

李靖身不由己，便隨之旋走起來，但見他手舞足蹈，猶如瘋子般團團飛舞，但其步法却根本無從捉摸。

崑崙奴依他的「乾坤無爲內功心法」，仔細審察，甚感驚奇，便發聲替李靖指路，免他一頭撞上硬物，活生生撞死。

「哎呀！兄弟，那是巨石，你衝去怎的？咦？非也！非也！你怎的却撞向大樹？」但喊得一會，連崑崙奴亦瞧得眼花撩亂，頭昏目眩，幾乎連李靖的身形亦瞧不清了！

崑崙奴不由歎道：「李兄弟呵李兄弟！你今番只怕兇多吉少了，這般瘋狂旋走下去，便神仙亦被累死了！」

「這臭小子好深的內力！哪會輕易死去？嘿嘿！蘭陵老鬼今日總算碰上一位不死的人了……」忽然有人在崑崙奴身後發話道。

崑崙奴驀然轉身，一看，原來是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乞丐，不由又一陣驚奇，暗道：李兄弟是怎的了？碰上的盡是形如鬼魅的老怪物？

「乞丐伯伯！我就要死了，如何不死？你老人家只怕看錯人了！」

李靖忽然大叫道，他在發瘋的旋走中，雖不能抑制脚步，但他內力原極深厚，就算轉上三日三夜，只怕亦旋他不死，但此時他大駭之下，心神慌亂，其力便難以發揮，因此便漸露疲態。

老乞丐定睛一瞧，便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空有一身內力，怎的如此不濟？先就心怯起來了？你心怯便神亂，神智一亂，再强的內力亦發揮不出，你果然死定了！」

李靖急道：「如何可以不死？」

老乞丐道：「你怕不怕死？」

李靖道：「死倒不甚可怕，只是在下尚要救人，因此暫時不想死呵！」

老乞丐大笑道：「你心急救人，便不想死，不想死便即怕死，你若怕死，便神仙難救！這樣吧，臭小子，你要救誰？說出來，老乞丐替你救了，你心無牽掛，便不怕死，若不怕死，便不會死了！」

李靖心道：今日碰上的盡是不可理喩的怪物，這老乞丐想必亦不例外，他不過拿自己消遣尋樂而已，便悶聲不響，不再答他。

崑崙奴微一思忖，却心中一動，他已窺透老乞丐的心思，便又道：「老前輩，實不相瞞，這位小兄弟欲救的是一位姑娘，這姑娘是一等一的好女子！身世可憐、悲慘之極，萬望老前輩大發善心，救她一救，等這位兄弟安心，或不會就此夭折呢！」崑崙奴故意大聲求這老乞丐，以便誘發他內心深處的弱點。

原來崑崙目注老乞丐，見他的「男女宮」位十分複雜，青紅紫藍交集，糾纏不清，便知他與女人有極深淵源，但又矛盾之極；愛中有恨，要共對亦難，分也不可，極之複雜，十分可怕。於是便攻其弱點，以便利用他化解李靖的危機。

因爲李靖此時所走的步法，與崑崙奴獨創的「天關地軸」玄門輕功，竟截然相反，一走玄幻，一師法自然，因此就連崑崙奴亦破解不了。

崑崙奴自涉足江湖，迭遭奇遇，他越發確信，江湖浩瀚，臥虎藏龍，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絕不可等閑視之，他亦因此而變得更沉穩了。

果然老乞丐一聽，嚇得直跳，拚命的搖頭道：「不救！不救！決計不救！」

崑崙奴微笑道：「爲甚不救？」

老乞丐咬牙道：「老乞丐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救女娃兒！是那等嬌滴滴、悲悽悽　慘切切，便嚇也把老乞丐嚇昏了！你這小子，存心不良，把這燙手山芋拋給老子，老乞丐怎會上當？要救便讓這小子自己去救？這燙手山芋老乞丐決計不接的了！」

崑崙奴又微笑道：「但我這小兄弟被困旋陣，不能脫身，如何救人呢？」

老乞丐咬牙切齒道：「老乞丐

千救萬救，決計不救女娃兒！你這小子休要浪費唇舌了！嘿，老子自有辦法讓這臭小子自己去救那女娃兒……」

老乞丐話音未落，身子忽地一旋，轉到距李靖不到三丈之遙，屏氣凝神，仔細瞧了一會，又目注李靖旋走的身法方位，忽然叫道：「喂，臭小子！你內力如此深厚，怎會如此不濟？墮入蘭陵老鬼的可怕禿龍旋？」

李靖此時雖然手忙脚亂，十分狼狽，但神智却十分清醒，聞聲忙道：「老前輩，甚麼叫蘭陵老鬼？甚麼叫禿龍旋呢？好古怪的名堂啊！」

老乞丐道：「你見過禿龍攪起的旋風麼？」

李靖道：「見過呵！那是一種威力極强的旋風！就連屋宇、巨石，亦被捲上半空！」

老乞丐道：「你當時如何沒被捲上半空？」

李靖道：「小子當時順着風勢，隨風而轉，與旋風渾然一體，因而可以抵抗住！」

老乞丐大笑道：「你既明理，此時爲甚麼不能破解這禿龍旋？」

李靖悟性奇高，他一聽，心中便不由一動，心道：是呵，當日既可以隨風而轉，抗禦禿龍旋風，此時爲甚不可以隨力而移步，抵抗這見鬼的禿龍旋？

李靖心思一動，便果然試行隨力而移步，力左向左，力右向右，力上走上，力下墜下，漸漸他的步法已與禿龍旋力渾爲一體，但見他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形左實右，明上却下，明前實退，明實却虛，於二人眼中，他的身法神秘莫測，飄幻無方，竟有如禿龍行空，攝魂奪目！

李靖走了一會，身形步法已可隨心而發，體內的禿龍旋力，也漸被他的「龍潭眞氣」取而代之。他走出來的，便完全是他自己隨意而出的步法了。他忽然長嘯一聲，身形突起，猶如禿龍橫空，姿態神妙威猛之極，向老乞丐和崑崙奴這面旋來，然後一沉而降，穩穩的停在地上。

老乞丐不由失聲大叫道：「好小子，禿龍旋弄你不死，反而助你獨創了這套驚人的禿龍步！蘭陵老鬼若知道了，只怕連他亦自歎不如！」

李靖深知老乞丐其實已救了他一命，便忙向他俯身一揖，道：「謝老前輩救命之德！」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老乞丐又沒動手，如何救了你？況且蘭陵老鬼的禿龍旋，連老乞丐見了亦溜之大吉，如何救得了你？」

李靖道：「老前輩見多識廣，雖未出手，但略一出口指點，便足令小子逃出困境，這救命之德，小子決計要多謝的了！」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勝不驕、敗不餒，悟性奇高，甚對老乞丐的胃口！」

崑崙奴見李靖安然無恙，聽老乞丐的口氣，似乎他亦甚爲喜歡他，這才鬆了口氣，走近來道：「老前輩，方才拍了李兄弟一掌的灰衣老人是誰？」

老乞丐愁眉苦臉道：「是誰？除了蘭陵老人，誰有禿龍旋風這等見鬼的獨門武功？」

崑崙奴道：「原來他是傳聞中風塵八俠的蘭陵大俠！看來老前輩對這位蘭陵老人的禿龍旋神功亦甚爲忌憚。」

老乞丐哇哇叫道：「誰說老乞丐怕了他？老乞丐在他的禿龍旋風中大可脫身而去！只是……若如這位小兄弟因此而悟創禿龍旋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老乞丐我啊，呵呵，自問亦無法達到……喂，小子，你欲向老乞丐打探武林秘密麼？」

李靖一聽，忙接口道：「是呵！老前輩，可以麼？」

老乞丐呵呵大笑道：「好小子，你若開口向我老乞丐打探，算你找對人了……不過，不對呵！你這小子，有一句話千萬別開口，萬萬不可求我去救你那女娃兒！」

李靖一聽，便不作聲。

崑崙奴忙道：「除了女娃兒事，別的便可以麼？」

老乞丐轉愁爲喜，道：「自然可以！不過老乞丐歷來有個規矩，誰要向老乞丐打探，誰就要在燒鷄的手藝上勝過老乞丐！小子，你有這本事麼？」

崑崙奴一怔道：「爲甚麼要勝於你？」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老乞丐炮製的『叫化鷄』獨步天下，連皇帝老子亦大讚味道好之極了，但老乞丐却吃膩了，小老兒我欲轉換口味，極欲打敗自己，可惜打遍天下無敵手，這『叫化鷄』的口味，是決計無人勝過的了！因此老乞無奈之下，唯有自訂條件：但凡有人勝於『叫化鷄』的口味，老乞丐不但不怒，反會大喜，決計要替他辦一件事，作爲獎品。你欲打探武林秘密，這容易極了！但小子你有這本事麼？」老乞丐滿臉希冀道。

崑崙奴不由又一怔，心道：若論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玄門之學，決計難不倒我，但烹飪之術却例外，這老乞丐千不挑萬不挑，偏挑了這古怪條件，看來是決計無法勝於他，也決計無法令他開口的了！他歎了口氣，無奈道：「小子沒有這本事。」



虬髯客搶走了崑崙奴手上的風水龍珠……

老乞丐一聽，登時便洩了氣，滿臉失落，狠狠的瞪了崑崙奴一眼，恨恨道：「那就白說了！嘿嘿，老乞丐沒空跟你兩個臭小子糾纏，這就立刻告辭，去找能夠打敗老乞丐的人去了！」老乞丐說走便走，身形便欲掠起。

李靖却忽然接口道：「老前輩，我有這本事……」

李靖話音未落，老乞丐欲走的身形突轉，呼的掠到李靖身前，道：「是你麼？你有這本事？小子！」

李靖點點頭，道：「且試試便了，可惜此時那來炮製的鷄？」

老乞丐一聽，目中精光一閃，似在思索尋找鷄的辦法。此地距村左右尚達數十里，一時之間，決計難以尋着鷄。

就在此時，密林上空忽然傳來兩聲鳥兒的叫聲，老乞丐眼神一亮，閃電般拾起兩粒石子，便向上面彈指一射，兩粒石子疾如箭矢，向林中上空激射，竟嘯嘯有聲，隨即傳來兩聲鳥兒的悲鳴。

老乞丐身形暴起，呼地穿出數丈密林，他降回原地時，手上已多了兩隻肥大的鷓鴣。老乞丐把鷓鴣向李靖一揚，呵呵大笑道：「小子，你看！比勝的材料來了！」

李靖又驚又好笑，心道：這老乞丐的功力已達超凡入聖境地，但以雀兒代替鷄，的確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靖不由一笑，便伸手接過其中一隻鷓鴣。

老乞丐揑着另外一隻鷓鴣，早就喜氣洋洋的忙開了，他似乎苦苦找尋了大段日子，今日才有幸碰上一位肯與他比賽的對頭兒。

老乞丐隨身帶備炮製「叫化鷄」的佐料，此時僅是名稱不同，不是「叫化鷄」，而是「叫化雀」而矣。

老乞丐三幾下便拔去雀毛，又把雀兒剖腹開肚，塞進了一些佐料，然後用濕泥包住，升起火頭，炮製開來。老乞丐扭頭見李靖沒動靜，忙叫道：「小子，動手啊！一齊動手，這才有趣，否則便比不出高下了！」

崑崙奴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低聲問李靖道：「李兄弟原來尚懂炮製雀兒的絕藝，但千萬莫與這怪人開玩笑。」

李靖微微一笑，道：「放心，李大哥祇管放心瞧着好了。」

李靖出身大龍潭，所有能夠塡肚子的食物亦炮製過，這等野外之食，自然難不倒他。他熟練的拔毛、剖腹，動作居然毫不遜於老乞丐，外表炮製好了，李靖才向老乞丐道：「佐料不必勞煩老前輩，但能否借一點鹽來？」

老乞丐一聽，不但不拒，反而大喜道：「可以，可以，可以之極

了，你沒備鹽，這也難怪，若缺了鹽，味道再好亦大打折扣，便無法勝過『叫化鷄』，不，『叫化雀』了。」

李靖取了一點鹽來，背轉身去，在身上掏出在田林鎮用剩的藥包，每樣沾了一點，混和了，連同鹽末塞入鷓鴣雀腹內，也不用泥包，却去摘了五瓣果葉，包裹妥當，便放進火裏燒烤起來。那是一種叫「鳳眼果」的果葉，幾層包裹之下，果葉乾了，裏面的鷓鴣雀也烤熟了，竟如泥包的「叫化雀」一樣，無損內裏的皮肉。

不一會，李靖炮製的鷓鴣，便先行溢出一股奇特的，聞之欲醉的異香味。這香味向老乞丐那面飄過去，連他亦情不自禁，鼻子大張，深吸了幾下，目中神采大亮。

* * *

崑崙奴見狀，便暗地鬆了口氣，因爲他深知這等武林怪傑的脾氣，他滿心盼望有人勝過他的「叫化鷄」，不外是欲嘗另一種美味。你若勝於他，那就萬事好說，若被他自己勝了，他就會翻臉了。

崑崙奴就算外行，此時亦已斷定，單憑香氣，李靖炮製的鷓鴣，便勝於老乞丐了。

果然老乞丐猛吸了幾下香氣，先就按捺不住，也不管自家的「叫化雀」是否炮製熟了，手起一掌，把火堆拍熄，擧着泥包的雀兒，便向李靖這面一掠而至。

老乞丐定定的瞧着李靖，似乎不敢在此關鍵時刻打擾他，但到底按捺不住，鼻孔猛張幾下，小心翼翼的道：「小兄弟，你的香氣兒迷人極了！」老乞丐的神情，就如青年男子，見了美艷如花的嬌娘兒。

李靖微微一笑，也不去理會老乞丐，管自炮製好了，才把烤好了的果葉包抽了出來，向老乞丐微笑道：「老前輩，可以上菜了麼？」

老乞丐樂得眼開眉笑，一迭連聲道：「可以，可以，可以之極了，你這股香味，再聞下去，老乞丐祇怕就被迷死了。」

崑崙奴此時已砍了一柄大芭蕉葉回來，放在地上，權充野外餐桌。

老乞丐滿心歡喜，滿臉希冀，先把自己泥封的「叫化雀」一手劈開了，露出裏面一隻烤熟了的鷓鴣，祇見皮色黃澄澄的，倒也引人垂涎。

老乞丐把雀兒撕開了三份，自己一份，李靖、崑崙奴各一份，呵呵一笑，道：「這是老乞丐的拿手好戲，先吃爲妙！呵呵，因爲光憑香氣，老乞丐委實比這小子先輸了一截。」

崑崙奴是第一次吃這等江湖野味，入口但覺鬆軟香滑，味道甜美，果然不失爲上佳風味，心中可就不安起來，暗道：李兄弟的香氣雖然濃烈，但若味道不如，亦是空有其表，這一仗還是老乞丐勝了。

吃過老乞丐的「叫化雀」，便輪到李靖的了。李靖把烤乾了的鳳眼菓葉拆開，登時一股濃烈之極的香氣撲了出來，崑崙奴初聞異味，忍不住便打了個「哈嗤」，幾乎就此醉了。

老乞丐的雙目亦變得火般灼熱，盯着香氣撲鼻的鷓鴣，目中的熱火，幾乎跳出來了。

李靖微微一笑，把鷓鴣撕開了，先遞了一邊給老乞丐，剩下的一邊，欲與崑崙奴分吃了。

豈料老乞丐手中的半邊鷓鴣，剛往嘴裏一送，呼嚕一聲，便吞了進去，不見了，他怔怔的盯着崑崙奴手上揑的一半，猛吞口涎，拚命按捺，終於還是忍不住了，娃娃般側着頭，求道：「好人兒，你這一小半，就讓給老乞丐了吧？」

崑崙奴笑道：「但尚未分出勝負啊，這一小半怎可給你？要不然，我這裁判便顯得不公正了。」

老乞丐吞了一口唾涎，苦笑道：「老乞丐平生第一次嘗到這……見鬼的美味，委實忍不住了，就算這小子勝出了吧，這可以了麼？祇怪老乞丐一時情急，沒有嘗眞的這……見鬼的美味！」看老乞丐的神情，若不再吃上另一半，祇怕他就要放聲大哭了。

崑崙奴微微一笑，果然便把手中未吃的一小半遞給老乞丐。老乞丐今回慢慢的咀嚼了，但見他神彩飛揚，猶如眞命天子終於登上了皇帝的龍座似的。

李靖見狀一笑，便也把自己的一小半塞到老乞丐的手裏，老乞丐樂得連多謝也忘記說了。

終於，老乞丐把整整一隻鷓鴣都吃進肚子裏，但却怔怔的盯着李靖，猶如喝奶的娃娃，見了奶汁豐富的娘親似的。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小子半點也沒吃，這裁判如何當啊？」

老乞丐眼一瞪，道：「誰要你當裁判了？」

崑崙奴笑道：「若不裁判，這優勝劣敗便分不出了。」

老乞丐怒道：「誰說分不出了？」

崑崙奴微笑道：「那必定是老前輩你自負自己勝出了。」

老乞丐歎了口氣，道：「錯了！」

崑崙奴道：「那是老前輩輸了，但千萬莫生氣，勝敗乃兵家常事。」

老乞丐一聽，不但不生氣，反而樂得哈哈大笑，道：「不錯，老乞丐自認輸了，而且輸得心服口

服，高興極了。」

崑崙奴奇道：「老前輩輸了，爲甚麼反而高興？」

老乞丐道：「老乞丐今日總算被人打敗了，這口味終於可以轉換了，爲甚麼不高興極了？」老乞丐一頓，不再理會崑崙奴，轉向李靖道：「喂，好小子，你這鷓鴣到底是如何炮製的？老乞丐已吃出癮來了，你若不告知，老乞丐便必定纏住你不放！」

李靖笑笑道：「其實也沒甚麼秘密，老前輩的叫化雀，用的是泥封的，雖可存氣，但泥土本沒香氣，因此在下便改用鳳眼果葉，另外，自然加了一點點佐料。」

老乞丐涎臉道：「是甚佐料？」

李靖正欲坦白道出，崑崙奴却連忙道：「老前輩已答應，若李兄弟勝了，老前輩你輸了，便任由我等發問，對麼？」

老乞丐一怔，無奈點頭道：「是啊！」

崑崙奴道：「若李兄弟先把佐料的秘密說了，老前輩反悔一走溜之，我等武功低微，如何阻得住老前輩你？」

老乞丐怒道：「誰說我要一走溜之？老乞丐等了二十年，今日才終於被小子打敗了，你就是用刀劍架着老乞丐，也決計不走的了，好歹吃夠這……見鬼的美味再說，最多老乞丐不向他打探佐料的秘密便了。」

李靖見老乞丐孩子似的，不由便很喜歡上他，他坦然道：「其實也沒有甚麼秘密，在下身邊湊巧有乳香、沒藥、川烏、草烏等香味草藥，便各加了一點進去，湊巧裏面又混了一點點麝香的氣味，因此吃起來便令人未吃先醉了。」

豈料李靖話音未落，老乞丐却早把耳朵用手指塞起來，大叫道：「不聽，不聽，老子決計不聽。」

崑崙奴大奇道：「李兄弟說的乃是所用佐料的秘密，老前輩爲甚不聽？」

老乞丐道：「他手藝奇妙，老乞丐是決計學不會的了，要吃這見鬼的美味，便祇好求他動手了，若然老乞丐聽了炮製之法，他豈非便有藉口推辭，因此老乞丐決計不聽。」

崑崙奴一聽，不由哭笑不得，心道：這些江湖怪傑當眞不可思議，爲了吃一頓美味，便甚麼手段也使出來了，若被他苦苦的纏着，定要李兄弟動手炮製那見鬼的「鳳眼雀」，待他吃膩了，祇怕那天機屠龍大計，就不必想了。

崑崙奴不由苦笑道：「若李兄弟不答應呢？」

老乞丐道：「他爲甚不答應？老乞丐武功蓋世，若跟在他身邊，便沒人敢欺負他了，再不成，嘿嘿，老乞丐無奈答應替他跑腿辦事便了。」

崑崙奴道：「他若要你救他那女娃兒呢？」

老乞丐一聽，嚇了一跳，道：「他敢！他明知老乞丐最怕與女娃兒糾纏。」

崑崙奴呵呵一笑，道：「他有甚不敢，並非小子嚇你，李兄弟命帶桃花，日後要救的女徒兒多着呢！」

老乞丐的臉色一變，欲轉身就溜，但到底難以抵受「鳳眼雀」的美味誘惑，猛吞了幾口唾涎，終於無奈道：「這……這老乞丐最多把臉蒙起來去救她便了，不然，老乞丐便把一身本領傳授於他，那時他比老乞丐還强，自然不必老乞丐出手去救了，呵呵，你這道士，存心不良，欲嚇走老乞丐，老乞丐豈會上當。」

李靖不由一笑，道：「老前輩放心，在下怎敢勉强老前輩。」

老乞丐得意洋洋的瞪了崑崙奴一眼，道：「如何？還是這小子心眼好，豈會難爲老乞丐？但無論如何，老乞丐這身本領，決計要傳授予他。」

李靖苦笑道：「我不求老前輩救人便是了，你何必定要傳授武功予我？」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雖然心眼兒好，但你那道士却奸猾得很，萬一你被他挑動，忍不住開口求我，我如何是好？不如大方些自動把我的武功傳授予你，你出手便是老乞丐出手，這趟苦差老乞丐自然可以推掉了，而且，你這小子很合老乞丐胃口，老乞丐便破例違誓，傳武功給你便了。」

崑崙奴奇道：「老前輩曾發甚誓願了？」

老乞丐道：「老乞丐神功蓋世，自然不肯輕易傳授，因此立下誓言，除非有人肯三跪九叩，拜求到老乞丐心動了才肯傳授。如今這小子不但並沒求我，反要老乞丐巴巴的開口，求他接受，你說，老乞丐豈非大違誓願？豈非吃了大虧？但爲了那……見鬼的鳳眼菓葉烤鷄，老乞丐祇好自認倒霉一次。」

崑崙奴一聽，便知老乞丐已然深喜李靖，不要說肯拜他爲師，就算肯與他結拜爲兄弟，他也樂意之極了。

老乞丐說罷，見李靖竟無動於衷，不由大奇道：「你見我肯答應傳授武功予你，你還不歡喜得趕忙叩頭？連稱多謝師傅大恩大德、小子三生有幸、沒齒難忘、終生牢記？」

李靖苦笑道：「我不說。」

老乞丐道：「你爲甚不說？」

李靖道：「因爲我根本不打算求老前輩你傳授！」

老乞丐不由一怔，道：「小子你已拜了師傅麼？」

李靖一想自己自幼孤身流落江湖，誤入大龍潭，恩師傳他一身本領，便道：「有位老人教我功夫，這不知是否算師傅？」

老乞丐一聽，氣得哇哇大叫，道：「誰敢教你武功呢？老乞丐趕去一掌把他劈了！」

李靖苦笑道：「我也不知他到底是誰？我祇知他武功源出大龍潭，因此他自號大龍潭老人。」

老乞丐一聽，不但不怒了，反而喜得手舞足蹈，大笑道：「好！好極了！既然連大龍潭老怪物亦巴巴的逼着收你爲徒，可知老乞丐果然眼光銳利，到底沒瞧差了眼！好小子，那你知道老乞丐我是誰麼？」

李靖苦笑道：「我哪會知道？大概是徐大哥一類的大俠吧！」

老乞丐奇道：「徐大哥是誰？」

李靖道：「他是丐幫幫主徐正天，徐大哥曾關照過我，我還沒來得及去多謝他呢。」

老乞丐一聽，不由失笑道：「原來你認得徐正天這小子！那你知道徐大哥見了老乞丐會叫甚麼？」

李靖道：「老前輩年齡比他大，他自會喊一聲老前輩了。」

老乞丐道：「錯了！」

李靖奇道：「那莫非老前輩是徐大哥師傅麼？」

老乞丐道：「老乞丐從未收徒，何來徒弟？而且，徐正天也還不配當我的徒弟！」

李靖道：「那到底該稱老前輩甚麼？」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師伯祖！連徐正天的師祖亦要尊我一聲師兄，那你知道我是誰了麼？」

李靖未及有所表示，崑崙奴忽然想起江湖中一段多年前的傳聞，不由聳然動容道：「那老前輩你定是傳聞中，已失踪多年的風塵八俠之首，大乞俠任願老前輩了！」

老乞丐一聽，這才微一點頭，道：「算你這小子尚有點江湖閱歷，居然還記得多年前任某的大乞俠名頭！」他自然不知，崑崙奴爲天機屠龍，集結武林精英，對武林中的各種傳聞，豈會放過？但「風塵八俠」的名頭，他亦僅是聽他爹爹李南生提及而已。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那剛才拍了李兄弟一掌的，自然是風塵八俠中的老二蘭陵老人了？但未知搶走蘭陵老人甜桃子的白影是誰？兩人又向誰爭着獻甜桃子？」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心思果然縝密，蘭陵老二的行藏居然亦被你瞧穿一點！嘿嘿，那白影呵，便是江湖巨富聞之喪膽的千手大俠空空兒！但他仍需尊我一聲大哥，我祇需喊他一聲五弟！他兩人爲了爭討八妹聶鳳仙的歡心，已整整鬥了六十年，又把凡與八妹說話的男人都殺了，八妹一氣之下，發誓世上男人誰也不嫁，還把自己的名字改爲聶隱娘，以絕二弟和五弟的死心，豈料兩人一怒之下，亦發誓終生不娶。哎，一個終生不嫁，二個終生不娶，這三個鬥氣寃家難纏透了！你千萬莫惹上他們！倒是八妹近日不知爲甚，竟破例收了一位嬌滴滴的女娃兒爲徒，這女娃兒有個稀奇古怪的名字，叫甚麼紅拂奴，聰明絕頂，難纏之極，老乞丐見了，亦祇好望風而逃，溜之大吉也！」

老乞丐——大乞俠任願，滔滔不絕，便把一段武林秘辛抖了出來。

風塵八俠的名頭，李靖在大龍潭學藝，亦曾聽大龍潭老人提過，祇道八俠均武功蓋世，可惜已歸隱了二十多年，若有幸遇上一位，傳授一招半式，那就當世無敵手了。豈料今日卻一連碰上三位，而且八俠中的老大便活生生的繞身眼前，居然還巴巴的求他接受他的全身本領！

＊　＊　＊

李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又好奇，他向大乞俠任願作了一揖，道：「原來是任願老前輩，小子剛才那雀兒，便當向老前輩問候的見面禮，老前輩不必放在心上的。小子與李大哥趕着要去救人，這便告辭了！」

大乞俠任願一聽，大驚失色道：「小兄弟！你這便捨老乞丐而去？不肯再炮製鳳眼雀？存心要活活饞死乞丐公麼？」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任老前輩要吃，那也要等在下先去救人呵！」

任願搖頭道：「不行！不行！你這小子內力雖然驚人，又剛剛創了一套禿龍步，但毫無攻防的招數，若去救人，少不了要拚鬥廝殺，你如此不濟，萬一被人殺了，那乞丐公今生豈不活活饞死了？這萬萬行不得了，我的好哥兒！」任願說着，竟有懇求的意思了。

李靖見任願倒是一片眞誠，並無半點虛僞造作，又想起他在武林中何等身份地位，却傻氣得如此可愛，不由停步，無奈道：「依任老前輩之意，却如何是好？」

大乞俠任願嘆了口氣，道：「救女娃娃我是決計不去的了！你又不肯接納乞丐公的武功，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崑崙奴忽然微微一笑，道：「任老前輩，貧道倒有一個主意，未

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任願眼一瞪，道：「你這道士，甚麼意下意上的？若有主意，乾脆道出便是了！」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救人老前輩是決計不去的了，但你又擔心李兄弟去救人會被人殺死，是麼？」

任願怒道：「是呵！這還用你說麼？」

崑崙奴呵呵一笑，道：「那任老前輩祇須與我等一同上路，隨時隨地保護住李兄弟便是了！他若不死，鳳眼雀兒的美味自然就跑不了啦！」

任願猛吞一口唾涎，三番數次欲想拒絕，但又尋不到其他更好的法子，終於無奈道：「你這道士，鬼心眼兒，欲把老乞丐作護身符！但誰叫乞丐公抵受不住那見鬼美味的誘惑，無奈祇好答應隨你等上路！但有個條件，你等一定要答應，否則，老乞丐說不得亦要用强把你等留下，作我老乞丐的私人廚子！」

崑崙奴深知憑任願的本領，他眞要如此，當世之中，祇怕無人阻得了他，無奈祇好道：「任老前輩有甚條件？」

任願道：「第一，老乞丐決計不出手救人，亦決計不參與任何救人的鬼主意！第二，老乞丐要保住的祇是這小子的生命，別的任何事是決計不理的！」

崑崙奴笑道：「若李兄弟救人時，對頭厲害之極，定要置李兄弟於死地，任老前輩是否出手先殺那對頭？」

任願決然道：「不殺！但也不能讓這小子被他殺了！」

崑崙奴又好氣又好笑，道：「那對頭定要殺人滅口，你不殺他，他就殺李兄弟了，小子委實想不出屆時老前輩有甚妙法處之！」

任願呵呵一笑，道：「老乞丐說不出手，便決計不會出手殺人，但不殺人，便不能逃麼？老乞丐屆時挾着這小子溜之大吉，祇怕亦無人阻得了去路！」

崑崙奴一聽，心道：他這話倒半點不假，憑他那手一飛衝天的絕世輕功，祇怕就連虬髯怪客亦阻不了他！他一旦救走了李靖，其餘的事他便大可撒手不理了！因此他雖然跟隨上路，但於天機屠龍，其實並無多大助力。崑崙奴心下這般轉念，不由怔住了。

「走呵！呆子似的站着幹麼？」大乞俠任願不耐道。

崑崙奴苦笑道：「上哪去呵？老前輩！」

任願眼一瞪，道：「你等不是去救人嗎？老乞丐跟隨着只是袖手旁觀！說好了就是這樣，婆婆媽媽，成何樣子！」

崑崙奴與李靖互視一眼，均覺無奈這大乞俠，他決定了的主意，當今世上，誰阻得了他，兩人沒法，祇好動身上路，兩人默默無言，但任願却興高采烈，大概是因爲自己的兩全其美法子而沾沾自喜。

走了一段，走出密林，再向西行十數里，便是滇桂兩州下海的必經之地臨海鎭了。

距臨海鎭尚有五里，大乞俠任願的眉頭便忽然一擰，道：「你兩個小子！竟敢騙老乞丐下海去麼？」

任願功力奇高，雖隔了十里八里，便已聽到海浪的驚濤聲。崑崙奴不敢作聲，祇管低頭向臨海鎭急走，他深知祇要李靖肯隨他走，那大乞俠這老怪物就絕不會落後。

但李靖內力深厚，亦已聽到濤聲了，他不由嘆了口氣，道：「按那蘇二的口吻，前面便是下海必經的臨海鎭了！怎的尚沒有小菊姑娘的訊息？若下了海，她的踪跡就更渺茫了！莫非李大哥你的測字不準麼？」

崑崙奴一聽，暗道：聽李靖的口氣，若不能救出小菊姑娘，他是決計不肯下海的了！心下不由一慌，無奈道：「是否靈驗，稍後便知，小子亦無十分把握，一切祇能隨緣便了！」

李靖心中牽掛小菊的安危，便默不作聲。

大乞俠任願耳尖，早把二人的對答聽入耳中，不由一怔，怪笑道：「甚麼測字？甚麼準不準，靈驗不靈驗？難道你這道士尚會替人測字相命麼？」

崑崙奴苦笑道：「在任老前輩面前，豈敢班門弄斧？」

任願笑道：「班門弄斧亦好，魯門弄斧亦好，老乞丐久欲知道一事，你能代測一測麼？」

崑崙奴無奈道：「任老前輩欲測何事？」

任願忽然嘆了口氣，道：「這是老乞丐二十多年前的風流事了！說出來亦感臉紅了！老乞丐當日尚壯年，不幸成了陳朝陳後主的座上客，老乞丐貪一時口福，竟答應那陳後主，向他的妃嬪傳授武功，更不幸又與當時宮中的一位公子乳娘相遇，做出了那個……不可告人之事，陳後主一怒之下，把老乞丐打入天牢，老乞丐雖大可逃走，但自知理虧，便呆在牢中不吃不喝，打算一死以了結這段孽緣。不料那乳娘却偸入天牢，以她的乳汁哺我！她又說已育了我的骨肉，着我趕快逃走，以便日後女兒有爹爹照應！老天，老乞丐怎敢不逃？」

崑崙奴一聽，這才明白任願爲

甚提起女娃兒便愁眉苦臉，原來卻有這段風流孽緣！他不由同情的道：「老前輩逃了之後又如何了？」

任願歎了口氣，道：「老乞丐一逃，便有二十多年，朝代翻天覆地，陳後主的江山也完了，那乳娘據說也慘遭不幸，老乞丐知道這消息後，便心灰意冷，發誓今後絕不再理會朝廷之事……但却忘不了乳娘臨別那句話，她曾說懷了我的女兒呵！因此，我……我欲請小子你替老乞丐算算，我那女兒尚在人世麼？」

崑崙奴同情的歎了口氣，默默的注視了任願一會，心道：任老前輩原來有一段悽酸的往事。

李靖一聽，亦點頭道：「在下亦算一個孤兒，深知孤兒的苦處，任老前輩委實應該尋回你那苦命的女兒！」

崑崙奴默默的注視了任願一會，忽然臉有喜色，道：「任老前輩眉似臥蠶，骨格肅殺，眼帶魚尾，當主終生無妻！尚幸臉上光聚而不散，眉梢蠶眉下垂，任老前輩不日便可與女相聚！」

任願一聽，不由大喜道：「當眞麼？如此說來，我那苦命女兒尚在人世，只是苦了女兒了！」他一頓，忽然又歎了口氣，愁眉苦臉道：「但老乞丐十多年來，連女兒的模樣如何亦未見過，却如何可與之團聚？你這小子莫非以好言騙我麼？」

崑崙奴淡然道：「小子平生不說虛妄之言，是否如此，任老前輩日後自然明白！」

任願見崑崙奴認眞鄭重，不由呵呵一笑，道：「是也不是，那也不要緊，但能安慰老乞丐片刻歡心，也是好意！況且你又沒收老乞丐相金，老乞丐倒該先說一聲有勞了！」

崑崙奴深知這等江湖名宿，脾性古怪，便不再多言，向前面的臨海鎮走了前去。

臨海鎮果然是滇桂兩州下海必經之途，鎮上酒館街道，與田林鎮大同小異，唯一不同之處，是鎮上甚多海商漁夫，經營船務生意的店鋪觸目皆是，各式魚類亦特別豐富。

李靖進了臨海鎮，一直悶悶不樂。

崑崙奴窺透李靖的心事，他此刻牽掛的只是他那位小菊姑娘，至於甚麼「天機屠龍——辨天子、贈龍珠」大計，此時在他的心中，尚無佔據甚麼位置。崑崙奴心中暗暗好笑，心道：你李靖的運格，勢須與天機兆應相輔相承，共同進退，又豈容你因兒女私情而逃避呢？

崑崙奴正思忖間，就在此時，鎮中的行人忽然如鷄飛狗走，亂紛紛的在崑崙奴、李靖、大乞俠任願身邊擦過，皆道：「不得了！鎮中仙海酒館，有自稱姓李名崑崙奴的少年人，說要殺盡普天下欲奪乾坤寶珠的武林中人……那酒館老闆不幸是崆峒派的弟子，因此被那『『李崑崙』特別選來開刀祭旗！不得了！要出人命案了！」

李靖一聽，連忙猛地扯住崑崙奴，急道：「李大哥！這世上尚有另一位叫『李崑崙』的人麼？」

崑崙奴皺眉道：「世上同名同姓之人，恐怕不少，但此人既道出『乾坤珠』之事，只怕是衝着我崑崙奴而來了……」

崑崙奴話音未落，又聽有人在身邊奔過去，一面大嚷道：「不得了啦！仙海酒館，又衝進一位少年，其中一位自稱姓李名靖，與那位『李崑崙』聯手，說要大開殺戒，斷絕天下人奪乾坤珠之念呢！」

大乞俠任願此時不由怪笑一聲道：「好啊！你這兩小子，不知惹翻了甚麼大仇家，竟借你等名頭殺人，欲嫁禍你等！嘿，這一番熱鬧可好看極了！」

崑崙奴與李靖不由面面相覷，均不知爲甚麼世間又跳出兩位「李崑崙」和「李靖」來了！僅一會，兩人心意互通，一齊拔步向那仙海酒館奔去。

大乞俠任願連聲怪笑，在後面尾隨，遠遠地絕不接近，他大概已定下主意，只要李靖能保住生命，任何打鬥吵鬧之事，他是決計不會插手的了。

距仙海酒館老遠，便聽到裏面傳出一陣殺猪似的叫聲。大概是那見鬼的「李崑崙」和「李靖」，正在裏面鬧翻了天。

華山之巔　羣雄滙聚

崑崙奴與李靖一齊奔入酒館裏面，兩人均不由一怔。

只見酒館裏面，兩位少年，均身穿男子勁裝，顯得英氣勃勃，其中一位在側面挺劍戒備，另一位却用脚踏住一位中年男子，把他臉上的鬍子一根一根拔了下來。挺劍戒備的少年雖沒動手，但格格的拍手笑着，想必瞧得十分開心有趣。

那拔鬍子的少年，每拔一根鬍子，便大罵一聲：「嘿！這是崆峒派！誰叫你恰好是崆峒派的弟子？怪不得我李崑崙拿你首先開刀祭旗！哼！這是全眞教！哈，這是大和尚少林派！這是華山派！喲，這應該輪到乞丐幫啦！甚麼武林正派？欺世盜名，僞君子，假惺惺！利慾薰心，欲奪寶珠，該死之極……」這少年人伶牙利齒，痛罵天下武林門派，而且越罵越開心，越罵越有勁，手下拔出的鬍子，也

越來越快，越來越多。

那挺劍戒備的少年人，此時亦拍手笑道：「不錯！不錯！這等僞君子、假好人，活該一個個殺了！拔啊，李……大哥且替我李靖多拔幾根，出一出這口惡氣！」少年人口中雖然惡狠狠的，但却掩不住內潛的嬌憨神氣，顯得不倫不類、不男不女，十分有趣。

崑崙奴沉吟不語，似在細察甚麼。

李靖却又驚又氣，向那挺劍戒備的少年人一掠而去，他在驚急中，不自覺便使出了剛剛悟創的「禿龍步」，猶如禿龍行空，席捲萬物，決計無人可以閃避，他一掠而至，伸手便把那挺劍戒備的少年人手腕扣住了，他驚怒之下，「大龍潭眞氣」便貫注了四成，那少年人「李靖」如何禁受得起？登時「哎喲」一聲，猶如少女的嬌吟。

李靖怒道：「我李靖與你無怨無仇，你爲甚如此害我？」

少年人「李靖」手腕被扣，只感劇痛難擋，却拚命忍住，故作輕鬆的格格一笑，道：「我如何害你？」

李靖道：「我正被朝廷通緝，四處逃竄，你於江湖中如此敗壞我的名聲，豈非害我連江湖也難藏身立足嗎？」

少年人「李靖」俏目一轉，道：「噢？那李靖眞的如此好人麼？但爲甚有女孩子救他生命，但當那女孩子被『鋼鐵人』擄走，他却見死不救？如此忘恩負義、無心無肺之人，說甚麼江湖道義？怎容他於江湖立足？你倒是告訴我啊！」

李靖被這少年人伶牙利齒的一駁，便不知如何應付，倒似這人滿有道理，他却理虧啞口無言。他心中又急又氣，手中的內力不覺又加重了一層，他的近五成「大龍潭眞氣」，那少年人如何抵受得住？只見他渾身發抖，搖搖欲墜，此時他便欲說話，也決計不能開口了！

就在此時，李靖耳際却忽然鑽入一縷尖音，道：「李靖……你這呆子，再氣急下去，只怕便永遠見不到你那位小菊姑娘了！」這尖音似乎少女所發出，却十分陌生。

李靖不由大奇，忙道：「是誰向我示警？你知道小菊姑娘現在何處嗎？」說時，他的內力不由一鬆。

被他握住手腕的少年人才嬌喘口氣，嗔道：「呆子！怎的不分青紅皂白，便如此用力？不怕把人家的手腕捏斷麼？」

李靖不由又奇又急，連忙大聲道：「剛才是誰以密音傳話？那小菊姑娘到底現在何處？快回答啊！」

此時，只見崑崙奴與那拔鬍子的少年人「李崑崙」，已雙雙飄到李靖面前，兩人均一派欣然自得，哪有半分敵意？

李靖不由更奇，忙道：「李大哥！他便是冒充你的名頭，正在搗亂的人啊……快把他擒拿問個明白！」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李兄弟，你欲知小菊姑娘的訊息，爲甚麼不把這人放開呢？」

李靖更奇道：「爲甚麼？只怕我一鬆手，便被他逃了！」

崑崙奴不由呵呵一笑，道：「李兄弟呵李兄弟，你陷於兒女情網中，只怕眞有點呆了！你爲甚麼不先問個清楚，你捉住的人到底是誰？」

李靖忙道：「是啊，你到底是誰？爲甚要冒充我李靖的名號？」話雖如此，他依然扣住少年人的手腕不放。

少年人「李靖」此時俏臉一紅，不由嗔道：「在生人面前，你爲甚扣住人家的手不放？就如人家是你的心上人……哎喲，羞死人啦，不說了！」說時少年人的聲音竟變爲少女的音調，而且是李靖心中所牽掛的，令他感到十分親切的口音。

李靖察覺了，他不由連忙把手一縮，把少年人放開了，急道：「你！你到底是誰？到底是男是女？」

此時，那少年人「李崑崙」却忍不住插口道：「呆子！你的心上人便在眼前，怎的還大呼小叫？簡直呆之極了！」

李靖一聽，出手如電，把少年人「李靖」的遮臉小帽一摘，不由驚喜的叫道：「你……你是小菊！你怎會在此地出現？你們不是被鋼鐵人擄走麼？」

少年人「李靖」，果然便是那位李靖急欲相救的小菊姑娘，她是作男子打扮，又以小帽遮住俏臉，因此李靖一時認不出來。

小菊這時羞帶嗔的瞪了李靖一眼，「你！你還記得人家遇難麼？」隨又格格笑道：「呆子，我小菊命大福大，你不來相救，便沒人救我麼？幸虧半途遇上這位袁姐姐，以及她的師叔李淳風前輩，把我救走了！哼，若等你來救，只怕我已死十次了。」小菊說着，伸手向那少年人「李崑崙」一指。

李靖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道：「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崑崙奴含笑把其中的曲折說了。原來少年人「李崑崙」便是那位玄奇俏麗的袁紫衣姑娘。她當日與崑崙奴分手後，果然便去尋着她爹爹袁天綱和師叔李淳風，邀他二人同上華山，協助崑崙奴進行「辨天子、贈龍珠」的「天機屠龍」大計。不料袁天綱却要力保大隋江山，一口拒絕，袁紫衣無奈，只好與師叔

李淳風一道趕赴華山，中途恰好遇上綁架小菊的「鋼鐵人」。袁紫衣和李淳風二人聯手，才把「鋼鐵人」擊倒，救出小菊。又得知小菊的心上人原來姓李名靖，袁紫衣心中一動，她知崑崙奴正四出尋覓姓李的「眞命天子」，這李靖未知是否其中的人選？於是便邀小菊一道上路。

不料袁紫衣、李淳風、小菊三人，抵華山時，却不見崑崙奴的踪跡，祇好在華山等待。一直等了七日七夜，依然毫無音訊。袁紫衣不由大怒，剛好小菊亦氣她的「靖哥哥」不來救她。於是便留下李淳風在華山山脚等候，袁紫衣和小菊，假扮「李崑崙」和「李靖」，在江湖中大肆搗鬼，鬧得天翻地覆，以便逼崑崙奴和李靖現身出來。

崑崙奴說到此處，袁紫衣格格大笑道：「吾之妙計果然立收奇效！瞧啊，小菊妹妹，這不就把這兩大呆子逼出來了麼？」

李靖又喜又奇，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崑崙奴却皺眉道：「雖然如此，但紫衣妹妹拿乾坤珠作幌子，於江湖中到處搗亂，祇怕把大事弄糟了！」

袁紫衣嗔道：「我也不管你甚麼天機屠龍大計！誰叫你不守承諾？不依期於華山出現啊？」

崑崙奴作聲不得，暗道：世事瞬息萬變，並非我不守信用。原來他自在酒館中聽聞那「虬髯客」出現，又劫持着一位少年，各地不少的李姓少年更被此人擄去，便感事態嚴重，斷定「虬髯怪」必已洞悉天機，亦前來中原逐鹿，更不擇手段，欲把李姓少年全部毀滅，以便他獨佔天命運數！如此一來，豈非逆反了「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兆應麼？崑崙奴因此不得不斷然決定，暫時放開「華山辨天子、贈龍珠」的壯舉，先行把虬髯客的來龍去脈查個清楚再作打算。

不過，如今被袁紫衣這般大亂江湖，於華山「辨天子、贈龍珠」之事，已迅速傳遍江湖，各地羣雄祇怕已聞風而動，紛紛趕赴華山，這却作「奪珠成帝皇」的美夢去了！這如何是好！崑崙奴心中不由大感爲難。

「哼，好小子！原來你便是江湖近日傳聞的崑崙之子——崑崙奴！怪不得你憑一個『菊』字，便測出李靖這小子的心上人下落了！但你可知？你這幾位娃兒，已闖下彌天大禍了嗎？哼！」

就在此時，崑崙奴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勁音，綿長而沉隱，崑崙奴一聽便知發聲之人，其內力已達通玄境界，在場中人，除了大乞俠任願，祇怕已絕無第二人選了！

崑崙奴知是任願發聲無疑，又知他乃江湖隱宿風塵八俠之首，其武功、智慧、江湖閱歷，均已臻化境，當下不敢大意，便亦以「腹音」傳聲道：「任老前輩，如何是彌天大禍？崑崙奴願聞其詳。」

任願微哼一聲道：「我問你，你那見鬼的乾坤珠有甚好處？」

崑崙奴坦然道：「任老前輩是世外高人，吾直說無妨。乾坤珠乃集天地乾坤龍氣凝聚，威力無比，得之可令乞丐成巨富，草野成帝皇，珍貴之極。」

任願怪笑一聲道：「如此說，連我這老乞丐得之，亦可成巨富麼？」

崑崙奴道：「乾坤珠集天地乾坤千年龍氣，亦即千年一現，其龍氣之深厚，當眞非同小可。乞丐有幸得之，果然不難立成巨富，尋常草野之人得之，九五之尊帝皇之位亦並非天大難事也。其中自然尚須視其根基運命而定，更需龍虎之氣交滙，方可成大業也。」

任願冷笑道：「江湖羣雄，誰不想立成巨富？誰會思想自己之根基運命是否相符！假如老乞丐忽然想搶個皇帝當當，會不會拚命爭奪？人人皆萌此心，必蜂湧而至，拚死搶奪！嘿，好小子！你知否正在掀起一場武林浩劫？你這娃兒，不知死活，簡直比老乞丐更膽大妄爲百倍！」

崑崙奴深知任願所言，絕非虛妄，他不由笑道：「既然如此，爲天下蒼生福祉，爲平息武林浩劫，任老前輩何不助吾一臂之力？祇要辨出眞命天子，贈予乾坤龍珠，龍珠有主，武林羣雄自然心息，浩劫不就可以消弭麼？」

不料任願一聽，猶如見鬼似的一掠而起，眨眼便已掠出酒館外面，遠遠的傳了一句進來道：「你這小子，存心不良，欲扯老乞丐進漩渦麼？老實告訴你，老乞丐之所以尚留在世上，不過是欲尋回老乞丐的寶貝女兒罷了！其他任何見鬼的救世大事，根本與我無涉，老子亦決計不會上當，趟這等見鬼的渾水！小子，你好自爲之了！」任願的叫聲忽地戛然而止，想必他已溜得無影無踪了。

崑崙奴不由微嘆口氣，心道：這老乞丐想必憶女成癡了，爲尋女兒，怎的如此癡迷？他可知他的「子女宮」已現紫氣，他的女兒祇怕已距其不遠呢？他這般一溜，離他的寶貝女兒祇怕越發遠了，他父女又如何相逢？

崑崙奴沉吟間，袁紫衣已忍不住叫道：「崑崙哥哥！華山之會是你一手安排的，師叔李淳風已在華山守候了，你還不快點趕去與他會合？好快點了却這見鬼的『辨天

子、贈龍珠』大計麼？」

崑崙奴見事態已發展到如此地步，他已騎虎難下，再容不得他從容行事了。於是無奈的點點頭道：「事已至此，不容猶豫，吾等這便趕赴華山去吧！」崑崙奴一頓，目注李靖和小菊姑娘一眼，又道：「李兄弟，華山之會，已十分兇險，李兄弟不宜涉身其中，且善自珍重，留住有用之身，爲日後的『天機屠龍』大業效勞吧！就此別過！」

李靖正與小菊喁喁悄語，聞言忽道：「李大哥！小弟決隨你赴華山之會！」

崑崙奴微笑道：「李兄弟爲甚忽然如此熱心了？」

李靖坦然的道：「李大哥所判，果然十分準確！李靖的運命果然與天機大勢不可分開！我與小菊姑娘不正是於李大哥演行天機大勢途中相遇麼？既然如此，我又怎能避開？小弟和小菊決隨李大哥赴華山之會！」

崑崙奴見李靖已打定主意，意志甚堅，又知他乃天機演變大勢中人，決不可逃避，亦決不可置身事外，便欣然點頭道：「很好！既然李兄弟主意已決，便同走一遭華山吧！」

此時袁紫衣却忽然道：「等一等！」話音未落，她已摸出一把銀兩，擲於酒館的桌上，然後向那倒霉的酒館老闆格格笑道：「老闆！剛才借你之地，拔你之鬍，多多得罪！此乃五十兩銀子，五兩一根，權當拔你十根鬍子的酬勞吧！」

袁紫衣說罷，也不理崆峒派弟子——仙海酒館老闆驚喜交集，施施然的揚長而去。

* * *

崑崙奴、袁紫衣、李靖、小菊等四位少年男女，從臨海鎮折轉向西，一路趕赴華山之會，不覺已趕了七日七夜的路程了。

這一天傍晚，四人已抵達了華山山脚的華蔭鎮。袁紫衣趕去她師叔李淳風落脚的客店，但店小二說，今日一早，姓李的客官已匆忙離店，趕上華山去了。末了店小二更道：「姑娘若無要事，切勿在此地逗留！鎮中近日風起雲湧，羣集了各路人馬，不知有甚圖謀，一場武林風暴，眼看要降臨了！」

袁紫衣也不理店小二的好心囉嗦，她連忙告知崑崙奴，說華蔭鎮已成是非之地了。崑崙奴沉吟不語，心道：李大哥必定已察覺此地風聲鶴唳，不敢大意，已搶先一步，趕上華山打探動靜去了。但吾等尚未現身，這等武林羣豪，紛紛趕赴華山幹麼？

就在此時，一羣乞丐蜂擁而來，在崑崙奴等人身邊疾速擦過。

袁紫衣心中一動，便走到一旁，向一名掛了五隻布袋的中年乞丐悄語了幾句甚麼。

中年五袋乞丐大概見袁紫衣是一位嬌俏的少女，不由便被她的嬌態迷住，因此樂於答話，甚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袁紫衣格格一笑，嬌聲道：「多謝大叔關照，華山之巔再行相會，告辭了！」說罷，袁紫衣便格格的笑着，走了回來。

崑崙奴奇道：「有甚趣事？紫衣妹妹如此好笑。」

袁紫衣忍住笑，道：「崑崙哥哥！你好大的本事！」

崑崙奴道：「我有甚麼大本事？」

袁紫衣道：「你知道這乞丐說甚麼？」

崑崙奴道：「不知道，到底說甚麼？」

袁紫衣到底忍不住，道：「這乞丐道：『誰想做皇帝，便上華山去；齊齊走快步，若遲不如早！碰巧有緣份，光宗又耀祖！』哎呀不得了，今回當眞連乞丐也心動了！崑崙哥哥，你這本事還不大麼？嘻嘻，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熱鬧極了！」話音未落，袁紫衣已笑得花枝亂顫。

崑崙奴却笑不出來，怔怔的呆住了。

袁紫衣又道：「這乞丐還說，華山龍珠之會，已傳遍武林，天下羣豪，各門各派、黑白兩道、邪魔老怪均洶湧而出，湧上華山，搶佔有利地形，炫耀自己的實力，好待龍珠露眼，便一擊即中！這簡直是千古盛會啊！」

袁紫衣一頓，看了李靖一眼，笑道：「幸虧你不甘後人，隨同趕赴，不然便錯失此千載好戲了！」

李靖苦笑道：「天機大勢，已成漩渦，把所有的人均捲進去了，還容我逃避麼？」

袁紫衣喜道：「這才是啊！莫像老頭兒似的，壯志消沉，枉白了少年頭，走，這便趕上華山去啊！」

崑崙奴此時已知一場血腥屠殺在即，不敢再猶豫，雖然非他所願，但這「辨天子、贈龍珠」的華山之會，也祇好順其勢提前趕赴。四人展開輕功，掠出華蔭鎮，尾隨前面的那班乞丐幫，一路向華山掠去。

山野間，四人剛掠過去一會，又忽然呼呼呼的飄落一黑一灰一白三條人影。

灰影向崑崙奴、李靖等人掠走的方向斜瞥一眼，恨得咬牙切齒，却又顯得無可奈何，連連頓脚嘆道：「這小子，硬是不聽老人言，他這一去啊，他死十次不打緊，就怕

斷了老子的命根傳人也！」

白影是一位老和尚，雖年近古稀，但雙目精光爍爍，觸之令人心盪，顯見老和尚的內功修爲，已到超凡入聖的境地了。此時老和尚目注灰影，微微一笑道：「龍老兄既不欲你的徒弟上山，爲甚不加制止？難道當師傳的，不能管束徒弟麼？」

灰影咬牙不語，十分無奈。

黑影却哈哈一笑，道：「大和尚，你是否知道，龍老哥的寶貝徒弟，脾性執迷之極，他若不高興，連皇帝老兒的官也可以不做，掛印出逃，甘做朝廷的通緝犯，你說龍老哥可以阻止這寶貝徒弟麼？況且龍老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總算收得這麼一位好徒兒，他早就樂得手舞足蹈，還敢去管束他的寶貝徒弟麼？」

灰影──「龍老哥」大怒道：「摧心老魔，你敢說老子管束不了李靖這臭小子麼？是否欲嘗嘗老子的大龍潭氣劍？看老子是否有能耐管束！」

黑影原來是江湖中人聞之喪膽的摧心老魔，據說他的獨門神功──摧心掌，可無聲無息，碎人心脈，被他擊斃之人，毫無知覺，臨死前的笑容仍絲毫不改，但不知爲甚，他對這位「龍老哥」却十分敬佩。

摧心老魔聞言連忙陪笑道：「龍老哥，是那個以甚麼見鬼的龍珠引誘天下人赴華山之會的臭小子，把你的寶貝徒弟引上山去的，可並非我摧心老魔，你一口惡氣，祇管向那臭小子發洩，切莫衝我而發啊！」

原來那灰影──「龍老哥」，便是江湖中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大龍潭老人，他的眞名俗姓，天下人根本無法知悉，祇好給他加了一個既畏又佩的名號──龍潭老怪，而李靖恰恰便是他的嫡傳弟子。

至於那白影──老和尚，名頭與大龍潭老人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摧心老魔對龍潭老怪是又敬又畏，那他對老和尚，却是由衷的敬佩，原來老和尚便是少林派的一代大宗師達摩大師。

此時龍潭老怪哼了一聲，氣也平了，怪笑一聲道：「你知道就好，華山這趟渾水，老子是決計不趟的了。」

摧心老魔却似乎硬要扯龍潭老怪趟這趟渾水。祇見他呵呵一笑道：「龍老哥決計不趟渾水，果然決計無人可以逼你，但華山之上，臥虎藏龍，天下武林精英盡出，你那寶貝徒弟雖已盡得龍老哥的眞傳，但尚缺實戰經驗，誰敢保證他不會命喪華山之巔啊！」

龍潭老人一聽，果然大驚道：「老子的寶貝徒弟李靖，果然尚無江湖閱歷，更無實戰經驗，如何抵擋那等見鬼的江湖鬼域技倆？但老子又已發誓，決計不趟這趟渾水，誓諾吾決不能違，這却如何是好？」

摧心老魔大笑道：「龍老哥不能違誓，這也不錯，但你不可以偸偸跟踪上去，在暗地裏悄悄保護，祇要你決計不出手奪寶，你就並沒有違背你的誓言，却又可以保住你寶貝徒弟的生命，這豈非妙之極的兩全其美的法子麼！」

龍潭老人眨了眨眼，居然被打動了，但仍不放心，轉而向達摩大師道：「大師，你以爲如何？」他居然向人請教，這簡直是破天荒的事，由此可見達摩大師在武林江湖中的份量之輕重。

達摩大師淡淡一笑，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世間本無物，何處惹塵埃？龍施主富貴不貪，榮辱皆忘，本性堅如磐石，又何懼涉足是非場所？」

龍潭老人怪笑道：「大師休要往我老怪物臉上貼金，富貴榮華誰說我不想，祇是懶得去追求罷了，但若見了那等驚天的寶貝大龍珠，說不定我龍老怪亦心癢難搔，出手爭奪，豈非因此壞了誓言？不去，不去，這華山之會決計不去。」

就在此時，達摩大師的白眉毛，忽地連跳三跳。

龍潭老人目力超卓，一眼便瞧到了，他不由大驚道：「大師精於千里聽音術，若有異聞，眉毛便跳動一次，你的眉毛此刻連跳三次，莫非華山之上，已發生驚天大事麼？」

達摩大師點點頭，面向華山凝神而立，良久不語。忽然滿面肅容，盤膝而坐，雙手合於胸前，張口吐出一聲長嘯：「啊啊啊！」其聲猶如雄獅厲吼，又如驚雷滾動，嘯嘯隆隆，連綿不絕，直向華山之巔翻滾而去。

霎時間山鳴谷應，羣山峻嶺，均迴响着一長串「啊啊啊！」的嘯吼，近處的樹葉颯颯而落，遠處獅虎猛獸均蟄伏不動。

此時就連摧心老魔亦不得不盤膝坐下，運功與嘯聲相抗。龍潭老人却依然神色自若，無動於衷，但也不由暗讚道：「達摩這老和尚怎的了，存心露一手洗髓獅吼功示威麼？幸虧老子的大龍潭眞氣與你的洗髓眞氣有異曲同工之妙，不然，祇怕連老子亦被你『洗髓練性』了，這老和尚果然了得之極。」

幸而達摩大師的長嘯祇延續了一會，否則近處的摧心老魔祇怕亦禁受不起。達摩大師雙手向上一翻，作盤古擎天狀，輕輕吐出一口

氣，長嘯聲曳然而止。

好一會，摧心老魔才一躍而起，但額上冷汗直冒，不發一言，呆呆的發怔，顯得甚爲狼狽。

龍潭老人見狀猛一皺眉，身形一晃，晃到達摩大師身邊，大叫道：「喂，大和尚，徒耗眞力，在此耀武揚威甚麼，幾乎連摧心老弟的老命也吼掉了。」

達摩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龍施主言重了，老衲化外之人，豈敢耀武揚威，方才情勢危急，一觸即發，才不得不破戒施爲。」

龍潭老人奇道：「有甚驚天大事發生了？」

達摩大師道：「方才老衲眉毛連動三次，知華山之巔危機驟現，千年龍珠尚未現世，羣豪爲搶佔有利地形，炫耀本幫本派的實力，爭奪龍珠爲眞命天子，正暗地火併，已死傷不少。」

龍潭老人驚道：「如何火併？我那寶貝徒弟李靖是否遭人暗算？」

達摩大師歎了口氣，道：「據老衲聽聲辨氣，崆峒、峨嵋、雪山、丐幫、全眞等各大門派均已雲集華山之巔，不但互相勾心鬥角，更與梅花教、西毒幫、蟒蛇谷及三十六洞洞主明爭暗鬥，數度火併，死傷不下百衆。及後不知是誰挑撥鼓動，羣豪竟一齊亮出兵器，竟欲大斷殺火併，一場武林浩劫眼看不免，老衲不忍坐視武林精英盡喪華山之巔，才破戒以洗髓眞氣嘯聲，暫時震懾羣豪，令彼等暫攝暴戾之性，原地呆立，反省自思。」

龍潭老人驚道：「此地離華山之巔足達十里，大師竟可大發神威，遙息一場武林浩劫嗎？」

達摩大師苦笑道：「老衲豈有如此神通，遙息武林浩劫？剛才不過有如往熱鍋上澆一微末冷水，令其高溫稍降而已。若要制止熱鍋爆炸，勢須抽薪治本，但却絕非老衲獨力可至，因此老衲正感驚惶，不知如何是好。」

龍潭老人大驚道：「若然熱鍋爆炸，那班爭皇奪寶之徒，倒也死有餘辜，但我那寶貝徒弟却絕非貪圖富貴之輩，不幸牽涉其中，未知能否保住性命？」

達摩大師苦笑道：「瀰天浩劫，武林毀滅，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祇怕人人難於倖免！」

龍潭老人一聽，不由手忙脚亂，扯起達摩大師的衣袍，便向華山之巔掠去。

摧心老魔被拋在後面，急得跺脚道：「龍老怪，你趕着上華山去送死麼？」

龍潭老人扯着達摩大師飛掠，一面大吼道：「我那寶貝徒弟若不幸死了，老不死孤單一人留着何用？摧心老魔，我龍老怪已決然赴會，你敢不去麼？」

摧心老魔一面展開身法飛掠而上，一面怪笑道：「如此盛會，千載難逢，老魔豈敢落後？千年龍珠，如此寶貝，誰說老魔不心動，說不得瞧個清楚，若有機緣，便來個順手牽羊，把龍珠奪到手上，好掙個皇帝老兒當當。」

摧心老魔說着，身形如電，緊隨龍潭老人和達摩大師，向十里外的華山之巔疾射而去。

摧心老魔風馳電掣，向華山之巔疾射，前面的達摩大師、龍潭老人却已失去踪影。

摧心老魔心中駭然，暗道：大和尚、老怪物以氣御身，當今之世輕功達此境界者，祇怕唯此二人而已，他不由催動身法，疾速向前射去。

驀地，一道石壁堵於眼前，石壁之上刻字四行：「諸山何處有龍眠，舊日龍眠今不眠；聞道龍隨雲霧去，不應祇雨一方田。」

刻痕猶新，而且顯見是以大力金剛指所刻。摧心老魔不由一怔，暗道：大力金剛指乃少林派秘技，達摩老和尚的功力，當眞可稱超凡入聖了，知他已抵華山之巔。

摧心老魔掠過一叢樹林，忽地眼前一亮，却又令他心頭猛地一震。

但見樹叢前面是一片偌大的空地，山地之上是一堵如刀削的峭壁，中間却隔了一道寬達十丈的無底深淵。

空地廣場各處，已聚了不下千人，男女老少持槍佩刀握劍，均抬頭仰望峭壁。

峭壁與山地隔一道十丈寬的無底深淵，峭壁之巔，此刻正挺立着一位神采飛揚的青年人，青年人此時雙手高舉，十指合攏，緊握一顆形如石卵的珠狀物，在耀目的陽光下，珠狀物灼灼生輝，華彩萬道，欲與驕陽爭輝，睹之令人心動神搖。

* * *

挺立於峭壁之巔的，便是那玄之幻極的崑崙之子──崑崙奴，他手擎的，便是足令山搖地動，萬人垂涎的「風水乾坤珠」！

摧心老魔不由一陣發呆，心中也不知是甚滋味，他再向各處掃視一匝，但見山地各個角落，幾乎已羣集了武林各門各派。山地西面的一塊巨石上，挺立三十六位身穿獸皮，手握大刀的黑臉漢子。摧心老魔一見便喜道：「好啊！南蠻三十六洞洞主也到了，這場熱鬧當眞好看極了！」

山地西面，與南蠻三十六洞洞主相隔不遠，站了數條漢子。摧心

老魔不由暗地皺眉，似乎十分忌憚，暗道：嘿嘿，蝎子幫幫主飛天毒蝎子赤八，居然也趕來湊熱鬧了。

摧心老魔曾與飛天毒蝎子赤八鬥掌，他的摧心掌居然把赤八擊倒，但他的掌心也立刻紅腫，嚇得摧心老魔立刻溜逃，逃到安全處，運功逼出赤八的蝎子毒，否則摧心老魔的雙掌便完了。經此一役，摧心老魔才知赤八的毒蝎神功厲害，從此不敢輕易招惹赤八了。

距毒蝎幫等人不遠，站了一位身軀胖大如巨鯨的大漢，摧心老魔自然認得他便是巨鯨幫幫主司馬鯨，別的不說，單是司馬鯨的一手鯨吞神功絕招，摧心老魔便自認並無多少勝算。

更令摧心老魔皺眉的，是司馬鯨後面不遠的蟒蛇谷谷主追風九頭蛇莫驚心，雖名為「莫驚心」，但提起他那可怕的「蛇盤大陣」，武林中人無不膽戰心驚。

山地東面，與西面那等「邪魔外道」隱隱對峙的，便是武林中的各門正派。其中便有丐幫幫主徐正天，以一手龍虎掌威震天下。全眞教掌門人元眞子，以一手八卦神掌獨步武林。峨嵋派掌門人清光道人，獨創一套乾坤掌，也不知有多少人喪身於乾坤掌下。此外便是崆峒派的一衆人等，但摧心老魔只認得崆峒派的掌門人余心空，余心空以一套「沾衣十八跌」掌法名聞天下。

各門正派中，獨缺了號稱武林第一大派的少林派。摧心老魔不由暗笑道：少林和尚自稱四大皆空，空空空空！自然不好出面爭甚麼榮華富貴、帝皇龍珠了！不過少林派大宗師達摩老和尚，却巴巴的趕上山來，未知這老和尚是否也欲奪珠求貴、掙個皇帝兒當當？

摧心老魔閃目向四周細察，憑他的目力，竟未能發現達摩大師和龍潭老人的隱身之所。摧心老魔不由怒道，這見鬼的老和尚、老怪物，必定是嫌老子名聲不濟，羞與老子為伍，故而上山之後便隱身不出，故意把老子冷落！哼，若惹怒了老子，先把亮龍珠的臭小子一掌「摧心」，再奪其珠，說不定掙個皇帝老兒的寶座坐上一坐！也教這見鬼的「華山龍珠盛會」草草收場……

正當摧心老魔暗暗發狠時，華山之巔上的羣雄，却是一片死寂，靜得連呼呼的風聲也變得十分刺耳。

原來此時挺立於華山之巔壁上的崑崙奴，已運功向羣雄宣示了：「各位！吾手擎的，便是集天地之精華、聚千年龍氣而凝結的乾坤龍珠！」崑崙奴以他悟創的「乾坤無為眞氣」，貫於聲音，遠近十里，清晰可聞，比之達摩的佛門洗髓獅子吼，竟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羣雄莫不被震懾。

崑崙奴說時，把手中的「乾坤龍珠」一晃，華光四射，更添瑰麗詭異的氣勢。華山上的羣雄，因此更鴉雀無聲，誰也不敢錯過崑崙奴的一字一句，以免錯漏了爭奪龍珠的任何機會和訊息。

但僅一霎間，羣豪便沉不住氣了，南蠻三十六洞洞主中，有人按捺不住，高聲叫道：「這乾坤龍珠有甚妙處？竟把天下武林精英亦引上華山之巔？嘿！你這小子，名不見經傳，有甚來歷？你所言若有半句虛妄，不怕立遭粉身碎骨之厄嗎！」

崑崙奴凝立峭壁之巔，巍然不動，猶如玉樹臨風，對羣豪的吼叫，竟似渾然不覺。只見他從容一笑，便朗聲道：「各位既已赴華山龍珠之會，龍珠奧秘，理當知悉……」崑崙奴故意一頓。

崑崙奴從容而道，却以眞氣貫音，登時便令場中羣豪心頭一震，吼叫之聲立刻沉寂，均全神貫注，傾聽崑崙奴的論述。一顆小小的石珠，竟把天下武林精英，不分男女、黑白兩道、各門正派、邪魔外道，均吸引而上華山之巔，此事的本身，就足以令天下震動。因此這顆石珠的奧秘，誰不想知道？

崑崙奴略示神功，又隨即道：「此珠乃集千年天地乾坤龍氣凝結而成，龍氣宏厚之極，世人得之，當可令乞丐成巨富，草野變帝皇！」

羣雄一聽，均聳然動容，轟的一聲於華山迴响：「此珠當眞有如此魔力？得此珠豈非得天下？皇帝寶座豈非垂手可得麼？豈非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却未知如何可得？」

有人又暗道：「如此寶貝，自然是能者居之，憑老子之聲名藝業，捨我其誰？自然是非吾莫屬！」

此時又聽崑崙奴朗聲道：「欲得寶珠，易之極也，亦難之極，一切但憑與龍珠是否有緣，各位切莫强求，否則得之非福，且失之亦非禍也！」

羣豪聽崑崙奴說得如此稀奇古怪，均暗地咬牙道：「這小子說甚驚天玄奧？面對千百羣豪，人人如狼似虎，若有心戲弄，賣弄玄虛，那便當眞是拿人頭作彩球玩了！」

崑崙奴却又微微一笑道：「各位欲知自身是否有緣獲此龍珠，只需走近澗邊，再報上時辰八字，吾便可當面判斷！」

羣豪一聽，又轟然的奇道：「世上眞有如此通天本領嗎？」

崑崙奴一頓，又微笑道：「是否如此，日後自有印證。但凡有緣者即可上峭壁之巔接乾坤珠，而信服者可越澗而立，無緣而又不服者可留在原地。務請各位自重，無論是否有緣，面試者均有好處，至少可以趨吉避兇，免遭橫禍。各位請！」

崑崙奴話音甫落，巨鯨幫幫主司馬鯨先就按捺不住，只見他猛地一拍大肚子，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年紀輕輕，竟出口如狂言，視天下羣豪如無物，不怕老子大肚鯨口一張，把小子你連人帶珠吞下肚麼？」

羣豪有人知道司馬鯨的鯨吞神功的厲害，暗道：他此言倒並非自大，他若怒施吞鯨神功，這小子身子，果然未夠他塡飽肚子呢！

各門正派這一面，崆峒派掌門余心空先就沉不住氣，嘿嘿一笑，冷冷的道：「當着衆多武林大派，豈容你等異幫外道猖獗！別人怕你司馬鯨的鯨吞魔功，於吾眼中，不外三脚貓功夫罷了！你誇甚麼獅子大口，竟欲獨吞寶珠？」

司馬鯨大怒道：「山城小派發甚狂言？你自封大派，難道上華山乃為遊玩，而非奪寶嗎？一般的利慾薰心，還分甚麼名門正派與邪魔外道！久聞你崆峒派沾衣十八跌乃本門鯨吞功的剋星，我司馬鯨偏不信邪！你敢與老子先分個高下，再論寶珠歸屬嗎？」

余心空怒道：「隨時奉陪！難道崆峒派怕了你小小的巨鯨幫不成也！」

眼見兩人劍拔弩張，華山論寶尚未開始，二人便要先拚個你死我活！

崑崙奴見狀，忙高聲道：「龍山之會，非論武功，只憑根基福緣，若根基淺薄，福緣不深，便神功蓋世，天下無敵，亦僅匹夫之勇，例如楚王項羽，神力驚人，却絕非帝皇之材也！兩位切請自重。」

崆峒派掌門余心空一聽，暗道：這小子言之有理，珠落誰家，此時尚未見分曉，若與這老臭鯨動手，豈非先挫了實力？這筆賬當稍後再算便了！這般轉念，余心空便把暗蓄的眞氣緩緩散去，對司馬鯨也再不屑一顧。

司馬鯨腹大胸大，倒也拿得起放得下，他見余心空悶聲不响，便打個哈哈，道：「不錯，不錯，欲見高下，大有機會，倒也不必急於一時也！」當下也就別轉身去，不再理會余心空。

崑崙奴不由微一皺眉，他估料不着，這等武林梟雄，一言不合，便要生死相搏，若利字當頭，豈非立時鬧得天翻地覆？他這才明白大乞俠任願的預料半點不差，他這回挑起的「華山龍珠」之會，委實是不知死活的玩火，稍一不愼，便會立刻引發一場武林浩劫，江湖劇鬥，結果將令江湖精英盡失，不但反隋救民大志難遂，反而惹起一場慘酷的江湖大仇殺！

崑崙奴心中轉念，不由暗感不安。但此時他已勢成騎虎，退是萬萬不能的了，只能硬撐下去。

崑崙奴打定主意，便又朗聲道：「各位，吾邀天下羣豪上華山一會，乃出自誠意，决非愚弄，此點務必請各位先行明白！」

羣豪中有人聞言，便點頭道：「他所言不錯，他若無獻珠誠意，大可靜悄悄把龍珠據為己有，神不知鬼不覺的變作帝皇巨富，大享其福，何必巴巴的把衆人邀上華山，又公然把寶珠亮相？」

又聽崑崙奴朗聲道：「吾在此謹事先聲明，此珠龍氣非同小可，有緣且具根基者得之，際遇自然非同凡响；但無緣且根基淺薄者妄近之，則立招奇禍；輕則折壽短命，重則立遭夭亡，應驗之速，絕不可等閑視之。」

羣豪中有人轟然大笑道：「原來如此．難怪小子你不敢據為己有，而公諸於衆了，原來是自身福緣根基不合也！但老子偏不信邪，此珠便讓老子保管便了。」

大笑發話之人，樣貌猙獰可怕，武林中上年紀的人均悚然暗驚道：「據聞久已遁跡江湖的摧心老魔，近日又再重出江湖，莫非便是此人麼？」

大笑發話的，果然是令人聞風溜逃的摧心老魔，他為了掩人耳目，特別在臉上掛了一塊黑布。

崑崙奴一見，心中暗道：此人聲發震耳，可知內力已達極高境界了，但為甚不肯以眞面目示衆呢？他心中轉念，便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欲得龍珠，其實不難，只需依吾規矩，走近澗邊三尺，再報上時辰八字，吾試觀根基與本命，便可判斷龍珠的歸屬也！」

摧心老魔一聽，不由怪笑道：「小子！觀吾之運命根基，要觀面相的麼？」

崑崙奴正奇怪此點，便隨口道：「不錯，觀面相乃其中一法也。」

摧心老魔桀桀怪笑道：「你這小子欲騙老子上當嗎？」

崑崙奴微笑道：「吾如何欲騙你上當？」

摧心老魔怪笑道：「你知老子臉上這黑布是决計不能脫下的了，却偏要觀老子之面相！觀面相便非要把黑布脫下不可，這豈非欲騙老子上當嗎？」

崑崙奴見摧心老魔決計不肯洩漏臉上掛黑布的秘密，心中暗暗好

笑，便不欲為難他，從容笑道：「察形者僅得其表，觀神者可得其髓。老前輩便不脫面布，吾亦可以據神而判。」

摧心老魔一聽大喜，果然依言向萬丈深澗這面一躍，站於澗邊三尺，面向峭壁之上的崑崙奴道：「小哥兒，老子來了，你可莫欺騙老子！」

崑崙奴道：「不騙你！不騙你！老前輩請報上時辰八字來！」

摧心老魔眨了眨眼，暗道老子這一把年紀，如何可讓山上這等娃娃知悉老子的生辰八字！他略一沉吟，便以傳音入密說了一句甚麼，直鑽入崑崙奴的耳際，摧心老魔尚不知崑崙奴的斤兩，怕他內力不濟，聽不清他的密語，末了又加了一句道：「喂！小哥兒，你聽到了麼？」

崑崙奴身負「乾坤無為神功」，他的功力比之摧心老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豈會聽不清楚，但他聽後，竟良久沉吟不語，不知在思忖甚麼？

摧心老魔反而急了，大叫道：「喂！小子，如何？你啞了麼？」

崑崙奴微笑道：「已可判斷，但若道眞言，祇恐老前輩臉上不大好看。」

摧心老魔怒道：「有甚好看不好看！老子若脫下黑布，這臉面便很好看麼？你祇管據實道來，就算直指老子大難臨頭，老子亦必死而無怨，永不言悔！」

崑崙奴據其時辰八字，再察其神髓，已知此人雖然兇戾，但極重承諾，永不反悔，心中已對他萌生同情與好感，便不欲隱瞞，以便讓其知彼之命，善自應對。

風水蔭庇　獲得龍珠

崑崙奴既知摧心老魔的本性，便有心借他來向羣雄示警，他聲貫內力，以「一音千射」的絕頂神功，分傳華山之巓各個角落，道：「依老前輩之時辰八字來看，此生劫數不斷，兇災頗多，未出娘胎，便先尅死生父，甫降人世，又尅死親娘！此生坎坷不平，絕無富貴之望……」

摧心老魔此時眼中兇光四射，咬牙道：「說！還有甚麼！祇管從實道來，不準有半句隱瞞！」

崑崙奴深知他的判斷，已直搗摧心老魔的隱痛，亦必已挑起他的兇性，祇要一言不合，他便會兇性大發，說不定便要發「摧心掌」殺人了。但崑崙奴却渾然不懼，續朗聲道：「因此乾坤珠與你絕無緣份！强得不但無益，反而招禍，橫死山野。但若知機而退，則雖兇險不斷，却可保生命，絕處逢生，危中找安！請老前輩好自為之。」

摧心老魔此時目光陰沉，閃爍不定，似在思忖，又似對崑崙奴的直言恨之入骨，欲隨時發難，以洩心中惡氣。

南蠻三十六洞第八洞洞主屈瘋素來瘋瘋癲癲，極欲瞧驚天大熱鬧，見狀便大笑道：「這小子如此胡說八道，老前輩為何不把他一掌斃了？」祇要摧心老魔一出手，華山之巓這場熱鬧便十分好看了。

不料摧心老魔却怒道：「誰在胡說八道？」

南蠻第八洞洞主屈瘋，但感摧心老魔射來的目光有如刀鋒，觸之遍體生寒，他雖然不知此人來歷，但也深知其功力厲害，自己決計難於應付，連連吐吐舌頭，討好道：「自然是那小子胡說八道！老前輩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豈是尅父尅母、夭折橫死之輩？那小子胡說八道，當眞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的兇光繞着屈瘋的身上亂轉，咬牙道：「你可知該死之極的是你，而非那峭壁上的小子？」

屈瘋嚇得雙腿發軟，幾乎一跤跪倒，暗道我向他拍馬屁，為何反說我該死之極？他嚇得似半瘋了，口齒不清，喃喃的道：「我……我如何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怒道：「誰說老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旺父旺母？老子尚未出世，老爹便已迫不及待一命嗚呼；老子降生不久，老娘亦隨爹而去！老子果然是尅父尅母兇邪之輩！你這小子胡說八道，胡吹老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豈非故意作弄老子？還不該死千次？」

屈瘋此時當眞差點嚇瘋，他萬料不到，世人喜歡拍馬屁，他明明大拍特拍，却不幸拍出禍來！這老魔頭憑目光便幾乎可以殺人，若眞的出手，小命豈非危之乎了？屈瘋又驚又急，不由脫口而出道：「是……我當眞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兇光一掃，道：「如何該死之極？說！」似乎他出手與否，便看屈瘋如何回答了。

屈瘋哀嘆道：「我原意是向老前輩你拍馬屁，豈料用力過度，拍馬屁傷了老前輩，因此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一聽，却怪笑道：「不錯！不錯！你這小子原意在拍馬屁，祇是使錯了力度，拍錯馬屁。你倒有自知之明，這便非該死之極了！你便等着奪你的寶便了，老子不與你計較了！」

屈瘋這才大鬆口氣，但又奇道：「老前輩不參與奪寶了麼？」

摧心老魔怪笑道：「峭壁上那小子之判，奇驗無比，老子拜服得五體投地，他既道老子絕非富貴人選，老子還奪甚麼？不奪！不奪！這見鬼的乾坤珠老子決計不奪了！」

摧心老魔說罷，猛提眞氣，身形如電，一掠而越過深澗，在峭壁之下，巍然挺立。片刻之前他還兇光大熾，片刻之後，他却隱然當起崑崙奴的護法來了。

深澗寬達十丈，中途並無任何借力之處，若力氣不逮，掉下深淵，那便必死無疑。羣豪中自負能越過深澗的並不多，如摧心老魔般飄忽從容，一閃而越的更少之又少。羣豪中有認識摧心老魔的，對他這一手絕頂輕功以氣御形，均感駭然，暗道這老魔頭久已遁跡，豈料甫一露面，他的摧心神功顯見又更精進一重了！他此時已越澗而立，若有心奪寶，峭壁上的小子如何避得過他的摧心神掌？

崑崙奴見摧心老魔果然言諾必行，不但不生恨意，反而搶先示服，向羣豪示警之意大收奇效；又越澗而立，隱然當起他的護法使者，心中十分欣慰，向峭壁下的摧心老魔拱手道：「多謝老前輩相助之德！」

摧心老魔却桀桀怪笑道：「老子從不無酬助人，因此也決非助你！祇是老子既已信服，這場遊戲便要依照規矩玩下去，誰若違反規則，老子決計不許！否則，豈非太委屈了自己？」

崑崙奴微微一笑，也不說，心道：這等武林怪桀脾性古怪，不可理喻，不必執着；而祇要他表示信服，那便決不反悔，這顯然又比那等自號名門正派的偽君子容易應付多了。

當下崑崙奴又朗聲道：「妙極！這場華山遊戲便依原定規則進行下去！各位欲得乾坤珠，祇管上前面試！」

當下羣豪中又有數人越衆而出，但均非乾坤珠的人選，却無能越澗而過，表示信服，皆默默無言地站於原處。

摧心老魔不由暗笑道：「這小子所訂的規則太苛刻了，這深澗寬達十丈，掉下去必粉身碎骨，就算站於澗邊之人，亦必膽顫心驚，沒此膽量，因此就算服與不服，均祇好乖乖退回原處。嘿！老子雖無緣入選，但也因此顯得與衆不同，老子今回認輸信服，倒也大大不寃！」

就在摧心老魔自想自讚時，一度與巨鯨幫主司馬鯨劍拔弩張的崆峒派掌門余心空，已忍不住漫步而出，距澗三尺而立，傲氣十足的向崑崙奴道：「邪魔外道自然非帝皇之選，余某身為名門大派掌門，諒不致空手而回吧？」

崑崙奴於峭壁之巓，凝神向余心空一望，微微一笑道：「是否有緣，余掌門又何必急在一時？」

余心空一怔，道：「乾坤珠既有如此神力，自然該落入名門正派手中；若落入邪魔外道，助其成帝為皇，那天下豈非大亂麼？」

崑崙奴微笑道：「入選之人，談何容易？一須根基深厚，二須形髓兼備，二者相符，方可望於萬中挑一。若二者皆缺，這便如隔千里之遙，更無登堂入室之望了！」

余心空滿臉希望道：「然則余某必定二者兼備了？」

崑崙奴斷然道：「絕非如此！」

余心空怒道：「剛才你判斷邪魔外道，尚要問彼等時辰八字，才作定奪；余某身為名門大派掌門，你竟草率而判？」

崑崙奴大笑道：「吾之所判，不問名門正派與邪魔外道，僅依形神而直道罷了！余掌門額尖眉短耳小，當主性喜鑽營，心胸狹窄，因而福薄壽夭，此形相祇宜偏安山坳一角，豈可望坐鎮天下哉？形格如此，更遑論神髓？是故吾不必細究余掌門時辰八字，便可大膽直判。得罪之處，幸勿見怪。」

余心空一聽，雙目兇光一閃，便要發作。但轉念暗道：小子挺立峭壁之上，隔了一道十丈寬深淵，若要出手奪珠，勢須飛越深澗；那飛深澗已屬不易，更何況老魔頭在對面虎視眈眈？若在平地，本座未必怕了老魔的摧心掌，但他趁本座越澗之際，突然偷襲，那便大大不妙！看來倒要先謀定而後動也！待會必然大亂，趁亂之際，再伺機而動便了。

余心空這般轉念，便咬牙退了下來，也不越澗而去，以示信服；亦不站於原地，以示不服；以免打草驚蛇，反為不美。

羣豪眼見堂堂崆峒派掌門，被崑崙奴出言折辱，竟啞然而退，默不作聲，不由大感驚訝不解。

摧心老魔忍不住怪笑道：「余大掌門好大的氣度！既不服氣，又不作聲，啞口無言，心懷鬼胎，這等本領，果然不愧名門正派，好不教人佩服也！」

摧心老魔言中嘲弄之意，在場羣豪誰不心知肚明？暗道崆峒派掌門余心空，如何忍得下這口惡氣？

不料余心空居然咬牙不語，祇當不聞。

崑崙奴知羣豪已在暗地蠢蠢欲動，連忙大聲道：「各位！均勿心灰意冷，百步之內豈無芳草？深山之中豈無臥虎藏龍？各位且大膽上前，吾當公正評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吾盼盡早得到乾坤珠的主人之選！」

接着，各門正派中峨嵋、全眞、丐幫等掌門人紛紛上前面試，

却皆與乾坤珠無緣。

隨即，各派中的弟子，亦紛上前參選。峨嵋第一代大弟子玉虛眞人，全眞派的大弟子元貞子、三弟子元霄子等先後上前，但均被判定與珠無緣。

玉虛眞人冷笑一聲，回頭向峨嵋派掌門淸光道人詢示，見淸光道人冷笑不語，便一言不發，退回淸光道人身邊，以示不服。全眞教的三弟子元霄子雖感信服，但却無法飛越深澗，祇好退回全眞教中。

全眞教的首徒元貞子站在澗邊略一猶豫，扭頭向掌門人元眞子詢示一眼，見元眞子含笑點頭，便不肯墮了本派名頭，猛地咬了咬牙，再退後一丈，突然全力衝前，在澗邊猛地一踏，身子凌空飛起，向深澗對面掠了過去。

元貞子這拚力一縱，凌空飛渡八丈有餘，但距澗邊尚有二丈之遠，元貞子不由向下面一望，但見深澗下面雲霧茫茫，根本不知深淺，摔下去必粉身碎骨，心中不由一寒，一口眞氣頓洩，身形猛地向下沉去。

羣豪中有眼利的，早已失聲叫道：「哎呀不好，這小子不知死活，逞甚麼强？這摔下去啊，祇怕連骨頭也粉碎了。」

全眞教掌門人元眞子見狀不由大吃一驚，他原來估料憑元貞子的功力，足可飛越十丈深澗，因此答應他越澗而去，用意是向羣豪示意，他全眞教並非無力奪寶，而是不屑爲之，不料元貞子臨陣經驗尚淺，中途下望，心中一怯，眞氣頓洩，身形下墜，眼看萬難倖免，就算元眞子自己出手相救，因相距太遠，也根本來不及了。

摧心老魔挺立深澗對面，距元貞子最近，不足五丈，憑他的功力，倒可相救，但他却桀桀怪笑道：「這深澗是好飛越的麼，若老子出手把你救了，你這小子便可與老子併肩而立，老子這名頭豈非被你映低了，不救，不救，老子決計不救，咦！這小子怎的了？忽然竟有如此功力，凌空停住下墜身形？」

摧心老魔忽然低叫一聲，他正疑惑間，忽然又見元貞子渾身一振，竟於虛空中奮力踢腿提臂，他似乎已有借力之處，因此這一發力，便又向這面飛渡二丈，終於穩穩降落澗邊。

摧心老魔深知有異，連忙運目向對岸一掃，但見一堆巖石後面，一隻灰色袍袖閃電般一閃即逝。

摧心老魔登時恍然大悟，咬牙道：「難怪這小子有此凌空借力的功夫，原來是有人出手以眞氣凌空相助，當今之世，能隔十丈之遙，以眞氣凌空救人，除了達摩老和尚和大龍潭老怪物二人外，便砍了老子的頭，亦決不相信尚有第三人選了，老和尚既隱身於此，那龍老怪亦必在他身邊，可笑兩個老怪物，藏頭露尾，成何體統，哼，老子非迫你二人現身示衆不可。」

摧心老魔在這面咬牙暗恨，那面羣豪中，却無人窺破當中的奧秘，暗暗驚讚道：「全眞教果然不愧爲武林之大派，內功心法之高，獨步天下，八卦掌亦天下聞名，就連首徒元貞子，亦竟有此凌空發力飛越深澗的絕頂輕功，當眞不可輕覷。」

除摧心老魔之外，峭壁之間的崑崙奴，他的目力超卓，又站於高處，場中百丈之內的物事，決難瞞過他的耳目，因此他亦發覺對面巖後，有人以眞氣遙隔十丈救了元貞子一命，他不由暗道：當今之世，誰竟有如此通玄功力，爲甚此人隱而不出，莫非意圖亂中奪珠麼？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却有自知之明，而且心胸豁達，他目睹愛徒死裏逃生，暗地鬆了口氣，忽地向四面拱手一揖，高聲道：「貧道自忖本教並無此絕頂神功，未能遙發眞氣相救，是哪位高人出手相救敝教門人，貧道在此先行謝過，並請現身相見。」

元眞子以眞氣送音，轟然四射，於四野中迴响，羣豪中不但名門正派方面茫然四顧，邪魔外道亦人人面面相覷，不明所以，誰也不敢相信，當今之世，有人有如斯絕世神通。

元眞子正欲再問，就在此時，他耳中忽然傳入一縷尖音：「道長心胸如此豁達，又何必苦苦追索此中緣由呢？自古佛道本是一家，老衲念在武林一脈，偶然出手，舉手之勞，何足道哉！羣山之會，潛伏危機重重，道長何不養精蓄銳，以待解救此武林浩劫呢？」

入耳之音尖而渾厚，顯然是有人隔了數里，遙傳過來，而且竟然穿越衆多高手所佈人牆，單獨射入元眞子耳中，這一份超凡入聖的功力，就連元眞子亦自嘆弗如。元眞子不由又驚又佩，暗道：江湖中有此功力者寥寥可數，豈料華山之巓竟把如此不世高人亦吸引來了，華山之會果然兇險重重。

* * *

此時，華山之巓，十丈寬深澗兩岸，崑崙奴高站於深澗彼岸的峭壁之上，下面是表示信服者，雖寥寥可數，却混雜了正、邪、兇武林三大類人物，同站信服者彼岸，其狀令人驚疑，亦十分有趣。此岸是不信服及無力越深澗者，人數衆多，混雜了名門正派和邪魔外道。單是這一點，便顯見華山之巓果然隱伏重重危機了。

因元貞子剛才驚險一幕，華山

之巓，羣豪不由沉默了片刻，但僅一會，南蠻三十六洞洞主便依次上前試相，結果倒有大半退回原地，僅得第八洞洞主屈瘋，勉强越澗而立，以示信服。

摧心老魔見了，桀桀怪笑道：「你這束獸皮的怪物，剛才挑撥老子殺那小子，怎的此刻也越澗而立，以示信服？」

屈瘋笑道：「我雖然是束獸皮的怪物，但亦知天高地厚。眼見老前輩如此高人亦心悅誠服，越澗而至，我這束獸皮怪物自忖連老前輩一招也接不下，用强打鬥奪寶是決計不行的了，既然如此，何不先示拜服之意，以圖苟存？好死不如歹活。」這話兒說得妙之極了。

摧心老魔見屈瘋雖然瘋瘋癲癲，但瘋得十分老實，倒也大合他的脾性，而且他能越十丈深澗，顯見輕功也有兩下子，心中一喜，也就不再爲難屈瘋。

此時，華山之巓，羣豪中有膽及願意上前試相的，剩下已不太多，峭壁上的崑崙奴不禁暗暗皺眉，心道：偌大江湖，武林精英千萬，難道竟無一位適合授予乾坤珠的人選嗎？

就在此時，蝎子幫幫主飛天毒蝎子赤八突然一掠而出，於澗邊三尺處屹然挺立，盯着崑崙奴，默然不語。

崑崙奴瞥一眼赤八，但見此人眉心烏黑，雙眉尾部如蝎鈎，不由暗吃一驚，暗道：眉心烏黑性極狠毒，雙眉尾鈎如蝎子更是大惡之人，不料此人兩者兼備，必定陰狠兇殘之極。崑崙奴雖然武功蓋世，但他吃過朝廷國師蕭吉用毒之苦，對用毒之人心中十分忌憚。

崑崙奴如此判斷，心中不由大爲猶豫，不知應否如實直道，因此良久沉吟不語。

飛天毒蝎子赤八見崑崙奴默然無語，視他如無物，不由大怒，暗道：這臭小子的神氣，必已視赤某人爲兇殘之輩，入選是決計無望的了，既然如此，赤某便先教這小子嘗嘗飛天毒蝎子的厲害。

赤八驀地深吸一口氣，身子忽然蹲下，肚腹却鼓脹起來，又忽地如蝎子般閃電轉過身來，屁股高翹，迎向峭壁上的崑崙奴。

羣豪中年輕一輩的均不知赤八弄甚玄虛，祇道他忽然以屁股作面，向崑崙奴試相，豈非可笑之極。

却見飛天毒蝎子赤八突地悶吼一聲，原已鼓脹的肚腹一收，一團黑氣竟於屁股間尖嘯而出，形如蝎子的尾部毒鈎，閃電般射向峭壁上的崑崙奴。

崑崙奴雖身負絕頂神功，畢竟閱歷尚淺，不知飛天毒蝎子赤八的厲害，見赤八如此動作，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等武功，當眞不可理喻，就算你不服氣，也犯不着拿屁股示人，自暴其醜。

就在此時，却突聞摧心老魔大叫一聲道：「峭壁上的小子，快快伏下。」

崑崙奴尚不明所以，依然巍然不動。

摧心老魔不由歎了口氣，暗道：你這小子，雖然甚有神算功力，但閱歷如此淺薄，竟敢獨對虎狠羣豪，當眞不知死活，但此時他就算飛身上峭壁相救，也來不及了，無奈之下，祇好猛提一口眞氣，驀地掉頭，攔腰向直射崑崙奴的黑氣拍去。

摧心老魔的掌力何等厲害，閃電拍出，竟後發先至，登時把形如毒蝎鈎的黑氣撞偏，偏離崑崙奴的方向，在他身側一擦而過。

不料黑氣却如通靈，又如蝎子復活，竟然似被激怒，掉轉頭來，向摧心老魔疾射而來。

原來飛天毒蝎子赤八施放的「毒蝎神功」，十分厲害，形如蝎子，稍被震動，即會改向，向偷襲它的對頭瘋狂反撲。

摧心老魔一見，暗吃一驚，心道：這絕毒的蝎子黑氣，老子未知是否禁受得住，他不敢大意，連忙又運起八成功力，呼地一掌，向射來的蝎子黑氣迎頭拍下。

這一掌摧心掌力，乃摧心老魔自保而發，何等威烈，但聽砰的一聲輕响，蝎子黑氣登時被撞得粉碎。毒蝎子赤八此時心意已與黑氣相通，黑氣被擊，他登時如被一股强大的力度撞得反彈而起，屁股向天，飛出三丈。

蝎子黑氣被撞得粉碎，猶如蝎子身體爆開，毒液四濺。摧心老魔雖然應變神速，一掌拍出，身形疾退，但依然被一絲毒氣鑽入鼻孔，立感奇臭難當，幾乎嘔吐。摧心老魔連忙運氣把毒氣逼出，這才暗鬆口氣，暗叫道：「厲害！厲害！這等見鬼毒蝎子神功，幾乎連老子亦被暗算，老命不保。」

飛天毒蝎子赤八被摧心老魔的掌力撞飛三丈，屁股向天，其狀甚爲可笑，但他形如蝎子，在半空中竟可彎身收腹，雙手先行着地，再趁勢反彈，噗的又跳回原來所蹲之處，果然不愧爲飛天毒蝎子。

赤八一彈而起，距深澗三尺，臉色青黑，一言不發，盯着摧心老魔，神色可怖。

摧心老魔不由心中一寒，桀桀怪笑道：「喂，毒蝎子，你盡盯着老子看幹麼，並非老子不肯授珠於你，你有何怨恨，祇管向峭壁上的小子發洩好了。」

飛天毒蝎子赤八臉上青黑之氣

忽然隱去，代之血紅，他居然點點頭，隔澗向摧心老魔拱手道：「赤某的蝎子神功，第一次無功而退，赤某佩服！佩服！」

摧心老魔怪笑道：「不敢當，不敢當，日後幸勿於老子面前施展，老子便感激不盡了，你快請峭壁上的小子替你相面啊！」

飛天毒蝎子赤八却搖頭道：「不必相面了！」

摧心老魔奇道：「爲甚不必？」

飛天毒蝎子道：「赤某自知其短。」

摧心老魔怪笑道：「那你表示信服了？」

飛天毒蝎子居然點頭道：「果然信服……」

飛天毒蝎話音未落，身形一彈，便向深澗這面疾射而來。

摧心老魔一見，連忙又呼地拍出一掌，向赤八拍去。赤八身在半空，自知無法抵禦，好一個飛天毒蝎，臨危不亂，半空中忽地彎身收腹，藉摧心老魔拍來的掌力，反彈而回，穩降原來澗邊三尺之處。這等應變之速，身法的奇妙，就連在場的名門正派亦感駭然。

摧心老魔不由讚道：「好一個毒蝎子反彈之功！」

毒蝎子赤八冷哼道：「赤某既已信服，爲何不許越澗而去？」

摧心老魔大笑道：「老子怕了你的毒蝎子神功！萬一你欲趁機殺人奪珠，或在老子面前翹起屁股，豈非累得老子望屁股而逃？這惡當老子是決計不上的！」

赤八的心事被摧心老魔一言道破，臉色一變，咬了咬牙，又冷哼一聲，便退返原處不動。但深知赤八心性的人均知道，摧心老魔今回是撞上馬蜂窩了，因爲毒蝎子必定會向他狠狠報復，就算你神功蓋世，但毒蝎神功防不勝防，偶一疏忽，便會遭其暗算。

羣豪正暗自慶幸，並非自己與赤八結怨時，蟒蛇谷谷主莫驚心，忽地呵呵一笑，越衆而出，掠到澗邊，並不停頓，雙足一踏，形如蟒蛇追風，飄落對面澗邊。

摧心老魔奇道：「莫谷主爲何並不試相，便越澗而來？」

追風九頭蛇莫驚心大笑道：「追風九頭蛇與飛天毒蝎乃同類之物，這小子神眼驚人，一望而知底蘊，老子爲何還要自暴其醜？信是無緣，不信亦是無緣，既然如此，兩相權衡，不如便選信之途也！」

摧心老魔怪笑道：「是極！是極！就如老子一般，信者得救，起碼可以趨吉避兇。你這小子倒也識得進退！」

就在此時，無底深澗之下，突有一位滿臉虬髯的中年男子，以足代手，倒鈎絕壁，飛昇了上來。以足代手攀爬絕壁已匪夷所思，虬髯男子的手更拉着一位年約二十的少年，如此功力，便更駭人聽聞。羣豪因此無不聳然動容，一齊盯着深澗絕壁，就連絕壁之巔的崑崙奴也看呆了，以至他手擎的乾坤珠也忘記了。

在羣豪的注目下，祇見虬髯男子左足一鈎絕壁，身子便已提升三丈；右足再一鈎，又再升高三丈，左右足接連交替攀鈎，身子便如騰雲駕霧，在絕壁中冉冉昇了上來。

虬髯男子雙足剛露出深澗，驀地一聲長嘯，倒掛的身子突然反彈而起，連同手扯的那位少年，一同彈上，猶如地獄魔神，呼地鑽了出來，挺立深澗邊沿，恰與峭壁上的崑崙奴成一直線相望。

崑崙奴此時神色一凜，却非因驚駭於虬髯男子的武功，憑他的「天關地軸」絕頂輕功，虬髯男子的輕功內力，亦僅彼此扯平而已。令他驚奇的是虬髯男子扯上的少年人，這位被虬髯男子劫持的少年人，雖然看似武功不濟，但此人的突然出現，却令崑崙奴目中精光一閃，幾乎按捺不住，露出他的「乾坤無爲神功」，飛身撲出救人！幸而崑崙奴迅速驚覺，若貿然出手，虬髯男子必對少年人不利，說不定人未救出，便已遭虬髯男子立斃掌下了！因此崑崙奴不得不迅速收斂心神，不經意的微微一笑。

虬髯男子見崑崙奴並沒留意他的降臨，相反却把全副精神放在他挾持的少年人身上，不由微怒道：「爲甚不請我上前面相接寶？」

崑崙奴被虬髯男子轟然一聲驚醒過來，這才目注虬髯男子，道：「這位壯士，尚未試相，爲甚如此自負，便欲接寶？」

虬髯男子轟然大笑道：「吾已得夢兆，君臨天下，捨我其誰！」

崑崙奴凝神細望虬髯男子，神色先是微微一變，但隨即恍然，含笑道：「不然，君祇是一地之主，斷非萬里疆土之主。」

虬髯男子微哼一聲，道：「爲甚如此判斷？哼！」

崑崙奴毫不理會虬髯男子的憤怒，坦然朗聲道：「觀相之法，如觀風水；風水有尋龍，觀相形神也。相分三停，上停爲天，中停爲人，下停爲地；閣下『人停』現紫，主有貴氣，乃一地之主。可惜『天停』烏黑，即未得天機；『地停』現青，閣下祖宗風水平平，難獲地蔭；天、地、人三者僅得其一，豈可妄自尊大，自稱爲帝爲皇哉？」

虬髯男子大怒道：「然則誰是萬里疆土之主？我虬髯客相貌堂堂，大有王者之相，神功蓋世，吾不足爲主，誰可爲皇？」

崑崙奴不答，反而伸手一指虬

髯男子身邊被他挾持的少年人，道：「請問虬髯壯士，爲甚要苦苦挾持這位少年人呢？莫非其欲上華山試相奪寶嗎？」

虬髯男子——虬髯客呵呵笑道：「他哪像奪寶之人？吾聞天下有『楊花敗李花開』的異兆傳聞，知日後得天下之人，皆爲李姓，因此吾便搶先防範，把一衆的李姓少年，挾持到海外之島囚禁起來，絕了彼等帝皇之路，看他李姓人尚敢自負『李花開』麼？」

崑崙奴却微微一笑，忽地目注少年人，含笑道：「這位公子果然姓李麼？」

少年人乍與崑崙奴相遇，神色欣然，似於惶然中遇上救星，但碍於身邊的虬髯客嚴密監視，又不敢上前相認，無奈祇好點點頭道：「在下果然姓李，乃并州……」

崑崙奴祇作不知，立刻接口道：「這便是了！楊花敗李花開，果然是天機不可違逆也！吾踏破鐵鞋尋覓乾坤珠人選，不料天機玄妙，終又落於李姓人之手！」

崑崙奴話音未落，也不容他把主意亮出，虬髯客絕頂聰明，早已知崑崙奴之意，當即身化長虹，掠上峭壁，在崑崙奴身邊一閃而過。

不但近處的摧心老魔來不及有所反應，武功高如崑崙奴，亦僅來得及迴身一閃，欲避開長虹掠身。但此時長虹已飛射而回，在李姓少年人身邊掠過，少年人身不由己，便隨長虹一道射落深澗中了！

隨即一聲轟然巨響傳了上來：「乾坤珠及眞命天子均落入吾手，這萬里江山，捨吾其誰！」聲落人如飛虹倏忽不見，隱沒萬丈深澗之中。

崑崙奴忽然驚覺，他手上的乾坤珠已失去踪影了！這僅是電光石火的一霎，搶珠奪人躍澗，一氣呵成，快如閃電，疾如奔電，簡直匪夷所思！

* * *

好一會，華山上的羣豪，才失口大叫道：「乾坤珠被奪走了！快追！」

但說「追」，却絕非等閑之擧。萬丈深澗，就是站於邊沿，向下目注片刻，而不頭昏目眩的，已甚難辦到；若躍下深澗，能保存生命的，當世之中更萬中無一；又何況是追人搶回乾坤珠？

此時就連崑崙奴亦猶豫了片刻，不知如何應付。

羣豪雖然哇哇大叫，但誰也沒這般冒險的膽量。乾坤珠雖然可令乞丐成巨富、草野變帝皇，但若因此而粉身碎骨，自家不能享受，這祇有白癡才會去幹。羣豪皆是精明之輩，誰也不是白癡，因此誰也沒眞的躍澗去追。

但一直隱於澗邊巖壁後面的大龍潭老人，却被激怒了。他忽然伸手一扯他身邊的達摩大師，竟雙雙向萬丈深澗躍了下去！

好一會，羣豪才聽到二人的爭吵聲傳了上來，達摩大師急道：「龍施主胡鬧，上面武林仇殺尚未平息，如何有空去追截乾坤珠？」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老子並非去追截乾坤珠，祇是去找那見鬼虬髯客，狠狠打上一架！誰叫他目中無人，竟視我龍老怪和老和尚你如無物！」

達摩大師氣道：「他並不知我等隱身華山絕壁之中，如何可算目中無人？況且你找他打架便了，爲甚硬扯老衲下來？」

大龍潭老人笑道：「老子與虬髯客決鬥，若缺一位名師裁判，豈非大失老子的身份？因此非要大師你同去不可！」兩人說着，已漸而不聞亦不見踪影了。

直到此時，與崑崙奴一同上華山之巔的李靖和袁紫衣、小菊三人，才忽然現身，悄悄挨近崑崙奴的身邊。

袁紫衣見崑崙奴神色不定，知他尚未打定主意如何應變，便微嘆口氣，又如釋重負的格格低笑道：「好啦！寶物去人安樂，如今兩大帝皇之人、物，皆落入一人手上，天下便太平多了！崑崙哥哥，你還擔憂甚麼？」

崑崙奴微一搖頭，道：「不然，楊花敗李花開天機之兆不可逆轉，且天機國運圖亦展示『李氏得天下』之象兆，兩者相輔相承，豈能違逆？目下『帝皇之身』及帝皇之物』，雖然落入虬髯客之手中，亦決不能抗拒天機大勢之演行，而祇會徒增慘酷殺戮！天機大勢若如此演變下去，天下的百姓，又不知要多經歷幾番浩劫了！」

李靖一聽，不由聳然動容，忙道：「李大哥爲甚有此驚人判斷？」

崑崙奴深知李靖乃「龍星輔天龍」的運格，亦是目下天機大勢演行大格中人，便不瞞他，坦然悄聲道：「李兄弟，實不相瞞，剛才被虬髯客劫走的少年人，便是太原李世民，乃太原郡守李淵唐國公之二子，此人已得『天、地、人』三大運格，日後必爲帝皇之選！因此天機演行之三大重任，亦落在此人身上！」

李靖道：「是那三大重任？」

崑崙奴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其一乃『天機屠龍』，亦即順應天機演行大勢，剷滅隋煬孽龍。其二乃靖平四方、一統天下，一躍而爲萬里疆土之主。其三乃重建山河，廢除暴政，善待百姓，令天下蒼生休養生息，奮發圖强，中華民族一擧而騰飛！」

崑崙奴一頓，見李靖默默不語，似在思忖其中的奧秘，便又肅然道：「因此三大重任，非同小可，勢須眞命天子方可達成！捨此而別無此千年一現人選也！」

李靖思忖一會，終決然的道：「是！李大哥所言甚是，我李靖於此天機演行大勢中，既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坐視不理！小弟雖力量低微，亦願隨李大哥一道，參與這『天機屠龍』大業！」

崑崙奴不由欣然而笑。

袁紫衣格格笑道：「崑崙哥哥！你今日終獲一位上佳大助力啦！」

她一頓，瞥一眼一旁俏立的小菊姑娘，目注李靖，笑道：「只是小菊姑娘何去何從？未知李兄弟如何處置？」

李靖俊臉一紅，吶吶的道：「小菊姑娘活生生的，自有她自己的主意，李靖怎敢勉强？」

小菊挨到李靖身邊，情深款款的笑道：「小菊有甚主意，靖哥哥你說如何便如何好了！」

李靖心中一甜，爲掩飾尷尬，連忙轉向崑崙奴，道：「李大哥打算如何行事？」

崑崙奴目注袁紫衣，微笑道：「紫衣妹妹，你又有甚打算？」

袁紫衣笑道：「我那師叔李淳風，自華山一別，不知鑽到甚麼地方去了！爹爹又滿心要保住這大隋朝廷，紫衣還有甚麼地方好去？還不是如小菊姑娘一般，崑崙哥哥你說如何便如何好了！」

崑崙奴欣然道：「很好！目下當務之急，便是拯救那少年人李世民，以及奪回乾坤珠！吾已於李氏祖宗風水佈下『天龍穴』，再得乾坤珠的助力，人珠合一，吾之『天機屠龍』大計必可達成！」

崑崙奴一頓，又決然的道：「剛才李兄弟的師傳龍潭老人，聯同達摩大師，已下深澗追截，但此行必無所獲，那虬髯客必可挾人珠重返他的發跡之地！吾等宜循此點追索，以便尋回人珠。」

袁紫衣奇道：「爲甚如此肯定，那虬髯客必重返他的發跡之地？」

崑崙奴道：「吾觀虬髯客之形神，發覺此人已得『天、地、人』三大格中的『人格』，亦即有一地之王運命也，因此他若欲爲一地之主，當世決無人可以阻止！因此吾等只須尋着虬髯客的發跡之地，便必定可以重奪人和珠了！」

當下袁紫衣、李靖、小菊三人，並無異議，四人便悄然下山，追尋虬髯客的行踪去了。

* * *

另一方面，大龍潭老人和達摩大師，躍下深澗，追截虬髯客果然未能如願，兩人多方打探，才知虬髯客已乘船出海，返回他老家——扶魚島去了。

大龍潭老人決計不肯罷休，逼達摩大師一同出海，誓要找虬髯客狠狠的打上一架不可。達摩大師被龍潭老人苦苦糾纏，又知「乾坤珠」有成帝爲皇的魔力，不欲此珠落入虬髯客之手，以免爲禍中原，便答應隨龍潭老人出海追截。

兩人乘船出海，一路十分順利，七日七夜後，便終於駛抵扶魚島了。

而崑崙奴、李靖、袁紫衣姑娘、小菊等四人，租船出海之際，恰好遇上「風塵八俠」中的老三水先生，水先生極精於水性，因老大乞俠任願已傳話，要風塵八俠着力保護李靖，萬不可讓他死掉，以免失了「鳳眼雀」的美味。於是水先生居然答應親自護送崑崙奴、李靖等四人出海赴扶魚島。

有水先生相助，一切便十分順利。龍潭老人和達摩大師抵扶魚島不久，崑崙奴等五人，亦在扶魚島出現了。老少七人，目的不謀而合，於是聯袂深入扶魚島，向扶魚島島主虬髯客挑戰及索回人珠。

扶魚島島主虬髯客，自恃神功蓋世，天下無敵，果然目中無人，並不把龍潭老人、達摩大師、水先生等中原武林名宿放在眼內，至於名不見經傳的崑崙奴、李靖等四位少男少女，他更不以爲意。

虬髯客傲然排出陣勢，與龍潭老人、達摩大師等七人對峙。

虬髯客向七人傲然道：「乾坤珠果然已在本座手中，有能者得之，有何不對？至於這姓李的崑崙小子，有多大斤兩？敢於華山之上，評判天下武林精英？無禮之罪，本座亦不打算計較，汝等速離本島，吾尚可以放汝等安全離去！否則……」

龍潭老人怒道：「虬髯客！否則如何？」

虬髯客大笑道：「否則憑汝等三老鬼之力，再加四名男女娃兒，欲爭奪人和珠，只會徒招殺身之禍而已！」

龍潭老人最恨的是別人瞧不起他的寶貝徒弟李靖，聞言不禁大怒道：「虬髯客！休得如此狂妄！就憑吾大龍潭師徒二人之力，亦足令你虬髯客降服！」龍潭老人怒火中燒，此時忍不住便向虬髯客狠狠的反擊。

此時虬髯客却居然詐作不聞，他不再理會大龍潭老人，向達摩大師道：「達摩大師此行扶魚島之行，大概斷然是來作客的了？」

達摩大師合什道：「老衲果然是有求虬髯施

主成全一二！」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達摩大師功力通玄，尚須低聲下氣求人麼？」

達摩大師對虬髯客的嘲諷只作不聞，又合什道：「善哉！善哉！虬髯施主也無謂與老衲兜圈子了，老衲只求施主爽快交出華山奪走的人和物，彼此也免傷了和氣。」

虬髯客亦知達摩大師二人，必是爲那乾坤珠和少年人而來，因此毫不驚訝，反而微微一笑道：「人珠已屬本座之物，本座爲何要爽快交出？華山奪寶，能者居之，天經地義！達摩大師又何必强人所難？」

達摩大師搖頭道：「不然！當日華山之會，寶珠萬人矚目，均欲得之，但均非有緣之人，因此絕未判定龍珠歸屬。虬髯施主用强力奪走，天下羣雄豈會心服？必然惹起慘酷爭奪！老衲絕非貪冀龍珠，但對此武林浩劫，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唯有擅闖扶魚島，以求一個公平決斷！」

虬髯客冷笑道：「如何方算公平決斷？」

達摩大師微笑道：「從何處來當往何處去，龍珠既是那小子展示於武林之物，那自當由他憑各人緣份判斷龍珠歸屬！」

虬髯客嘿嘿道：「若這小子把此珠判與那弱冠少年，本座亦須俯從麼？嘿嘿，那弱冠少年文不能治國處政，武不能統率千軍奪取楊家天下，把成就帝皇的龍晶珠判與彼，豈非本末倒置，暴殄天物？」

崑崙奴此時插口斷然道：「不然！依小子之見，這少年人天庭廣闊，已具深厚根基，若再得龍珠之助，當可一躍而爲九霄天龍！天下非他莫屬！而且亦唯有根基如此深厚之人，他日爲君處政，方可一除當朝暴政，天下蒼生得百年安寧。」

崑崙奴一頓，見虬髯客是似在沉吟，默不作聲，便又朗聲道：「更何況天機已現，楊花敗李花開，島主乃人中豪傑，大地之龍，難道連天機所示亦斷然不顧麼？」

虬髯客沉吟不語，臉上毫無表情。他忽然微笑一下，決然道：「既然如此，那便依本座之意，以三場比試，判斷人珠歸屬！此乃唯一公平決斷之法，亦合武林規矩！否則，嘿嘿，本座亦不見得便怕了你等中原武林名宿！」

崑崙奴默然不語，他深知虬髯客乃「地龍」之格，有一地之主的運命，若不能令他心悅誠服，便有可能逆天機而動，一躍而成另一可怕孽龍，天下又必遭另一番浩劫了……但如何令虬髯客心悅誠服？崑崙奴却又無計可施。

此時，龍潭老人却忽然怪笑道：「大和尚！人家已向我等叫陣了，你敢不敢挺身應戰？還是打算把龍珠就此判給他算了？」

達摩天師想了想，無奈道：「既然如此，老衲只好捨命奉陪！但未知如何比試？」

水先生一直默不作聲，此時連忙插口道：「扶魚島主何等英明神武，他自知力可敵千軍，因此早已定出規矩，三場比試，全由他一人接了！這是何等的豪氣！」原來水先生深知虬髯客武功蓋世，在場中人，決無人可以勝他，若他叫人接戰，己方必敗無疑，因此連忙拚命往虬髯客頭上扣高帽，希望把他牢牢牽制住。

水先生的應答，有點近乎無理，龍潭老人和達摩大師居然並不反對，來個默認。崑崙奴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自己雖然身負「天機谷」三大絕學，但畢竟並非武林中人，對武林中的種種鬼域手段毫不知情，看來爲奪回人和珠，也只能任由這等武林人物自己去解決了。崑崙奴既有此念，他便不再表示任何主意，只是在一旁靜觀其變。

虬髯客雖然大可拒絕水先生的無理提議，但他心高氣傲之極，對水先生近乎奸詐的手段，竟詐作不知，反而呵呵大笑道：「扶魚島一戰勢所難免，否則本座日後如何逐鹿中原？這三戰便由本座一人接了！」

龍潭老人怪笑道：「好啊！虬髯老兄竟有這份豪氣，雖然尚未知你深淺，但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大龍潭老人雖然瘋癲古怪，但却絕不說違心話，他這麼說，便是眞的佩服虬髯客了。

虬髯客一聽，呵呵一笑道：「內力、招式、兵器三陣，均任由你等選擇出戰人選！達摩大師以爲如何？」

達摩暗道：虬髯客所定的比試，若非托大，便是他的武功已達不可思議的地步，這三場比試，就算由他和龍潭老人、水先生分別接戰亦無多大取勝的把握，他不由沉吟不語。

虬髯客見狀大笑道：「若達摩大師自忖並無取勝把握，這便大可不戰而決！」

大龍潭老人道：「如何不戰而決？」

虬髯客大笑道：「當今中原武林三大高手，亦不敢應戰本座一人，看來中原本座可以垂手可得！既然如此，人珠的歸屬自然非扶魚宮莫屬，而且，你等一衆人等，亦須留在扶魚島，爲本座效力！」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虬髯老兄竟要老子和大和尚、兩小子、風

塵八俠老三、外加二位嬌滴滴女娃，一齊替你打天下麼？」

虬髯客慨然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能者居之！本座既有此雄心實力，各位助本座一臂之力，乃天經地義，有甚奇怪？況且日後江山打下，並非本座一人獨享，在座各位均享之不盡榮華富貴！」

大龍潭老人與水先生相視苦笑，均喃喃道：「此人若非雄才偉略、凡間天人，便必定是被榮華富貴權力薰心弄瘋了！」

此時達摩無奈的歎了口氣，道：「既虬髯施主必欲一戰而決，老衲大膽作主，這一戰我等接下便了！」

虬髯客呵呵一笑，道：「如此好極！這便請各位步出校場，三戰而決！」

殿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震天的吶喊道：「我家島主，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橫掃千軍，勢如捲蓆！」

吶喊聲中虬髯客高踞龍座，突地雙掌向下一拍，藉這一拍之反彈力，連人帶椅，升高近丈，呼的一聲，在衆人頭頂飛掠而過。在大殿的門口，虬髯客的龍座一沉，他嘿的一聲，再度出掌向階下一拍，龍座再猛然斜飄而起，竟如乘龍跨鳳，飛出殿外。

衆人一見虬髯客露了這一手絕頂功夫，均相顧駭然。

達摩大師、大龍潭老人、水先生均此中的大行家，他們一瞧便知，虬髯客這一手「龍座生雲」，比之大龍潭老人、達摩大師的「足下生雲」，顯然更勝一籌，因爲兩人均是採站立的姿式，在運氣吐納上，比坐下便容易得多，而虬髯客連人帶椅，等如兩人的重量，而且是坐姿，這等凌空平飛而出，在內力上足見已勝兩人一截。

殿上阿貓阿豬阿羊阿虎十大將軍，此時倒沒有震天吶喊，各採各的獨門姿式，如貓如豬如羊如虎如兔如鼠，從殿內飛躍而出。各人的輕功造詣，均足以躋身中原武林一級高手之列，十大將軍飛出了六個，却有四位留下。

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將軍向達摩大師等人拱手道：「各位，請！」

達摩大師向四將軍合什道：「四位施主請！」

水先生笑道：「他們哪是善男信女的施主？他們是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位將軍。」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阿蛇阿馬阿猴阿鷄，豈非吱咕嗚哇麼？難怪叫得震天價响亮也！」

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將軍，對水先生、大龍潭老人的調笑祇作不聞，神色不改，但「請」出去的意思也決計不變，他們一向對主人的旨意一絲不苟的遵行，就算虬髯客要他們赴湯蹈火，也絕不會皺皺眉頭。

水先生和大龍潭老人見四將軍不怒不氣不聞不動，登時沒了興趣，兩人歎了口氣，便領先走了出去。

達摩大師目注崑崙奴，苦笑道：「李施主意下如何？」

崑崙奴歎了口氣，道：「此實乃爲天下蒼生而戰，有勞大師了。」

達摩肅然道：「爲天下蒼生、中原武林安危，老衲當義不容辭，李施主休要客氣。」

崑崙奴低聲道：「此戰勝算如何？」

達摩大師歎了口氣，道：「招式、兵器或可一拚，但內力決計無人可以相敵。」

崑崙奴不由驚道：「如此說，未比試已輸了一場，餘下兩場，祇要一場落敗，我方便輸定了，屆時不但人珠落入虬髯客手上，我等祇怕也休想生離扶魚島了，虬髯客因此必然野心更熾，後果勢將不堪設想！」

達摩大師苦笑道：「這些老衲亦知，但此時此地，根本別無選擇，唯有依江湖規矩，與之比試，或可有一線生機，否則，虬髯施主一旦翻臉，他祇須一聲令下，憑他扶魚島的實力，要把我等消滅，倒也絕非難事，因此，你以爲老衲還有其他辦法可選擇麼？」

兩人一路走出大殿，一路悄聲低語。李靖、袁紫衣、小菊等跟隨而出。殿內的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大將軍殿後，與其說是相護，不如說是押送。

崑崙奴一聽，登時作聲不得，他雖無江湖閱歷，但也深知達摩所言，乃據實而論，憑虬髯客的實力，就算整個中原武林羣起而攻，亦決難取勝，更何況此時僅憑數人之力，虬髯客肯以武林規矩定奪，總算已留有餘地了，除此之外，還敢奢求甚麼？

衆人出了大殿，四將軍的阿猴將軍，已悄沒聲息的一縱上前領路，身法捷如猿猴，快如閃電，倒與他的「阿猴」名號十分相稱。

阿猴將軍領着衆人，一路向北面而去，約走了半里路程，衆人向前一望，但覺眼界一寬。祇見一個廣闊的演兵場，方圍幾近百丈，足可容納千軍萬馬，演兵場四周碉樓遍佈，正左面是一座高五丈的點將台，虬髯客依然高踞龍座，聳立在點將台上，點將台下是一座較矮的平台，阿貓阿猪阿羊阿虎阿兔阿鼠六大護衛將軍，分兩列挺立平台。

水先生、大龍潭老人搶先走上前去，此時欲與虬髯客對話，便不得不仰起頭來。

大龍潭老人嘿嘿道：「好一派君臨天下的氣派，若再陳列雄兵百萬，那就更有皇家氣勢了。」

水先生亦笑道：「是啊！虬髯先生，偌大校場爲甚不排出你的十萬雄兵，未免顯得太過寥落。」

高台上的虬髯客大笑道：「水先生此時大概已在心內痛罵虬某人狂妄自大，若本座再排出十萬雄兵，水先生豈非更認定本座虛有其表，耀武揚威麼！」

此時達摩大師等已走近點將台前，達摩聞言微微一笑，道：「虬髯施主藏兵隱秘，出則千軍萬馬、氣勢磅礴，藏則偃旗息鼓、鴉雀無聲，進可攻、退可守，堅如壁壘、固若金湯，扶魚島果然不愧海外王者之島。」

虬髯客一聽，竟臉有喜色，他沉吟半晌，忽朗聲道：「達摩大師目光如炬，雖未深入，却盡悉本座機關行藏，果然厲害。」

達摩微微一笑，道：「雄兵雖可隱於秘道，但殺氣却溢於島內，老衲憑此判斷而已，雕蟲小技，何勞虬髯施主如此誇獎？」

虬髯客此時一躍而下五丈高台，穩穩的立於達摩大師等人面前，微笑道：「達摩大師目光如炬，虬某佩服，但未知於內力、招式、兵器上，是否令虬某拜服？」

虬髯客這般說，是擺出比試的陣勢了，達摩大師想了想，合什道：「既然如此，不容老衲推搪，老衲不自量力，便先接虬髯施主的招式罷！」

達摩大師說罷，雙脚未見邁動，便平平的向前滑行了五丈，雙掌合於胸前，向虬髯客道：「虬髯施主，請發招。」

此時阿貓將軍疾閃而至，手上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劍，向虬髯客呈奉。

虬髯客不接，却向達摩大師道：「大師用甚兵器？」

達摩大師微微一笑道：「老衲平生不沾劍影刀光，虬髯施主祇須用劍刺中老衲，這招式比試，便是虬髯施主贏了。」

虬髯目中精光一閃，但又隨即隱去，他把手一擺，揮退捧劍的阿貓將軍，亦微微一笑道：「既大師以肉掌接招，本座豈可用劍？不然傳將出去，倒似大師在扶魚島受欺負了，本座便以指代劍，向大師領教佛門絕招罷！」

虬髯客說罷，右手中指一駢，「看招！」他微叫一聲，一招「白燕擊浪」發出，雖然以指代劍，但如驚濤驟起，森森劍氣，便向達摩大師罩落。

達摩大師讚道：「好劍法，果然是扶魚劍絕招！」說時身形一晃，胸前合什姿式不變，形如閒庭信步，蕭灑自如，輕巧地閃開這一招。

虬髯客微哼一聲，道：「大師果然厲害，一眼便瞧出本座獨創的扶魚劍招。」說時身隨劍進，中指「飛魚插浪」，快如電光石火，指尖直逼達摩大師的面門。

達摩頭向後一仰，任由劍指從自己面門擦過，道：「老衲於中原武林各派武學倒也略聞一二，但從未見過虬髯施主所使劍式，因此唯有以扶魚劍招命名罷了。」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今日蒙大師命名，扶魚劍法當可名揚天下。」他的招式未老，手腕一轉，劍指直削而下，切向達摩大師的左耳，這雖然是以指代劍，但虬髯客已貫注眞力於指，這一指切中，達摩便十隻耳朵也沒了。

達摩笑意不改，突地向右輕輕一縱，在絕無可能的方位，恰恰避開了虬髯客切近的劍指，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處。

虬髯客見自己以「扶魚劍」絕招，連發三招，竟未能刺傷達摩，心中不由暗暗驚奇，道：「大師爲甚祇守不攻，這是甚神妙步法？」

達摩大師微微一笑，雙手依然合什道：「老衲走的是『佛光普照』，虬髯施主祇管以劍招進攻，老衲當以守招迎戰，攻守之中亦可見招式的比試高下，又何必定要以生死相拚？」

虬髯客心中一動，暗道：達摩大師果然不愧爲中原一代高僧，在事關生死榮辱的比試中，仍不忘「佛光普照」，祇守不攻，如此比拚招式，顯然虬某佔盡便宜了，可惜你碰上的是扶魚島主，本座壯懷激烈，豈會被你這一套「佛光普照」感動了。

虬髯客豪氣大熾，他忽地把劍指朝天一舉，作了一個古怪而奇妙的姿式，呵呵一笑，道：「好一套佛光普照身法，當眞形如陽光罩地，無處不在，如影隨形，但亦未見得便能化解本座的扶魚劍法，本座在五十招內，若未能擊破佛光普照步法，便算本座輸了。」

虬髯客話音甫落，劍指驀地一揚，化作一片指影，立刻把達摩大師罩佳，他的身前身後，全是劍指化成的劍網，劍勢的縱橫，籠罩了四周一丈，這種武林甫現的扶魚劍法，才發揮出它驚人的威力，此時休說是人，便是一隻小小的蒼蠅，亦難從劍網逃出了。

此時水先生、大龍潭老人均瞧得暗暗驚心，水先生歎了口氣，道：「龍老兄，依你看，大和尚能應付麼？」

大龍潭老人反問道：「水兄能

麼？」

水先生搖頭道：「老夫自問頂多祇可應付三十招，你呢？龍老兄！」

大龍潭老人凝神注視比試場內，他不由苦笑道：「大和尚這是怎的了？放着驚世絕學洗髓神功不出，却偏以甚麼佛光普照守勢迎戰，若要老子如他這般祇守不攻啊，老子祇怕連三十招也決計接不了。」

此時虬髯客的劍招，已根本無跡可尋，亦根本無法分出一招一式，變成因敵而變，奇式怪招迭出，教人根本無法閃避，更休想出招反擊，完全是一種身、心、劍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了。

但劍網中的達摩大師，居然仍能晃動身形，他的身形輕靈如煙雲，已根本不成人形，試問一片煙雲又怎會被劍所傷？又如光芒萬丈的陽光，任你天羅地網，又怎能困住無孔不入的光線？達摩大師此時已身化佛光，普照大地，無孔不入，如影隨形。

扶魚劍法已走到第五十招了，虬髯客目中精光暴射，身形暴起，竟身化利劍，雷鳴電閃般向達摩大師的佛光插去。

「御劍法！」

大龍潭老人一見虬髯客使出這招，便暗叫壞了，這一招不出猶可，一出之下，達摩大師決計無從閃避，佛光畢竟强不過雷電，達摩如果不能出手反擊，這一場招式比試便輸了，若出手反擊，他亦得冒拚着挨虬髯客的一劍危險，大龍潭老人委實想不出達摩還有甚麼辦法，逃脫這非敗即傷的絕境！

豈料就在此時，達摩大師沉喝一聲，「此非生死鬥，何必拚命了？」當即揚袖向虬髯客的身形一揮！洗髓眞氣驟然而發，虬髯客雖然功力通玄，但身形亦不禁一緩，「嘶」的一聲，凌厲之極的劍指已把達摩大師的袍袖劃破了！這一劍若直接擊在達摩身上，他雖有洗髓眞氣護體，但亦禁受不起，必然非死即傷！但虬髯客亦難免被達摩大師的洗髓眞氣震斷心脈而死！這必定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阿彌陀佛！老衲輸了！任憑虬髯施主處置便了！」達摩大師閃電般退出丈外，雙手合什，坦然道。

大龍潭老人、水先生此時怔怔的不發一語，他兩人均是此中的大行家，但就他二人亦決計難於想像，達摩大和尚如何想出這個避免兩敗俱傷的絕妙法子！

崑崙奴雖然洞悉天機，不太着意勝負，但聽大師之言，便心中凉了半截，暗道：連達摩大師這等絕世高手亦輸了，那往下兩場豈有取勝的希望！他不禁無奈的嘆了口氣，他也不知如何可令這等武林怪傑心悅誠服。

虬髯客此時目注達摩大師，半晌不語。

「我家島主神招蓋世，天下無敵！攻無不尅，戰無不勝！」

校場上，阿貓阿豬阿羊阿虎十大將軍又震天的吶喊。大龍潭老人氣得連連怪笑。水先生却不由嘆了口氣，袁紫衣、小菊二人，早就被一場激鬥弄呆了。李靖却忽然向大龍潭老人悄聲道：「師……你老人家與虬髯客相較，內力誰勝誰負？」

大龍潭老人此刻也忘了與寶貝徒弟重逢的狂喜了，因爲他深知接下的兩場，祇要再輸一場，那衆人今生亦休想再生離扶魚島了！他一聽李靖發問，恰恰說中他的心事，不由便嘆了口氣，苦笑道：「龍潭神功全在於『神妙』兩字，若論內力，根本不必比試！」

李靖道：「那是師……你老人家贏了？」

大龍潭老人却嘆氣道：「錯了！是你這師……我老人家輸了！」

李靖第一次在龍潭老人的口中，聽到他自認的「輸」字，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忙又道：「虬髯客的內力這麼厲害？師傅，那當世之中豈非無人可以比擬？」

龍潭老人苦笑道：「有！有之極了！」

李靖忙道：「那此人是誰？」

龍潭老人怪笑道：「在那些女娃的肚子內！因爲這人根本尚未降臨人世！」

李靖已知龍潭老人所言非虛，不由又驚道：「除了內力，還有甚麼可以尅制虬髯客？」

龍潭老人苦笑道：「老子如何知道？」

李靖不由嘆了口氣，道：「達摩大師已輸了一場，內力這一場亦輸定了，那餘下的一場也根本不必比試了！我等祇好乖乖做扶魚島囚徒了！」

龍潭老人怪笑道：「那也未必！」

李靖喜道：「師傅有把握在兵器上取勝？」

龍潭老人苦笑道：「勝負未知，處此絕境，也祇好一拚！」

李靖一聽，便作聲不得，暗道：達摩大師已輸了招式一場，內力這一場也輸定了，連兵器這一場亦勝負難料，這場比試的結果已知！

* * *

此時大龍潭老人却忽然一掠而出，在虬髯客面前負手道：「虬髯老兄！這兵器一場比試，便由老子陪你玩玩便了！」

虬髯客一聽，連忙收攝剛才一戰的心緒波動，剛才一戰，雖然明裏是達摩大師輸了，但虬髯客却沒有丁點勝者的喜悅，因爲他深知剛才在第五十招上的取勝，祇是跡近無賴的勝，他急怒之下，使出「扶魚劍」中「魚躍龍門」一式，猶如魚躍龍門，躍得過去是龍，躍不過去便終生爲魚，實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招式。達摩大師固然難免被刺中受傷，但虬髯客自己亦必然被他的眞氣震傷心脈，那絕對是一場不勝不負、兩敗俱傷的局面。虬髯客聰明絕頂，對此豈有不知。

但虬髯客此時已勢成騎虎，他既震驚於達摩大師的武功超絕，且仁心仁術，心胸之宏大，決非他虬髯客所能企及，但他苦心孤詣多年的大業，又豈能一朝放棄？虬髯客微一咬牙，終於道：「方才一場，本座已僥倖勝了，這一場兵器之戰，龍老兄有把握取勝麼？」

大龍潭老人嘆了口氣，道：「沒有，但也祇好一戰！」

虬髯客奇道：「既然沒有把握取勝，爲甚尚要一戰？須知刀劍無眼，比拚之下，難免死傷，實非本座所願。」

大龍潭老人呵呵一笑，道：「那好呵，虬髯老兄就爽快交出人珠，放我等安然出島，這一戰就免了，而且老子發誓今生永不踏入扶魚島半步，亦決不把扶魚島之戰視作我方之勝，彼此來個不勝不負不偏不倚，皆大歡喜，免傷了中原海外武林和氣，如何？」

虬髯客嘿嘿大笑道：「龍老兄倒風趣極了！輕輕數言，便欲化解龍珠之爭，佔盡便宜！但也並非不可，龍老兄祇須在兵器、內力兩場比試勝了本座，那一切便依你便了！」

大龍潭老人嘆了口氣，道：「虬髯老兄已勝了一場，接下兩場自然更有把握取勝，我等看來唯有乖乖降順，免了死傷也免傷和氣了？」

虬髯客豪氣萬丈的大笑道：「祇怕亦是如此了！」

大龍潭老人嘆了口氣，苦笑道：「可惜龍某人對甚麼帝王將相榮華富貴毫無興趣，老子閒雲野鶴，扶魚島也決計容不下老子！因此這一戰自然亦決計難免了！」大龍潭老人一頓，便決然道：「虬髯老兄，發招罷，你也不必客氣，祇管捧出你的王者之劍便了！」

虬髯客目中精光一現，道：「龍老兄亦知道虬某這柄王者之劍的厲害麼？」

大龍潭老人嘆了口氣，道：「龍某人雖未目睹，但也聽說過，虬髯老兄的王者之劍，乃扶魚劍中的精英，不出則已，王者之劍一出，日月爲之變色！乃當世無雙的劍中之王。」

虬髯客微笑點頭道：「龍老兄果然見多識廣，此劍的威力不幸一一被你言中。既然如此，龍老兄用甚兵器與本座較量？」

龍潭老人怪笑道：「龍某人的親爹親娘乃大龍潭，自出娘胎，便瞧不上普天下的兵器，因此唯有另闢一逕，自創一點東西用以遊戲江湖了！」

虬髯客一聽，大爲驚奇，他雖然聰明絕頂，却無論如何想不通，那「一點東西」是甚麼兵器，竟可與他的「王者之劍」較量！他不由微笑道：「龍老兄這是甚寶貝？」

龍潭老人亦微微笑道：「龍某這『一點東西』創自大龍潭，飲水思源，姑且便稱它爲『龍氣』罷！」

虬髯客精通天下任何奇門兵器，但也不知這「龍氣」到底是甚麼厲害武器？他略帶疑惑的道：「龍老兄想必已把那『龍氣』兵器帶在身邊了？」

大龍潭老人呵呵大笑道：「這『龍氣』兵器無影無形，隨心所欲，等閒不出，一出驚天動地，端的不得了！」他反感虬髯客的耀武揚威，忍不住便着實把「龍氣」吹噓了一通，他在心內暗笑道，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麼！

虬髯客果然被龍潭老人逗得心思大動，躍躍欲試。

阿貓將軍靈敏異常，虬髯客的眉毛一揚，便立刻一縱上前，呈上一柄銹斑點點的古劍，雖然劍身尚被劍鞘套住，但已透出一陣肅殺之氣，原來阿貓將軍是專門負責掌管武庫兵器。

虬髯客伸手抄起，劍未出鞘，龍潭老人便已感到劍氣的逼人，他不由目中精光一現，暗道：天下竟有這等利器！劍未出鞘，劍氣竟透出一丈之遙！如此威霸，甚麼干將、莫邪、湛盧、魚腸、太阿、龍泉等名器，祇怕也萬萬不及，難怪虬髯客冠以「王者之劍」的名頭！

虬髯客手握劍柄，朝天一指，微笑道：「虬髯某人此劍，乃得自扶魚島的火山谷，經地火千錘百煉，方成此劍，實乃劍中之王、王者之劍！龍老兄小心了，若無接此利器的把握，尚望及早罷戰！」

大龍潭老人目睹王者之劍出現，不禁亦心癢難搔，躍躍欲試，暗道：老子的「龍氣」出道以來，尚未碰上眞正的對手，今日終於出現！他目中精光大熾，呵呵大笑道：「好呵！今日一戰，當可知龍氣與王者之劍誰勝誰負了！虬髯老兄！請！」

虬髯客驟見龍潭老人仰天猛吸一口眞氣，身周登時眞氣激蕩，雖然無影無形，但已感刺人臉面，知

他亦决意一戰，便不再發話，嗆郎一聲，劍鞘突地騰空而去，向後落在阿貓將軍的手上。虬髯客手中，終於露出一柄王者之劍！

但見劍身竟是銹斑點點，並不見得特別鋒利，但識貨的人便會發覺，這柄劍最特別之處，並不在外表，而在其內涵，功力相當的人，立刻便從劍身中感受到一股威猛之極的氣勢，這股氣勢，簡直令人雙膝發軟，功力稍弱，必然禁受不起，身不由己跪在地上，猶如向王者叩拜！

虬髯客微微一笑，作了一個極其古怪的起劍式，把王者之劍橫架於胸前，猶如自殺的姿式。

功力稍弱的人均不明所以，但達摩大師、水先生一見，均大吃一驚，暗道：這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起劍式！虬髯客此戰必勝的信心由此可見！不由暗地替龍潭老人揑了一把冷汗。

大龍潭老人自然識得厲害，一見這種霸道之極的起劍式，哪還敢存半點輕慢之心？他已知此戰的兇險，除非兩人中倒下一個，否則決計難以分出勝負！大龍潭老人再猛吸一口眞氣，他的大龍潭眞氣已發揮到極高的境界了。

大龍潭老人的灰色長袍無風自動，渾身有如風鼓，此時此刻，若是尋常的高手，任何的招式均難以穿破他的眞氣護罩了。

虬髯客忽然嘿的一聲沉吼，手中的王者之劍忽地一轉，劍尖緩緩的向龍潭老人刺來。

這一劍雖然平平無奇，但這是一柄王者之劍，再加上虬髯客的內力貫注，它的劍氣其實已透劍而出，疾如電閃直射對手的胸前大穴！

多少高手就敗在這一招平淡無奇的劍招之下，因爲出劍慢，劍氣快，到對手驚覺時，劍氣已罩住對手的心靈，根本失去反抗的鬥志，隨後自然是一劍貫胸而過！

大龍潭老人幸而是此中的大行家，他驟覺劍氣逼射而來，與他的護體眞氣絲絲相激，便知這一劍的厲害，當下微哼一聲，中指向虬髯客的王者之劍劍身猛然一遞，大龍潭八脈神劍的「中冲劍」，向王者之劍激射。

「中冲劍」氣後發先至，「嗤」的一聲，與王者之劍相碰，王者之劍竟然騰起一道猶如電擊的藍煙！

虬髯客驟感手心一痳，如遭電殛，若非他內力通玄，王者之劍便決計把握不住，失手射飛，心中不禁微感駭然，暗道：「龍氣」竟可隔空近丈射至，與王者之劍硬碰，竟然毫不遜色！這到底是甚驚人的兵器？

但虬髯客嗜武之心甚熾，他驟逢對手的神器，心中雖然驚疑，但戰意却越發激烈！只見他嘿的一聲，招式突變，王者之劍連變三種招式，身劍合一，化作一團劍氣，竟猛地把大龍潭老人罩住了。

這一團劍氣乃虬髯客以王者之劍所化，威力何等强勁？這便有如雷轟電閃，當世之中，決計無人可以抵禦，也決計無人可以躲閃！

幸而大龍潭老人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因爲他用以反擊的兵器隨心所欲，隨意而發，而且無聲無色，無影無形，亦只是他的「大龍潭八脈氣劍」，才是唯一可以剋制虬髯客手上的王者之劍。

大龍潭老人此時却連是否可以自保的信心也沒有，他只是爲脫出王者之劍氣的罩體，心存拚死一戰之念，他沉吼一聲，五指在胸前猛地遞出，左右手交替，他的絕頂神功八脈氣劍終於激發，少商劍、商陽劍、少冲劍、少澤劍、中冲劍、關冲劍、陽谷劍、大冲劍，八道劍氣激射而出，化作八八六十四路神劍，迎擊虬髯客罩到的王者之劍。

只見嗤嗤嗤、嗡嗡嗡、嘯嘯嘯八種不同的激撞之聲暴起，在兩人身周騰起六十四道不同顏色的煙雲，令人心弦震蕩，頭昏目眩。

虬髯客突覺胸口一悶，他的王者之劍所化的暴雨一滯，竟反彈而回，心中不由又驚又怒，但因而拚鬥之心更暴熾，他突地長嘯一聲，王者之劍劍身一迴，左手猛地向大龍潭老人拍去！這一掌虬髯客已提起八成的功力，當世之中已絕對無人可以禁受，欲把龍潭老人立斃於掌下！

虬髯客突然以內力出掌，他的內力之强，連大龍潭老人亦禁受不起，因爲一來他的大龍潭神功以靈妙見長，內力已遜虬髯客一籌，二來他剛才迎戰王者之劍，平生第一次八脈氣劍盡施，內力大耗，他如何可以抵禦虬髯客以八成內力拍出的驚天神掌？

此時就連達摩大師亦不由低聲念佛，因爲他知道在虬髯客的掌力之下，當世之中，已無人可以救回龍潭老人一命了！

大龍潭人亦自知絕難倖免，因爲虬髯客的左掌仍距三尺，但威猛之極的掌力已把他的護體眞氣壓破，他此時已是强弩之末，如何可以內力相抗？他不由把眼一閉，歎道：「龍潭老怪今日終能迴返大龍潭了！」

豈料就在此時，忽地一條人影電閃而至，其身法的神妙，便連虬髯客亦自歎不如，因此他很難分身阻截，身形一閃而至，竟攔腰擋在大龍潭老人的身前，喝道：「請勿傷我師傅！」

此人正是李靖！他見大龍潭老人搖搖欲倒，情急之下，便猛然走出禿龍步，電閃而至，擋在龍潭老人身前，竟對虬髯客拍來的一掌視同兒戲。

大龍潭老人突見李靖閃身上前，竟欲以死相救，不由心膽俱裂，痛切肺腑，可惜他內力消耗太多，已根本不可能逼開李靖，不由跌足痛呼道：「你這臭小子，師傅我死便死了，但還有你這小子承接老子衣砵，大龍潭神功不致灰飛煙滅，但若你死了，老子也完了，大龍潭神功從此便完之大吉了！」

「找死麼？」虬髯客的目中亦閃過一絲驚疑，他委實估料不到李靖這名不見經傳的娃娃，竟敢以肉體與他的八成的內力相抗！而且尚敢出言斥責，這等護師之情，竟比父子情份更覺熾烈。虬髯客不由掠過一絲憐惜之念，掌下的內力不由減了二成，但仍以六成的眞力，砰的拍在李靖的胸前。

虬髯客的出掌實在太快了，就算李靖當世無雙的禿龍步，亦僅可趕得及橫在龍潭老人的身前，但拍來的掌力，却決計無法閃避。

只聽砰的一聲響過，接而又響起一聲反撞的聲言，同時是兩聲悶哼。李靖和虬髯客均倒退三步，身子亦同樣搖晃不定。

李靖情急飛身上前，替龍潭老人挨了一掌，到虬髯客被反撞回三步，不過是電光石火霎間的事。

但已足令在場中人大駭聳然了。不但達摩大師等人如此，就連虬髯客麾下的阿貓阿虎十大將軍，亦不由又驚又奇又佩的「咦」了一聲，均估料不着，當世之中，竟有如此不知死活的娃兒，亦竟有如此情深的師徒，更驚疑的是，憑虬髯客當世無雙的內力，竟不能立斃這娃兒，反而被他反彈倒退三尺！

「你……你是誰？竟有如此威猛的功力？嘿！」

「……臭……小子！你……你如何了？你若死了，龍潭老怪豈有獨存世上之理了？但你甚麼時候竟練成這等見鬼的步法內力？」

幾乎是同一時間，虬髯客、大龍潭老人均失聲叫道。

李靖此時但感胸口沉悶，一口眞氣竟無法呼出，身子搖晃越來越厲害，哪還有力氣開口回話？

達摩大師、水先生一見，立刻飛掠上前，各出一掌，抵在李靖的背上，當世兩大高手，達摩的洗髓眞氣，水先生的雪浪神功，兩道渾厚之極的內力，從李靖背部的肺兪、心兪注入，沿膈兪穴一轉而向膏肓、神堂、直透膈背，注入天突、璇璣、紫宮、玉堂、膻中諸穴，急轉而下直抵鳩尾、下脘、神闕、關元、中極，終於滙入氣海，此時兩人均感心頭一震，神色不由一變。

原來兩人運氣，欲助李靖打通任、督二脈，以利他運氣療傷，不致一命嗚呼。但當兩道眞氣沿任脈直抵氣海時，却突感一股强大之極的內力聚於氣海，稍遇衝擊，即猛烈反撞而出，就連達摩和水先生兩道眞氣聯手，竟亦搖搖欲退，欲進更決計不能！兩人均感驚駭不已，因爲但凡向人輸入眞氣，若遇阻力，那就兇險非常，若遇對方內力更强反撞，那就更加倍兇險，一旦輸出的眞氣被反撞而回，輸氣之人必然立刻氣閉而亡！而且集二人之力，當世之中，決計無人可以抵禦，連虬髯客亦不能，更何况是反撞？這就如一人的內力，竟比達摩大師和水先生聯手的內力更强，當世根本無人達此境界，兩人因此怎不大感駭然？

* * *

原來李靖所練的「后羿乾陽神功」，與當世武林各派的內功心法大相逕庭，其運氣法門，一反各派視之爲畏途的任、督二脈，把任、督二脈的通關視爲起首的入門心法。

當今武林各派苦練數十載方能打通的任、督二脈，李靖依「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在短短數月便豁然而通，其餘冲脈、帶脈、陽蹻脈、陰蹻脈、陽維脈、陰維脈等六脈，在半年時光，亦一一貫通。

督脈乃奇經八脈之首，爲人體六陽的統率，任脈則爲三陰經脈的總滙，任、督二脈先行暢通，其餘六脈自水到渠成。

因此李靖體內的「后羿乾陽眞氣」已達驚人的境界，但因爲他是反當世各派的內功心法，因此除非是后羿本人，方可從容運用，李靖雖迭遭奇遇，亦不可能達到后羿當年的境界，因此他的內心固然驚人，但用於當世的攻防招式中，便根本無法貫通。

「這小子的內力强極，也古怪極了，老夫的雪浪眞氣竟無法抵其任脈！」水先生口直心快，立刻便吃驚的失聲叫道。

達摩大師乃不世的武學奇材，他乍遇驚變，却心結略一搖動便安穩下來，他一面運洗髓眞氣，緩緩而進，試圖再次闖關，但甫觸之下，便發覺李靖的內力積蓄於氣海穴中，堅硬如鋼，其威力的强大，一旦釋放出來，決計無人可以抵擋！

達摩大師心念電轉，已明白大半，他悄聲向李靖詢道：「小施主且屏息靜氣，切莫驚惶！你當日練功時，是否先從任、督二脈入門？」

李靖此時被當世兩大高手的內力輪番撞擊之下，再加上剛才挨了

虬髯客一記扶魚神掌，體內的后羿眞氣已被激蕩，此時再加兩大高手內力的連番撞激，體內的后羿眞氣已被激發到幾達爆炸的地步，幸而達摩大師及時出言提醒，他才拚命收攝心神，安靜點，否則不消片刻，他必然經脈爆裂一命嗚呼！

李靖茫然的點點頭，道：「是呵！大師！多謝大師出手相救……」

達摩大師苦笑道：「小施主不必相謝，因爲老衲出手，也不知是救了你還是害了你！你要保命，便全憑你自己努力了！」

李靖迷惑道：「此時只感經脈欲裂，哪還能運氣療傷呵？」

達摩大師沉聲道：「小施主切勿刻意運氣！否則將一發不可收拾！你試試心意合一，隨老衲的導引，緩緩提氣運行！」

達摩大師道罷，向水先生略一示意，兩人心意互通，便運氣緩緩而退。李靖於生死並不着緊，因此也不甚驚惶，他依言心念合一，緩緩運氣，在洗髓眞氣和雪浪眞氣引導之下，后羿眞氣從氣海中緩緩釋出，跟隨洗髓、雪浪眞氣，從氣海運行至中極、關元、神闕、下脘……終抵肺俞、心俞兩穴，亦即達摩和水先生輸入眞氣的起始之處。

達摩大師已知李靖的眞氣終於納入正門，心中大感欣慰，忙沉聲道：「小施主可運氣速行，沿剛才路線再入氣海！老衲與水先生當全力助你！」

李靖點點頭，當下依言運氣，后羿眞氣鼓激而進，後面又有達摩大師和水先生的兩股强大眞氣護送，直如江河奔騰，輕舟直下萬重山，穩然直進，勢不可擋，眨眼而重已抵達氣海。

立刻又從氣海激射而出，再抵心俞、肺俞，如此反復運行三周天，李靖被虬髯客掌力震傷的心脈，已然盡癒，不但如此，他因而把「后羿眞氣」的奇門心法，與達摩、水先生的正門心法融滙貫通，合二爲一，頓成一種曠古鑠今的奇而正的內功心法，任何奇門及正門武學，均可容納，直如汪洋大海，廣納百川，坦坦蕩蕩，再無半點阻滯。

李靖心性聰明絕頂，他一經領會，便立可舉一反三，當下試行運氣於指脈，但覺中沖、關沖、少商、大沖諸穴，一貫即通，不可抑止，不由右指一抬，中沖、關沖、少商、大沖四穴，四道激蕩氣流疾射而出，嗤嗤嗤嗤的四聲破空尖嘯，竟向虬髯客激射而出。

虬髯客此時怔怔的立在原地，他既震驚李靖這年輕娃兒竟有這般强勁之極的內力，又被李靖拚死救師的眞情所動，暗道：枉我虬髯客屬下衆多，但要尋一位如此精靈之士，却是萬萬不能，到底爲了甚麼？

虬髯客心念電轉間，竟任由達摩大師和水先生出手救護，不加阻攔，心中竟有一種憐惜之心，眞心希望李靖不致因他一掌而喪命。

就在此時，「嗤嗤嗤嗤」四道破空尖嘯劍氣已疾如電閃，一劃而至，此時若換了當世任何高手，必然猝不及防，被李靖誤發的劍氣所傷，但虬髯客到底不愧爲一代梟雄，臨危絲毫不亂，仗持手中的王者之劍，立刻迴劍，化作一片刀幕，把周身護住。

但聽「鏘！鏘！鏘！鏘！」四聲脆響，虬髯客的刀幕騰起四道金屬被電殛般的藍光，虬髯客功力蓋世，亦感心頭一震，蹬蹬蹬的後退三步，方才勉强定住身形，手中的王者之劍亦把捏不住，脫手而飛。

虬髯客不由臉色大變，他心高氣傲之極，假如王者之劍被一名年輕娃兒劍氣震飛落地，那便猶如他的腦袋落地了。

此時王者之劍如電閃的在半空迴飛，任何高手均無法亦不敢伸手去接，因爲速度太快，劍氣太過凌厲，肉手決計不可與其鋒相攖，但若用兵器迎擊，却又對虬髯客大大不敬，因此連阿貓將軍亦目瞪口呆，不知所以。

就在此時，却見李靖一聲清嘯，禿龍步突施而起，身化禿龍，騰旋半空，把王者之劍飛速抓住，禿龍旋又立刻一沉而下，在虬髯客身邊略一閃，即旋開近丈，李靖依然穩穩站在虬髯客面前。

虬髯客心神受創之時，突覺李靖在身邊一閃而過，快如閃電，到他略一回神時，他手中一沉，原來已多了一物，原來是片刻前被震飛的王者之劍。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瞬間的事，但這瞬間，已猶如把虬髯客失去的腦袋捧回來了，他不由又驚又奇又佩，暗道：就憑這娃兒這一手形如龍飛的身法，已足以傲視天下了，何況……

虬髯客心念電轉未畢，李靖却已向他俯身一揖，道：「小子方才誤發氣劍，若非前輩神功蓋世，應變奇速，小子的罪孽就重大了，萬望虬髯前輩原諒小子的魯莽之罪。」李靖坦然認錯，意態甚爲眞誠。

李靖一言一動，乃出自他的誠意，他不但捧回虬髯客猶如掉了的腦袋，更細心撫平他的傷痕，他剛才失去的面子不但盡復，而且更令人覺得他的神功絕頂，臨危不懼，應變奇速，這對虬髯客來說，簡直比賦於他第二次生命更爲感佩。

虬髯客目注李靖，半晌不言不語，似在沉思，又似憤恨難平。

此時大龍潭老人耗去的內力已復大半，見狀忙一躍上前，破天荒的向虬髯客拱手求道：「龍某這徒弟不知天高地厚，開罪了島主，島主若有氣，衝龍某來好了，求你切勿傷他生命，剛才兵器一戰，祇當龍某輸了。」

大龍潭老人居然肯開口向人求情，知他脾性的人均大感震驚，他居然甘願認輸，那更令人駭然。達摩大師不由暗暗點頭，心道龍老施主愛徒心切，竟比自己的老命更爲珍惜。

李靖亦知龍潭老人的一片心意，他心中感動之極，正欲開口說話，但却被虬髯客的發問打斷。

虬髯客並不理會大龍潭老人的求情，反而向李靖沉聲道：「小兄弟方才所用的是甚輕功身法？」

李靖苦笑道：「晚輩也不知道，那是爲了逃命走出的步法，晚輩胡亂稱之爲禿龍步。」

虬髯客目中神光一現，點點頭又道：「剛才誤發的是甚功夫？」

李靖又苦笑道：「那是師父他的龍潭氣劍招式，晚輩得而不敢施用，剛才運氣療傷，反而激射而出，小子魯莽之極，望島主恕罪！」

虬髯客微一點頭，臉上不慍不火，目注李靖，沉吟不語。忽地很認眞的問李靖道：「小兄弟所練的是甚內功心法？這與你師門的龍潭內功心法截然不同啊！」

李靖點點頭，坦然的道：「是啊！島主目力果然超人一等，小子偶爾從一位古代勇士的隱身處，偸學到這種內功心法，果然與當今武林各派的內功心法截然不同。」

虬髯客忙道：「這位古代勇士姓甚名誰，小兄弟能見告麼？」

李靖毫不猶豫，坦然的道：「這位古代勇士，便是以神箭射日的后羿啊，他的內功心法，博大精深之極，小子亦僅學得皮毛而已。」

虬髯客一聽，不由仰天長嘆一聲道：「小兄弟你僅學其皮毛，便有如斯神通，那當年的射日勇士，其威力不知達至何等地步了，就算如此，后羿亦不能從中原帝王中奪去其位，我虬髯客逐鹿中原，豈非奢想麼？罷了，此念從此罷了！」

虬髯客一頓，忽然又向李靖含笑道：「小兄弟，願意與吾結拜麼？」

李靖微一怔道：「島主爲甚忽然有此雅興呢？」

虬髯客仰天長嘆一聲，隨即慨然的道：「在小兄弟面前，吾逐鹿中原之雄心壯志已忽然收斂了，既然如此，吾尚留着那姓李的少年人和乾坤珠幹麼？但我又曾經發誓，此物既已歸吾手，便決計不傳於外人，因此若與小兄弟你結拜，將人和珠交還與小兄弟，那豈非兩全其美麼？」

李靖正感猶豫，崑崙奴連忙示意李靖答應虬髯客所求。李靖視崑崙奴如師如兄，見他如此示意，便答應與虬髯客結拜爲異姓兄弟。

虬髯客也極守信諾，不但視李靖如同胞兄弟，更爽快地把少年人李世民，以及那萬人矚目的「風水龍珠」——乾坤珠，一同交給李靖，又當衆發誓，祇要是李靖有份參與的大業，他虬髯客便絕不會插手搶奪，免傷了彼此兄弟情誼。

虬髯客愛屋及烏，連崑崙奴、龍潭老人、達摩大師、水先生、袁紫衣、小菊等人，亦叨光不少，受到虬髯客盛情款待。七人在扶魚島上逗留了七日七夜，才依依不捨，向虬髯客及他帳下的阿虎阿狠十將軍告辭了。

崑崙奴等人，護送李世民返中原。崑崙奴把乾坤珠交付李世民，吩咐他從此永留身邊，當可助他成大業。

李世民十分聰明，當下向崑崙奴殷殷致謝，又欲留他在帳下，以師禮待之。崑崙奴大笑道：「吾非世俗中人，留在公子身邊有害無益，祇是你眼前便有將才，爲甚不去拜求，以輔你的大業？」

李世民立刻醒悟，當下向李靖俯身拜道：「李兄弟若肯受世民一拜，從此便是世民帳下的將軍也，未知李兄弟意下如何？」

李靖見李世民其意甚誠，又知他有「眞命天子天龍運格」，便欣然回拜。從此，李世民便成了李靖的君主，李靖成了李世民終生不渝的忠臣良將了。

至於李世民自得祖宗風水「天龍龍脈」的蔭庇，又得「乾坤珠」的雄厚助力，更得李靖等忠臣良將相助，龍虎交滙，相輔相承，如何進行反隋救民大業，如何順應天機，踐行「天機屠龍」的大計，那是「天機屠龍記」的另一個新故事了。

（全文完）

萬古雲霄一劍飛

飛仙劍俠奇緣記/古醉翁‧文

可飛‧圖

神兵出世

退鞘如彩雲出岫。
歸匣似日斂西山。
蕭蕭兮光寒百里。
緲緲然香飄十村。
萬古雲霄一劍飛。
千年一現，百年一隱。
變化莫測，顯躲有常。
巫山峽寒光照耀，神女峯氣化萬千。

這該是彩雲劍第三次出世了，千古神兵震驚了武林，江湖河海，各種人物應運而生。

巫家堡、江家寨、清風莊、閻王壩皆紛紛而起，此際在長江北岸上却飛馳着一匹棗紅馬，馱着個紅衣女子，紅巾包頭，紅披風，紅色緊身衣，紅得似一團火，沿着江邊在向上流奔馳。

這該是早春二三月，紅了桃、綠了柳，那迷人的景色，豈但映上江面，更映在了那妞兒的臉。她柳眉斜飛，杏眼露彩，一抹殘照裡，夕陽已下西山。

蒼茫的暮色籠罩了江岸，晚風緩和的吹着，不遠處的傍山臨水間露出一星燈火。一陣蹄聲至燈光前而止，那原來是一間野店，數間茅屋，幾張粗陋的桌子，野店內已坐了人，酒香與肉味四溢，杯盤和人

羣豪爭奪

聲共鳴。

小姑娘拴了馬，一扭腰進了店，小二笑臉迎人，小姑娘吩咐了酒菜，一壺燙得熱熱的高粱燒，兩盤熱氣騰騰的牛肉，酒香撲鼻，肉味濃郁，那妞兒一抖手斟了一杯酒，夾着牛肉向嘴裡送去。

突然嘩啦啦一陣响，門左邊的一個大漢潑口大罵：「他媽的，老子來了這半天，怎地還不將酒菜送上來！」

那姑娘杏眼斜飛，見那壯漢約三十上下的年紀，粗眉豹眼，一臉橫肉，背上一柄厚背薄身的單刀，刀光閃爍，嚇得小二趕緊過來賠禮，提壺送酒，端盤上肉。壯漢隨手拿起酒壺一丟，口中罵道：「入娘賊，你瞎了眼睛，老子不吃啦！」

這一丟不打緊，酒壺在半空中打了幾個滾，飛向那紅衣女郎的頭上。

那小姑娘冷哼一聲，用筷子向空中一夾，一把帶酒的錫壺，硬生生的給她夾了起來，輕輕的用嘴一吹，那一壺酒，又離開了竹筷，向壯漢頭上擲去。

壯漢伸手便接，這一接不打緊，突然一股强烈的勁力向他猛

撞，身子坐不穩，向後便倒，四腳朝天。引起酒店食客一陣的哈哈大笑。

那漢子大怒，虎吼一聲，一式怪蟒翻身，人已立起，就勢抽出背上單刀，刀剛出手，又是哎呀一聲，原來那姑娘趁機打了他一針，針尖刺進他的右腕，鮮血隨着針尾向下流。

那漢子狠哼了一聲罵道：「臭丫頭！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語聲一了，撒腿向門外奔。

那姑娘怒吼一聲，粉臉泛紅，正欲追出，突然「噹！」地一聲，門外閃進一人，口中唸道：「人生際遇似海流，緲緲茫茫不可求，各位欲知心中事，白銀二兩說根由，哈哈，貧道知命子，幼讀聖賢之書，能知過去未來，洞悉窮通得失，二兩紋銀不算多，那位有疑難之事，貧道願爲指引。」

話音一落，走進一人，年紀約五十開外，山羊鬍，朝天鼻，一身道服，酸氣十足。

左角落處突然有人大叫道：「道長，在下正有一件疑難之事，可否指引指引？」

叫他的是一個文弱書生，年方弱冠，却生得唇紅齒白，方面大耳，一襲白色儒衣極爲瀟洒脫俗。

那老道將報君知又噹了一聲道：「相公可是要卜上一卦？」

「正是。」

老道取出一個籤筒，拿在手上，連搖六下排出一卦，却是水地比變巽爲風，上六爻動。

老道喃喃道：「坤爲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央、水天虛、水地比、九三世爻，上六應爻，本宮屬坤，變宮爲巽，相公問甚麼事？」

書生道：「財寶。」

老道說：「今年是己酉年，丙寅月，丁亥日，青龍子水才爻發動生助世爻，子孫福德持世，無冲無尅乃大吉之卦，惜世爻安靜，必待冲而後起。」

「何時才能起？」

「從今天算起，四天後必可得財。」

「靈驗嗎？」

「如不靈驗，分文不取。」

紅衣姑娘冷冷一哼，道：「簡直是胡說八道！」

老道朝天鼻一聳道：「姑娘莫小視這大爻課，可前算五百年，後推一千載，不信當場試驗。」

那道士一邊說一邊伸手向那書生道：「相公，二兩紋銀不算多，如無別事，貧道要趕下場。」

那少年書生突然微微一笑，未即答話，突有人大喝道：「好個牛鼻子！老子到處找你，原來你跑到這兒來了。」

從門外閃進一個黑漢，一把向他後肩抓去。

老道連銀子也來不及要了，倏地一躬身，從那黑漢的脅下穿了出去，口中大叫道：「不得了啦，打了人啦！」

他叫歸叫，可是身手步法却是毫不含糊，一望而知是個武林高手。

黑漢一抓未着，隨後便追。

紅衣少女被老道士惹得噗嗤一笑，隨手取出些碎銀，放在桌上，人便向外撲，她飛身上了棗紅馬背上，一陣鸞鈴聲响，已向前趕去。

那紅衣少女想探探那老牛鼻子老道到底是甚麼門路，可是她快馬加鞭猛追了一陣，竟未見到那老道士的影子。此時天已近初更時分，夜風微帶着寒意，江面上的水發出蒼茫的白色，她必須找一個投宿的所在。抬頭向前望去，右邊山崖上有一星燈火，她循着小路向燈火處跑去，原來是數間破廟，廟門半掩，一陣朗朗的讀書聲從中傳了出來

「春二三月，彈罷了七絃琴……綠暗紅稀，吹到幾番花訊，舉目望蒼冥，兩淚飄零，聽孤鴻午夜凄清，聽孤鴻午夜凄清……」

紅衣少女輕輕一笑，心想，這像伙敢是不甘寂寞，可是却又一個人跑到這深山古廟之中空嘆孤零，眞是可憐又復可笑得很。讀書聲頓止，裏面有人發話道：「春夜門不鎖，疑是玉人來，姑娘且進來小飲一杯如何？」

這幾句話似帶有輕薄之意，紅衣少女微微一窘，如不是黑夜時分，必可以看到她臉泛紅霞。她飛起一脚，將廟門踢開，不由一怔，原來神案拜墊之上，正坐着剛才在酒店中求卜問卦的那個青年書生，一襲白色衣衫已積了不少塵土。原來這破廟年代已久，四週塵土滿積，蛛網封樑，神像也有些東倒西歪的。

紅衣少女一見那書生，心中已明白大概，但却不露聲色的道：「你不是要請我飲酒麼？」

「吹！吹！吹！這不是！」書生提起一把錫壺，斟了一杯，紅衣少女接了喝一口道：「這不是酒，是茶！」

「哈哈，姑娘莫小視這一壺茶，這是我順手牽羊帶來的，否則在這深山古廟中一杯茶也難喝得上，古人說：寒夜客來茶當酒，姑娘將就一點吧！」

「可是現在是春天，並不是寒冬。」

「姑娘，小生這寒字，是指春寒之寒，非寒冬之寒。」

「好一個辯才，你倒不愧爲讀

書之人。」

「姑娘過獎。」

「哼！」

紅衣少女冷哼一聲，突然急舒右腕，向白衣書生的右肩抓去，這一手急如閃電，迅若飛星，白衣書生倏地一斜，口中大叫道：「啊呀，這深更半夜，荒山古廟之中，姑娘可不能不老實呀！」

紅衣少女嬌叱一聲道：「嚼舌！」右手變抓爲掌，急拍他的右手脈。

白衣書生貼地一滾，人已到了牆角，表面看來，似是害怕那紅衣少女的一擊，實際上，他這幾下躲閃滾讓全是上乘手法，紅衣少女那能看不出來，她右腕一翻，颯地已抽出背上長劍，喝道：「你倒是眞人不露相，將本姑娘引到此地，究竟是何用意？」

白衣書生雙手一攤，裝着無可奈何的道：「姑娘，這可是妳自己找來的，小生並未故意引妳。」

「你要我拿出證據麼？」

「當然。」

「剛才在荒村酒店之時，你見我單騎先去，故意超前先我到這廟來，燃上燈火，知我無處投宿之時，必定循火光而至，這不是引我來此是甚麼？」

白衣書生朗聲一笑道：「姑娘慧質天生，小生佩服得很，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坐下來談談如何？」

「好！」紅衣少女將長劍入鞘，在拜墊上坐下來，又道：「我想知道你是從那一道而來的？」

「黃泉道，姑娘聽說過麼？」

紅衣少女搖搖頭道：「黃泉道非人間之路，閣下何出此言？」

白衣書生一笑道：「黃泉道雖非人間之路，但人間却有個地方借用此名。」

「哦！那是甚麼地方？」

「閻王壩。」

紅衣少女微微一怔，道：「你是從閻王壩出來的，那你也經過奈何橋了？」

白衣書生又是一陣的朗聲大笑，道：「當然，當然，要出閻王壩，必須經過望鄉台、鬼門關、黃泉道、奈何橋。」

「那閣下是不是陰間秀才，魏鑑？」

「正是在下，敢問姑娘……」

紅衣少女正要答話，忽聽門外噹地一聲，走進一人，一身道服，手提報君知，右肩上還扛着黑漢，那黑漢被點了穴道，眞挺挺的被人扛着，一動不動。

這人正是先前在荒村酒店爲陰間秀才魏鑑算命的那個老道，他一進門便向二人打了問訊說：「打擾！打擾！貧道借住一角。」

也不等別人回答，竟將黑漢向地下一丟，取下背上的酒葫蘆張口便喝。

陰間秀才道：「姑娘尚未答覆在下的話。」

老道哈哈一笑道：「你問她麼？她是紅家寨鐵掌撐天紅宇光的二小姐，一朶雲紅霞。」

紅衣少女猛地手按劍柄喝道：「好個牛鼻子，你是甚麼人？竟然知道本姑娘的來歷？」

「我麼？哈哈哈……」那老道狂笑了一陣，連喝了三大口酒，忽然仰面長嘆道：「醫乩卜棋酒，折尾又去頭，有人來問我，此中尋根由。」

陰間秀才突然一拍掌，道：「原來是卜仙公孫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罪過，罪過！」說完納頭便拜。他這一拜，紅霞也跟着拜了下去。

公孫傑哈哈一笑右手微拂，已將兩人扶起，問道：「閒言少叙，你們兩位遠涉千里到這長江南岸來幹甚麼？」

陰間秀才魏鑑與一朶雲紅霞互看一眼，默默不語。公孫傑又是一笑道：「你們不說我也知道，是不是爲了彩雲劍？」

紅霞問道：「老前輩難道也爲這件事而來？」

公孫傑道：「我麼？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陰間秀才道：「前輩能說淸楚一點麼？」

公孫傑道：「說是嗎？我並不想得到此劍，說不是嗎？我確是爲此劍而來。」

紅霞道：「難道前輩是在爲別人操心？」

公孫傑喝了二口酒，笑道：「我誰也不爲，祇是爲了這把劍本身，你們知道彩雲劍乃是前古神兵利器，落入好人之手，可以造福蒼生，如果一旦落入壞人之手，便會爲禍武林了。」

魏鑑道：「如果此劍落入晚生之手呢？」

卜仙哈哈一笑道：「老實說像你紅家寨、閻王壩、巫家堡、淸風莊這幾個地方，俠名遠播，得了此劍祇有造福武林，拯救蒼生，可是你要知道，如今除了正派人物而外，尚有許多邪魔外道也想得到此劍。」

紅霞吃了一驚道：「不知是那些邪魔外道呢？」

卜仙公孫傑正色道：「大魔頭嘛，有四川火魔君馮凶、哀勞山鐵佛手張恐、嶺南陰陽神掌枯木子、苗疆黑雲峒主巴里、小魔頭則屈指皆是，如湘南四凶、湖州五醜、梅山六怪，不勝枚舉。」

陰間秀才聽得一怔道：「照這樣看來，我們得到的希望很少了。」

「你們麼？」卜仙公孫傑向他們二人看了一眼，又道：「難，難，難！」

紅霞不服的道：「那也不見得……」她正欲再說下去，卜仙公孫傑忽然噓了一聲道：「有人來了。」噗地一口氣將燈火吹熄，然後一手提起黑漢，撲向廟門的左邊。

陰間秀才魏鑑與一朶雲紅霞，却飛身藏在廟門的右邊，此時果然聽到一陣脚步聲，約有五六人之多，直向廟門口走來，其中一人道：「老二小心，這廟中有些古怪！」

「老大也太細心了，這深山古廟久無人烟，除非鬧鬼，否則那有甚麼古怪。」

「你沒見剛才尚有燈火，如今忽然熄滅，你能說沒有古怪？」

「哦！」

那人哦了一聲，脚步果然祇到門口而止，接着火光一閃，原來當前一人已亮起火摺子急步走入，跟着一連進來四個人，共計五人。紅霞偷眼望去，見這五人皆生得相貌奇醜，歪鼻斜眼，缺嘴獨耳，痲臉鼠頭，不一而足，她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五人霍地轉身，猛喝一聲：「是誰？」

「你家姑奶奶。」紅霞語音一了，人已飄了出來，接着，陰間秀才摺扇輕搖，卜仙公孫傑報君知噹地一聲響，三人一字排開。

公孫傑哈哈一笑道：「我以爲是誰呢？原來是湖州五醜駕到。」

大醜劉艮歪着鼻子喝道：「臭雜毛，你說誰是五醜？」

一朶雲紅霞笑道：「當然是說你們囉！這廟中除去你們之外，還有誰像你們那樣醜？」

二醜莊圖一拉他的獨門兵刃五行輪罵道：「臭丫頭，老子先毀了妳的臉再說。」

五行輪一起，直向她的臉上劃去。這五行輪是一個圓形的鐵環所組成，四外共有五個齒輪，被任何一個齒輪劃過，紅霞這副美麗的臉蛋兒，當場就算完了。

紅霞一偏首間，已抽出了背上長劍，銀光匝地向他下盤掃去，這動作快如閃電，二醜莊圖咦了一聲，身已凌空躍起，掌中五行輪一式飛鳥投林之勢，仍打向她的臉龐。

紅霞大怒，閃步偏身，劍光左旋，直斬對方右腕。紅家寨的閃電劍法馳名天下，這一招快得不能再快，任是二醜讓得快，腕脈上已被劃出一道血槽，鮮血汩汩流出。

三醜岑鵬、四醜顧海、五醜王八、大醜劉艮，見自己人受了傷，一齊撤出雙齒叉、獨脚銅人、鋸齒刀、追魂尺，將紅霞圍在中心。

陰間秀才魏鑑摺扇一擺，躍入當場，朗聲一笑道：「怎麼，你們是想以多爲勝麼？」

三醜岑鵬喝道：「小子，你敢架樑就連你也算上。」他本來有些缺嘴，說話漏風，好像皮球漏氣一樣，引得紅霞又是一陣嬌聲大笑。

三醜大怒，雙齒叉一擺，分心便刺。接着大醜的獨脚銅人、二醜的五行齒輪、四醜的鋸齒刀、五醜的追魂尺、紛紛打向二人的要害。

魏鑑又是一聲朗笑，摺扇一擺，一陣勁力向五人壓了過去。

紅霞趁機一連刺出五劍，這五劍極盡變化之能事，神出鬼沒，與魏鑑這一招扇法不謀而合。

耳際聽得一陣大響，三醜的雙齒叉與四醜的鋸齒刀，已被拋脫出手了。

大醜一觀眼前的形勢，知道今晚遇到了敵手，何況旁邊還有一個老道還未出面插手。他仰面一嘯，身形已向外竄出。

這是五醜撤退的訊號，他這一嘯，跟着四醜紛紛拾起兵刃躍出當場，竄向門外。

紅霞與魏鑑拔足便追，那知道他們剛剛出了廟門，外面有人冷冷的喝了一聲：「通通給我站住！」

這一喝聲音不大，但是却夾着無窮的威力，場中五醜連同紅霞、魏鑑二人一起停了下來。

眼前面現出一人，一身青衣道服，臉色陰沉，雙目露出兩道寒光冷芒。

大醜劉艮喝道：「閣下喝住咱們兄弟是何用意？」

老道冷冷一哼道：「我想問你們一句話！」

「嘿嘿，請說！」

「你們五人遠離湖州，來到長江南岸，是不是有所圖謀？」

二醜怒道：「有又怎麼樣？」

「是不是爲了彩雲劍？」

「是又怎麼樣？」

老道陰陰一陣怪笑，道：「如果你們不是爲了彩雲劍而來，本道爺尚可放你們一條生路，如今說不得了，你們一起上吧！」

他這幾句話說得狂傲之極，連魏鑑與紅霞二人也感到有些不服氣。

大醜喝道：「閣下何人，出言如此之托大！」

「陰陽神掌枯木子，夠條件麼？」

此話一出，場中五人同時吃了一驚。

五醜更不插話，五件奇門兵刃一齊出手，向老道的要害攻打過去。

陰陽神掌枯木子是魔道中數一

數二的人物，紅霞與魏鑑久聞其名，加緊戒備。

耳際慘叫之聲連起，就在這一利那，老魔頭已揮出一掌，一股陰寒之氣已逼得五醜當場摔了兵刃，紛紛跌倒，口吐鮮血而亡。

枯木子陰陰一笑，又向紅霞與魏鑑二人逼近，冷冷的道：「你們呢？也是爲了彩雲劍而來嗎？」

兩人被剛才這一掌的威力所懾，不由連連的後退。

枯木子喝道：「說啊！如果不是爲了彩雲劍而來，本道爺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紅霞怒道：「臭雜毛，誰怕你！」

耳際有人哈哈一笑道：「小娃娃，罵人也得有點分寸，妳罵別人不打緊，怎麼連我老人家也括帶上了？」

原來卜仙公孫傑怕二人吃虧，已由廟中走了出來。

紅霞笑道：「公孫前輩，我又不是罵你。」

公孫傑笑道：「我知道妳不是罵我。」轉向枯木子笑道：「枯木道長，久違了啦。」

枯木子冷冷一哼道：「想不到你這牛鼻子還活在世上。」

公孫傑哈哈大笑道：「剛才女娃娃罵人，祇是包括上別人，如今你來罵人却連自己也包括上了，眞是天下奇聞。」

枯木子怒道：「我不與你鬥口，有本領咱們見個眞章。」

公孫傑道：「論本領麼，我們是半斤八兩，誰也勝不了誰，但結果反而落得個兩敗俱傷，那彩雲劍誰也別想取了啦。」

「嘿嘿，依你之見呢？」

「我們就拿彩雲劍來打賭，看誰能先取到手，這樣不但可以分出勝負，也可以避免爲別人所乘。」

「依你，限期呢？」

公孫傑道：「十日如何？」

「好。」

好字才出口，枯木子已在黑暗中隱去，那種絕世的輕功，使紅霞、魏鑑看得咋舌。

公孫傑轉頭向紅霞道：「妳這個丫頭，眞不知天高地厚，今天如不是我老人家在場，你們屍骨已寒，還不快將那黑漢搬出來，跟我走。」

魏鑑道：「前輩準備到甚麼地方去呀？」

「去取彩雲劍呀，難道你們願我敗在枯木子手下？」

紅霞道：「前輩，那黑漢？」

「是被人迷了心智，如今被我點了穴，準備去找一位老友，給他配點解藥。」

「前輩要找的是不是送醫仙皇甫形？」

「哈哈，算妳這個丫頭聰明，走啊！」

他一閃身間，已從廟中提出黑漢，紅霞牽了馬，三人一起上了江邊大道。

此際三更時分，晚風颼颼，他們三人一騎，從巴東起脚，一路直奔三峽。

* * *

所謂三峽，是指西陵峽、巫峽、瞿塘峽而言，其實除此三峽之外，尚有七峽，如黃牛峽、崆舲峽、明月峽、歸峽、艷頂峽、燕子峽、屏風峽等，因這七峽不太著名，很少被人提及。

從巴東到三峽，不過是一日行程，如以練武人的脚程，也不過數個時辰工夫，他們全走的是旱路，紅霞已乘馬步行，將馬留在三峽入口處人家，三人翻山越嶺，如履平地，不到天亮已進入了巫峽的範圍之內。

紅霞道：「公孫前輩，你是先取劍呢，還是去治黑漢的病？」

公孫傑笑道：「當然是先替黑漢要解藥。」

紅霞不解的道：「若是先求解藥，爲什麼又先到巫山來呢？」

公孫傑哈哈大笑道：「任妳聰明絕世，如今也變成了傻丫頭了，妳只知道彩雲在巫山出世，却不知道那醫仙皇甫松也是住在巫山十二峯中的神女峯下。」

紅霞也笑道：「我怎知道那醫仙也住在神女峯下，前輩不是損人了？」

公孫傑道：「妳看，他就住在那峯的右側。」

紅霞與魏鑑抬頭望去，只見眼前一峯高聳，纖麗秀拔，霧鬢烟螺，如多情少女倒立危巖。輕紗披肩，媚態萬千，在這座主峯的四周，環繞着十一個山峯，如衆星拱月一般。原來他們這一陣急走，已到了巫山。

巫山共有十二座山峯，分望霞、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垃、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等。這十二峯中以神女峯爲主，每當碧空晴朗，忽然濃雲四合，迅雷疾雨隱沒山峯，衝擊峭壁。如大海來潮，萬馬騰奔，林木呼嘯。俄而雲斂雨收，層峯玉立，如美女出浴，娉婷嬌嬈，飄飄若仙，三人急走了一陣，已到了神女峯下。

紅霞道：「老前輩，那醫仙住在什麼地方？」

公孫傑道：「他住在峯南的凝眞觀中，與棋仙周處的陽台宮遙遙相對。」

紅霞道：「原來棋仙周老前輩也住在這裡。」

公孫傑道：「他們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巫山雙仙，不住在巫山還

住在那裡？」

紅霞尷尬的一笑，向峯南側的一角紅牆飛去，原來那正是醫仙皇甫松所住的凝眞觀。

此際一陣歌聲從一處松樹叢中傳了出來，聽去是：

走，走，走，遊，遊，遊。
無事無非度春秋。
朝看神女烟雲繞。
暮見劍光衝斗牛。
衝斗牛，休，休，休！
一場浩劫臨當頭。
彩雲三次入人世。
殺氣凶芒斬人頭。
斬人頭，如滾球。
在數難逃又難走。
名利不足持，白雲與蒼狗。
倒不如，一炷茗香一局棋。
一盤鮮果一壺酒。
其樂也無窮，其趣也悠悠，胸無牽掛萬事休。

歌聲一了，從林間走出一個年輕道童來，一身青衣道服，年約十四五歲，生得面如白玉，唇若丹朱，正頂上打了個道髻。

公孫傑一見便叫道：「蟲兒！蟲兒！」

小道童見是公孫傑忙踏荊步棘，如飛而來。

紅霞笑問道：「怎麼這道童名字叫蟲兒？」

公孫傑道：「他就是醫仙皇甫松的徒弟，因他終日替師父採藥，爬山越嶺，無孔不入，所以叫他蟲兒。」

他們邊講間，蟲兒已到了前面，向卜仙公孫傑行了一禮道：「公孫師叔，久未來此，這次翩然而來，莫不是爲了彩雲劍。」

公孫傑笑罵道：「你這個小鬼靈精，沒得是那個老不死將你教壞了，你師父在家麼？」

蟲兒笑道：「我師父算準師叔放不開人間名利，這次必定會來，正在家中等你呢。」

公孫傑哈哈一笑，提着黑漢向凝眞觀走去，三人隨後跟着，才到門口，已見一個身穿玄黃道服的道人迎了出來，笑道：「師弟久未降臨，這次是那陣風將你吹來？」

公孫傑也笑道：「你已早知我之來意，又何必裝傻，不過我這次來打擾，除去那彩雲劍之外，還有一件事情求你。」

皇甫松朗聲笑道：「咱們師兄弟還講得上求字麼？我們進去再說吧！」

原來這醫卜乩棋酒五人，原是同門師兄弟，却情性各異，自他們恩師駕歸道山之後，便各據一方，以醫卜乩棋酒自娛，各得其所。

且說三人進入後殿客房，公孫傑便將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皇甫松道：「師弟已與陰陽神掌枯木子約好，此事已勢在必得，不過這黑漢子又是甚麼來歷呢？」

公孫傑道：「這黑漢子來歷，我亦不大清楚，我見他兩眼發直，顯然是被邪教藥物迷失了本性，無緣無故的追踪着我，因此我順手牽羊，將他帶來，此人夙根甚厚，師兄能將他醫好，亦是可造之材。」

皇甫松將那黑漢子放在榻上，然後給他把了一陣子脈，才道：「他是中了迷魂奪魄香之毒，祇要吃了一劑清神明志湯便可以復元。」

他一邊說邊叫蟲兒去採藥，自己進去取了些山果酒菜，公孫傑爲之引見紅霞、魏鑑，四人邊吃邊說。

紅霞道：「皇甫前輩，那彩雲劍……」

皇甫松未等她說完便笑問道：「你們也想得到此劍？」

魏鑑笑道：「從前確有此意，現今知道自己功力太低，不敢妄想，不過既已出來，不妨趁此機會開開眼界。」

皇甫松正式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們這種想法，也不失爲明智之舉，不過天下之至寶，並非功力高權力大可得，凡事得講個緣字。」

紅霞、魏鑑二人連聲稱是。

皇甫松又向公孫傑道：「此劍從三月前開始，便已發出光華，一日勝似一日。」

公孫傑道：「師兄已早知此事，爲甚麼不下手取回呢？免得將來落入壞人之手，爲非作歹。」

皇甫松道：「其中有兩點原因：第一我早已將名利看淡，第二，我深知此劍每次出世，從發光時起，必得一百〇八天方能挖取，故而未曾下手。」

紅霞問道：「聽說此劍是第三次出世，不知是眞是假？」

皇甫松點頭道：「不錯，第一次出世是在春秋時期，引得天下大亂；第二次出世是三國時代，引得魏蜀吳戰火紛起；如今第三次出世，將不知變成如何局面了。」

魏鑑問道：「以前輩的看法呢？」

皇甫松嘆道：「此劍殺氣太重，然亦是天數使然，我們做人的，也只能盡其力量消弭，能否有所成就那就不得而知了。」

公孫傑道：「此劍如能得着，必將之毀去，方可免去以後災難。」

皇甫松搖頭道：「暴殄天物固然不可，有傷天理更亦不可，人立於天地之中，凡所作所爲，得看機緣而定。」

公孫傑點頭，此際蟲兒已將藥物取回熬好，皇甫松命他灌入黑漢子口中，約莫一會工夫，那黑漢子竟然自己清醒過來，便欲翻身爬

起，只是穴道被制過久，全身酸軟無力。

公孫傑過去給他一陣揉搓，已能活動，那黑漢子看着屋中五人，光是發怔，半晌才說道：「這是甚麼地方？」

紅霞道：「這是巫山神女峯。」

「奇怪，我怎會那麼快就到了神女峯，咦，妳不是姑奶，妳是誰？」

紅霞道：「原來你尚有一個姑奶？」

黑漢子搖搖頭道：「不，我並沒有什麼姑奶，祇是在半路上遇到一個女的，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她叫姑奶。」此語一出，屋中人全笑了起來。

皇甫松知他是個渾人，笑道：「那女的還跟你說過什麼沒有？」

黑漢子想了一下道：「她說她請我飲酒，吃了酒以後什麼也不知道。」

紅霞道：「傻小子，你吃了人家的迷藥，人事不省，要不是兩位前輩救你，你的小命早就完了。」

那黑漢子突然跪在地上，咯！咯！咯！一連叩了幾個响頭。

魏鑑一把將他拉起叫道：「你這是做什麼？」

那黑漢子道：「我娘跟我說，受了人家恩，一定要答謝的。」

皇甫松問道：「你娘叫什麼名字？」

那黑漢子道：「我也不知道，人家衝着我娘叫霓裳仙子。」

公孫傑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徐素月的孩子徐魯。」

那黑漢子點點頭，正待答話，忽見室外空中，反射一片紅光。

皇甫松突然站了起來，道：「彩雲劍氣已變顏色，不出三個時辰，必然出世。」說着身形已向外飛去。公孫傑、魏鑑、紅霞、蟲兒、徐魯等隨後追出，來至屋左面一片石坪之上，向前看去，果見數十丈開外的一座山谷之中，紅光閃爍。

紅霞叫道：「皇甫前輩，那是什麼地方？」

皇甫松道：「那也是神女峯的範圍之內，叫清風谷，無路徑可通，平常也很少人去。」

他正說間，忽見清風谷的左首，有十數道人影電飛而至。

公孫傑叫了聲：「不好，有人搶劍了。」身隨語動，已向那清風谷縱去。

他這一動，接着衆人一齊跟去，清風谷雖然沒有路徑可通，可是他們全是一身功夫，竄跳騰縱之間，已到了清風谷邊，眼前一排站了十二個人，拿着不同的兵刃，準備出手。

皇甫松冷冷的道：「貧道還以為是誰呢？原來是湘南四凶與梅山八怪，你們不辭跋涉之勞，來到了神女峯有何見教？」

四凶同聲咄咄的笑道：「神兵出世，武林皆知，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公孫傑仰天一陣清笑，道：「就憑你們也想得到那彩雲劍？」

八怪笑道：「如果我們十二人同時出手呢？」

公孫傑未及答話，已有人哈哈大笑道：「好一些妖魔小醜，你認為十二人一齊出手就可以獲勝麼，那不妨試試，由貧道一人對付你們。」

語聲蒼勁，中氣充沛，紅霞抬頭望去，却是一個年過半百的灰袍道人，身後隨着一個道童，一手捧着棋盤，一手拿着棋子，來人正是棋仙周處，那道童是他獨一無二的徒弟，叫做鶴兒。

四凶八怪同時怒哼一聲，紛紛向他撲去。

棋仙周處又是一聲縱笑，大袖展處，如兩道匹練向下飛舞，剎那間四凶八怪，被逼出一丈開外。

公孫傑朗聲說道：「周師弟，數年不見，你的功力已達到了衣履髮梢之間，可喜可賀。」

周處邊打邊說：「區區末枝，倒教師兄見笑，師兄此次遠涉重山，莫不是為彩雲劍？」

公孫傑笑道：「我已與枯木子打賭比鬥，誰能先取到那彩雲劍，誰便勝利……」

他語聲未了，耳際傳來了兩聲慘叫，四凶中已有兩凶被周處的流雲飛袖掃中，負傷跌出，他一聲清笑道：「師兄要是決心取劍，速入清風谷，這些魔崽子交給我啦！」

此際忽然聽得有人厲聲道：「慢着！」

人影一閃，左邊已多出一個年逾花甲的老者，削骨臉，吊客眉，一襲黑色長衫隨風飄拂。

此人正是魔道中數一數二的魔頭，哀勞山鐵佛手張恐。

皇甫松叫道：「時候已到，師弟趕快下去，這裡由我負責。」單掌疾揮，已迎了上去。

此際又是兩聲慘叫，八怪又有兩怪被周處衣袖拂中，重傷倒地。

公孫傑向紅霞、魏鑑道：「娃娃隨我下去。」

身形疾起，已向谷底疾落下去。紅霞、魏鑑也隨後跟下，此際皇甫松與張恐已接了手，這兩人一正一邪，全是武林中頂尖兒高手，一過招便掌風凌厲。

棋仙周處力劈二凶兩怪，壓力大減，他將一百零八招流雲飛袖使得天衣無縫，不一會工夫，又劈了二凶一怪，此時四凶皆已倒地，場中還有五怪仍在捨命搏鬥。

黑漢徐魯此時已與虫兒、鶴兒兩個小道童站在一起，在一傍觀戰。

公孫傑與紅霞魏鑑二人飛落谷底，見這清風谷方圓有數十丈左右，兩邊並無通路，因而形成了小小的天然盆地。

公孫傑舉目望去，見那發光之處是在谷南一個小小的石窟之中，這石窟約有五尺方圓，深不見底，他忙向紅霞、魏鑑二人道：「你們二人守在洞外，讓我進去看看。」

紅霞與魏鑑分立石洞兩邊，公孫傑一蹲身已向洞中行去，那一片紅光當面射出，使他難以睜眼，公孫傑偏着身形，向裡貼壁而進，行了數步左右，突然眼前開朗，裡面現出個較大的石室，約有二丈方圓，裡面有石桌石椅、石床、石櫈，一應俱全，顯然是古代隱士修眞之所，紅光便是從這石室中發出。

公孫傑雙目一掃石室四週，除去一些石器用具之外，並無發光之物，既找不着光源，當然更無法找到那彩雲劍的所在地。

公孫傑用手在石壁上敲了一陣，發覺有一處聲音特異。

他仔細觀察，見石壁間有道四方形的石縫，知道這是藏劍所在，他用力在壁上一拍，篤的一聲，石壁向後退去，當中現出一個四方口來，直徑有二尺左右，此口一開，大小與外面相似，正中有一張石案，案上放着一隻長約三尺闊約五寸的楠木盒，盒口未封，那紅色光芒便是從那裡發出來的。

公孫傑知道那便是彩雲劍了，忙雙手捧起，下面突然發出一陣軋軋聲音，石案從中裂開，下面現出一條隧道，同時身後「彭」的一聲，入口亦已封閉。

公孫傑大吃一驚，一轉身伸掌向入口處打去，「啪」地一聲，那石壁原封不動。

來路被封，祇有向去路找尋，公孫傑取出彩雲劍，借着劍光拾級而下，這條隧道越走越深，下面泛起一股陰濕濕之氣。

他提心吊膽，行了十數丈左右，忽然聽到一陣淙淙流水之聲，原來地道盡處，是個山腹中的泉眼，山泉由高處向低處流。

他要想出此地道必先躍入泉眼中，可是這泉眼究竟通到甚麼地方才算是出口，那就不得而知，萬一這道泉眼的行程太遠，人一躍入其中，呼吸不到空氣，就是不被水淹死，也會活活的悶死。

公孫傑手執長劍，在猶豫不決的當兒，那清風谷口此時已發生了變化。

* * *

皇甫松力敵鐵佛手張恐，兩人狠拚了兩百餘招，未分勝負。

棋仙周處獨鬥五怪，此時已大獲全勝，五怪已先後被周處的流雲飛袖劈倒。

此時，四凶八怪皆已消滅，他與虫兒、鶴兒、徐魯三人會合，在一傍觀戰。

一朶雲紅霞與陰間秀才魏鑑在清風谷底，兩人分執兵刄守在洞口兩邊，整整一個時辰左右，仍未見公孫傑出來。

紅霞柳眉微皺，向魏鑑道：「你看公孫前輩不會出事吧？」

她一聲「你」叫得非常之勉强，更覺玉臉發燒，陰間秀才却洒然一笑道：「公孫前輩是何等功力，想絕無妨礙。」

他語聲才了，洞口紅光突然沉了下去，原來此時公孫傑已執劍走入地下道。紅霞面容一開喜道：「莫非此劍已被公孫前輩取到手？」

魏鑑點頭道：「可能。」

此際，突然有個冷冷的聲音在耳邊响起：「甚麼可能不可能，你們讓開！」

原來此時洞口突然多出一人，一身火紅短衣，滿臉虬鬚，年約五十開外。

紅霞喝道：「你是誰？」

「嘿嘿嘿！區區就是火魔君馮凶。」

火魔君馮凶凶名遠播，兩人神情一緊，紅霞長劍緊握，魏鑑摺扇輕搖，朗聲笑道：「在下奉命看守此洞，任何人不得進入，職責所在，尚請原諒。」

火魔君嘿嘿的兩聲怪笑，道：「你們是奉何人之命，竟敢阻擋老夫？」

魏鑑道：「這個麼，在下不能奉告。」

「如果老夫命令你讓路呢？」

「恕難從命。」

「小子，找死！」

大袖揮處，已拍出一掌，剎時狂飆四起，砂石紛飛，紅霞與魏鑑二人祇感到有一陣熱流炙身，急向兩邊躍開，火魔君馮凶一聲怪笑，人已趁機躍入洞中。

紅霞道：「我們趕快進去。」

魏鑑點點頭，當先躍入，紅霞正待跟進，耳際又响起一陣尖厲叫聲「小子出來！」

魏鑑知道來了强敵，一個倒翻千層浪，人已退了出來，只見洞外又來了一個裝束特異的老人，一身獸皮，兩臂畫滿了花紋，腰間插着一柄長長的苗刀。他冷冷的道：「閣下叫我出來，有何指敬。」

那人咄咄一聲怪笑道：「小子，就憑你這點微末技倆，也想得到那彩雲劍？」

魏鑑怒道：「閣下何人，竟敢出言無禮？」

「苗疆黑雲洞主巴里。」

紅霞、魏鑑二人聞言一怔，一連退後數步，魏鑑心知合兩人之力也無法敵過此人，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忙道：「在下進入洞中，並非想得彩雲劍，而是阻止別人盜取此劍。」

巴里喝問道：「是誰？」

紅霞叫道：「是四川火魔君馮凶，有種的你就自己找他去。」

「嘿嘿！臭丫頭，妳以爲我不敢麼？」身形一晃，人已竄入洞中。

紅霞道：「想不到四大魔頭皆已出動，如今洞中衹有公孫前輩，恐非巴里與馮凶之敵。」

魏鑑道：「不妨，他們來此目的，無非是爲了彩雲劍，如今彩雲劍已落到了公孫前輩手中，如果我猜得不錯，公孫前輩可能已由另一地道出去了。」

紅霞白了他一眼道：「你怎麼知道？」

魏鑑道：「我曾聽家父言及彩雲劍的始末，據說此劍千年一現，百年一隱，每出世一次，必放光一百〇八天，直待被人取得之後，其芒方斂，剛才公孫前輩進入不久，其光已斂去，因此猜測此劍已爲公孫前輩所得。」

紅霞又問道：「那你又怎知道公孫前輩由另一地道出去呢？」

魏鑑道：「公孫前輩進入未久，此光便斂，從這一點證明，他得劍之處離洞口並不太遠，可是光斂之後到現在已經有一個時辰，仍未見出來，可見不是遭遇到特殊事故，或由另一地道出去了。」

紅霞點點頭道：「你說的也有理由。」他們正說間，忽聽洞中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音由遠而近，忙道：「不好，他們打出來了。」

魏鑑道：「我們且躲在暗處看看，是不是有公孫前輩在內。」

於是兩人急一閃身，已躲入谷邊的叢林之中，此時洞中躍出二個人影，正是那火魔君馮凶與黑雲洞主巴里。巴里手持苗刀，火魔君馮凶握着一個鐵環，兩個人打得甚爲激烈，却不見公孫傑在內。

魏鑑悄聲道：「怎麼樣，我說得沒有錯吧！」

紅霞向他飛了一個媚眼，笑道：「好啦，算你對不就成了！」

這半日相處，紅霞對魏鑑已隱含着一些情意，此際場中巴里喝道：「馮凶，你獲得彩雲劍，也該拿出來大家見識一下，總不能一個人獨吞。」

馮凶咄咄一聲，怪叫道：「人說苗人其蠢如猪，果然不錯，我如果得到彩雲劍，不放在身邊，難道能吞到腹子裡去不成？」

巴里怒道：「也許已藏到另一

個地方去。」

馮凶一抖手打出一環，叫道：「此劍光寒百里，香飄千村。我藏得了劍，却藏不了劍光和香氣，這一點你都不懂，還想得甚麼彩雲劍？」

「依你之見呢？」

「必定被先前那兩個娃娃取去了，連我也上了他們的大當啦。」

巴里一收苗刀道：「走，我們去找他們去。」

身形急起，已向谷左面尋去。

紅霞一拉魏鑑，兩人拔足便奔，巴里馮凶兩人同時發出兩聲怪笑，隨後便追。

紅霞、魏鑑二人心中明白，若被追上，不消一招便得粉身碎骨，因此盡力猛奔。

此時清風谷頂上醫仙皇甫松與鐵佛手張恐，已力拚了十餘招，不分勝負，恰巧此時陰陽掌枯木子趕來，棋仙周處趕緊接着，大打出手。

黑漢徐魯與蟲兒、鶴兒三人，目不轉睛的在觀看場上的變化，呼吸也有些急促起來。

周處突然哈哈一笑道：「老魔頭，彩雲劍此時恐早已落入別人之手，你還打個甚麼勁。」

此語一出，突聽一聲厲嘯，枯木子身形一起，已向清風谷底電射而出。

接着，張恐已擺脫了皇甫松的糾纏，飛下谷底。

醫、棋兩仙恐卜仙有失，也跟着飛落谷底。他們這一走，徐魯、蟲兒、鶴兒三人也跟着下去了，他們飛下谷底之時，正遇馮凶、巴里追趕紅霞及魏鑑。因此這一批人反而不入洞中，竟向四人追去。

在枯木子與張恐的想法，以爲這彩雲劍已被這些人得去。醫、棋二仙則是爲了挽救紅霞、魏鑑，雙方目的不同，方向却不謀而合，一齊隨着轉向神女峯後。

紅霞與魏鑑極力飛奔，祇是馮凶、巴里這兩個魔頭功力過高，不消一刻工夫，已追得首尾相接。

巴里苗刀一舉，颼地一聲，向魏鑑的背上砍去，魏鑑心知不好，趕緊將身形向前一傾，躲過一刀，立即返身，摺扇一擺，反點巴里靈台穴。

此際馮凶亦已舉掌向紅霞劈去。

紅霞閃步讓身，反斬他的右腕，馮凶右掌一收，左掌也隨之拍出。

這一動作疾如閃電，紅霞閃躲不及，祇感到熱火炙身，剛好這時啪的一聲大響，陰間秀才魏鑑的摺扇已被巴里的苗刀打落。刀勢不變，直貫他的咽喉。

紅霞與魏鑑二人同時陷入險境，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枯木子與張恐已趕到，同時揮掌打向巴里與馮凶。

兩魔被迫放棄了紅、魏二人，返身迎戰，瞬息間，四大魔君分成兩對打在一起。

紅、魏二人死裏逃生，這時反而停足不跑，眼看着四魔君殺得烟塵四起，風雲變色。

棋仙周處、醫仙皇甫松及蟲兒、鶴兒、黑漢子徐魯，反而超出四大魔君，與紅霞、魏鑑二人會合在一起。

皇甫松問道：「怎麼樣？劍取到手了沒有？」

魏鑑便將前後詳細情形說了一遍。

周處皺眉道：「莫非是師兄遇到了意外？」

皇甫松搖頭道：「公孫師弟機智過人，我想不會遇到危險。」

周處道：「當然我們的希望如此，不過亘古以來，凡是藏寶的所在，必定有機關埋伏，公孫師兄未能由原路走回，怎不令人擔心。」

醫仙皇甫松道：「此言也是，我們不如再進去一探。」

周處道：「事不宜遲，趁這幾個魔頭打得厲害時候動身，以免被其糾纏。」

皇甫松點點頭正欲動身，忽聽枯木子一聲大喝：「留下你的寶劍來。」反手向馮凶前胸抓去。

馮凶嘿嘿一陣怪笑，道：「你要的寶劍不就在這兩個娃娃手中麼？」身形一閃，回手打出一掌。

那知枯木子並未還手，就在讓招之際，急如閃電飛至紅霞身前，五指如勾向她執劍之手右腕抓去。

紅霞怒道：「你想幹甚麼？」嬌軀已隨着語聲閃了開去。枯木子如影隨形，上步欺身，仍向她右腕抓去。

皇甫松恐紅霞吃虧，從中打出一掌，直襲枯木子前胸。

枯木子被迫放棄了紅霞，轉身去應付皇甫松，怎知去了一個，又來了一個，馮凶已就勢去搶她的長劍，周處厲聲怒罵道：「你們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不怕人家說你們以大欺小麼？」

馮凶咄咄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情。」手勢不變，仍向紅霞手腕抓去。

紅霞心知武功與對方相差太遠，嬌軀急轉之下，已躲到周處身後。

周處就勢替她接了一招，雙掌相接，發出「彭！」的一聲大響，剎那間砂石紛飛。

馮凶兇性大發，雙目發赤，接連打出三掌，這三掌正是他火魔掌中最凌厲的招式，「連環三式」。

周處頓覺有一陣熱流急湧而

來，趕緊施出流雲飛袖，兩隻大袖銳如白刃，急若狂濤，硬生生將對方打來的熱流逼了回去。

兩人一接手間，瞬息就是數十招，打得難分難解。

那邊皇甫松與枯木子，兩個玄門子弟，一正一邪，也打得勢若狂風驟雨。

紅霞與魏鑑、蟲兒、鶴兒、徐魯五人集中在一起，蓄勢待發。

一傍的黑雲洞主巴里與鐵佛手張恐，見有機可趁，雙雙發出一聲怪嘯，同時撲向紅霞。

魏鑑吃驚大叫道：「紅妹小心！」

他這一聲紅妹，叫得太過突然，但也是情急關心所至。

紅霞紅在臉上，喜在心頭，嬌軀如急流湧退，向後飛了出去。

巴里怪叫一聲，身形就地一滾，苗刀已遞向她的腰際，同時張恐揮出一掌，打向她的後背。

這兩人皆是魔道中的高手，動作其疾如風，魏鑑欲想搶救，亦已不及，忙叫道：「紅妹撤劍。」他這一句話別含深意，紅霞那能聽不懂，手腕一抖長劍已如飛出手，拋向十丈開外。這下果收奇效，巴里與張恐二人同時收手停攻，反向長劍處撲取，原來他們皆將紅霞的長劍當作是彩雲劍，二人這一搶撲，接着又有兩條人影飛至，原來那枯木子與馮凶二人見巴里搶劍，同時撒手拋開了皇甫松與周處去搶劍。

接着聽得山崩地裂的一聲大響，四人同時對了一掌，各自身形一晃，退了五六步，誰也沒能取得那長劍。

張恐叫道：「像這樣奪劍，也許劍未到手，我們四人已傷重而死。」

馮凶冷冷道：「依你之見呢？」

張恐道：「依我之見，我們四人分作兩對，應憑武功高下，最後再與對方得勝者再比試，這樣便可分出誰的功力最高。」

巴里咄咄一聲輕叫，笑道：「功力最高又怎麼樣？」

張恐道：「最高的便是此劍的主人。」

枯木子叫道：「不成，萬一我們動手之時，別人趁機搶去了寶劍，該當如何？」

三人同時一怔，向周處立身處看去。

周處與皇甫松等五人正站在一邊，打算等四魔君打起來之後，便準備再入清風谷，探探那公孫傑的下落，此時忙笑道：「你們這些魔頭莫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如果怕我們搶劍，我們就先行離去如何？」

枯木子嘿嘿兩聲怪笑，却未答話，顯然地，確實願意皇甫松等離開，但以自己的武林地位又不便說出口。

周處哈哈一聲朗笑，道：「師兄，別人怕我們趁機搶劍，那我們就走吧。」

皇甫松也哈哈一笑，返身便走，此際突然遠處傳來了兩聲怪嘯，第一聲來人尚在一里以外，第二聲怪嘯來人已到了眼前，現出鶉衣百結，鬚髮蓬鬆的老化子來，右手執着個烏光爍閃杖。

老化子一到當場便冷冷喝了一聲：「站住！」

皇甫松身形一停道：「閣下有何見教？」

「我祇是叫你站住。」

「如果沒有別事，恕貧道等不便奉陪。」

皇甫松向幾人看了一眼返身便走，接着周處與五少也隨同後面跟去。

老化子怒哼一聲，五指如勾，臨空向五人抓去。他雖是臨空一抓，却有無形的潛力，硬生生的將皇甫松與周處二人的身形吸住。功力小的如蟲兒，鶴兒、徐魯等三人，身形竟倒退了好幾步。

皇甫松與周處二人大吃一驚，他想不出當今之世，還有誰有這樣高的功力，猛地返身冷冷喝道：「閣下倒是眞人不露相，你的功力雖高，如是無理取鬧，使人心有不服。」

老化子怪笑道：「服與不服是你們的事，我涂風做事，一向敢作敢爲。」

周處聽得身形一震，他做夢也未想到眼前此人，竟是數十年享譽武林的南僧北丐之一的惡丐涂風，那南僧淨空和尚早已坐化，而這北丐竟然還活在世上，眞是始料不及了。

涂風又是冷冷一哼道：「你們且等着，待會兒化子再跟你們算賬。」他邊說邊已轉身向四魔頭道：「你們不是要比試武功？老化子爲你們做個公證人。」

四魔面面相覷，他們已看到來人適才的功力，就是合四人之力，也未必是人家的對手。

涂風大喝一聲道：「你們比是不比？」

這一聲大喝，發生了無比威力，馮凶一聲冷哼，撲向巴里，四個黑道魔君，瞬息間又打在一起。

皇甫松與周處對望了一眼，默然無語，他們此時也無法離開，也不能長久的待下去，弄得進退兩難！

紅霞俏眼一轉，在苦思脫身之計。

此時突有一條人影急飛而來，一見紅霞便大喜道：「霞兒，原來你竟在這裏。」

原來來人正是紅家寨寨主，鐵掌撐天紅宇光。

紅霞喜道：「爹，你也來了啦。」正待上前敘話，惡丐涂風喝道：「少廢話，給我站住。」

紅宇光大怒，正待發作，紅霞向他施了一個眼色，便輕輕爲他引見了場中各人。

此時，山下又湧來了七八個人。

紅霞輕聲道：「爹，這都是你帶來的麼？」

紅宇光道：「祇是同路而來，不過內中也有妳妹妹在內。」

「還有那些人？」

「閻王壩之活閻羅魏子雄，巫家堡主滾刀巫飛，清風莊主三陽開泰褚清風及他們的手下。」

他們閒談間，這些人已經到了眼前，神女峯下已是風雲際會。

惡丐涂風對這些人猶如未見的一樣，祇是雙目注視四大魔君的打鬥。

皇甫松心中一寒，暗想，萬一不得已時，合衆人之力，必可與惡丐決一死戰。

紅霞妙目一轉，向陰間秀才魏鑑看了一眼，便婷婷嫋嫋的向惡丐走去。

魏鑑大吃一驚喝道：「紅妹，妳要幹甚麼？」

紅霞向他盈盈一笑，這一笑拋盡了萬種風情，可是脚下並未停止。

紅宇光等想喝止是來不及了，眼看着紅霞已走到了涂風身邊，輕輕道：「涂老前輩。」

惡丐涂風冷冷的道：「少廢話，回去！」

紅霞小嘴一嘟道：「人家是一片好意嘛，你不聽就算了。」說完眞的回身便走。

涂風又喝道：「快回來。」

紅霞轉身道：「你不聽就算了，又何必叫人家回來。」

惡丐涂風冷冷的道：「妳說說看，如果有道理，我就聽妳的，假如妳有什麼鬼心眼，小心我劈了妳這丫頭。」

紅霞嬌臉嫣紅，低聲道：「老前輩，你是不是想得到那彩雲劍？」

「是又怎麼樣？」

「以你的武功，一把搶走就是，誰還敢跟你爭奪。」

「嘿嘿，老夫要看狗咬狗。」

「可是時間這樣拖延下去，總是對你不利。」

涂風怒道：「誰敢？」

紅霞笑道：「老前輩的武功我是知道的，可是，獨狠難敵衆犬，萬一人家趣聚越多，總是痲煩事兒。」

惡丐涂風聽得一怔道：「有道理。」未見他身形晃動，人已飄入當中，向四大魔君道：「老化子不耐煩久等，你們四人一齊上吧！」

四大魔君同時一怔，一齊停下手來。

涂風喝道：「你們不動手，老化子可要得罪了。」右手蛇杖一起，一溜烏光，一連打出四招，向四人面前的曲池、關元、天靈等穴點去，這正是老魔頭當年賴以成名的「分光射影」杖法，場中四大魔君身形急閃，未及還手，老化子的蛇杖已化成數十道杖影，分向四人罩去。

這「分光影射」杖法，奇妙無窮，能夠一杖化成數十道甚至數百道杖影，凌厲無匹，任敵人躍向何方，它均能如影隨形急起直追，直至敵人被傷在杖下爲止。

四大魔君臉色大變，他們雖是魔道中一流高手，但遇到了惡丐涂風，竟無還手餘地，三招未過，數聲悶哼，一個個被點了死穴，倒了下去。

涂風哈哈數聲狂笑，隻手一招，地面上那支劍已飛到他的手中，光憑這一手已將場中數十人鎭住了。

紅霞此時已回到他爹的身邊。

紅宇光道：「孩子，妳怎可如此的冒險？」

紅霞道：「這些人都是壞蛋，死了一個少一個，我自己雖沒有力量，但可以借敵殺敵呀！」

紅雲道：「姐姐，妳怎地一個人偷偷地跑了，害得我好找。」

原來紅宇光的第二女兒紅雲，綽號一片霞。

紅霞笑道：「現在不是找着了麼？」

紅雲道：「妳現在怎地又多出了一個哥哥來？」

「誰說的？」

「我聽那人親口叫妳紅妹，這還假得麼？」

紅霞粉面一紅，向魏鑑看了一眼。

紅雲括着耳子叫道：「羞，羞，羞，姐姐有男朋友。」

原來紅雲此時不過是十五、六歲，還是一肚孩子氣，紅宇光喝道：「雲兒不得胡說。」

紅雲嚇得舌頭一伸，不敢再說，惡丐涂風冷冷一哼，道：「鬼丫頭，原來妳在騙我。」

紅霞臉色一變，道：「我可沒騙妳！」

「嘿嘿，妳說我手中的是甚麼劍？」

「當然是彩雲劍。」

「彩雲劍？彩雲劍光寒十里，香飄千村，這劍上旣無寒光，也不飄香，要來何用。」只見他兩指一彈，那長劍應手而折。

紅霞見長劍被毀，泫然欲淚，因爲這枚劍雖然不是甚麼寶刃仙兵，却也是她多年的隨身之物。

惡丐涂風突然大喝一聲，道：「你們其中誰拿着彩雲劍的，趕快給老化子送出來。」

這一聲急如霹靂，聲似雷霆，可是場中竟無一人回答。惡丐涂風怒道：「你們如果再不送出來，我要你們通通死在這裡！」

皇甫松叫道：「我們在場人的手中，並沒有甚麼彩雲劍，如果你一定要以大欺小，我們也不惜一戰。」

惡丐涂風咄一聲道：「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如今你們一齊上來，這樣總不能說我以大欺小了吧！」

周處悄聲道：「師兄，看來今天難免一戰，我就不相信集場中數十人之力，還打不過他。」

皇甫松點點頭，由傳音入密的功夫向場中人招呼一聲，雙手一揮，已撲了上去。接着周處兩隻大袖一展，銳如匹刃，隨後搶攻，他們這兩人一發動，跟着紅家寨寨主紅宇光、巫家堡堡主、閻王壩主、清風莊主等四人，亦同時發動，與皇甫松、周處二人，分成六個方向，向惡丐涂風撲去。

這六人皆是獨霸一方的人物，武功造詣已趨上乘，六人合擊之力，眞是無與倫比。

惡丐涂風冷冷一哼，蛇杖起處，幻成一片光芒，分向六人還擊過去。皇甫松只感到有一陣無形的壓力，逼得他們無法還招，遠遠後退。

惡丐涂風却趁他們後退之間，運杖還擊，風聲杖影，刹那間滙成一片狂濤，連綿不絕。

場中六人盡出全力，勉强讓過了一招，接着惡丐涂風的第二招又到，他這「分光影射」杖法，如影隨形，威力無窮，六人正感到難以應付的時候，突然眼前飛起一片青雲，跟着一聲大响，惡丐涂風已收杖退回一旁。

場中又多一人，來者是個半百的女人，一身青羅飄拂，也許她駐顏有術，看上去還不足三十，粉臉泛朱，青絲生光，目注徐魯道：「孩子，你還好吧？」

徐魯道：「娘，我差點見不到妳啦！」

那婦人臉色一變：「爲甚麼？」

「我被人家迷失了本性，是這幾位道爺救了我。」

那婦人冷冷一哼道：「又是那妖婦所爲，孩子你放心，這個仇我非報不可。」她邊說邊向皇甫松與周處道：「多謝兩位道長救了小兒。」

兩人忙道：「這是份內事，何必言謝！」

「可是惠而不報非禮也，讓我替你們打走這惡丐再說。」

原來這婦人正是徐魯的娘親，人稱霓裳仙子，她轉首向惡丐涂風叫道：「老化子，你是自己走呢，還是我趕你走？」

惡丐涂風冷冷一笑道：「憑妳也配？」

「不信你就試試。」

語聲一了，手中七巧神仙杖已飛打過去。

涂風飄身出杖，兩人頓時打在一起。

皇甫松道：「師弟你且等在這裡，我去探探公孫師弟的下落。」

周處道：「師兄，我們一起去吧！」

皇甫松道：「不，徐仙子是爲我們架樑，你且守在這兒，萬一有什麼危險，可發動力量，一舉而誅之。」

周處沉聲道：「這……」

皇甫松道：「對付這種魔頭，不必講什麼武林規矩，你小心看，我走了。」

皇甫松說走就走，人已躍下清風谷底。

蟲兒向鶴兒道：「師兄，你說師叔會有危險麼？」

鶴兒搖頭道：「我想絕無危險，因爲我曾聽師父說過，好像清風谷底，那石洞另有道路，也許師叔已由另一條通路走出了。」

蟲兒道：「如此說來，我們請周師叔去找，必可遇着。」

鶴兒搖頭道：「我師父也只知道其中另有道路，但並不知道通路在甚麼地方。」

他邊講着，目光向四週一掃，見活閻王魏鑑，三陽開泰諸清風，滾刀巫飛，鐵掌撑天紅宇光，一朶雲紅霞姊妹，黑漢徐魯以及各堡帶來的人，齊在雙目注視場中。

棋仙周處已經走近離搏鬥處只有數丈左右。

原來此時場中正打得急風呼呼作响，霓裳仙子徐素月的七巧神仙杖及老魔頭惡丐涂風的蛇杖，兩條杖影上下翻飛，各不相讓，已鬥了數百招，涂風仍是精神抖擻，徐素月已是額角見汗，顯然在內力上差了一籌。

周處蓄勢戒備，準備萬一徐仙子出險之時，出手搶救。

鐵掌撑天紅宇光已看出當時情勢，如不將惡涂風迫走，今日到場的人可能很難離開，忙向滾刀巫飛叫道：「巫堡主。」

巫飛將手一拱說：「紅寨主有何見教？」

紅宇光道：「巫兄此來，敢情也想得到那彩雲劍？」

巫飛反問道：「紅兄呢？」

紅宇光道：「得劍尚在其次，主要是怕劍落在壞人之手。」

巫飛哈哈一笑道：「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紅宇光復向魏子雄與諸清風道：「魏兄與諸兄呢？」

魏子雄也一聲大笑道：「諸兄我不知道，但我的來意，却正與各位不謀而合。」

褚清風也笑道：「正是，正是，我竟亦是如此，但不知紅兄何出此言。」

紅宇光正色道：「如今魔道中奪劍之人，如四凶五醜，梅山八怪，皆已先後陣亡，目前剩下的只是惡丐涂風，可是這老魔頭功力特强，看來徐仙子終非其敵，咱們何不一齊出手，先收拾了這老魔頭，爲武林除一害，然後彩雲劍不管落在那一位手中，我紅宇光絕不在乎。」

活閻王魏子雄道：「紅兄眞是快人快語，不過這樣一來，徐仙子會不會見怪？」

紅宇光道：「徐仙子與棋仙周處私交甚篤，我們不妨問問他意見。」

巫飛道：「正是，正是！」

兩人正欲向周處立身處移動，忽見醫仙皇甫松已由清風谷中出來。

紅宇光將原意說了一遍。

皇甫松道：「貧道之意，與各位不謀而合，但必須待徐仙子不敵之時，方可出手。」

巫飛道：「當然，當然！」

此際周處、鶴兒、虫兒，一見皇甫松回來，齊靠攏過來。

紅霞與魏鑑也跟着過來。

鶴兒道：「師伯可曾找到公孫師伯？」

皇甫松搖搖頭道：「很奇怪，那清風谷底的石洞，面積並不太大，可是我找遍了全洞，也沒有見着公孫師弟的影子，你說是不是怪呢？」

虫兒道：「聽周師叔說，這石洞之中，可能還另有出路。」

皇甫松目注周處道：「是這樣子的麼？」

周處道：「我也只是聽說，但並不知它出路究竟在甚麼地方？」

皇甫松道：「那就怪了，我搜遍石洞並未發覺有第二條出路呀？」

紅霞叫道：「老前輩，你有沒有敲打石壁？」

「妳是怕石壁間有甚麼通門暗道？」

紅霞道：「正是，凡是藏寶物的地方，絕不會就是那樣平平淡淡的。」

皇甫松一拍頭道：「該死，我怎麼未想到這一點呢？」

他們正談間，忽聽得徐仙子一聲清叱，掌中杖化爲一道杖影向對方壓去，這正是她多年來苦心精研的一百〇八招七巧神仙杖法。

惡丐涼風本來已快取勝，此時被她招式一變，頓有些手忙脚亂之感，忙定一定心神，極力打出數杖，勉强才將局面拉平。

周處嘆道：「徐仙子的潛力很厚。」

皇甫松道：「這可能是她多年來研究玄門丹道的效果，當後天力盡之時，先天之潛力必隨之而發，不過這一來，她的眞元就損耗得多了。」

周處點點頭道：「師兄說得不錯。」

他們邊談間，場中兩人又拚了百十招，結果涂仙子仍是漸漸落了下風，場中人一個個臉色凝重了起來，徐魯一轉身便向場中闖，被巫飛一把拾住，說：「你想幹甚麼？」

徐魯苦着臉道：「放開我，我娘不行了。」

巫飛道：「你娘雖然不行，你一人去更不行，且等等再說。」

此時，徐仙子慢慢的向後退，場中衆人也跟着她向後退。

他們這一退是轉向神女峯的後山，也就是清風谷後的地方。

神女峯附近，雖不是甚麼陽平大道，但在練武人來說，在上面打鬥，並不是一件難事。

紅霞長劍已被惡丐涂風毀去，赤手空拳，妙目緊緊注視當場。

陰間秀才魏鑑叫道：「紅妹，這個給妳。」一揮手間拋出一團銀光。

紅霞伸手一接，原來是合金製成約一丈長的一條鍊子，鍊子前端有一個拳頭大小的銀鎚。

原來這件兵器叫做「流星鎚」，陰間秀才魏鑑有「摺扇流星」之稱，是指此物而言。

紅霞接過星鎚之後問道：「你呢？」

魏鑑摺扇一搖道：「這不是麼？」

紅霞向他微微一笑，這一笑含着那無限柔情。

魏鑑心中一喜，正欲再說幾句話，紅雲跑過來叫道：「羞！羞！羞！姐姐找男朋友。」

紅霞追着要打她，那知道此時場中惡丐涂風發出一陣怪笑，道：「老婆子，我看妳還能支持多久？」蛇杖一連揮出三招。

徐仙子被他一聲老婆子一叫，臉飛紅霞，加之功力不夠，因此節節後退。

紅宇光一面跟着後退，一面向衆人道：「大家小心跟着，準備出手。」

清風莊主三陽開泰褚清風一拉

九耳八環刀，活閻王魏子雄翻開鐵拳，巫家堡堡主滾刀巫飛的三尖兩刃刀也出了鞘，紅霞手持流星鎚，魏鑑摺扇輕搖。紅雲也取了背上長劍，其他各人各自出兵刃，準備應付緊急場面。

此際，徐素月已退到後山，山腳邊現出一個很大的水潭，潭水呈現碧綠色，水面泛起一層淡淡的白霧。

紅雲童心未泯，拉着虫兒的手問道：「小道士哥哥，那叫甚麼潭？」

虫兒道：「這是藏蛟潭。」

「爲甚麼叫藏蛟潭？」

「據說這潭底潛伏着一條蛟龍，每逢下雨之時，必會出現。」

「你看見過麼？」

虫兒搖搖頭道：「沒有。」

他們邊講邊跟着徐素月向後退，三陽開泰的九耳八環刀震得噹噹作響。

巫飛的三尖兩刃刀發出一片寒光。

紅宇光與魏子雄的身形逐漸向徐素月靠近。

場中一聲驚叫，原來徐素月一不小心，左腿着了一杖，身形斜飛出去。

皇甫松早已防此一着，一縱身間，雙手一托，將徐仙子接住，其餘兩人一湧而上，兵刃一齊出手，齊向惡丐涂風打去。

皇甫松叫道：「徐魯，過來看着你娘。」說完縱身入場。

徐素月雖然着了一杖，但由於她讓得快，傷得並不太重，由徐魯替她按摩着。

此際場中已打得一場糊塗，周處兩隻大袖銳如兵刃，上下飛舞，皇甫松小星雲掌法神出鬼沒；巫飛的滾堂刀，光如雪片，專攻敵人下盤。

活閻王魏子雄雙掌如鐵，打出陣陣勁力，三陽開泰褚清風一柄九耳八環大刀，舞得噹郎郎的作响。

紅宇光棄掌用劍，大飛雪花劍法，如萬點銀星，向對方頭上罩去。

紅霞與紅雲姐妹陰間秀才魏鑑，以及各莊各派帶來的人，此時插不上手，僅在一傍觀戰。

惡丐涂風一人力敵場中六大高手，仍是遊刃有餘，此人功力果是不凡，皇甫松雖是集六人之力，仍是步步後退，眼看已接近藏蛟潭邊。

這藏蛟潭方圓數十丈，潭水深不可測，周處等六人此時已被迫離潭水邊祇有三丈左右，如果再退的話，非被迫落潭中不可。

周處左手大袖一揮，向惡丐右肩劈去，同時褚清風的九耳八環大刀，一式「擧火燎天」，刺向他的咽喉。

惡丐涂風蛇杖一繞，右打「靈蛇出洞」，左打「怪蟒翻身」，擧手之間，不獨將二人招式破去，同時杖勢不變，反向二人的笑腰、百滙穴點去。

巫飛却趁機滾身而上，三尖兩刃刀砍向他的曲池穴，紅宇光蓄勢跟着打出一掌。

惡丐涂風怒哼一聲，蛇杖一繞，化作千層浪濤，撥刀點穴，反向六人迫去。

皇甫松不禁又退了兩步，此際離潭邊祇有數尺，情形緊張萬分。

徐素月仙子扶着徐魯，步步走近，準備必要時拚着再受一次傷，也要出手搶救。

紅霞紅雲姐妹及魏鑑亦準備同時出手。

此際，突見一條人影，雙手齊揮，化作數十道飛芒向涂風打去。

涂風一躬身，反而打出一掌，跟着向那人欺去。原來這人是虫兒，他見六人危急，趁機洒出一片碎石。

皇甫松恐虫兒吃虧，飛身而上，接着周處、紅宇光、巫飛、褚清風、魏子雄，向兩面一分，反迎上去，各施展出毒辣招式，迫得惡丐涂風身形向後一退，這樣一來，形勢反轉，惡丐涂風背向藏蛟潭，皇甫松六人反而高位而處。

涂風大喝一聲，施出多年未用過的惡蛇杖法，將本身兩甲子修爲的內力完全貫注在蛇杖之上，場中人頓覺頂際有數千斤壓力，欲避不能。

虫兒鶴兒欲奮身搶救，竟被那股無形潛力所阻住，徐素月呆呆注視，一籌莫展，這正是千鈞一髮的當兒，忽見潭面水上嘩啦一聲，從水底中竄出一人，揚手間，一道光華，向惡丐背後襲去。

惡丐涂風全力應付當前敵人，可想不到後面有人偷襲，再加上全部內力已貫注在蛇杖之上，背後空虛，再等發覺，已欲避無能，噗嗤一聲，那道光華透身而入，勁力猛地一鬆，皇甫松等六人壓力頓時減去，周處大喝一聲，趁機打出一掌。

惡丐背後受傷，已無力還擊，身形如斷線風箏向潭中心墜落。此時却從潭下躍上一人，正是公孫傑。原來他入石洞之後，後退無路，祇有躍入泉眼之中，那知道這泉眼正通藏蛟潭，他浮出潭面之時，正是六人緊張關頭，於是隨將手中的彩雲劍盡力擲出，這也是氣數使然，老魔頭性命當終，他想得彩雲劍，結果彩雲劍隨他一起葬身潭底了。於是這一場羣豪爭劍大決鬥就此結束了。

（本篇完）

新派殺手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槍霸傳說

上文提要： 杜霸天的手下馮四喜修理仇一鬼，仇一鬼之妾勾引杜霸天的小舅子海峯……銀狐私下約見希雲，他不甘心當人下人，因此欲勾結希雲，不料非君子所爲的行徑被希雲所不恥……卓二少爲杜霸天僱請十三名外地殺手欲聯手殺希雲，但希雲却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希雲就是王槍，他並沒有在上海灘十里洋場消失，反而私下裡與袁心心幽會……

願化干戈爲玉帛　殺手有情携美歸

他用的刀，極沉重也極鋒利。

他又用經過特殊炮製的藥物，使井婉婉的人頭不再冒出鮮血。

他這樣做，是爲了甚麼？

是一種遊戲？還是更刻意地恐嚇杜霸天。

不管怎樣，這一次可怖的行動，的確使杜霸天大爲震駭。

他感到極大的恐懼。

他又驚又怒，也更增强了要消滅希雲的決心。

* * *

希雲很快就知道井婉婉遇害的消息。

井婉婉是個壞女人，她是死有餘辜的。

他並不反對史高夫殺井婉婉，但却不喜歡史高夫殺害井婉婉的手法。

下午，希雲和史高夫在喝茶。

那是來自英國的紅茶。

「這餐館的食物不錯吧？」史高夫問。

希雲搖頭：「不好。」

「眞的不好？還是因爲你的心情不好影响所及？」史高夫哈哈一笑。

「你不該到上海。」

「上海的天氣不錯，很適合我，爲甚麼我不該到上海來？」

「你是個搗亂的混蛋！」

「我做事，自有分寸，用不着你擔心。」

「爲甚麼不能殺掉這個女人？」

「你殺她的時候，她手無寸鐵。」

「她也殺了不少手無寸鐵的無辜者，難道你不曉得嗎？」史高夫冷笑不迭。

他冷笑，希雲也在冷笑：「如此說來，你是在替天行道了？」

「難道我不可以替天行道嗎？」

「當然可以，但我聽見之後，却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你認爲我不是這種人？」

「當然不是。」希雲冷冷一笑：「你祇是個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殺人掮客！」

「唉！也難怪你這樣說。」史高夫長長的嘆一口氣，「但你可知道，當我還沒有幹這一行之前，我是個怎樣的人？」

「不曉得。」

「我可以告訴你，在此之前，我是個俠士，不折不扣的俠士！」

「俠士？」

「不錯，是俠士！」

「俠士是幹甚麼的？」

「俠士，通常都是很瀟洒的。」

「你也曾經是個很瀟洒的男人嗎？」

「當然瀟洒，說不定比現在的閣下還要瀟洒一些……」史高夫說到這裡，淡淡一笑，忽然又再長長

的嘆一口氣，「不，我弄錯了，你最蕭洒的時期，絕對不會是現在，而是和小清兒在一起的時候。」

「不！你是弄錯了，眞的弄錯了。」

「哦？」

「我現在半點也不蕭洒，和小清兒在一起的時候，也不蕭洒。」

「那麼……」

「我最蕭洒的時期，是當我還沒有認識小清兒之前……」

「那又是多久之前？」

「大概是還在穿開襠褲滿地亂爬的時期吧！」希雲說到這裡，又忍不住轟聲大笑起來。

他在大笑。

他笑得彎下了腰，連眼淚也迸流下來。

但史高夫却一臉木然之色。

他沒有跟着希雲發笑。

過了好一會，希雲笑聲漸止。

他輕輕的吐出一口氣，道：「四周的壓力太大了，足以把一個人壓得連呼吸也不暢順。」

「連你也有這樣的感覺？」

「我也只不過是人。」

「但你並不是個平凡的人。」

「這只是你的觀感。」

「不，在許多人眼中，你絕不平凡，最少，杜夫人一定比我更佩服閣下。」

「她是個不幸的女人。」希雲不禁嘆一口氣，接着却欲言又止。

「她不幸，是因爲遇上了杜霸天那樣的不世奸雄。」史高夫說。

「但她有一個很不錯的兒子。」

「在母親眼中，所有兒子都是與別不同的。」

「尤其是杜霸天和心心生下來的兒子。」

「不錯。」

「你看今晚的天氣怎樣？」

「有雨。」

「小雨？」

「不，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大雨。」

* * *

晚上，天色很好，月亮高高掛在半空。

看來不會下雨。

杜霸天在樓台上仰望長空，在他身邊的是一個蒙面人。

「杜老闆，不必擔心！」

「連我也這樣對自己說，但……唉，我是不是老啦？」杜霸天嘆息着說。

「每個人都會老，但人老並不要緊。」

「心老呢？」

「那才是最要命的事情。」

「不錯，哀莫大於心死。」

「心死之人，固然是最可憐的，縱使心未死，但心老了，也是大大的不妙。」

「你跟隨我左右已多久了？」

「十五年。」

「這十五年以來，覺得俺是個怎樣的人？」

「你絕不是個正人君子，而且還很冷酷。」蒙面人緩緩地說。

杜霸天笑了。

他笑得無奈，笑得蒼涼。

「天氣好像開始變了。」他仰望長空。

長空有烏雲。

烏雲自東飄向西，把皎潔月色遮掩。

蒙面人道：「我好比月亮，現在已把臉龐遮掩起來。」

「蒙着臉做人，有時候反而會是一件輕鬆寫意的事，最少，你可以看見別人的表情，但別人却不曉得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杜老闆說的甚是……」

忽然，一聲霹靂，原本還是好好的天氣，忽然間就變了。

變得極快。

變得令人難以置信，不可思議。

樓台上，風雨飄搖，但杜霸天還是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他的身子，早已濕透。

蒙面人亦然。

「老闆，你已多久沒有這樣淋過雨了？」

「已不記得。」

「不，你是個記性極好的人，你不是記不起，只是不願意提起。」

「嘿……唉……你果然是最瞭解我的人。」杜霸天嘆了口氣。

「我若是你的敵人，恐怕你已活不到今天。」

「幸好不是。」

「的確不是。」

「但將來呢」杜霸天的視線，忽然射向蒙面人森冷的瞳孔。

「將來？」蒙面人笑了，笑得有點詭秘，「將來的事，誰能保証？誰能逆料？就算我說了出來，你會相信嗎……當然不會！別說是你，就連我自己，也絕不會相信這些鬼話……」

雨下得更大了。

杜霸天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

* * *

果然是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

這是狙擊敵人的好機會。

因爲在這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躲在他的「巢穴」裏。

而且，通常都會躲入被窩裡蒙着頭呼呼大睡。

* * *

老雀是狙擊的高手。

他並不是甚麼職業殺手，他殺人只是爲了要讓自己感到高興。

有人說，老雀是杜霸天的遠房親戚。

但老雀否認。

他並不是討厭杜霸天，只是他並不認爲自己眞的是杜霸天的甚麼親戚。

老雀是個脾氣怪異的人。

他從不宰殺禽畜。

他只是喜歡在自己高興的時候，一聲不响地跑去殺人，他殺人，並不是爲了要得到甚麼利益。

他並不富有，也不算太窮。

他對生活的要求，也不怎麼高。

通常，只要有酒喝，有飯吃，他已很滿足。

對於女人，他從不苛求。

他沒有結婚。

他不結婚，理由是他認爲自己決不會是一個好的丈夫。

既然連自己都確定了這一點，他就決定永不累己累人，因此，雖然他曾經遇上過一些很賢淑的女人，但他從來沒有成家立室的打算。

那些往事，距今已超過二十五年。

他快將五十。

到了現在，他非但沒有後悔當年的決定，而且還一直認爲那是絕對正確的。

* * *

老雀不喜歡那些自命風流的男人。

尤其是那些向有夫之婦下手的男人。

他近來本已很安靜，除了吃飯喝酒和偶然間逛逛窰子之外，他最大的享樂似乎就只有一件事——下棋。

老雀喜歡下棋。

但他的棋藝，由十五歲到現在快將五十歲，都沒有甚麼進步。

只是，喜歡就是喜歡。

就算他的棋藝倒退，甚至變成了一個棋藝上的白痴，但他仍然是那麼喜歡下棋。

正如喝酒一樣。

* * *

雨點越下越大。

老雀在嗆咳。

那是他的老毛病。

他每次殺人之前，都會這樣嗆咳起來。

他是一個很冷靜的殺人者，每一次出手，幾乎都是自己站立於不敗之地。

他又認爲，殺人就和許多藝術一樣，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一項藝術。

問題只在於殺人者的「藝術」達到怎樣的境界。

他一直都認爲自己在這方的「藝術成就」，不過不失。

不過不失的意思，就是既不怎麼出色，但也不算是太差勁。

正如他在下棋方面的成就一樣。

不過不失。

* * *

下雨天，殺人天。

殺人可以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

但這種非常複雜的事，有時候却又是一件非常非常簡單的事。

簡單得易如反掌。

輕易得有如吹一口氣。

甚至比反掌，吹一口氣還更簡單，還更輕易。

這一切，全在乎殺人者是甚麼人，被殺者又是甚麼人而定。

除此之外，時勢也是另一項重要的因素。

甚至還包括雙方的情緒、狀態。

當然，天氣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在下雨天，殺一個人也許會更容易，但也許會更艱險……

這一切的一切，往往都只繫於殺人時的一刹那！

對於別的事情，老雀也許是相當隨便，甚至是相當糊塗的人。

但在殺人的時候，他絕不糊塗。

他尊敬被殺的人。

因爲他每一次出手殺人，對方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老雀不殺小人物。

殺小人物，對他來說，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要嘛就不殺，要殺人，就得挑選一些別人不輕易殺得了的王八！」

王八！

他尊敬他自己要殺的王八！

因爲這是藝術！

老雀已記不起有多久沒殺過人了。

他只是記得，他上一次殺人，也在雨天。

大雨天。

但那一天的雨勢，還比不上這一晚這麼厲害。

他喝了一些酒，但不算多。

最少，距離醉的階段還很遙遠。

他在大雨中保持頭腦清醒，他必須謹愼地盤算每一個行動。

這一次，他要殺的，是一個忽然在上海灘裏冒出頭來的年輕人。

希雲！

他認爲，這年輕小伙子雖然很能幹，但却在勾引一個有夫之婦。

這樣的人，該死！

不幹掉他，未免是「太可惜」了！

* * *

要殺掉希雲的人，當然絕不止老雀一個。

但老雀和其他人却完全不同。其他人要殺希雲，都是爲了名、利。

又或者是刻意地要討好杜霸天。

杜霸天！杜老闆！

他有財有勢，他的妻子居然給這個年輕小伙子搭上了，眞是怪事。

但不管怎樣，祇要幹掉希雲，一定會大大的有好處。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因此，要殺希雲的人，越來越多。

然而，這些要殺希雲的人，却又越來越是感到爲之心寒。

「希雲不易殺！」

「崔大麻子又失手了！」

「那小子的拳頭很快！」

「刀法更快！」

「他不但有一把快如閃電的刀，也有槍，而且……」

「而且怎樣？是不是槍法又快又準？」

「簡直就像是在槍管上長着眼睛一樣，祇要盯上了誰，誰就死定了！」

「他眞不是人！是惡魔的化身！」

「不！他比惡魔還更可怕！」

這都是要殺希雲的人說出來的。

* * *

但老雀和那些人完全不同。

他並不是杜霸天的手下，也不稀罕杜霸天的獎賞。

他要殺希雲，並不是爲了名、利。

他祇是認爲，有一個這樣出色的年輕人，而又犯了該殺的死罪，要是不親自下手，未免是「太可惜」了。

這是很奇怪思想。

老雀就是一個這樣奇怪的人。

他知道，要殺希雲，並不容易。

要是很容易就可以幹掉他，他早已橫屍街頭，死得一塌糊塗。

現在，一般要殺希雲的人，甚至無法打探出這年輕人的下落。

但老雀並不是一般人。

他知道希雲在甚麼地方。

* * *

希雲在一間很小的酒家裏。

這酒家的老闆娘，是三十歲不到的美姑。

美姑是一個胖女人。

雖然她胖得很，但也漂亮得很。

漂亮的女人，通常都很能吸引男人。

但美姑却是個著名的「辣椒」。

又胖又漂亮的「辣椒」。

想佔她便宜的男人雖然不少，但却都沒有好的收場。

她常揍人。

誰想佔她的便宜，她就揍誰。

但她從沒有揍過希雲。

是不是因爲希雲從來都沒想過要佔她的便宜？

此事頗爲耐人尋味。

* * *

「今晚的天氣很差，酒又怎樣？」美姑問。

「比天氣更差。」希雲答。

「心情不好，就算把瓊漿玉液灌入喉嚨內，也變得像是酸醋。」

「說得好，但今晚我的心情很愉快。」

「眞的？」

「不知道，」希雲又呷了一口酒，「在這裏躭得越久，越是不明白自己說的到底是眞話？還是狗屁不通的廢話！哈哈……」

「大多數喝了酒的人，都會迷失方向。」

「不錯，我又不是大羅金仙，算來算去，畢竟祇是一個很普通的酒徒。」

「但你今晚喝得不多。」

「妳是酒家的老闆娘……喔……」

「那又怎樣？」

「妳是賣酒的，當然希望顧客喝大量的酒……」

「你眞的這樣看我嗎？」

「每個進來這裏的酒徒，都會和我一般猜想。」

「也許是的，」美姑嘆一口氣，「但你和他們，始終有點分別。」

「是不是我喝了酒之後，舌頭比他們大得更厲害？」希雲狂笑起來。

美姑祇是盯着他，沒有回答。

就在這時候，又有另一個顧客撞撞跌跌的闖了進來。

這人大約五十歲，額上有一道不算太明顯的疤痕。

希雲不認識這人。

也不想認識他。

但美姑一眼就認出，他就是不可思議的老雀。

* * *

老雀來了。

希雲既不認識老雀，當然也不會知道這人跑到這裏來的目的。

但美姑却似是感到有一股可怕的殺氣，正從老雀身上散發出來。

連美姑都感覺得出來，希雲又怎樣？

他眞的已醉得毫無警覺性可言嗎？

老雀甫坐下，就喝了半斤烈酒。

這半斤烈酒，已足夠讓一些人酩酊大醉。

但對老雀而言，當然算不上一

回事。

充其量祇是令他的臉色看來更紅潤而已。

外面正在下大雨。

老雀進入這小酒家的時候，早已渾身濕透。

但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却令希雲對他爲之另眼相看。

「朋友，不怕着凉嗎？」

「怕？這年頭，有甚麼好怕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鐘！」

「但照我看，你並不是來喝酒的。」

「不是喝酒，難道進來放屁不成？」

「你並不是爲了喝酒才到這裏來。」

「你是說……俺……俺……」老雀的視線，漸漸轉移到美姑的臉龐上，以至是胸脯上，「你是說俺……醉翁之意不在酒嗎？」

「大概正是這個意思！」

「哈哈！好眼力！不愧是後生小伙子！」老雀狂笑起來，看來眞的是醉態可掬。

他看來連脚步都站不穩了。

他險些仆跌在地上。

希雲「眼明手快」，一手把他扶住。

「小心！」美姑同時驚呼。

她並不是叫老雀「小心」。

她這一叫，祇是在提醒希雲。

但希雲似是渾然不覺，仍然全心全意地把老雀攙扶起來。

就在他把老雀扶起之際，一把尖刀突然閃電般刺向他的咽喉！

那是老雀的絕技——袖底飛刀！

這一刀極快！

不但快，而且角度刁鑽！

這是必殺的一刀！

沒有人能避開這一刀！就連希雲也避不開去！

* * *

避不開這一刀的結果，通常都等於一個字——死！

但希雲沒有死。

他是唯一例外不死在這種飛刀下的人。

雖然他閃不開這一刀，却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這把刀的刀鋒咬住！

這一咬，殊不簡單。

祇要稍有半分差池，他也逃脫不了死於刀鋒下的命運！

但他並沒有出錯。

連一點點差錯也沒有。

他在間不容髮之際，一口把老雀的飛刀咬住。

而且，他運用的力道，眞是恰到好處，連嘴唇也沒有一些損傷。

老雀楞住了。

連希雲也楞住了。

美姑不是楞住，她已昏倒過去。

* * *

雨勢更兇。

在這小酒家內，除了外面傳來像是撒黃豆般的雨點聲外，祇有一片靜寂。

美姑暈迷了。

但沒有人理會她。

老雀和希雲祇是互望着，兩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彷佛正在齊齊作夢。

忽然，半空間又響起了一下駭人已極的霹靂聲。

老雀也忽然有所動作。

他是不是要發出第二刀？

不！絕不！

他不會發出第二刀。

因爲他每次殺人，都祇會帶一把刀。

* * *

老雀刺殺希雲失敗，但他並沒有沮喪。

他反而目露讚賞之色，笑吟吟地盯着希雲。

希雲把刀放在桌上：「你是殺人的一流高手，但却不像個職業殺手。」

老雀道：「你也不像那些寡情薄倖的男人。」

希雲道：「爲甚麼要殺我？」

老雀道：「也許祇是因爲活得太沉悶，太無聊之故吧！」

希雲道：「世上不少人，都和你一樣，但不見得人人都會像你爲了無聊而出手殺人。」

「偏偏我就是這樣的老頭。」

「你不算老。」

「比起八十歲的老太婆，我當然還是挺年輕的。」老雀苦笑一下。

希雲把刀交還給老雀。

老雀大奇：「爲甚麼還把刀交回給我？」

希雲道：「這本來就是你的東西。」

老雀道：「你不怕我會再殺你嗎？」

希雲道：「你並不像那些死纏爛打的惡棍。」

老雀把刀放回桌上：「算了，我不配用這種刀，也不配殺人。」

希雲道：「我祇不過是運氣太好，所以才能把你發射出來的飛刀咬住。」

老雀道：「這已很足夠決定生死存亡勝負之數！」

希雲道：「雖則萍水相逢，但你已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老雀道：「你眞的就這樣放走我嗎？」

希雲道：「爲甚麼有此一問？」

老雀道：「若換上是我……」

希雲截道：「你是你，我是

我，你和我本來就是兩種人。」

老雀笑了。

他冒着大雨離去，頭也不回。

* * *

美姑驚魂甫定，望住希雲。

「你怎麼了？」

「一切正常，就像是春天裏的和尚一樣。」

「春天裏的和尚？」

「不錯，春天裏的和尚，和夏天、秋天、冬天的和尚，都是一樣的。」

「歪論！」

「歪論往往是最正經的，只是不爲一般人所瞭解而已。」

「你總是有得說的……」

「那人妳認識嗎？」

「嗯……他叫老雀。」

「爲人如何？」

「古古怪怪的，就像你一樣，只是年紀比你大一倍！」美姑說。

「唔，妳說得很對，這正是我不殺他的唯一理由！」希雲悠然一笑：「物以類聚，也許，將來我和老雀會成爲好朋友！」

「他要殺你哩！」

「這是已經過去的事。」

「你認爲他以後再也不會對你不利嗎？」

「他只有一把刀。」

「但一把刀已夠殺了你！」

「他殺不了。」

「第一次殺不了，第二次又怎樣？」

「不會有第二次！」希雲搖頭道：「絕對不會再有第二次，因爲他並不是爲了利益而殺人的人！」

「你看得出來？」

「當然！」

「從甚麼地方看得出？」

「老雀的眼睛。」

「他的眼睛有甚麼特別？照我看，他的眼睛只有數不盡的紅筋。」

「妳看不透，只因爲妳並不是我們這種人。」希雲淡淡的說。

美姑沒有反駁。

她不反駁，因爲她也知道，自己的確不是希雲和老雀那樣的人。

外面的雨忽然停了。

希雲付了帳，仰望天色。

「只要再等幾個小時，一定可以看見明天的太陽。」

* * *

太陽果然出來了。

杜霸天又站在露台上。

他不是沒有睡，只是睡不了多久，便醒了過來。

他在臥室和露台之間踱來踱去。

杜霸天知道，蒙面人就在附近，他會保護這地方每一寸草木的安全。

但杜霸天並不是這地方的草木。

他是希雲的眼中釘。

他要幹掉希雲，希雲當然也同樣要把他消滅，徹底的消滅。

這是一場賭博。

雙方的籌碼，將會毫不保留地押注下去！

杜霸天仰望東方，旭日照紅了他的臉。

忽然間，他背後出現了一個人。

是蒙面人嗎？

不錯。

站在他背後的，是個蒙面人。

但這蒙面人並不是那個蒙面人。

這蒙面人身材比較瘦小。

但這蒙面人的聲音却很響亮：「天亮了，你睡不着覺嗎？」

杜霸天猛然回頭。

他立刻看見了這個「蒙面人」。

這「蒙面人」雖然蒙住了他的臉孔，但却改變不了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杜霸天是最熟悉不過的。

那是他的兒子——杜萬棠！

* * *

杜霸天是梟雄，甚至是梟雄中的大梟雄。

但對杜萬棠這個寶貝兒子，他却是一籌莫展。

通常，做父親的都會教訓兒子。

但杜家父子的情況，却似是恰恰相反。

杜霸天教訓兒子的機會不多。

倒是杜萬棠，經常運用各種方式「教訓」他的老子杜霸天。

杜霸天瞧着蒙住臉孔的兒子，愕然地問：「你又在搞甚麼把戲？」

杜萬棠搖了搖頭。

「這不是把戲，而是大勢所趨。」

「甚麼大勢所趨？」

「杜老闆喜歡手下蒙頭蒙臉，這就是大勢。」杜萬棠冷笑着說。

「呸！誰說的？」

「沒有誰說過些甚麼，但我有一雙還算很精銳的眼睛，一眼就看得出來！」

「胡說！」

「你認爲是胡說的話未必就是胡說。」

「你懂甚麼？」

「我也許眞的甚麼都不懂，所以現在就得趕緊學習，如今，首先要學習的，是怎樣把自己的臉孔遮掩起來。」杜萬棠「哼」一聲，然後掉頭便走。

杜霸天瞧着他，呆住。

* * *

中午，杜府突來惡客。

一個連杜霸天都想不到會突然殺到此地的人物。

當杜霸天知道這人竟然膽敢直闖杜府之際，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

杜府的總管告訴他說：「希雲……那個自稱希雲的人來了……」

「希雲？你有沒有弄錯？」

「也許他不是那個希雲……但他却自稱希雲……所以，說不定他眞的就是那個希……希雲……希雲……」總管結結巴巴地說。

他平時並不是這樣的。

但希雲這人一出現，他就彷佛變成了另一個人。

杜霸天傻住了。

他迅速抓起了一把軍刀，又把手槍操在手裡……

這時候，蒙面人出現了。

這是眞正的「蒙面人」，並不是杜萬棠。

「老闆，眞的是他！」蒙面人沉聲說。

「他奶奶的熊！他……憑甚麼斗膽闖入杜府？他有幾顆腦袋了？」

「縱使他有三頭六臂，這一次也敎他插翼難飛！」

「說得好！」

* * *

杜府的客廳，大得幾乎像是球場。

希雲就在客廳的中央，四平八穩地坐着。

他坐的是一張太師椅，是清朝的古董。

在杜府，人人都知道，只有兩個人可以坐上去。

第一個當然是杜霸天。

而第二個，就是連杜霸天也奈何不了的杜萬棠少爺。

除了杜家父子之外，誰都不敢把屁股放在這張太師椅上。

但希雲却大模大樣地坐在這張太師椅上。

「斗膽！」杜霸天臉色一沉，喝道：「快給老子滾下來！」

希雲淡淡一笑。

「好的。」

他立刻離開了這張價值不菲的太師椅。

但他的屁股甫離開這張太師椅，整張椅立刻就散裂！

太師椅變成了一堆「名貴的垃圾」。

垃圾再「名貴」，也只是垃圾！

杜霸天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蒙面人在他背後。

希雲又笑了笑：「杜老闆，據說你對蒙頭蒙面的手下，特別有興趣。」

杜霸天「哼」一聲，緊繃着臉不說話。

「你有多少個手下是喜歡蒙着臉做事的？」

「這是爲了他們可以更方便做事的措施，你管不着！」杜霸天咆哮起來。

「蒙頭蒙臉就可以做事更方便？」希雲冷冷一笑：「難怪你在上海灘威名赫赫，果然眞有一手！」

杜霸天濃眉一蹙，忽然亮出了一把手槍。

他不是只把手槍亮出來就算，而是甫亮出手槍，就立刻開槍。

不是一槍，而是連開六槍。

以他開槍的速度來說，已算很快。

但希雲身形變動的速度更快。

他迅速閃開這六槍，而且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閃身直逼向杜霸天。

杜霸天沒有閃躲。

他既閃躲不開去，也不必閃躲。

因爲在他身邊，還有一個蒙面人。

一個他絕對信賴的蒙面人。

* * *

希雲的出手，是變幻莫測的。

不但出乎杜霸天意料之外，也令蒙面人事前完全無法估計。

但這蒙面人是武學上的絕頂的高手。

他不必估計敵人的來勢，只須及時作出有效的反擊。

他對希雲的反擊，是一種很特別的武功！

既特別，也兇猛。

「空手道！」希雲很快就認出了這一種特別的武功！

「好眼力！」蒙面人冷笑。

他步步緊逼希雲。

希雲喝問：「你是日本人？」

「好說！在下是大庭久景。」

「大庭久景！」

「你的武功也不賴！」

兩大高手，在杜霸天面前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決戰！

希雲不怕日本高手，也不怕空手道。

但不怕並不等於一定可以戰勝。

這一戰最後的結果，誰勝誰負？

* * *

希雲直闖杜府，憑的是甚麼？是膽大包天？還是有恃無恐？

杜霸天越想越不對勁。

此際，希雲已陷入重重包圍之中，在這客廳四周，全都是杜霸天的手下。

單是明晃晃的利刀和沉重鋒利的斧頭，就已逾百！

縱使希雲可以戰勝大庭久景，恐怕也難以突圍而出。

但杜霸天並未因此而沾沾自喜。

他在想：「這雜種有甚麼陰謀？」

* * *

大庭久景力戰希雲。

他越戰越是兇悍。

空手道的威力，在他手下發揮得淋漓盡緻。

希雲已受傷，但傷得不重。

因爲他巧妙地避開了大庭久景每一下最致命的襲擊。

大庭久景最少有七八次機會，可以把希雲重創至一敗不起。

但不知如何，總是功虧一簣。

是大庭久景的錯嗎？

不！

絕不！

他沒有犯錯。

他每一招的擊出，幾乎都達到了空手道至高境界。

若是換上別人，早已慘遭重創！

但希雲不是別人，他本是王槍！

史高夫最器重的一員殺手！

大庭久景若對此人有更深一點的認識，就不會對這一戰的結果感到驚訝！

這一戰最後的結果，是希雲一手扭斷了他的脖子！

祇是那麼「一手」！

而且在這場激戰下，他那「一手」看來根本毫不着力。

祇是輕輕一扭！

紫着臉的大庭久景，就這樣死了。

杜霸天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大庭久景雖然是日本人，但杜霸天認爲他一直都對自己很忠心。

那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但杜霸天却一直都很信賴他。

* * *

大庭久景雖死，希雲已陷入重圍。

他憑甚麼膽敢闖入杜府？

在這重重包圍的劣勢下，他可以扭轉乾坤嗎？

看似不可能。

但看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偏偏發生了。

因爲就在這劍拔弩張，形勢危如累卵之際，心心忽然出現。

那是杜夫人！

杜夫人越衆而出，站在希雲身邊。

她的眼神堅定，她臉上掛着一種充滿自信的微笑。

她看着杜霸天，但祇是淡然地看了一眼，便把視線轉移。

她盯着希雲。

她的眼神，是充滿愛意的。

她的愛意，是如此地堅定。

杜霸天的一顆心，忽然冷透。

他看着心心。

那是他的妻子。

雖然，他在外面有不少女人，但祇有心心才是他的老婆。

但心心却愛上了另一個男人。

一個她不應該愛上的男人。

而且，她在杜府客廳之中，衆目睽睽之下，公開了她和那個男人之間的戀情。

「不！這不是戀情，而是奸情！」杜霸天的心裏在狂吼！

但他可以做得了些甚麼？

殺了希雲？

也一併殺了心心？

這一對姦夫淫婦，本是殺之不冤，但他將來怎樣面對杜萬棠？

杜霸天迷惑極了。

* * *

心心忽然又走到杜霸天面前。

她看來仍是那樣地高貴。

高貴而冷靜。

她對杜霸天說：「現在，你必須作出抉擇。」

杜霸天似是一怔，半晌才道：「妳要跟着這人走嗎？」

心心冷靜地，果敢地點了點頭：「不錯。」

杜霸天咬了咬牙：「想清楚了沒有？」

心心道：「想得一清二楚。」

杜霸天的臉彷彿變成了灰色：「妳以爲我是一塊豆腐？」

「你不是一塊豆腐，是鋼鐵！」

「好極了，你明知道老子是鋼鐵心腸，怎麼還敢在我面前說出這種話？」

「你是鋼鐵，我也不一塊豆腐！」

「妳算是甚麼東西？」

「我不是甚麼東西，而是一個女人，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女人！」心心沉着臉說：「這十幾年以來，我的靈魂一直都給魔鬼扣押着！」

「魔鬼？誰是妳生命中的魔鬼？」

「當然是你！」

「我？」杜霸天張大了嘴，呆了大半天，忽然又轟聲大笑起來，「說得好！妳畢竟說出了心底的話，妳從來沒把我這個丈夫放在心上！」

「這是甚麼緣故，你心中有數！」

「胡說！住嘴！」杜霸天怒叫道：「我不准許妳離開這裏半步！」

心心道：「杜老闆，你現在還想唬嚇我這個弱小的女人嗎？」

「不是唬嚇！是命令！在這裏，誰都得服從老子的命令！」

「你可以命令你的手下大開殺戒，但却絕對左右不了我的決定！」

杜霸天怒火更熾。

他一手抓住心心蒼白的手腕：「留下來！妳是屬於老子的，以

前是，現在是，將來都是！」

「不！我不會再留下來！」

「哼！妳瞧清楚吧！這裏已佈下天羅地網，你倆就算插上翅膀也飛不出去！」

心心環視四周，嘆了口氣。

杜霸天說的不錯。

最少有逾百殺手，把她和希雲重重圍困。

以希雲的身手，也許可以突圍而出。

但心心呢？

他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帶走心心嗎？

似乎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大廳中，氣氛十分緊張。

每個人都看着杜霸天。

祇要他一聲命令……

* * *

大廳中忽然寂靜下來。

雖然人頭湧湧，但却沒有人作聲。

異乎尋常的寂靜。

忽然間，一人大笑。

所有人都怔呆住了。

是誰在大笑？

是誰敢在此時此地大笑？

很特別的笑聲。

這笑聲聽來很特別，那是因爲發笑的人，年紀很輕。

但他却偏偏裝作一派老成的樣子。

杜霸天一聽見這人的笑聲，立刻就用力跺脚起來。

「胡鬧！胡鬧！」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杜萬棠。

「快滾出去！」

「爲甚麼要我滾出去？」

「這裏沒你的事！」

「誰說的？就憑你？」

「我是你的親生老子！」

「我是你的親生兒子！」

「你……可惡！」

「再可惡也是你的親生兒子，除非你否認！」

有人聽了，想笑。

但他不敢，萬萬不敢。

祇好强忍！

但希雲却是肆無忌憚的，既然聽見「好笑」的話，他立刻就笑了。

杜霸天的臉變得更難看。

杜萬棠却是氣定神閒：「老爸，可否換個地方到外面談談？」

杜霸天怒道：「在這裏談不是一樣嗎？」

杜萬棠道：「此事不可傳六耳，何況這裏都是外人！」

杜霸天道：「這些都是老爸的兄弟！」

杜萬棠冷笑道：「甚麼兄弟？他們都姓杜嗎？」

杜霸天的臉已變成了豬肝色。

他無可奈何，祇好跟着這個寶貝兒子走出花園外。

園內水漬處處，那是連場大雨後的結果。

「老爸，我以後可以聽你的，但你也必須聽從我一件事！」杜萬棠一開口就這樣說。

杜霸天莫名其妙。

「你在搞甚麼？」

「我搞甚麼也好，總比不上你在外面搞女人那麼多姿多采！」

「放肆！」

「不放肆，也不配做杜大老闆的兒子！」杜萬棠冷笑。

杜霸天氣得挑眉凸眼，但却還得忍氣吞聲。

對這個寶貝兒子，他眞是拿不出半點辦法。

「老爸，要是你硬撐下去，一定兩敗俱傷，誰也佔不着便宜！」

「你到底想說甚麼？」

「我祇想說明一件事：你是再也留不住我媽的！」杜萬棠說。

「荒唐！誰教你這樣說？」

「自己教自己！」

「混帳！」

「不是混帳，祇因爲我比你更聰明！」

「上一代的事，輪不到小孩子來管！」

「小孩的事又怎樣？您老人家就一定管得着嗎？」杜萬棠針鋒相對地說。

杜霸天一跺脚：「你再胡言亂語……」

「那又怎樣？是不是要開槍啦？」

「哼！」

「你當然不敢！」

「年紀小小，竟然……」

「竟然深明大義，眞是難得！」

「……」

「不要驚奇，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會比你更出色，更成功！」

「空口說白話，有個屁用！」

「你敢瞧不起我嗎？」

「好了！大廳裏有過百兄弟等着老子，你不要再胡鬧好了。」

「胡鬧的並不是我，而是你！」

「我胡鬧？」

「當然，你不但胡作胡爲，更蠢得不可理喻，要是我强姦了一個女人，就決不會娶這個女人爲妻！」

「畜生！你說甚麼？」

「我不是畜生，却是個孽種！」

「你……」

「我是怎樣生下來的，你一定心中有數！」

「你是從甚麼地方聽來的閒言閒語？」

「是一個人告訴我的。」

「是誰？」

「我爲甚麼要讓你知道？」

「我要殺了這個造謠的人！」

「眞的？」

「說得出，做得到！」
「我不相信！」
「祇要你敢說，我就敢做！」
「嘿嘿！」
「你笑甚麼？」
「你去殺吧！她在大廳裏！」
「甚麼？」
「那個人就是給你强姦過，然後娶她爲妻的杜夫人！」

＊　＊　＊

杜霸天傻住了。
完全傻住了。
他沒想到，心心竟然會把這種事告訴杜萬棠！
那是不可能的！
做娘親的，怎可以把這種事告訴下一代知道？
「她瘋了！
「她一定是瘋了！
「你不要相信她說的話，千萬不要相信……」
杜萬棠冷笑：「難道應該相信你的？」
杜霸天不禁爲之啞口無言。
杜府大廳內，每個人都緊張地在等待着。
所有人都在等待杜霸天回來發號施令。
希雲似已成爲了一條魚。
網中之魚。
心心呢？
這位杜夫人的命運又將會怎樣？

＊　＊　＊

杜霸天回來了。
他是和杜萬棠一起回到大廳的。
他祇是沉默了片刻，便下了一個簡短的命令：「讓他倆走。」
所有人爲之愕然。
希雲、袁心心却好像反而半點也不感到意外。
他倆走了。
心心臨走前，深深地看了杜萬棠一眼。
杜萬棠向她揮手。
「妳放心遠走高飛吧！我會跟着老爸的！」

＊　＊　＊

一場驚天大風暴，就此平息。
希雲帶走了心心。
在一條寬闊的大路上，希雲駕駛着一輛馬車，緩緩地往南而去。
車上有心心。
還有一個殺人掮客——史高夫。
以下是希雲和史高夫的對話。
「你的心情很愉快嗎？」
「當然，祇要心心在我身邊，就是最好的一切！」
「你不打算爲小清兒報仇了？她是間接地給杜霸天害死的！」
「冤冤相報何時了！」
「很難相信，這種話會出自王槍之口！」
「我不再是王槍，我是希雲。」
「算了，要幹掉杜霸天的人，本來是我，本想借重你，既然連你都放棄報仇……唉……」

（全文完）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查問師門窮究底　關心則亂洩秘密

上文提要： 金老二說出南嶽三傑之名，原來徐元平之父是老大，他居中間，第三乃是梁修，如今三亡其二，均是被「神州一君」易天行所害，也說出二十三年前他們打擂台招親之事……正說間，丁玲姐妹二人前來，金老二住口不說，又見查玉被冷公霄追殺，原來查放火理虧在前，只好托庇於徐元平。冷公霄不忿，去而復返，竟然帶來關外雙兇……

來人也不答話，轉臉向莊武點了點頭，一個滑步，閃到右方，即翻腕拔出長劍，祇見一道藍汪汪的劍光疾向于成刺去。

「鐵扇銀劍」于成右手一掄，銀劍迅吐，向來劍封去，猛覺左邊一聲破空金風，于成來不及瞧，已知是雙兇同時發動，鐵骨扇一張，一抬左腕，便硬向金鞭之上碰去。

關外雙兇，惡名遠播關外，自非泛泛平庸之輩，任于成勇冠四省綠林，單戰雙兇，也自不敢大意，左擋右拒，嚴守門戶，五十招之內，還應付裕如，但時間一長，雙兇鞭劍巧妙的配合，相互呼應，便發生了作用，威力也愈來愈猛，于成漸覺吃力。

丁鳳朝丁玲說道：「姐姐，你看他一個人會不會打不過人家？」

丁玲已看出于成力將不繼，爲了顧全于成在江湖上的體面，回顧丁鳳，笑了笑，緩緩的說道：「不管打得過打不過，兩個打一個總是不守道義之事，況且人家是爲了我們才出手的，我們自不能抽身事外，我看，你不妨上去幫他一幫。」

丁鳳微微一笑，縱身而上，左手長袖一抛，疾向莊武臉上拂去。

莊武祇見眼前白影閃動，丁鳳已自撲到，不禁心頭一駭，暗道：中原人物當眞是個個難纏，這女娃兒的身法竟也這般迅疾。左臂一揮，硬向拂來的衣袖上擊去。

丁鳳格格一笑，駡道：「膽子不小，我看你活得不耐煩了。」左臂一抖，拂向莊武的衣袖突然收了回來，雪白的右腕却疾攻而出，莊武微微一笑，左手橫裏一抄，硬向丁鳳玉腕之上抓去。

忽聽冷公霄大聲喝道：「莊兄小心，那小丫頭手中有鬼……」

冷公霄話還未完，丁鳳卷曲的食中二指已一齊彈出，一股異香直襲過去，莊武聞得冷公霄示警之言，立時疾向後退，但他仍是晚了一步，祇覺異香拂臉而來，打了一個噴嚏，摔倒地上。

丁鳳駡了一聲：「關外雙兇，聽起來倒是蠻唬人的，原來是這樣膿包。」飛起一腳向莊武前胸踢出。

冷公霄目睹雙兇之無能大生不滿，但却不便眼瞧着莊武死在丁鳳手中，那中年儒士又被于成扇中夾劍之學迫攻得自顧不暇，無法分手相救，祇得大喝一聲，遙遙劈出一記掌風。

丁鳳已將要踢中莊武前胸，突覺一股潛勁湧來，她已知冷公霄功力深厚，早已暗中戒備，覺出不對，立時疾向一側躍去。她雖在閃避對方襲擊之中，仍是不肯放棄傷敵機會，借那躍避之勢，便一腳踢

在莊武左肋之上。

這一腳雖是借勢傷敵，但力道卻也不輕，祇見莊武倒臥在地上的身體一連翻了兩三個身，才穩下來。

這一來，使她閃避之勢稍微一緩，吃冷公霄强勁劈空掌風的邊緣撞了一下，登時被撞得嬌軀斜飛在空中搖擺不定，落地之後，仍然向後退了三四步遠，才穩住身子。

祇聽冷公霄怒喝一聲：「好辣的丫頭！」縱身直躍過來。

他身法迅快，來勢疾若電閃，丁鳳不過剛剛站穩雙脚，冷公霄已到身前，左臂一探，抓住丁鳳右腕。

丁玲冷眼旁觀，本想招呼妹妹閃讓，但瞥眼見她落足之處，相距徐元平甚近，心想徐元平定會出手救援，故未會出口招呼。

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丁玲意外，徐元平當下竟然靜站原地動也未動一下。忽聞身後響起一個冷漠而又熟悉的聲音，說道：「冷兄好大的威風，出手欺侮一個晚輩，就不怕被人恥笑麼？」

冷公霄機警無比的一帶丁鳳右腕，把丁鳳嬌軀橫擋在自己身前，才望來人笑道：「丁兄可追上了南海門下那紫衣女娃兒麼？兄弟……」

來人正是鬼王谷的「索魂羽士」丁炎山，祇聽他冷笑一聲，接口說道：「冷兄先放了人，再和兄弟談話不遲。」

冷公霄呵呵一笑，道：「兄弟和兩個姪女鬧着玩的……」鬆了丁鳳右腕，又道：「冷伯伯比你大了一把年紀，難道還和你一般見識不成，以後再要沒老沒少的，開口罵我……」

丁鳳縱身躍到姐姐身邊，一撇小嘴巴，接道：「哼！誰和你鬧着玩了，明明是看到我三叔父，心裏怕了……」

冷公霄乾咳了兩聲，接道：「江湖上有誰不知我和你三叔齊名武林，半斤八兩……」轉臉望了丁炎山道：「丁兄，兄弟這話說錯了吧？」

丁炎山一咧嘴，皮笑肉不笑的接道：「不錯，不錯，千毒谷、鬼王谷並重江湖，冷兄和兄弟也一向齊名。」

忽聞「鐵扇銀劍」于成大聲喝道：「撒手……」陡然一招「天外來雲」，鐵骨摺扇猛力拍在那中年儒士藍色劍身之上。

那中年儒士同時暴喝一聲：「未必見得！」右腕一振，硬把下沉的劍勢抬了起來。

于成銀劍斜擊，緊緊攻到，銀光電奔，橫削左臂。

那中年儒士手中藍色寶劍被于成鐵骨摺扇封到門外，一時之間無法收回招架，祇得縱身一躍，向後退去。

于成急起直追，劍扇並擧，猛追過去，剎那間攻出了三扇四劍，把那中年儒士迫到孤峯一角的懸崖邊緣。

丁炎山目光一掠全場，大笑說道：「金兄也在此地……」忽然發現他衣服上血跡斑斑，不禁一皺眉頭，接道：「怎麼？金兄受了傷麼？」

金老二揚揚斷去右臂，笑道：「何止受傷，而且斷去一臂。」

丁炎山目光烱烱，橫掃全場一眼，臉露不悅之色，大聲說道：「甚麼人傷了金兄，告訴兄弟，我也砍他一隻手臂下來。」

金老二道：「丁兄盛情，兄弟感激不盡，不過那傷損兄弟左臂的並非一般江湖人物。」

兩人相交，竟似極深，丁炎山仍然追着問道：「究竟是甚麼人？有這麼大的膽子，金兄祇管說，兄弟非要找他算賬不可。」

金老二微微一笑，道：「傷我之人乃金陵楊家堡老堡主『神算子』楊文堯。」淡淡一笑道：「除了和兩位齊名武林的一宮、二谷、三堡中老一輩人物之外，江湖上能夠傷得兄弟之人，祇怕也很難找得幾個。」

這兩句恭維之言，祇說得冷公霄、丁炎山大爲高興，忍不住相視一笑，齊聲說道：「楊文堯是楊家堡主腦人物之一，金兄就是傷在他手中，依我看，也不算甚麼丟臉之事……」

金老二能夠享譽江湖，縱橫大江南北、交遊遍及各大門派，及一宮、二谷、三堡中的人物，全仗一張嘴能說會道，是以各正大門戶中人，及邪派高手，無不樂於和他交往。

金老二也不辯駁，微微一笑。

略一思忖，金老二接道：「因此兄弟並未存報仇之想。」

丁炎山祇覺臉上一熱，吶吶說道：「兄弟雖無必勝楊文堯的把握，但……但我也得找他去理論一番。」

金老二一嘆，道：「事情已成過去，大可不必再起紛爭，好在楊文堯對兄弟下手之時，還留了幾分情意，你們二谷、三堡近年相處甚洽，因此之故，又何必爲了兄弟這點恩怨，引起你們二谷、三堡中的紛爭。」

冷公霄突然冷笑一聲，大步向靜坐養息的查玉衝去，口中大聲喝道：「不論丁兄是否要和楊家堡結怨，但兄弟和查家堡這個怨，却是結定了。」

徐元平橫跨兩步，擋在查玉前

面，冷冷說道：「你要幹甚麼？」

冷公霄左臂一伸，橫推過去，口中厲聲喝道：「站開！」

徐元平右掌一揮，疾向冷公霄左臂「曲池穴」上點去，高聲答道：「欺侮一個身受重傷之人，可算不得甚麼光榮之事。」他出手奇快無比，而且認穴極準，迫得冷公霄不得不疾收左臂，向後躍退三步。

丁玲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叫道：「冷伯伯暫請停手，我有話問你。」

冷公霄翻身一躍，退出了八九尺遠，說道：「不敢當，姑娘有甚麼話，此刻請說就是。」

丁玲道：「今日你捏我妹妹手腕，可當眞是鬧着玩的嗎？」

冷公霄乾咳一聲，道：「冷老二這一把年紀了，還眞會和你們一般見識不成？」

丁玲道：「如若我三叔父不能及時趕到，冷伯伯也肯自動放了我妹妹麼？」

冷公霄當下被丁玲逼問得怒火大發，一跺脚，大聲叫道：「江湖上盛傳雲夢二嬌之名，冷老二還有些不信，今日我算是領教了，當眞是難纏得很，丁兄再不管你這位姪女兒，冷老二可要替你管教了。」

丁炎山微微一笑道：「冷兄不必生氣，兄弟罵她一頓就是。」回頭望着丁玲喝道：「大丫頭還不快快向冷伯伯賠禮認罪！」

丁玲盈盈一笑，躬身福了一福，道：「冷伯伯不要和晚輩一般見識。」

冷公霄被她鬧得哭笑不是，重重的咳了一聲，說道：「罷了，罷了，冷老二今天總算認識你們雲夢二嬌了。」他回頭瞥了查玉一眼，又道：「丁兄，咱們被那南海門下紫衣少女困在竹石陣中，被人放起一把火來，幾乎活活燒死，那放火之人，丁兄是否知道？」

丁炎山緩緩把自己目光移注靜坐養息的查玉身上，道：「冷兄說的可是查玉麼？」

冷公霄嘿嘿一笑道：「這娃兒陰險得很，兄弟此刻拚着和查家結下樑子，也得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丁炎山道：「冷兄說得不錯，年輕之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受點教訓，難免任意胡爲。」

話雖說得婉轉附和，但却是空空洞洞，毫無內容，叫人聽不出他心意爲何。

冷公霄暗罵一聲：好狡猾的丁老三。當下笑道：「放火燒陣之事，兄弟親耳從他口中聽得，絕對錯不了，不知丁兄對此事有何高見？」

丁炎山淡淡一笑，道：「此事但憑冷兄處決，兄弟沒有意見。」

查家堡在江湖上的盛名，和千毒、鬼王谷齊名並重，殺死查玉，勢必引起查家堡的傾巢報復，此事關係極大，在此衆目睽睽之下，甚麼人出手殺死查玉，鐵案如山，自不難查得出來。

冷公霄瞧了丁炎山一眼，暗暗忖道：「我已出手擊傷查玉，和查家堡這個樑子已算結上，丁炎山不願插手其事，自是難以强他，但如不讓他分擔一點關係，又未免太便宜他。」心念一轉，高聲說道：「兄弟之意，除了此人，以報火焚竹陣之恨，不知丁兄是否同意？」

丁炎山沉吟了一陣，笑道：「冷兄之事，兄弟不便多嘴。」

冷公霄乾咳一聲，道：「這麼說來，丁兄是同意了？」

丁炎山抬頭望着天下悠悠白雲，不置可否。

冷公霄道：「丁兄不說話，那就同意了。」忽然轉身，遙遙一掌，猛向查玉劈去。

查玉閉目靜坐，外表看去他正在運氣自療傷勢，但暗中却在凝神靜聽，把全場中所有之言，均都字字聽入耳中，一聽那破空嘯風之聲，已知道這一掌擊强勁無比，正待縱身躍避，忽聽徐元平大喝道：「縱然你們之間結有仇恨，也不能乘人之危……」橫跨兩步，拍出一掌。

這一掌出得恰是時候，準確無比的迎撞在冷公霄拍出的掌風之上。

冷公霄冷哼一聲，身子搖了兩搖，徐元平却一直向後退了三四步，才拿住樁。

丁炎山臉色一變，大步走了過去，冷冷的看了徐元平一眼，問道：「冷兄可識得此人麼？」

冷公霄搖搖頭沒有答話。原來他和徐元平對了一掌，內腑微受震盪，正在運氣調息，不便說話。

丁炎山冷笑一聲道：「兄弟倒可以幫冷兄除去此人。」回身一躍，直向徐元平欺去。

這時忽聽丁玲大聲叫道：「叔叔！」

丁炎山理也不理，擧手一掌當胸直擊過去。

金老二大喝一聲：「丁兄手下留情！」不顧自身傷勢，一挺身躍了起來。

徐元平和冷公霄硬拚了一招之後，內腑亦被震得氣血浮動，正在運氣調息傷勢，丁炎山已迅快絕倫的直欺過來，擧掌當胸擊到。

徐元平內腑氣血未平，不敢硬接丁炎山的掌勢，左手一拂，身子陡然向一側滑去，右手反臂立時拍出一掌。這一掌拍得奇奥無比，逼得丁炎山疾沉丹田眞氣，向前欺衝的身子，反向一側躍避過去。

雙方電光石火的交接一招，金老二和丁玲已雙雙躍落兩人之間。

金老二單臂當胸，躬身說道：「此人對兄弟有過救命之恩，丁兄請看在兄弟份上，此刻不要和他爲難。」

丁炎山冷冷一笑道：「金兄任何事兄弟都可以答應，但此事却是難以應允，快請閃快一步……」身子一側，掠着金老二身旁疾過，左掌「驚鴻離葦」，右脚「魁星踢斗」，一攻之勢，兩招一齊出手。

徐元平沉聲喝道：「二叔父不必爲小侄躭心……」右手駢指如戟，迎向丁炎山左腕脈門之上點去，身子微微一側，避開踢來一脚。

丁炎山微微一怔，疾收拳脚躍退，問道：「金兄幾時有了這位武功卓絕的侄兒？」

金老二心頭一凜，暗道：「神州一君」易天行耳目遍佈天下，心細如髮，此訊若被他聽到，勢必要派人追查徐元平的身世，斬盡殺絕，萬萬不能洩露出一點口風……當下笑道：「兄弟排行第二，江湖間人盡皆知，不管哪位朋友的門人，都常叫我一聲二叔……」

冷公霄突然冷冷接道：「這麼說來，金兄對此人的身世來歷，都十分清楚了？」

金老二道：「這個……」

冷公霄接道：「金兄既知此人身世，此刻說出又何妨？」

丁炎山道：「也許他的師承門派和我們鬼王、千毒二谷有着來往，說將出來，也可免去彼此之間的誤會。」

兩人都急於知道徐元平的出身門派，你一言我一語，問得金老二不知如何回答。

徐元平知他一時之間難以想出適當措詞回答兩人，因爲冷公霄和丁炎山都是久走江湖人物，如果想用幾句謊言騙過他們，自非容易之事，一言失錯，反將弄巧成拙。當下朗聲說道：「在下師承門派，豈是你們問得的麼？」

丁炎山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就憑你這兩句話，丁老三也得給你點顏色瞧瞧，殺了你再去找你師父，問他放縱徒弟之罪。」一面說話，一面暗運功力。

冷公霄經過一陣調息，元氣已復，一提眞氣，準備配合丁炎山出手，一舉把徐元平震斃掌下，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把金老二和于成等盡皆殲斃，那時祇餘下了丁炎山和雲夢二嬌，縱然合力對付自己，也難把自己困住。

金老二見聞何等廣博，一瞧眼下形勢，已知今日之局難以善終，丁炎山、冷公霄都已到蓄勢待發之勢，不禁心頭大急，高聲說道：「兩位暫請住手……」

突聞丁炎山冷冷接道：「金兄快請閃開！」「呼」的一掌，當胸直擊過去。

冷公霄大聲叫道：「金兄不肯說出此人來歷，可不能怪兄弟以大欺小了！」舉手一掌直對徐元平背後擊去。

金老二冷笑一聲，道：「兩位都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一齊出手對付一個後生晚輩，如被傳言到江湖上去，那可是奇恥大辱之事。」

冷公霄大笑道：「那就連金兄也算上吧！」左掌一招「探驪取珠」，疾向金老二拍去。

徐元平獨擋當代兩大高手合力襲擊，忽覺精神大振，朗朗一笑，一分雙掌，前拒丁炎山，後擋冷公霄。

丁玲看他此刻竟圖分擋兩個大高手全力合擊之勢，祇覺心頭一冷，忖道：完了……嬌軀微微一顫，向後退了五步。

丁鳳急急向前奔了幾步，扶着丁玲嬌軀，附在她耳際間低聲說道：「姐姐，別躭心，你瞧他不是好好的麼？」

丁玲定神瞧去，祇見徐元平挺胸昂首的站在原地，冷公霄和丁炎山臉上都現出驚異之色，望着徐元平發呆。

金老二却被冷公霄一招「探驪取珠」，迫得向旁側讓開了六七尺遠。

忽見丁炎山疾向前欺進兩步，目注徐元平，問道：「你用的甚麼武功，接了我一記劈空掌力，竟然……」他似是自覺這幾句話問得太過冒昧，說了一半，倏而住口不言。

徐元平目光橫掃了全場一眼，冷冷答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武功一道，更是精深遠博，就憑爾等，豈能解得其中奧秘。」其實，他自己也不知如何接下這兩大高手前後合力的一擊。

原來丁炎山、冷公霄各自凝聚本身功力發出劈空掌，心想徐元平必將立斃掌下，哪知兩股強猛暗勁擊中徐元平後，忽然被一股至陰至柔的暗勁化去，微生反彈之力後，立時消去。

徐元平祇是身軀微微一震，兩股强猛絕倫的暗勁忽然消解於無形之中。

金老二被冷公霄一掌逼開之後，立時一提眞氣，準備再衝過來，拚着身受重傷再硬接冷公霄一擊，好讓徐元平借機逃走，哪知兩人强猛的一擊，徐元平竟似若無其事一般，不禁呆了一呆怔在當地。

這諸般變化，不過是一瞬間事，冷公霄一怔之後，立時即撲而上，口中大聲叫道：「丁兄，這娃兒有點邪門，留他在世日後定是大患！」右手一探，一招「金豹露爪」，猛抓過去。

徐元平早已暗中留神戒備，身子突的一轉，左手斜斜拍出，五指半屈半伸，猛向冷公霄手腕上扣去。

這一招看去輕鬆平常，其實出手的部位、時間，恰當無比，身子一轉之間，閃避反擊合一出手。

冷公霄微感心頭一震，祇覺他擊來一掌，封讓全都不易，祇得右臂疾向下面一沉，左手一掌，立時斜向徐元平後背「命門穴」上拍去。

高手過招，舉足揮手之間，都足置人死命，徐元平一擊落空，心中暗暗讚道：此人盛名果不虛傳，竟然識得我這「十二擒龍手」中暗藏變化。不敢揮掌硬接，一挺身，如箭離弦一般，猛然向前竄出五尺。

丁炎山大喝，緊追而上，雙掌連環劈擊出手，掌影飄飄，瞬息之間，連續拍出一十二掌。

這一陣急攻，眞個是非同小可，不但快如電光石火，而掌掌帶着風聲，徐元平被他這一陣急如狂風驟雨的快攻，迫得手忙脚亂，連封帶退，才算把這一輪急攻讓開。

丁炎山這一陣急攻已全出力，在他想來雖不能把徐元平立斃掌下，最低限度也要擊中他一掌兩掌，把他重創在當場，哪知竟被徐元平把他這一輪急攻躲開。

冷公霄目睹徐元平讓丁炎山的靈巧身法心中暗自驚駭，忖道：「此人這等年輕，武功已經如此之高，今日如不能把他震斃掌下，再讓他苦練十年，那還得了。」心念一動，殺心愈切，當下大聲喝道：「丁兄好快的掌法，兄弟不才，也要獻醜一次。」說話之間，人已欺身而上，指顧間，打出四掌，踢出兩腿。

丁炎山全力發掌，一輪急攻過後，額上已現汗水，正在猶豫是否該再次出手，冷公霄已搶先而上，口中應了一聲：「冷兄但請出手！」借機讓至一旁運氣調息。

徐元平對敵經驗不足，被丁炎山迅若電火的一陣快攻，迫得倒退數尺，微作喘息，還未想到是否該出手反擊，冷公霄已疾攻而到，拳脚齊出，猛烈絕倫，又把徐元平迫退了四五步遠。

他連番受人猛攻迫退，不覺激起怒火，冷公霄一停息，立時借勢反擊，大喝一聲，劈出一掌。

冷公霄怒哼一聲，揮掌硬接一擊。

兩股掌力一撞，彼此欺進之勢，都爲之緩了一緩。

徐元平略一停頓之後，立時又向前衝去，左掌當胸按去，右手反腕猛向冷公霄手腕之上抓去。

冷公霄和他硬拚一掌之後，內腑震動甚劇，外形之上，雖還能保持若無其事之態，但內腑之中早已氣血浮動，不敢再硬接徐元平的掌勢，飄然向後躍退。

徐元平一擊落空，正待躍起追趕，忽聽丁炎山大喝一聲，衝了上來。

這兩大高手各自和徐元平相搏幾招之後，心中都已明白，要想憑一人之力，把徐元平傷在掌下，實是大不可能之事，但兩人却都有着非把徐元平震斃在掌下不可之心。彼此心念相同，不謀合的存了聯手合擊，以除去徐元平的心意，是以冷公霄飄身一退，丁炎山立時疾撲而上。

徐元平這次已警覺甚多，不容丁炎山再出手，搶先攻去，雙掌一合，立時平向丁炎山前胸推去。

丁炎山生平會過無數高人，但却未見過徐元平這等掌勢，但他已知對方武功高强，不敢存絲毫輕敵之心，趕忙一沉丹田眞氣，向前疾衝的身子立時沉落實地，一招「大鵬舒翼」，橫掃過去。

徐元平推過去的雙掌忽然一分，左臂封架開丁炎山橫擊過來的掌勢，右掌原勢不變，疾向丁炎山前胸按去。這一招，變化奇奧，大出意外，而且就勢發掌，快速絕倫，當下嚇得丁炎山也出了一身冷汗。

但他畢竟是久經大敵的人物，雖然驚出冷汗，章法仍然不亂，一吸丹田眞氣，身子疾向後退三步。

徐元平心頭怒火正熾，哪還容他逃出掌下，右脚一抬，隨着丁炎山後退之勢如影隨形般追了上去。

丁炎山脚步尚未站穩，徐元平掌勢已到前胸。

一旁觀戰的丁玲、丁鳳，原本都爲徐元平躭心，此刻眼看徐元平反敗爲勝，丁炎山即將震傷在徐元平的掌下，叔姪至親哪能漠不關心，丁鳳驚得「啊喲」一聲大叫，雙手蒙住粉臉。

丁玲却熱淚盈眶的高聲叫道：「徐相公，手下留情！」

徐元平刹那間心動念轉，殺機頓消，忽的倒躍，退出一丈多遠。

丁玲舉起衣袖，拂拭一下湧出眼眶的淚水，縱身躍落丁炎山身側，垂首問道：「三叔父沒受傷麼？」

丁炎山這時仰首望天，渾如未聞丁玲之言。

丁鳳走了過來，低聲對徐元平道：「謝謝你啦！徐相公。」說完姍姍向叔父身邊走去。

徐元平瞧了丁鳳一眼，轉目向冷公霄望去，祇見他蓄勢站在一側，似是靜觀場中局勢變化。

原來此人老奸巨猾，陰毒無

比，見徐元平突出奇招，掌勢逼在丁炎山前胸要穴之上，心念突然一轉，暗道：「這樣也好，讓這小子把丁炎山震死掌下，引起鬼王谷的全力報復，這小子縱有通天本領，也難抵得鬼王谷傾巢之力。」當下冷眼旁觀，袖手不動，哪知徐元平竟突然收掌躍退，心中連叫可惜。

忽聽丁炎山狂笑一聲，推開圍在身側的丁玲、丁鳳，目注徐元平，厲聲叫道：「丁炎山生平不願受人之恩，也難忍人之辱，欠恩還恩，有仇報仇，他日還清欠恩之日，也就是我丁炎山清結今日蒙羞之時……」

徐元平冷笑一聲，說道：「那倒不必，我不殺你，完全是看在你兩位姪女份上，欠恩不必還報，雪仇隨時候教。」幾句話說得堂堂正正，大有豪俠之風。

丁炎山突然狂笑一聲，目望二女，冷然說道：「既然是你們份上，那你們就替我還這欠恩吧！」

丁玲、丁鳳都聽得嬌靨泛霞，輕顰秀眉，望着丁炎山，叫道：「叔叔……」

丁炎山鐵青着臉色道：「別人既是看你們的情面，祇要你們他日代償這次欠人之恩，那叔叔就祇餘報仇之恨了……」此人說話沒輕沒重，祇顧自己身份，竟不顧二女清白之名。

丁玲聽他越說越是難聽，急急接道：「徐相公乃俠骨義膽之人，絕無求報之心，叔叔不必……」

丁炎山突然一瞪雙目，厲聲接道：「叔叔在江湖之上，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能平白受一個無名小子之恩？你二人之中，隨便哪個爲叔叔在江湖上聲譽而死，那也是應該之事！」

這幾句話說得二女一個個臉紅耳赤，垂下頭去，熱淚立時奪眶而出。

徐元平看二女嬌羞悲苦之狀，再細想丁炎山所說之言，越想越覺不是味道，正待發作，忽聽一個冷峻的聲音罵道：「好啊！自己打人不過，却叫兩個姪女替你代還欠人之恩，哼哼！倒不如乾脆把兩個滿身鬼氣的姪女送給人家做老婆好些。」

這一番話，說得陰損至極，在場之人，都聽得神情尷尬，轉頭望去，祇見一個身着百綻大褂，足着草履，滿頭蓬髮，手捧大紅葫蘆的怪叫化子站立峯頂，正是「神丐」宗濤。

冷公霄瞧了宗濤一眼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老叫化子……」

「神丐」宗濤冷冷接道：「老叫化又有甚麼不好，總比你們這些鬼谷毒穴中的人物高貴多了。」

忽的丁炎山狂笑一聲，轉身疾奔而去，此舉大出衆人意外，衆人都不禁微微一怔。

冷公霄轉身一掠，飛出兩丈多遠，回頭說道：「老叫化子，今日之事，丁老三絕不肯和你善罷干休，你等着鬼王谷找你算賬就是。」

宗濤哈哈大笑道：「老叫化既不怕鬼，亦不怕毒，你要是不服氣，先上來試試看如何？」

冷公霄道：「丁老三的事自有鬼王谷中人找你算賬，咱們這筆賬，暫存生息，過些時一併結算。」

但聞餘音劃空而去，眨眼間走得無影無踪。

忽聽于成哈哈大笑之聲，響徹羣山，緊接聽他大聲罵道：「我還道關外雙兇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原來竟是這等膿包，就憑這點微末之技也敢來中原道上撒野。」

羣雄轉頭望去，祇見于成銀劍橫胸，摺扇搭在銀劍之上，站在懸崖邊緣，目注谷底，縱聲長笑，那和他動手的中年儒士此刻却以不見人影。

金老二心中明知那中年儒士已被他逼下懸崖，但却故意問道：「和于兄動手的中年儒士哪裏去了？莫非被于兄打跑了麼？」

這幾句恭維之言，說得恰當無比，祇聽得于成心中大爲受用，不知不覺中，對金老二生出極大好感，當下回身笑道：「其人不堪一擊，被兄弟逼得摔下懸崖去了。」

「神丐」宗濤目光一掠臥在地上的莊武，冷笑一聲，道：「于總瓢把子且莫得意，勝得那個無名小卒，有甚麼值得高興之處。」

于成看清來人是名震武林的「神丐」宗濤之後，把胸中一股待發怒火立時壓了下去，但仍抗聲分辯道：「關外兩兇之名，中原江湖之上，大概無人不知，如說是無名小卒，也未免太小覷兄弟了。」

宗濤冷笑一聲說道：「不單你們受了欺騙，就是自鳴不凡的老毒物冷公霄也被這兩個小子騙了，老叫化昔年在關外之時，曾親眼看過二兇，如以二兇武功而論，不是老叫化長他人志氣，滅你于總瓢把子的威風，別說打不勝人家兩個，二兇中任何一人就夠于總瓢把子對付的了。」

宗濤望重江湖，說話有如斬釘截鐵一般，此等之言如出別人之口，祇怕場中之人無一能信，但在宗濤口中說來，却是個個都覺沒錯，因他的身份名望絕不會出口謊言。

徐元平瞧了丁氏姐妹一眼，祇見兩人仍然羅袖掩面，羞紅未退，心想勸解幾句，又不知從何勸起，

但已口齒啓動，祇好轉臉對宗濤說道：「這兩人冒頂關外二兇之名不知是何用心？」

「神丐」宗濤目光横掃全場一眼，哈哈一笑，道：「此事除了當事人和老叫化之外，大概知得其中陰謀之人祇怕再找不出第三人了。」

金老二道：「那就是說當事之人和宗大俠除去之後，沒有人知道其中隱秘了？」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道：「反正此事，是强盜打强盜，和老叫化無關。」

徐元平道：「這麼說來，老前輩是當眞知其底細了？」

宗濤雙目一瞪道：「老叫化幾時說過謊言？」

徐元平暗道：「他乃一代大俠，自是不會說謊，我這般問他，難怪他生氣。」他心中不免暗生愧疚，微微一笑道：「晚輩是一句無心之言，望老前輩不要放在心上。」

「神丐」宗濤又喝了一大口酒，笑道：「小兄弟如有興趣，就和老叫化一起去看看熱鬧吧！」霍地轉身，疾奔而去。

徐元平大聲問道：「你這樣一走，我到哪裏找你？」

但聞遙遙傳過來宗濤的聲音說道：「老叫化自有找你的辦法……」

最後一字出口，人已到數十丈外。

幾人一走，局面立時平靜下來，金老二低聲對徐元平道：「快去勸勸雲夢二嬌……」說着大步走了過去，輕輕一扯于成的衣角，說道：「于兄，咱們把這人屍體一起丟到山下去吧！」

于成微微一笑，道：「咱們索性做點好事，把他們兩個埋了吧！」說着話，探臂抱起屍體而去。

徐元平望着兩人去遠，緩步走到丁氏姐妹身邊，說道：「在下一句無心之言，想不到竟然引起令叔誤會……」

丁玲抬頭拂拭着頰上淚痕，說道：「此事怎能怪得你，唉！想不到自己的親叔叔竟會這樣的對待我們。」

丁鳳聽得姐姐說話，抬頭接道：「還有那死老叫化，說話沒規沒矩，難聽極了。」

丁玲借拂拭淚痕的機會，早已瞧清了四面景物，金老二和于成都已達到六七丈之外，祇有查玉一人，還在盤膝坐着不動，當下站起身來，奔到查玉身側，說道：「查少堡主，老毒物已經走了，你還裝給甚麼人看？」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甚麼？」

丁玲回眸笑道：「你認爲他眞的受了慘重之傷麼？」

徐元平想剛才情景，心中暗道：「如果他傷勢眞的異常慘重，哪還能悠悠閒閒，準備獨自離去，待看到冷公霄來時，又告訴我內傷甚重，必須要調息上一二個時辰，分明是想借我相護於他。此人這等奸詐，豈可和他相交……」轉念又想到人家相待的情誼，怒意頓消，當下淡淡一笑道：「我親自見他中了冷公霄劈空掌力，哪裏會是裝作？」

丁玲微微一笑，道：「既是眞的受傷，自是不能走動，咱們也不能留在這裏等他，但徐相公又是極重情義之人，留下他又不放心，祇有先點了他幾處穴道，不讓他傷勢惡化，帶着他一起走吧。」

玉腕一沉，直向查玉前胸「玄機」要穴之上點去。

徐元平急聲叫道：「丁姑娘，使不得……」「丁」字剛剛出口，忽見查玉左臂疾掄，架開了丁玲皓腕，緩緩站起身子。

丁鳳怕查玉借機出手，縱身一躍，飛了過來，笑道：「少堡主，你的內傷好得眞快呀！」

查玉不理丁氏姐妹的譏笑，目注徐元平道：「承蒙徐兄相護，在下感激不盡，異日定當補報隆情，兄弟餘傷仍需療養，就此告別。」抱拳作禮，回頭就走。

徐元平知他怕自己問起事情因由，而加以責備，是故急於告別，心中反而有些不安起來，急聲叫道：「查兄傷勢既是未癒，爲甚麼要急急而去？」

查玉回身笑道：「兄弟這內腑傷勢實非三五日能夠養息復元，故意欲轉回冀北查家堡去養息……」

徐元平回顧了丁氏姐妹一眼，慨然道：「查兄傷勢未癒，沿途萬一再遇上冷公霄等攔截如何是好，如果查兄執意要走，兄弟送你一程。」

查玉似是甚受感動，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臉上，正容說道：「徐兄義薄雲天，兄弟有幸能得相交，盛誼隆情，當永銘於兄弟肺腑之中。」微微一頓之後，又說道：「兄弟有一句話，不知是否該說？」

徐元平朗朗大笑道：「查兄有話，但請說出無妨，縱有辱及兄弟之處，我也不會放在心上。」

查玉瞧了丁氏姊妹一眼，突然轉身緩步向前走去。

徐元平看他神態，知他有話要說，祇好隨他向前走去。

兩人走出四五丈遠，查玉才低聲說道：「江湖之上，勾心鬥角，處處講求機詐，愈詐愈好，但徐兄的待人忠厚，磊落胸懷，實使兄弟感動，我本已答應過人，不對徐兄說起此事……」

徐元平道：「武林之中，最重信諾，查兄既有承諾，那就不說算了。」

查玉道：「徐兄肝膽照人，對兄弟情義如山，此言如不相告徐兄，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縱然有背信諾，也顧他不得了。」

徐元平一皺眉頭，道：「此事可和兄弟有關麼？」

查玉道：「何止有關，而且關係着徐兄生死。」

徐元平當下啊了一聲，默然不語。

查玉微微一笑，道：「事情說穿了倒也不算甚麼，祇要徐兄遇上她時能夠稍存戒心，就不致傷在她的手中了。」

徐元平道：「查兄說了半天，兄弟還不知此人是誰呀？」

查玉道：「就是替丁玲療治傷勢那紫衣少女。」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我和她無怨無仇，她爲甚麼要加害於我？」

查玉道：「此事一時之間也無法說得清楚，不過，那紫衣少女聰明絕世，才華過人，說得出口之事必然能做得到，徐兄日後相遇之時，千萬留心一點，兄弟就此別過，至於徐兄護送之事，此刻不敢有勞。」說完，抱拳一揖。

徐元平道：「查兄執意不要兄弟送行，兄弟也不要勉强，查兄一路珍重。」

查玉微微一笑，道：「徐兄請多自惜。」轉身大步而去。

徐元平當下望着查玉的背影，遠到數十丈外，才輕輕歎息一聲，轉過身子。

忽聽丁玲嬌脆的聲音起自身側，道：「你歎甚麼氣？查玉爲人陰險無比，你這般誠心誠意待他，日後非要吃虧不可。」

徐元平祇管在想查玉的事，竟然不知丁玲、丁鳳何時到了身側，抬頭望了兩人一眼，說道：「相勞兩位幫我追尋劍匣，在下感激不盡，現下劍匣已經尋得，不敢再勞兩位。」

丁鳳急道：「怎麼？你要攆我們了？」

徐元平苦笑一下，道：「在下怎敢，不過男女授受不親，咱們如果行坐不離，常在一起，恐難免引起閒言閒語，有辱兩位姑娘名譽……」他微微一頓之後，歎道：「令叔誤會，就是一例……」

丁玲望了妹妹一眼，垂首說道：「家叔自成名江湖之後，從未受過今日這般挫敗，爲了自己在江湖上的身份，言語之間，難免有些失常，徐相公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她輕輕歎息一聲，抬起頭來，星目之中滿蘊淚水，凝注着徐元平，接道：「這也不能怪他，『索魂羽士』之名十年前已遍傳大江南北，武林中人都對他畏懼三分，今日在衆目睽睽之下，受此挫敗，其內心的愧恨實已難自抑制。」

徐元平突然插口接道：「縱然是心中愧恨交集，也不能這般隨口……」

丁玲道：「徐相公在江湖走動，不知武林中人的性格，他們寧可粉身碎骨，也不願威名受損，武林人物大都如此，何況他是我們長輩，縱然罵上幾句，那也是極爲平常之事。」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看今日情形，令叔大概已和在下結了難解之仇，二位姑娘如果仍和在下一起，再遇上令叔之時，彼此都有爲難之處。」

丁玲道：「徐相公但請放心，雲夢二嬌絕不是低三下四之人，既是徐相公已經尋得戮情劍匣，我們姐妹也算完了一樁心願……」丁玲舉手拂拭一下眼中淚水，接口道：「他日遇我們三叔之時，尚望手下留情，我們姐妹就此告辭了。」

徐元平道：「看在兩位姑娘份上，我答應饒他三次不死。」

這兩句話口氣之大，祇聽得雲夢二嬌同時一呆，半晌之後，丁鳳才緩緩問道：「你覺得一定能打得過我們三叔父麼？」（未完・廿一）

霸王刀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不負期望出刀殺　勝者爲王索二寶

上文提要：海盜沈東海之子沈萬財不甘佳人作他人婦，攔截着船，雖知船上有美人，也有值銀子的沈萬財，奈何武功不濟，只得狼狽敗逃……送回沈萬財夫妻到南京，龍一飛命馬家寨的船到杭州灣補給再回程，不料船甫抵岸，紹興東湖大酒坊的小伙計已等在一邊，强邀他們去酒坊喝酒，此時馬安太才知道段姑娘也愛阮不悔，不禁爲他們的大小姐擔憂了……

他說龍一飛已經令海家三兄弟不快樂了，再聽到阮不悔三字，海千剛火來了。

海千剛指着大船開了罵：「操那娘的小子啊，你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撞進來。」

他衝着海千仁大吼：「大哥，砍我一刀的小子就在大船上，剝皮抽筋看你的了。」

海千仁冷冷的衝着醉和尚，道：「和尚，你怎麼把這兩個可惡的傢伙帶來，那龍一飛眞命大，他果然活着。」

仔細看，海千仁的一對虎目發了凶光。

海千剛更是全身打哆嗦，一副欲吃人的架式。於是醉和尚笑了！

他面對海灣，淡淡的道：「這就是貧僧趕着來修這一場功德的原因。」

海千仁道：「這話怎麼說？」

醉和尚道：「很明顯，龍一飛當年失掉一腿又失了八大件寶物，他忍辱偷生躲起來，括蒼刀霸不能栽個觔斗就算了，他是不會罷手的！」

海千義道：「掉了一腿他想怎樣？」

醉和尚道：「他不忘報仇，所以他又調教一個同他一樣的阮不悔，出刀一樣取人命，我說這話二當家應該可以明白吧！」

海千剛吼道：「那小子出刀不留情，操他娘的一刀砍在我胸口上，差一點……」

海千仁冷笑道：「和尚，你打算如何修功德？」

醉和尚撫掌笑了。

他再看向大船，又道：「是我和尚千難萬難才把龍施主開導過來，冤家宜解不宜結，海大當家的祇需把當年瓜分的那件寶物拿出來，他們連露面也不必，立刻啓航離開六橫島，大家不見血腥，天有好生之德，這不就是一件極大的功德？」

他見海家三兄弟臉皮繃得緊，立刻又道：「三位當家的，體念上蒼有好生之德吧，何苦爲一件把玩之物而拚死拚活的。」

海千仁突然暴吼一聲，道：「滾，他娘的，海千仁是甚麼人呀，就憑你和尚這幾句屁話便想毀了我的一世英名呀，可惡！」

醉和尚道：「不看僧面看佛面，普陀山上的修行，大家也算好近隣呀，海當家，何必一定動刀槍？」

海千仁嘿嘿一笑，道：「和尚，你如果再多口，海千仁必叫你留下一件……」

「一件甚麼？」

「同龍一飛一般，留下一條腿！」

醉和尚道：「兩下交戰，不殺說客呀！」

海千仁道：「娘的，你拿了龍一飛甚麼好處？」

醉和尚道：「好處？義薄雲天呀！」

海千仁大怒，道：「刀來！」

嘍！有個大漢扛着一把寬刃厚背的七星寶刀，橫着身子站在海千仁身邊。

海千仁伸手「嗆」一聲拔出七星寶刀，橫刀衝着醉和尚，道：「和尚，久聞你的杖法神奇，海千仁領教了！」

嘩啦啦一陣奔跑中，四十多個六橫島大漢持刀圍成大圓圈，這就要看他們當家的同醉和尚較量了。

醉和尚急忙搖手，道：「海老大，貧僧是來說客的，成與不成與我甚麼關係，你那裏不大方，貧僧祇有放棄這個大功德，怎可以與人搏鬥，罪過呀！」

海千仁冷笑道：「和尚，箭已在弦，你大方吧！」

醉和尚道：「海老大，和尚遠來是客，你却在家門欺壓外來的人吶！」

海千仁道：「你們不是客，你們敞明了不把我海千仁放眼裏，和尚，收起你的慈悲心，出招吧！」

他「招」字出口打橫便是一刀殺，醉和尚大叫：「喂，你玩眞的呀！」

海千仁冷冷笑道：「宰了你再去搏殺船上的！」

他抖手七刀劈過去，醉和尚難以閃躲，因爲四週已圍了四十多人。

醉和尚木杖出手了，祇見成條木杖漫天劈閃，兩人刹時七招已過，海千仁似乎殺出凶悍之心，大喝一聲，七星寶刀舞了個夜戰八方，泛起冷焰盡在醉和尚身前身側激流不已。

醉和尚的羅漢棒絕展開來，生生把大片刀芒阻在外。

這二人一個守一個攻，想分勝負就不容易了。

＊　＊　＊

且不提岸上灘頭幹起來，大船上，就聽得阮不悔對趺坐着的龍一飛道：「大叔，幹上了！」

龍一飛冷笑，道：「與虎謀皮永難成功！」

阮不悔道：「怎麼辦？」

「殺！」

阮不悔一怔，道：「咱們在船上呀，大叔！」

龍一飛起來了。

祇見他拄杖「咯咯咯」的到了船邊上，阮不悔已走到他身邊。

龍一飛指向最近的一條圍在大船四週的小船，道：「跟我來！」

阮不悔還在想着如何上岸吶，就見龍一飛突然一個雲裏翻，半空中他單腿稍蹴，「轟」的一聲落在小船上，隨之兩聲厲喝傳來，小船上的兩個漢子已被他橫拐打落水裏了。

阮不悔也很快的躍上小船，他握刀往小船尾殺去，早把小船尾站着的三個大漢殺得投水而逃。

阮不悔抓起櫓便搖起來，小船立刻衝到沙灘頭。

龍一飛單腿騰空落在灘頭上，阮不悔握住霸王刀便狠狠的追上去。

灘頭上的人們在圍着當家的同和尚狠幹吶，怎知海面上的人忽然上了岸。

就聽得龍一飛大叫一聲：「住手！」

果然聲若雷轟，海千仁抽刀往後閃，因爲他聽這聲音就吃一驚，當年龍一飛就是這種吼聲！

龍一飛不好鬥，刀霸之名誰不驚！

海氏三雄聚在一起了，那海千剛見來了阮不悔，他嘿嘿冷笑，道：「個狗養的，你好大的膽子呀，這裡是龍潭虎穴呀，小子！」

阮不悔淡淡的道：「這裡好像兔子窩！」

海千剛大怒，吼道：「聽聽，聽聽這小子有多狂！」

忽聽得海千仁厲聲大吼：「吹起戒嚴號，六橫島兄弟們準備搏殺呀！」

他這麼一吼，立刻島上傳來嗚嘟嗚嘟聲，不絕於耳，仔細看，連女人手上也握着刀。

原來這六橫島上也是有組織的一個組合，平日裏打魚，打劫來的大家分，自然也準備同官家幹了。

＊　＊　＊

醉和尚見來了龍一飛，立刻迎上去，道：「你二人怎麼下來了？」

龍一飛道：「大師，你的慈悲令人感動，可我也早料到，對於這些亡命之徒，祇是在刀下爲他們超生了。」

祇這麼幾句話，已見又奔來二十多人圍上了。

醉和尚道：「造孽呀，各位！」

龍一飛道：「大師，你一邊站，如今我已面對大仇家，誰的話也是多餘的。」

海千仁嘿然一聲，道：「姓龍的，你果然來送死，說，你斷腿投海怎能有生機？」

龍一飛道：「姓海的，你去猜吧！」

海千仁吼道：「老子不猜，老子今天碎了你！」

哈哈一笑，龍一飛道：「誰碎誰還不一定吶，姓海的，那次陰謀你分得的八大件之一呢？龍某人不爲已甚，祇要你雙手歸還寶物，龍

一飛取了寶就走人。」

海千仁哈哈狂笑，一雙烱眼笑出淚水來，他托着手上七星寶刀，道：「行，那就問我的這把刀吧，兒！」

他拎着七星寶刀往龍一飛逼去！

斜刺裏，阮不悔迎上了……

阮不悔冷冷道：「我侍候你足夠了！」

突聽海千剛大叫又罵：「大哥，這小狗子不是東西，你小心他出刀……就要命。」

海千仁道：「那是你在輕敵的時候，我不是你，我從來不輕視我的敵人！」

他冷視阮不悔，又道：「四明和尚也是你砍傷的了？三根指頭他忘不了向你討！」

阮不悔道：「海老大，你提四明和尚呀，完了你這裏，就會去他的廟裏，娘的，該誰的誰拿，是我的你取不走！」

突的遠處奔來一個小伙子，這小子叫的聲音大。

「他娘的老皮，是你呀，你還認得二少爺我嗎？」

他撥開人羣站在場中了。

阮不悔一看便哈哈的笑了。

他刀指年輕漢，道：「是你呀，風流小子，那日你同石婆婆的女兒在小船上搖又晃，我祇是好奇去看看，娘的皮，你就要砍我呀，我又不搶你女人，你凶個鳥，怎麼了，今天我來你不順心吶，沒關係，等我砍了你老爹以後，你的火氣大了，一心要爲你爹報仇，咱們再好生的幹一場。」

海飛豹一聽，大罵：「你娘的，吹的甚麼牛！」

他這麼一吼，圍的人立刻齊聲大笑，道：「殺他死，殺死他們！」

海千仁嘿嘿笑了！

却見醉和尚忙着跳到海千仁面前，道：「海施主，你要多加考慮呀，人命關天！」

海千仁大怒，叱道：「你這和尚，不在廟裏唸經，與這些殺胚混在一起，你也跟着他們死吧！」

醉和尚道：「我死則衆生，我願意，我死衆生也死，海老大，我就不幹了！」

他把身子移近龍一飛，也不知對龍一飛說了些甚麼。

龍一飛忽的對海千仁道：「說，寶物何在？」

海千仁道：「休想，你就認命吧！」

龍一飛沉聲對阮不悔道：「不悔呀！莫忘大叔對你的教誨，你出刀吧！」

祇見阮不悔舉刀平在頭頂，口中發出厲烈的吼道：「姓海的，你還不出刀！」

突聽海千義厲聲叫道：「大哥，我來收拾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嘩啦啦」五股鋼叉猛一抖，忽然對準阮不悔便扎過去，他還厲叫：「小子你死吧！」

「殺！」

阮不悔祇喝得一聲「殺」，就見晶瑩的刀輪裏迸射出溜溜冷電寒光，嵯峨成層的光彩，立刻間幻化萬千，矯繞騰捲出一片飛虹，翻湧、迴旋、直射，刹時間焰芒迷眩了人們的雙目，在那叉尖直如扎進虛幻裏，就聽那麼一聲淒嗥出自一個似是無奈人的口中。

就在光芒快要消失的刹那間，才見阮不悔豎刀側立一丈外，他的刀上有鮮血，血在滴洒着……

於是，衆人的眸子轉而看向海千義，眞慘，他的雙手用力的把鋼叉拄在地上支撐着身子不倒下去，他的一刀自左面頰連着到左肩與胸上，肩骨突出白森森一片，好不嚇人。

那鮮血就如同江河之潰堤般，染濕了大片衣衫。

他却忿怒的直視阮不悔！

「三弟！」

海千剛奔上去忍不住對着阮不悔惡狠狠的道：「娘的皮，你下手好狠吶！」

阮不悔也懶得去爭辯，他抽動鼻子冷冷的等着再出刀。

海千仁咬牙似嚼乾豆，他雙手抱刀——七星刀迎着面舉得高：「娘的，海大爺要生啃了你，我的兒！」

海千仁出刀就是一路狂斬，他的刀似乎比阮不悔的刀稍長，他不直撲，以刀直砍，身子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這樣，他打算摸清對方刀路，然後一舉殺了敵人。

然而，他忘了，阮不悔手上的刀乃霸王刀，霸王刀乃「括蒼刀霸」龍一飛的神器寶刃，當年龍一飛聲威顯赫南沿海，名望何等猖狂，他刀凌四海十五年，血芒映輝了多少人的命，若非合六個梟霸之力，用盡心機的把他坑掉一條腿，龍一飛之名誰不聞風喪膽。

海千仁也以爲刀不在龍一飛之手，必然損失一定的威力，然而剛才祇一道極光千層刃浪中，他已知道這小子已得龍一飛眞傳了。

海千仁也是火極了，雙手舉刀拚命砍！

阮不悔一窒，忽的一聲厲吼：「天雷斬！」

「殺！」

兩個人的刀在空中祇那麼一閃錯過，海千仁已厲叫如泣的道：「哎……唷……」

阮不悔沒有追殺，他知道那一刀已叫姓海的站不起來稱王了。

那一刀乃是自敵人腰部斜切而到敵人的後大腿上，看那刀口似要把人剁成八大塊似的。

「轟！」

海千仁跌在地上起不來，他立刻大叫：「給我圍起來狠宰啊！」

「殺呀！」

五六十人舉刀便往三人殺過來了。

醉和尚大叫：「龍施主，咱們背對背！」

果然，龍一飛背對醉和尚，這二人抵擋三十幾個怒漢的圍殺，響起一陣陣的「砰砰」聲！

醉和尚的羅漢棒十分神奇，他指東打西棒棒有人應聲疾退，而龍一飛就不一樣了，遠的他不打，近的他不客氣，出杖便有人頭破血流。

這光景一時間還有得拚，祇是……

祇是阮不悔這兒就不同了。

原是二十多個大漢圍上殺的，但大伙却圍着他在轉。

因爲剛才都瞧見，他出手就殺人，如果不認準，誰不想活命！

祇是就在一陣圍繞中，海千剛忿怒的大吼：「上呀，殺呀！」

「殺！」二十幾個怒漢，不約而同的往阮不悔殺去。

阮不悔一聲冷笑：「千刀殺！」

就在他呼叫中，看上去又似一座刀山一般直往這些人羣中撞過去。

不聞撞擊祇聞哀號，五個正面大漢還不知怎麼挨的刀，人已往地上倒去了。

阮不悔舞着霸王刀，一片刀山旋不停，他又往左側一批漢子殺去，正遇上四個怒漢衝上來。

「殺！」

「哎……」

兩個怒漢死得慘，有一個頭拖到胸前，倒下去了，脖子上一片皮還把頭連着。

海千剛一見發了瘋似的海飛虎與海飛豹二人，說道：「先別管傷的人，咱們合力殺！」

原來海家兄弟二人見老父被殺得幾乎死去，一時間撲上去救他們的父親海千仁，可也想不到阮不悔出刀就要命，殺紅眼了。

海千剛原是傷還未癒，但他抄刀就叫海飛虎與海飛豹與他合力殺阮不悔！

附近又聽幾聲尖叫，幾個漢子拋刀就往外倒，看一看地上已躺了近二十人，這個仗如果再打下去，準定會叫姓龍的得逞，血洗六橫島。

海千仁拉住兩個兒子，厲聲吼道：「住手！」

還有人在圍攻醉大師與龍一飛二人，聽得這聲吼，也都紛紛往外躍。

海千剛回頭大叫：「哥……」

海千仁道：「別說了，都住手！」

灘頭上都住了手，可是海灣的大船上還在熱鬧吶！

原來海灘上殺了起來，海灘幾條小船就開始下手了，他們下手要搶船。

馬家寨的人不好惹，船上大掌鞭一聲吼，六個人一齊抄傢伙，這六人雖然非一流武功，算個三流也湊和，圍的小船上人要登船，被這六人用刀掃，於是，雙方海上幹上了，雙方就快在大船上廝殺了，忽聽得沙灘上靜下來，衆人祇一看，也就收刀不幹了。

拚命撲上大船的人，也紛紛又跳回小船上。

* * *

海千仁把他的人召在他的身邊，看看這個凄慘的場面，不由咬牙道：「可惡吶！」

龍一飛對阮不悔道：「不悔，你沒叫大叔失望，你出刀的架式就是霸王刀者的雄風，就如同狂獅撕食獵物，絕不稍存仁慈！」

阮不悔道：「絕不叫大叔失望的！」

醉和尚嘆口氣：「阿彌陀佛！」

阮不悔提刀直逼海千仁，道：「咱們不要殺人的，可也不怕殺人，姓海的，拿來吧！」

海千仁怒叱道：「人都被你砍了這麼多，小子啊，你還索求甚麼？」

阮不悔道：「莫忘了，咱們爲何而來，爲何而戰！」

龍一飛在那面吼道：「直接了當的說，何需多費口舌，如不答應，殺無赦！」

阮不悔一聲回應：「是，大叔！」

猛的一回身，阮不悔對海千仁道：「姓海的，你應該聽到我大叔的話，還用得了我再說麼？」

海千仁道：「要寶沒有，要命一條，姓龍的，你休想從海大爺手中把寶再奪回去！」

他此言一出，幾十個大漢齊聲吼：「島主，拚了！」

龍一飛隨之一聲厲吼：「不悔呀，再出手你就給我殺光這批惡奴才！」

阮不悔道：「大叔，你放心，我絕不手軟！」

海飛虎與海飛豹二人併肩堵在海千仁身前，那海飛豹叱道：「小子呀，你休想再逼我老爹！」

海飛虎道：「除非你由我兄弟身上踩過去。」

於是，又是一陣吼叫：「殺，拚啊！」

阮不悔的霸王刀又平舉在他頭上了。

也不知是何人想出的點子，忽見人堆裏撒出一張長網，直往阮不悔的頭上罩去。

阮不悔看看難以閃躲了，他忿怒的大吼起來。

阮不悔正舉刀，突見一面巨網當頭罩過來，同一時間裏，正面三個大漢舉刀就砍。

阮不悔大吼一聲似虎豹，奮起霸王刀猛一劈，立刻發出「嘶」的一聲，巨網破個大洞，阮不悔已自破網中跳出來。

他火大了，厲吼一聲：「天雷斬！」

噯，三個想佔便宜的大漢，幾乎已砍中阮不悔，不知怎的這麼一道寒芒流閃間，三個人的刀立刻被一股強大的力道撞得脫手飛去，隨之冷芒暴閃，三人尚未反應過來，已冒着鮮血往後倒去。

阮不悔揮刀大吼：「來吧，不怕死的來吧！」

他挽刀往前衝，再也沒有人敢攖他的銳鋒！

有人在吼叫：「那裏來的殺人王，死傷這麼多他還不手軟呀！」

阮不悔冷笑連聲，他此刻十分明白，他的冷笑不自然，不自然當然不好看，祇不過霸王刀握在手，他似乎不由自主的要殺人。

他就沒有想到手中的這把刀有些在作怪。

就見他揮舞手中刀挽了個刀花，立刻往海飛虎、海飛豹兄弟二人殺去，口中沉冷的道：「看刀吧！」

海家兩兄弟見阮不悔揮刀殺來，他二人立刻舉刀往上迎，那海飛豹還狂叫一聲：「同你拚了！」

就聽好一聲「叮噹」聲，隨之就見這兄弟二人發了野性的往阮不悔撞去——兩個人已在標血。

阮不悔見這兄弟二人玩命，冷笑一聲，狂怒的溜出一片冷電極光，就聽海千仁大叫：「休傷我兒！」

他撐地而起，就要往大片刀層中迎上，却被海千剛拚力扯住他的衣裳。

於是，兩聲凄叫由海飛豹與海飛虎二人發出來，就見這兄弟二人幾乎是相擁相抱的往地上摔去。

海千仁狂叫道：「我的兒呀！」

有四個大漢跑上去，立刻抱起這兄弟二人，就往附近屋內奔去。

阮不悔戟指海千仁，道：「現在我殺你！」

他舉刀便往海千仁殺來，這光景誰也看得出阮不悔絕非恫嚇，他還眞砍人。

海千仁大叫：「住手，住手！」

阮不悔道：「你叫誰住手？」

海千仁道：「當然叫你住手！」

阮不悔道：「寶物呢？」

海千仁道：「海大爺不要了，寶物還你！」

阮不悔道：「姓海的，你早聽醉大師的話，那會有這麼多死傷呀！」

他指着龍一飛又道：「你看看，當年你們幾個多殘忍呀，砍了我大叔一條腿，搶分了他的八大件，今天咱們找上門，姓海的，咱們原是打定主意要痛宰你們的，都是醉大師的慈悲，咱們才不打算殺人的，可是，你却以爲這是站在你的地頭上，仗着人多還發橫，偏是吃了苦頭才知道甚麼叫厲害。」

海千仁痛心疾首的拍打着地，道：「王八小兔崽子呀，你盡往海大爺身上抹屎不是？」

阮不悔道：「大叔痛苦七八年，今天我代表我大叔數落你一頓，也是應該的，放了你的生，已經便宜你了，你可以把我大叔的寶物取來了。」

海千仁自懷中摸出一把鑰匙拋向海千剛，道：「老二，開庫，拿給他們。」

海千剛接過鑰匙，大吼道：「哥，不甘心吶！」

海千仁道：「去取來！」

海千仁咬牙衝着阮不悔，道：「小子啊，你得意吧，你記牢今日海爺們之恥！」

阮不悔道：「此事之後隨時歡迎賜教！」

海千剛怒道：「你娘的！」他轉身便往山坡那片宅子裏走去，而且走得虎虎生風，想是氣快結了。

於是，阮不悔與醉和尚二人分站龍一飛身邊，五丈外，六橫島的人一個個怒視着這三人，恨不得吃他三人的肉，喝他三人的血。

醉和尚却在此時開口了。

「海施主，上蒼慈悲爲懷，甚麼寶物也比不過人的生命，所謂寶，祇不過玩物一件，可有可無，千萬別放在心上，盡快爲傷者治傷才是眞呀！」

海千仁忿怒的道：「和尚，我六橫島與普陀山從此劃清界線，以後橋歸橋路歸路，海千仁不認識這和醉和尚。」

醉和尚迭足道：「貧僧來是做調人，是你不賣我這交情，唉，我圖個甚麼呢！」

他還眞的一掌拍在自己光頭上。

* * *

就在大伙木然地站在沙灘上枯等的時候，忽見那海千剛雙手托着一個檀木雕着龍鳳盒子走來，海千剛的表情正表示出多麼的不甘願。

海千剛走到他大哥面前，道：「大哥，拿來了！」

海千仁重重的看了一眼，道

：「這盒子乃是我特意爲這件寶花了銀子雕刻的，是咱們的不給。」

海千剛立刻把盒子打開，取出那盒中的寶物來。

日光之下現出寶，嚄！大伙就是一聲驚呼：「哇……呀……」

祇見海千剛雙手托着一尺那麼長的翡翠貓一隻，那晶瑩剔透的光華，放射出碧綠的光芒，光華中那隻貓尾巴搭在貓身一側宛如活的一般，光芒中又見一對貓眼洒出一片金光，就不知是怎麼嵌入裏面的。

「眞是寶物啊！」

不少人幾乎要窒息了，立刻竊竊私議着。

海千剛走到阮不悔面前，他的臉上着實令人猜不透他心裏想的是甚麼。

「小子，你拿着，祇不過二爺有話說。」

阮不悔接過這隻翡翠貓，淡淡的道：「說！」

海千剛道：「寶物你祇是暫收，不定那一天它又會落到爺們手中。」

阮不悔一笑，道：「那得憑恃些甚麼。」

他說完立刻回身走向龍一飛，又見龍一飛剝下自己內衣，小心的把寶物裹起來。

醉和尚開口了：「這個場面，大概這老酒與肥蟹我和尚是吃不到了，唉，好人眞難爲也！」

忽聽海千仁大吼：「滾！滾你娘的遠遠的，老子再也不要看到你們！」

龍一飛對醉和尚道：「大師，我這條腿算白斷了，如是當年，便是你大師再加力勸，龍一飛也要連本帶利的從他們六人中找回來。」

醉和尚道：「龍大俠，此事壞在主謀者，如今你已殺了師爺呂文彬，別的人爲寶而拚搏，也是可以原諒的，你說是不是？」

龍一飛重重的瞪了海千仁兄弟一眼，立刻對阮不悔道：「斷後，我們上船。」

阮不悔面對海灘上那麼多大漢，他凜然握刀守住灘頭，直待龍一飛與醉和尚上了小船。

阮不悔一躍上了小船，小船上的兩個漢子反而不動了，阮不悔冷冷道：「送咱們回大船吧！」

有個怒漢沉聲道：「憑甚麼？」

阮不悔冷笑道：「休忘了，便再與你兩個一樣的結了仇，我不放心上！」

他果然握刀要砍人。

兩個漢子一瞪眼，道：「你厲害，咱們搖！」

兩個漢子面對面，抓起搖櫓便搖起來，小船刹時間往大船搖去。

坐在船上的醉和尚忽然一瞪眼，他發覺這兩個搖船的人不簡單。

這兩個漢子若是論身份，他二人必是頭目人物，搖小船還不需要他們動手。

要知道醉和尚乃是普陀山卓錫的和尚，普陀山距此六横島不遠，海上附近許多島嶼，甚麼地方的人物他都十分清楚，此刻他突然發現這二人的動作不對勁。

果然，小船過了大船未收櫓，好像要往海上搖去了。

龍一飛以爲小船調頭再靠大船，忽聽得有大笑聲傳過來，就見這二人在小船尾上各自運力施出千斤墜力道把這個小船弄得左右閃晃，看看就要翻船了。

「打！」

醉和尚出手了，祇見他木棒疾揮，兩個大漢已被打得跳脚大罵：「和尚可惡！」

這二人似乎不甘心就此罷手，和尚木棒祇是嚇唬，逼他們跳起來而已。

龍一飛火大了，他也發覺這兩個人是有預謀的，他二人想把三人弄到水裏面，到了那時候，附近十幾條小船上的人，就會在水中收拾他們了。

一旦想通此點，龍一飛忿怒了：「不悔，快出刀，殺了他們！」

阮不悔一聲冷叱出刀，船尾的兩個漢子幾乎同一時間躍入水中去了。

阮不悔立刻站在船尾，他搖櫓，匆匆的把小船靠在大船上。

大船上的馬安太拉緊了繩索，龍一飛三人上船了，眞慘，船上兩個馬家寨的人被人砍傷了。

剛才岸上搏殺剛開始，附近小船上的漢子們便圍攻大船，他們看中馬家寨的這條大船，一心想奪爲己有了。

* * *

起錨了，馬家寨的大船徐徐的繞過六横島南邊的石堤便往海上駛去，漸漸的，六横島消失在眼前了。

這一場搏鬥龍一飛更爲阮不悔的表現大表滿意，尤其阮不悔未忘記他交代的那句話——對付凶殘的人，你必須比這人更凶殘。

江湖上好人太多了，而好人總是具有容忍雅量，於是惡人便肆無忌憚的横行起來，那麼誰來制服惡人？那祇有比惡人更凶殘的人上頭。

阮不悔早就體會出個中三味了。

馬家寨的船祇在六横島外海打了個轉，立刻繞入象山港去了。

馬家寨的船爲甚麼轉入象山港？那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爲上得寧海鎭往西六十五里便是四明山了。

在四明山上四明廟，四明和尚正在四明廟中養傷吶！

* * *

馬家寨的大船這一回靠岸了，其實那岸祇能算是石堤，上了岸還得過小河，三里遠才是寧海鎭。

龍一飛把寶物藏在船上，要馬安太幾人好生守着，便與醉和尚與阮不悔三人直往四明山走去。

阮不悔就在心中叫後悔，如果前一次在碰上四明和尚的時候，他知道有寶物在四明和尚手中，他是絕對不放過這惡僧的。

阮不悔想到四明和尚，便也立刻想到海千剛，於是他又想到了與海千剛一起的「玫瑰娘子」宮玉人。

「大叔，有個『玫瑰娘子』宮玉人，大叔可知道？」

龍一飛冷哼，道：「不就是呂文彬的小老婆，哼，那個女人心最毒，但她雖毒却抵不過呂文彬的奸詐，她還是被呂文彬玩弄於股掌之上。」

阮不悔道：「但她仍然在呂文彬的屍體上剝得那一條小短褲！」

龍一飛道：「她跟了呂文彬的目的，就是呂文彬的寶物，由於事出突然，她甚麼也沒得到！」

阮不悔道：「大叔，我以爲這個女人也許還在四明廟中養傷，也許……」

龍一飛道：「這女人很毒，聽說她的三絕針便是江湖中一絕！」

醉和尚道：「這女人如果住在四明廟，四明和尚便不乾凈了。」

阮不悔道：「四明和尚受了傷，他被我砍斷三根手指頭，他還能找上宮玉人？」

醉和尚道：「一個奸一個毒，這二人不會做出好事來，宮玉人失了呂文彬的寶藏，她必會把腦筋動在四明和尚的身上。」

阮不悔道：「如果海千剛未受傷，宮玉人是同海千剛在一起的。」

龍一飛道：「休提他們狗屁倒灶事，咱們合計，如何對四明和尚伸手索那件寶物來。」

阮不悔道：「大叔，安心啦，祇要找到四明廟，怕他不把寶物雙手送來？」

三個人一路談着，便也進了大山裏。

這地方屬於天台山，天台山最高峯便是四明山，現在，四明廟前來了三個人，三個人都是不好惹的人物。

三個人這才剛站定，山門開處走出三個大和尚，三個和尚祇一看到阮不悔，立刻憤怒的道：「你來幹甚麼？走，走，不歡迎你來！」

阮不悔道：「不歡迎呀，那是你們三人說的，四明和尚會歡迎的。」

「放屁，師父恨透你了，他會歡迎你！」

阮不悔道：「不信嗎？你們回廟中問一聲，就說八大件寶物的事情，他一聽就出來了。」

三個和尚齊吃驚，於是，有個和尚奔入四明廟去了。

雙方對峙在廟門前，醉和尚微微笑道：「我說你這個小僧啊，不知禮貌，我佛慈悲，咱們佛門怎會有你們這些惡人托蔭在此。」

有個和尚一怔，道：「你又是甚麼好出家人，你同他們在一起，不也是個惡人呀！」

醉和尚叱道：「越發的不知規矩了！」

突然，自廟中奔出一批人來，祇一看，嚄！該來的全來了。

爲首的正是四明和尚，四明身邊站着一位三十來歲的宮玉人，她俏生生的盯着阮不悔，冷笑連連的不懷善意的樣子。

四明的另一面，敢情高天河、魏老八二人也來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師爺呂文彬身邊的兩員私人悍將，他二人幫着呂文彬爲惡一方，被阮不悔砍傷後來到此地養傷，那四明和尚醫道高，二人已經好了。

另外還有幾個和尚走出來，每人手上拎着刀！

四明和尚剛站定，便立刻吃一驚，他戟指龍一飛，道：「可惡啊，你龍一飛果然未死呀！」

龍一飛冷冷道：「嚇你一跳吧，和尚！」

四明和尚高擧左手，冷冷道：「休得意，佛爺早就知道你早晚會找上山門，祇不過，嘿嘿……」

他雙手握的是甚麼？誰也不知道！

阮不悔就明白四明和尚善用毒，他立刻對龍一飛與醉大師道：「不能用鼻子呼吸，快把鼻子堵起來。」

醉和尚已經發覺鹿皮手套正套在四明和尚的一隻手，他便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四明和尚冷冷道：「醉和尚，你我同是佛門中人，你反倒幫外人？」

醉和尚忙搖手，道：「和尚誰也不幫，我是……」

「你幹甚麼來？」

「勸架呀，需知一旦動手，死傷難免，難道你不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呀！」

四明和尚叱道：「少來，你祇知每天抱酒罈子與酒爲伍，你何時唸過經！」

醉和尚道：「佛在我心中。」

龍一飛突然厲吼：「四明，你當知龍某找上你爲的是甚麼？」

四明和尚冷哂，道：「不就是

報仇呀！」

醉和尚忙搖手，道：「四明，你想錯了！」

「怎麼說？」

「四明，這就是我醉和尚同來的最主要原因，一路上我說動了龍大俠，避刀兵，趨和氣，祇要你把當年分得的寶物交出來，龍大俠斷腿之仇可以不報了，我們立刻就會走下山去的。」

四明慢慢的吃吃笑，直到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醉和尚道：「四明，你同意了？」

四明和尚立刻收住笑，道：「同意？拿我四明和尚當成甚麼了呀！」

醉和尚道：「四明，那寶原不是你的，咱們出家之人爭的甚麼寶呀，四大皆空你忘了麼！」

醉和尚吼道：「和尚怎樣？和尚也是人，是人都愛寶，你們今天想奪寶，來吧，且看我這手上的化骨毒粉你們那一個能逃得過！」

他高高的又揚起左手，四明的右手去了三指，如今仍然纏着布。

醉和尚道：「你祇有一把化骨毒粉，你很難保住性命，四明，苦海無邊，回頭才是岸呀！」

四明和尚大怒，叱道：「滾開，你的說客失敗了，這兒祇有我與姓龍的二人之間拚搏了。」

龍一飛道：「大師，冥頑之徒，你就省去慈悲之心，且看我怎麼收拾他吧！」

四明和尚雙目一厲，身子向後擺動，便見九個和尚與高天河、魏老八二人立刻形成半圓形，把三人圍在中間，那「玫瑰娘子」宮玉人也早已暗中握了「三絕針」，準備拚了。

宮玉人留在四明廟，她與四明打交道，她當然也知道四明身邊也有一件稀世寶。

但她想不到，阮不悔與龍一飛這麼快就找來了。

＊　＊　＊

現在，雙方已成僵局，動手勢所難免！

醉和尚嘆口氣，道：「罪過呀！」

他發現四明身後的人包括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有秩序的把守在四明和尚身後，他看不出是甚麼目的，而宮玉人宛如狡詐的母狼，獨自一人站在石崖邊上。

於是，阮不悔開口了：「大叔，大師，你二位且看我砍了這惡僧！」

他話甫落，醉和尚突然大吼一聲：「收妖乃我佛門之事，我來！」

他的人已盤躍而起，木杖在空中旋轉，右掌疾快的拍向四明和尚！

四明想不到醉和尚會當先出手，令他猛吃一驚，因爲他左手中的化骨毒粉是專門對付龍一飛與阮不悔二人的。

四明不但左手一把毒粉，他左邊掛的袋子中也裝了這種毒粉。

他們早已安排好了，當四明和尚撤出毒粉之後，站在他後面的人出刀相護，然後四明才有機會再抓毒粉。

不料醉和尚先撲上來，四明心中自是吃一驚！

但事情如此發展，他已不多思考，抖手便把左手的毒粉撤出。

醉和尚大吼一聲如打雷，他右掌奮力打出一掌，這是劈空掌中的一招「狂風掃落葉」。

祇見那威猛的掌風把中途灑出的灰色毒粉力捲，看上去如一股小小旋風般反而往四明飛去。

四明和尚一個觔斗拔三丈，站在他身後的人立刻有人厲叫起來。

於是，阮不悔出刀了。

「殺！」

阮不悔的左足幾乎點在一個和尚的光頭上，他手中的霸王刀不等四明和尚把袋中的手拔出來，「卡」的一聲砍在四明的左肩上，砍得四明和尚就地滾，左手也拔不出來了。

阮不悔回身殺，正迎上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單刀殺向他的背後。

阮不悔厲叱：「天雷斬！」

「殺！」

「哦……哎……」

高天河中刀在頂門上，自花花的腦漿流出來，魏老八胸膛中一刀倒地就沒再站起。

阮不悔反手一刀再狂殺，三個和尚也倒地死去了。

另外幾個和尚也夠慘，被龍一飛的木拐打落三個到崖下去了。

有個和尚拔腿跑，祇見他緊緊的跟在一個女人身後面，那女人當然是宮玉人。

宮玉人見醉和尚打出劈空掌，四明的毒粉反向自己人落下來，她就知道今天是個大劫數，不跑等着挨刀呀！

這時候有兩個和尚死得慘，全身起泡沫，看看連衣衫也燃燒起來了。

這一戰眞快，三兩招之間便完事了。

現在，四明廟門下血跡片片，死的和尚與高天河、魏老八二人已經不再蠕動了，祇有四明和尚……

四明和尚臉色煞白，有一把傷藥被他緊緊的按在傷口處，四明和尚兀自發出絲絲聲——痛啊！

龍一飛憤怒的以木拐敲在四明和尚的頭上，叱道：「四明，你也有今天！」

四明憤憤然的道：「來吧，殺

剮隨便，佛爺認栽了！」

他忽然怒視醉和尚，道：「可惡啊，你壞了我的大計劃了！」

醉和尚淡淡的道：「錯了，我祇是阻止你少作孽！」

四明大怒，吼道：「那麼，這些死的人怎麼辦，他們就該死嗎？」

醉和尚道：「他們也是因爲你的罪孽而亡，你難道還不醒過來？」

四明和尚慘然的笑起來。

龍一飛火了：「不悔，他再不歸還寶物，殺無赦！」

「是，大叔！」

阮不悔的刀又舉起來了，他逼向四明和尚，冷冷道：「和尚，殺你，我絕不會手軟！」

四明和尚幾乎雙目赤紅的凸向眼眶外，他狂叫：「殺一個毫無反擊能力的受重傷之人呀，你英雄嗎？」

阮不悔冷笑，道：「誰在乎甚麼英雄不英雄，殺了你這惡和尚，咱們一樣找出寶來走人。」

他忽的一笑，有些得意的又道：「殺了你之後，你所收藏的，哈，全是我們的了。」

四明和尚大吼，道：「殺人搶劫呀，兒！」

阮不悔道：「你生受了吧！」

有個受傷和尚大叫：「師父，寶去人安樂呀！」

這一吼叫果然把四明和尚叫醒過來，就在阮不悔的刀欲往下落的剎那間，四明和尚大叫：「等一等呀，個小王八蛋，你就會動刀殺人吶！」

阮不悔不收刀，可也不把舉刀的手放下來，祇要他一個不高興，四明和尚就得死！

阮不悔準備一刀砍在四明和尚的光頭上。

「和尚，你要交代後事？」

四明和尚道：「算你小子狠，佛爺這就取來！」

阮不悔道：「你不會開溜吧！」

忽聽龍一飛道：「跟去，這惡僧十分奸詐！」

阮不悔刀子指在四明和尚腳後根，道：「聽到我大叔的話了嗎？起來走吧！」

四明和尚怒道：「你不能去！」

「爲甚麼？」

「我的藏金之地不是別人隨便可以進去的。」

「我不打算再上你的當！」

四明和尚道：「佛爺手傷未癒，肩骨又裂，還能使出甚麼花招來呀！」

阮不悔道：「也罷，到了門口我不進去，由你自己進去取來！」

四明無奈了，因爲脖子上架着那把喝人血的刀。

＊　＊　＊

阮不悔心中明白，這和尚腰上有個鹿皮袋，雖然他的肩頭受刀傷，可也不能再叫他掛在身上。

就在四明和尚剛吃力的站起身，阮不悔的刀把四明和尚腰間袋子挑落在地上。

四明和尚回頭吼叫：「小子啊，你的心眼也不少！」

阮不悔道：「好說好說，與惡人在一起我不能不加倍小心。」

四明和尚轉而怒視醉和尚，道：「醉和尚，從今以後我四明山與普陀山大家不來往，我不歡迎你！」

醉和尚道：「你既然狗咬呂洞賓，我祇有無奈叫冤枉，咱兩山原本少來往，祇不過我勸你以後少出外去造孽，多在廟中唸唸經……」

他臉色一寒，又道：「你以爲我醉了？我告訴你，你常易容改裝下山去作案，你是個賊和尚，佛門敗類呀！」

他這麼拆穿四明和尚，氣得四明和尚大罵：「狗東西，你管到佛爺頭上了，可惡啊！」

阮不悔叱道：「作惡的人就怕別人把他的行爲拆穿，你我初次遇上的時候，你就不是和尚打扮，你是個俗家有錢人，你以爲我不知道麼！」

四明大叫：「虎落平陽被犬欺呀！」

龍一飛已忍無可忍了：「不悔，少同他囉嗦，快快取來東西，咱們往回趕！」

阮不悔道：「是，大叔！」

他押着四明進了廟，繞過大殿到後院，後院的禪房分兩邊，院底乃是飯堂與灶房。

四明和尚獨住在西面的廂房，對面一排却住着十多個和尚。

阮不悔押着四明和尚來到禪房門口，四明和尚道：「你站住，我的住處是不許人進去的！」

阮不悔看那禪房沒後窗，好像牆外是山崖，他收刀對四明和尚警告：「我不進去，祇不過你可得打定主意，如果玩花樣，我放火燒你的廟！」

四明和尚大怒，道：「可惡呀，好狠的手段啊！」

阮不悔道：「那是對付你四明，別人我客氣多了。」

四明和尚牙咬得咯咯響，無可奈何的才自己走進禪房中，他回身關上門。

阮不悔退到院當中，手持霸王刀，耳聽八方的注視着後院四週。

於是，禪房中傳來「喳喳」響聲，又聽得「咚咚」兩聲，令阮不悔一怔！

阮不悔奔到禪房門口吼道：「快出來吧！」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上文提要： 過年的前三天，錦州大祭祀長老烏拉托來到十字坡打尖，碰到甘元、杜大北、二人想抓烏拉托領賞，奈何不敵受傷而逃，二人走後，武小郎告訴烏拉托，他知道翡翠玲瓏寶塔的下落，於是烏拉托急趕回關外去拿銀子買消息……武小郎已設計好利用官兵殺韃子的計劃，便匆忙趕到泰山縣去找程百里甘元二捕頭，告訴他們聽到響馬說寶塔……

商洽寶塔議價錢　索銀十萬訂日期

於是房上的杜大北當先下來了。

程捕頭與甘元二人也躍下地，武小郎迎過去，道：「怎麼，不是這一個？」

程百里道：「咱們去瞧另一個，娘的，武小郎，你最好沒聽錯，要是另一個仍然沒有可疑處，小心我剝你的皮，娘的，大冷天叫爺們來受罪！」

武小郎吃吃笑，道：「除非響馬會說外國話，否則我就不會聽差……哈……」

他笑得好自在。

武小郎心中很篤定，因為後廳屋脊他去過，在當時他見盧小玉與張水柔二女在上面殺起來，也是不小心一刀把那個琉璃塔頭削落在屋面上，看到一道碧綠光焰射來，才發覺裡面藏着那座翡翠玲瓏寶塔，武小郎三人愉快的把寶塔取走，再把塔尖穩定在上面。

此刻，武小郎就在下面吃吃笑，他等着屋脊上面三人下來了，把身子躲在背風處，暗中看向大廳上，只覺得廳內亂七八糟，有幾處牆壁也被敲開了。

武小郎心中不舒服，不就是為了一件寶嗎？

忽地屋脊上傳來幾聲吼：「空的！」

「哇呀呀！這座琉璃塔與前廳的不一樣，是空的！」

「奶奶的，武小郎說對了，這裡面果然可以放一座精緻的玲瓏寶塔！」

於是，又是一聲「彭！」屋脊上的寶塔被三人搖晃開來，只見程百里扛在肩頭躍下地。

武小郎立刻奔過去，道：「怎麼樣，我說的對不對？」

程百里彎腰放下空塔，甘元與杜大北也圍上，程百里燃起一支火把來，他對着空塔仔細瞧，不由咬牙道：「娘的，响馬們怎麼會知道？」

甘元道：「更奇怪的是，响馬怎麼知道王覺把寶塔藏在這個空的琉璃塔中呀！」

那杜大北道：「這塔尖是用刀削的！」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武小郎忽地放個屁！

屁聲還眞响，氣得程百里要摑武小郎一巴掌。

武小郎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受涼就放屁。」

其實他是忍不住在肚裡大笑，他是彆的屁！

杜大北摸着冰冷的琉璃塔，道：「如果到了响馬手中，只怕想奪回來就難了！」

程百里道：「這件事情應該上稟兩位大人！」

阮不悔吼聲中，忽又聽得「咯咯」聲，隨之又是一陣「喳喳」聲傳來，沒多久，已見四明和尚滿臉汗水的打着哆嗦開了禪房門。

阮不悔抬頭看，祇見四明和尚那斷了三指的手上吃力的挾着一個不過尺高的紅木盒子，這光景四明和尚已出盡了力，他的傷太重了，再大的野心也使不出來了。

阮不悔上前接過木盒子，冷冷道：「四明，你就別再出來了，養你的傷吧！」

四明和尚一聲冷叱：「滾你娘的！」

阮不悔聳聳鼻子一聲嘆，道：「眞惡人嘴臉也！」

他大步走出廟外面，把盒子交在龍大叔手中。

龍一飛急忙接過來，掀開盒子一看，嚄！祇見是一尊瑪瑙佛像，佛像背後刻的盡是經文，少說也有上千字，那端坐蓮花座的神佛，雕工之精已至神乎其技，看得醉和尚也直吸大氣。

「果然至寶也！」

龍一飛道：「醉大師，寶已到手，龍一飛就不為已甚，咱們這就回船吧！」

醉和尚却對三個未受傷的和尚，道：「出家結善緣，我佛慈悲上青天，阿彌陀佛！」

他說完轉身便與龍一飛、阮不悔三人往山下走去！

阮不悔懷抱佛像走得可眞愉快，八大件已追回一半了。

＊　＊　＊

三人已走出二十多丈外了，四明廟門外，受傷的和尚哎哎叫，那三個未受傷的已先拖起高天河與魏老八的屍體便往後山走。

他們簡單的把兩具屍體甩呀甩的用力甩出幾丈外，看着屍體落入深澗才回來。

有兩具和尚屍體起了焦臭味，便僧衣也在焚燒，三個原是躲在門後的和尚，這時候取來鋤頭在廟後面，他們挖了個大土坑，忽見剛才跟着宮玉人逃開的那個和尚奔回來。

這和尚手上還拎着一把戒刀，他看看廟門口，道：「三個師弟呀，師父他……」

原來這和尚是這三個年輕和尚的師兄，就聽一個瘦高和尚道：「五師兄，師父傷得重，寶物也被人取走了。」

另一年輕和尚道：「見你跟那宮玉人往山坡跑去，怎不見那女人回來？」

這和尚道：「我跟她跑了一段山道，轉了個彎便不見她的人了，是我奔到山上看，見三個人往山下走，我才又趕回來的！」

他指指廟內，道：「關起廟門，咱們快去看師父！」

四個和尚立刻走入四明廟，回身還把廟門關起來了。

這四個和尚往後走，剛到後院，就聽得禪房傳來吃吃笑聲，四個和尚吃一驚！

奔回來的和尚驚道：「是她，她倒早逃回來了。」

這四人走近禪廂門，忽又聽得四明和尚憤怒之聲，道：「妳休想！」

這是叱女的了，禪廂外的四個和尚吃一驚，怎麼一轉瞬間朋友變成仇人了。

就聽禪廂內，女的冷冷笑道：「這暗門你倒是開不開？」

四明和尚道：「可惡，這些天我不但收留你們，還為你們醫治傷處，待你們如同自己人，這全都看在呂文彬的面子上，怎麼的，合着把主意打在我的頭上了！」

女的吃吃笑，道：「自從出現八大件，我宮玉人便下定決心要找上一兩件，祇可惜我是福不至緣不到，件件寶物沒弄到，嘿嘿，如今我也想通了，算定你這惡僧也弄了不少黑心銀子，說不定你還藏有別的寶，當你被殺傷的時候，我就拔腿逃，哈哈，看上去我是逃走了，實際上我却繞個彎，又暗中潛回你的禪廂後面來，因為我知道你必定前來取寶，你還不想為寶而死，眞氣人……」

四明和尚吼道：「妳還生氣呀！」

宮玉人道：「我怎麼不氣，我料定你會取寶，我心中也打定好主意，等你把寶取出來，不等你走出禪廂我就會取你性命，等我拿到那件寶，我從後山逃，嘿嘿嘿，他們永遠也不知道寶是我劫走了……唉！」

四明和尚道：「妳見來了那小子，妳不敢出來了，是不是？」

宮玉人道：「我原是可以發我的三絕針，但我知道那小子的刀古怪，會把毒針吸住，我不冒險了！」

四明和尚道：「宮玉人，妳眞是個毒玫瑰呀！」

宮玉人道：「咱們各人心裏話也吐出來了，四明，你還不動手呀！」

四明和尚道：「宮玉人，妳休想！」

宮玉人道：「四明，你怎麼忽然死心眼了，剛才你被他們逼得要把寶物交出去，哎，你怕他們動刀殺了你，就不怕我殺你呀！」

四明和尚冷笑道：「妳與他們大不相同！」

宮玉人道：「我與他們有甚麼不同？難道以為我不會殺你？」

（未完・十七）

甘元道：「還留在這兒幹甚麼？我們立刻回滄州，這件事太出人意外了。」

武小郎道：「嗨，要不是那大光頭出現，我還幾乎忘了响馬那夜說的話了，還好，我不過年也要把這消息送來泰山城，我忘不了程大人的厚愛呀！」

程百里道：「從此不來王家凶宅了，我把人馬也撤回衙門去，唉，只剩下去追查兇手了！」

武小郎道：「程大人，兇手乃韃子呀，你有辦法抓他們關外的人？」

程百里道：「我沒那麼大的本事，只不過這件案子總是發生在我的一畝三分地內，我不能不說……」

武小郎兩手一拍，道：「我終於明白了！」

程百里三人眼一瞪，道：「你明白甚麼？」

武小郎道：「我明白官家找寶第一，破案第二，說得明白些，案不破沒關係，寶要找到，對不對？」

甘元道：「可以這麼說！」

杜大北道：「武小郎，你應明白一件事，那寶塔乃女眞國的宗廟神物，他們已找了幾十年，對他們而言，那寶塔太重要了，你想想，胡人在關外幾曾安份過，他們總想進駐中原呀，如果咱們把寶塔弄在手中，那胡人就得同咱們訂城下之盟，這是最好的和平手段呀！」

武小郎却冷笑了。

「嘿……」他笑得有些不屑，程百里叱道：「武小郎，你還笑呀！」

武小郎道：「我難過得笑，娘的，咱們保家衞國要憑本事，胡人他們是人，咱們也是人，誰怕誰呀，沒本事才想用寶來制胡，笑死人了！」

甘元一瞪眼。

程百里叱道：「你小子懂個屁！」

武小郎道：「好，我不懂，我放屁可以吧！」

程百里道：「放屁遠一點！」

武小郎道：「我不是放眞屁，我是放的值銀子的屁！」

「怎麼說？」

武小郎道：「我可以爲你們走一趟橫山，去同响馬們打個商量，我心中有個想法……」

甘元道：「你敢再去橫山？」

武小郎道：「有甚麼不敢呀，我武小郎天地爲家風餐露宿，單身窮小子，夜不怕鬼來拉，走路不懼土匪搶，我他娘的比他們响馬還窮三級，我怕甚麼呀！」

程百里道：「先說說你有甚麼想法吧？」

武小郎道：「我的想法也許不好，但却也只有這一條可行呀！」

程百里叱道：「娘的，說呀！」

武小郎道：「我以爲，响馬們爲甚麼上山呀，又爲甚麼打家劫舍的？不就是爲了銀子嗎！有了銀子不餓肚子，有飯吃沒人幹强盜！」

「你他娘的盡是廢話一堆。」

「不是嗎？我總得把話說清楚吧！」

杜大北道：「好，咱們不打岔，你說！」

武小郎道：「我以爲只要送些銀子給响馬們，把寶塔弄回來！」

程百里一聽火大了！

「你他娘的眞混帳！」

武小郎道：「我說錯甚麼了？」

程百里叱道：「小子，你聽過還有官府向强盜買甚麼東西嗎？官府只有抓强盜！」

一笑，武小郎道：「話是不錯，可是你們還要不要那座價值連城的寶塔啦！」

程百里三人聽得一楞，武小郎又道：「三位大人，我就暫住泰山酒館中，你們上面去請示，如果要我幫忙，我是不會推辭的！」

程百里拉住武小郎，道：「你圖甚麼？」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當然，官府總得對我這良民有所犒賞吧？」

程百里似笑不笑地道：「娘的，你也爲銀子呀，嘿……小心人爲財死！」

武小郎道：「爲程大人辦事，死而何憾！」

程百里三人怔住了！

於是，武小郎拔腿就走，他往王家凶宅前走，開口道：「我等到年三十，我也要回去過年呀！」

後面，程百里道：「明天就年三十了！」

武小郎不再理會，他匆匆地走了。

程百里果然撤去駐守王宅的差役們，好大一把大鎖把大門鎖上。

那甘元與杜大北對武小郎送來的這項消息直搖頭。

程百里對二人道：「咱們先去見我家太爺，且看太爺怎麼說？」

甘元與杜大北二人也只好跟去縣衙門了。

* * *

武小郎眞愉快，又喝了幾碗熱酒才上炕睡起來，他心中在琢磨，那個大光頭祭司大師大概還得幾天才會再來十字坡，到時候他就會大把銀子送過來了。

武小郎幾乎想笑，他笑着入夢，也在夢中直哈哈笑。

一個人如果遇上得意事，心裡就會滿意得好像天下甚麼事也順眼。

武小郎想着張水柔，張水柔熱情如火，當然他也想着盧小玉，小玉功夫眞細膩。

武小郎再想想滄州的司馬亮，不知這老兒如今怎麼樣了，至少，落雁堡是完了。

* * *

武小郎只在泰山酒館中等到第二天過午，那程百里便找來了，武小郎立刻問道：「程大人，太爺怎麼說？」

程百里自懷中摸出一百兩銀子擱在桌子上，道：「武小郎，這是送你跑路的。」

武小郎一笑，道：「是不是太爺叫我去橫山呀！」

程百里道：「太爺說得很明白，你的任務是去傳個話，叫响馬們把寶交出來，官家可以對他們招撫赦罪，也可以送他們一萬兩銀子，只不過，如果你的任務失敗了，官家一概不予承認。」

武小郎一笑，道：「我理解官府苦心，放心，我這就直上橫山。」

他接過那一百兩銀子揣入懷中，又道：「程大人，你們等我的消息吧！」

這時候，門口傳來馬蹄聲，程百里道：「武小郎，你的馬匹拉來了，你走吧！」

武小郎愉快地笑了！

* * *

策馬大道上，武小郎忍不住地哈哈大笑，盧小玉要爲她公公一家人報仇，這機會武小郎正着手安排。

武小郎拍馬疾馳，天不停地下着大雪，天色剛黑他已到了十字坡。

十字坡的野店中有人聲，武小郎還眞吃一驚，但當他再仔細聽，不由得笑了，因爲野店中傳來猜拳行酒令的呼叫聲。

門外的西北風呼呼响，大雪好像一堆一堆的棉花下個不停，武小郎把馬拴在大槐樹下面，他抖開一床毛毯搭在馬背上，這才走到門下。

「開門啦！」

他這麼一聲吼叫，裡面的張水柔就笑了。

「是我的武哥回來了！」隨之門開了，武小郎一頭鑽進屋子裡，他雙肩一晃，抖落身上的雪花，抬頭看，嚄！大方桌上坐着三個人，這三人已往武小郎迎上了。

這三人不是別人，乃燕大山、劉風與柴大官三人是也！

盧小玉與張水柔最高興，盧小玉歡叫道：「年三十團圓夜，武哥還是回來了，太好了！」

張水柔叫道：「小丁，小馬，你們也過來湊熱鬧，今夜吃酒到天明。」

武小郎衝着燕大山三人，笑笑道：「怎麼下山來了？」

燕大山道：「武兄弟，山上獵到一頭虎，當家的惦念你，叫兄弟三人把一張虎皮送來了！」

武小郎一聽，笑道：「我的好兄弟，虎皮用不到，倒是李當家的可以增添幾許虎威。」

他坐下來舉杯道：「三位兄弟來得好，我也就不用再往橫山跑一趟了！」

燕大山道：「武兄弟，發生甚麼事了？」

劉風也接着道：「武兄弟，不論甚麼事情，只要你一句話，兄弟們勇往直前吶！」

柴大官道：「武兄，山上衆家兄弟都想你呀！」

武小郎道：「我把事情講出來，咱們大伙再商量！」

燕大山道：「甚麼事情？」

武小郎便把王覺一家遇害之事說了一遍，再把官家與胡人爭奪寶塔之事也說出來。

柴大官一聽急問：「武哥呀，你有甚麼妙計？」

劉風接道：「主要的乃是那寶塔如今並不在山上呀！」

武小郎道：「這件事情我早策劃好了，三位仁兄只需回去對李當家的把話帶到，不論是官府或胡人，他們免不了要花上萬兩銀子的，到時候我武小郎只有一個目的。」

劉風道：「武哥，甚麼目的，你說說，我們聽聽！」

武小郎道：「把前來的韃子們殺光，我要他們全部死在大橫山前面。」

劉風嘿嘿笑道：「爲的是爲盧姑娘報大仇，哈……」

盧小玉已神情激動地投入武小郎懷中抹淚，道：「武哥呀，我終於找對人了，我好感激！」

武小郎道：「事情還未成功，感激二字就見外了。」

張水柔吃的一笑，道：「到時候就是一場好廝殺呀，這個場面我喜歡。」

武小郎道：「我不打算要山上的衆家兄弟們拚性命，我已打算妥當了。」

燕大山道：「武兄弟，難道你打算當先鋒呀！」

武小郎道：「不，我還未打算出手！」

劉風道：「武兄弟，你的心目中還有第三者？」

武小郎道：「不錯！」

劉風急問：「誰？」

武小郎道：「官兵們！」他喝乾杯中酒，又道：「各位想一想，養兵千日爲何來，當然由他們先對付胡人吶！」

於是，他取過筷子在桌上劃起來，一邊仔細地解釋着，道：「三位好兄弟，我的計謀就是在這一段山道上，到時候由官兵堵住山谷口，兩下裡來個夾殺，這一仗就算贏定了。」

劉風與燕大山人看得直點頭，那柴大官直叫好計謀，張水柔看得也點頭，盧小玉已落下興奮的眼淚來，彷彿已看到遍地胡人死屍似的。

＊ ＊ ＊

天還未亮，劉風、燕大山、柴大官三人已上路了。

臨去，劉風大叫：「正月十五午時正，武兄弟，咱們那天再見了。」

武小郎在門口揮揮手，道：「路上好走哇，哈……」

＊ ＊ ＊

如果江湖上有人問你甚麼最愉快，大概都會說「人在家中坐，銀子送上門」這件事最令人愉快了。

武小郎就這麼愉快，而且他人在十字坡也不寂寞，這個年過得令他此生難忘，因爲……

因爲他過年除了吃喝以外，他還左擁右抱的關起門來樂哈哈！

武小郎如果想來個火辣辣，張水柔就會滿足他，當然，如果他要既溫柔又會嗲的令他全身如沐三溫暖，那當然盧小玉有手段。

別管怎麼說，武小郎這個年沒白過，他樂哈哈透了。

＊ ＊ ＊

還不過五七天時間，這日天氣好轉，過午不久，武小郎與張水柔、盧小玉三人高高興興的，三人提了弓箭與刀子便往十字坡後山行去。

十字坡附近出野兔，今天年初五，打幾隻野兔烤了下酒吃也不錯，下了十幾天大雪，野兔不偎窩，此時打野兔才是好機會。

武小郎三人就快往山坡後走去了，忽然間，從西北方奔來兩騎快馬直馳十字坡而來，飛馬奔騰中刨起雪泥三丈高，一瞧便知道那眞是四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的千里良駒錯不了！

張水柔指着兩騎，道：「開張了，咱們今天不打野兔了，咱們把這二人弄到手，兩匹良駒也是咱們的了！」

她的殺人嗜好流露出來了，能說不是遺傳嗎？

武小郎道：「水柔呀，咱們不可亂殺人，殺了惡霸沒關係，殺死好人鬼上門！」

她指着來的兩騎，道：「走，回去瞧瞧。」

三個人立刻又奔下山坡來，便在這時候，兩騎快馬也快到了，武小郎一瞧，立刻哈哈笑起來了。

他邊笑邊對張水柔道：「快去叫小丁小馬弄好吃的，有銀子送上門來了，哈……」

張水柔笑道：「個大祭師來了，眞快！」

就這麼眨眼工夫，果然見那烏拉托與另一紅臉大漢併騎到了十字坡前。

武小郎一聲哈哈道：「啊哈，原來是大祭師來了，你太偉大了，爲社稷那顧得風餐露宿，令人敬佩。」

烏拉托與那紅臉大漢翻身下馬，只見已往門內走的張水柔與盧小玉二人忽地回眸露齒一笑。

這模樣原是很自然的事，可也引得那個紅臉中年大漢雙目一厲，一個箭步站在盧小玉面前。

這紅臉大漢幾乎想以一雙鷹目看穿盧小玉的五臟內腑，搖搖頭道：「不……不可能……」

只這麼一句話，武小郎立刻明白了。

武小郎的反應是超水準的，也是一流中的一流人物，他明白這紅臉大漢的意思。

只見武小郎走上來，笑道：「老兄，我來介紹，這位是我的大妹子，她姓盧，至於這一位，乃是我的同居人，張水柔張大妹子。」

紅臉大漢喃喃道：「太像了，世上還有這麼像的？實在奇怪。」

武小郎道：「老兄，她們像誰呀？」

紅臉大漢不說了，那大祭師烏拉托已走來，他對紅臉大漢道：「洪管帶，進去說話。」

管帶是幹什麼的？武小郎並不知道，大伙走進屋子裡，小丁、小馬已上酒菜了，二人動作眞俐落，大火盆也搬來了一個好烤濕漉漉的腳。

武小郎招待大祭師與洪管帶坐下來，他衝着紅臉大漢一抱拳道：「請教……」

紅臉大漢道：「洪超。」

一笑，武小郎指着自己鼻尖道：「我叫武小郎。」

洪超道：「聽過了。」

大祭師烏拉托道：「我們連夜策馬而來，武小郎，你的消息……」

武小郎道：「我的消息在我肚子裡。」

大祭師烏拉托重重點點頭道：「你沒告訴別人？」

「我不是豬。」

「好，你很守信用。」

「人無信不立呀！」

洪超道：「你可以說了。」

武小郎笑笑道：「三千兩銀子呢？」

烏拉托道：「當然帶來了。」他向洪超點點頭，就見洪超在袋中猛

一掏，好一疊銀票擱在桌子上了。

武小郎一見，笑道：「什麼銀號的？」

洪超道：「得自你們關內，當然在關內通用。」

武小郎心中不愉快，這些銀票原是關內漢人的，拿來花用不舒服。

心念間，武小郎忍不住地道：「如果這些銀票有血腥，我是不取的。」

洪超冷冷地不開口，烏拉托道：「放心，全是生意上賺的。」

武小郎伸手接在手中，他約略地看了一眼便收入懷中了，大祭師道：「武小郎，你可以說了吧？」

「說什麼？」

大祭師一瞪眼道：「你玩詐？」

武小郎一笑道：「別急呀，我是說，如果我說出那座價值連城的翡翠玲瓏寶塔在哪人手中，而你們又無把握奪回來，豈不是徒增死傷呀！」

大祭師道：「那是咱們的事，你不用擔心。」

武小郎一笑道：「對呀，我忘了已收了你的銀子了。」

他舉杯又道：「來，乾了這一杯我再說。」

大祭師舉杯，洪超不爲所動。

武小郎淡淡地道：「洪管帶不吃酒？」

洪超道：「該吃的時候吃。」

武小郎只好與烏拉托碰杯而乾，他重重地放下酒杯，道：「大祭師呀，我先問你，你們曾暗中派人潛入泰山城中殺了王覺一家人，對不對？」

大祭師道：「那已是過去的事了。」

武小郎道：「你們只管殺人，案子官家難破，可是那幾日正巧有幾個响馬在縣城，他們幸運找到了那座寶塔，他們連夜上橫山了。」

大祭師一聽直瞪眼，半天說不出話來。

忽地，只見寒芒疾閃，一把尖刀已架在武小郎的脖子上面了。

洪超出的刀，他也把手伸過去了。

好冷厲的一聲低叱：「兔崽子，你花用我們的銀子，就這麼一句話也值三千兩銀子？」

武小郎冷然道：「你想怎樣？」

「把銀子掏出來。」

武小郎道：「好，我把銀子還你們，只不過你們永遠也得不到你們的神物了。」

洪超一瞪眼道：「少唬人，你怕死了。」

武小郎道：「你們應該知道，我武小郎與橫山响馬還能搭上綫，不信的話可以去泰山城中打聽。」

大祭師烏拉托一聲叱道：「洪管帶，收刀！」

洪超「颼」的一聲尖刀已收回他那皮袍袖口裡了。

武小郎也不甘示弱，他一把再一把地將銀票掏出來，「彭」的一聲砸在桌子上，吼道：「拿了你們銀票，滾，此地不留爺！」

大祭師楞然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武小郎道：「你們韃子的銀子咱們花不起，那項消息算是白白送你了。」

大祭師烏拉托道：「武小郎，就算是誤會吧，你可以說一說，你如何同响馬們搭上綫的？」

武小郎道：「不必多說了，我還眞怕招來殺身之禍，我還不想死。」

大祭師烏拉托硬是再把銀票塞入武小郎的懷中，苦笑道：「你是第一個不愛銀子的人，哈……」

武小郎嘆口氣道：「大祭師呀，你叫我怎麼說呢？我是個最怕別人三句好話的人，我他娘的就是吃軟不吃硬的楞頭青。」

他重重地看了一下洪超，又道：「尤其是以爲刀可以降人，這一招對我武小郎不靈光。」

洪超臉色也泛青了，他氣鼓鼓地不開口。

大祭師再問：「武小郎，我保証不會有下次了，現在，你說說，我聽聽，你怎麼同响馬搭綫的？」

武小郎道：「大祭師呀，咱們漢人有句話，說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我怎麼同响馬搭綫，那是我的手段，再說咱們在這野地裡開店，總會識得各路英雄好漢的，你說是不是？」

烏拉托點點頭道：「好，我信得過你說的話，只不過你打算什麼時候同响馬們取得聯絡？」

武小郎道：「你大祭師說個時間吧！」

烏拉托道：「越快越好。」

武小郎道：「現在出發也可以，大祭師，咱們這就去橫山，你說好不好？」

烏拉托道：「我二人也去？」

武小郎道：「你二位在山口等我呀，我獨自上橫山，我去找他們談判。」

烏拉托道：「武小郎，你以爲他們會聽你的？」

武小郎道：「我爲他們送銀子，他們會拒絕嗎？」

一邊的洪超忍不住地吼叱道：「大概又要咱們送銀子了。」

武小郎道：「我琢磨還不會少要吶……」

他本想在話後帶尾巴，加上個「我的兒」，可是他又不說了，此刻應是和平期，何必罵人家。

烏拉托道：「武小郎，你以爲

他們可能開個什麼樣的價碼？」

武小郎道：「這就先聽聽，你能出到什麼價了。」

烏拉托道：「五萬兩銀子怎麼樣？」

武小郎心中一沉，我的乖乖隆地咚，五萬兩銀子呀，那還眞需要十個大漢才挑得動。

武小郎不是儍子，他心中有定奪，烏拉托能說出五萬兩銀子來，那麼就要他個十萬兩銀子也不多。心念間，武小郎笑笑道：「五萬兩銀子送我還差不多，橫山好漢五百多，五萬兩銀子不夠瞧，我以爲十萬兩銀子差不多。」

烏拉托道：「武小郎，銀子多少先別講，你先上山去探探响馬們的口氣，如果他們索討一萬兩，我叫你在中間多賺四萬兩，你說怎麼樣？」

武小郎心中想笑，他立刻明白這是誘人之計，要自己在响馬面前爲他烏拉托討價還價，想那翡翠玲瓏寶塔乃價值連城的寶物，又是女眞國宗廟神物，別說是十萬兩銀子，便是百萬兩銀子也值得。

寶物已找了多年，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消息，大祭師烏拉托是不會放棄的。

武小郎愉快地道：「大祭師，放心，我會盡力而爲，娘的，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銀子不要那是儍蛋。」

他忽地對附近的小丁道：「小丁呀，弄些吃的我帶上，把馬牽過來鞍套上，我爲銀子上橫山啦！」

這時候小馬也出來幫着把馬牽，一袋吃的掛鞍上，張水柔與盧小玉一聽武小郎要去橫山，兩個女子也走出房門外來。

那洪超見盧小玉出現，他又是一瞪眼，也不知他心中想的什麼，喃喃地道：「太像了，有些像得不可能。」

這句話武小郎聽見了，他問洪超道：「洪管帶，你說她像誰呀？」

洪超道：「泰山城中那個女子……她……」

烏拉托一聲叱吼：「少多口，咱們走啦！」

洪超果然未再說下去，他與烏拉托出門上了馬，武小郎的心中冷冷笑，他已想到了，這洪超必是參與血洗王覺一家的兇手之一了。

* * *

武小郎領着烏拉托與洪超連夜直馳橫山，三人拍馬往西北馳，越過六河溝再轉北，已見大橫山在前面，橫延如巨龍般，遠處高峯與天齊。

這兒也是太行山支脈，也算是太行山系，只不過拱衞在東面，氣勢上夠宏偉的了。

武小郎三人過了七道小河，前面已是大山口，他指着山口回頭道：「二位，咱們已到橫山，那兒的大山口就是上山的唯一山道了。」

烏拉托道：「武小郎，我們在山口等你，你大概需要多久才出來？」

武小郎道：「說快也不快，順利的話半天就夠了。」

烏拉托不放心的再問：「武小郎，你看他們會答應把寶交出來嗎？」

笑笑，武小郎道：「寶塔對你們重要，那是宗廟神物，象徵你們的國力呀，太重要了，可是對响馬們而言，他們只以爲那是件玩物，他們心中只有銀子，爲什麼落草爲响馬？還不是爲了過日子過不下去了？」

點點頭，烏拉托道：「好，咱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你辛苦吧！」

武小郎拍馬往山谷馳去，只不過半里深處，忽的天空中响起一支响箭，帶着嗡聲上了天。

緊接着，從兩面山嶺上又是响箭交叉射，只見有人影在山嶺上奔行，看得山口烏拉托與洪超也動容。

於是，武小郎把坐騎停在那處迎面的斷崖前，那個看上去宛似一道大屛風的巨石前。

便在這時候，忽見劉風、燕大山與柴大官，還有那朱才四人走出來了。

朱才哈哈笑道：「武兄弟，想也知道你會來的，怎麼樣，可是山前的那兩個傢伙？」

武小郎道：「我的好哥兒們，胡人兩個跟來了，咱們依計而行，你們演一次我看看。」

朱才笑道：「燕兄三人回來一說，咱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武兄弟，咱們下山去，你看我的。」

武小郎道：「主要的是要表現出寶塔在你們手中的樣子，切記不見兎子不撒鷹。」

朱才哈哈笑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咱們李大哥也有交代，武兄弟的事情不能辦砸了。」

武小郎道：「那是李當家仁義，好，我帶四位去見韃子們。」

武小郎不騎馬了，他牽馬往山下走，朱才與燕大山、柴大官與劉風，四個人前後把武小郎圍起來。

五個人到了大山口外，小河邊上，那烏拉托與洪超二人迎上來了。

武小郎急忙向朱才四人彎腰打揖直叫爺，道：「四位爺們，就是這二位，他們是女眞國的來使呀！」

朱才果然會唬人，他手中拎刀走過去，冷冷的對洪超與烏拉托二人瞧個夠，然後冷叱道：「咱們管

他什麼女眞國男假國的，咱們只管銀子。」

武小郎道：「爲了在各位爺們面前落個淸白，表現得夠意思，所以你們雙方當面談。」

朱才衝着烏拉托道：「你們也在找寶塔？」

烏拉托道：「寶塔乃我女眞國宗廟神物，當年被你們漢軍刼進關來，咱們無時無刻不在找尋吶。」

劉風道：「妙啦，咱們正準備把這寶塔托人賣給官家的，聽說官家也在找，必會有好價錢。」

烏拉托忙搖手道：「官家能出幾個銀子呀，各位，你們需要的是銀子，咱們需求的是寶塔，何不各取所需，各圖所好？」

朱才道：「娘的，如果同樣價錢，我們打算賣給官府，這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

烏拉托道：「各位，我相信你們的官府不會出價比我的多，我出五萬兩銀子，怎麼樣？」

朱才四人的心內可熱了，聽聽，五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呀，那得用車拉。

他却淡淡的一笑道：「太少了。」

燕大山沉聲道：「去，去，咱們不賣了，娘的老皮，那麼高貴可愛的翡翠玲瓏寶塔，咱們擱在山寨上當押寨神物，咱們一年四季都順利。」

柴大官道：「我也不想叫咱們當家的賣，咱們走，回山去啦！」

柴大官還手拉燕大山，朱才却戟指武小郎，叱道：「武小郎，我操你娘的，你別他娘的沒事閒晃蕩，你的嘴巴不牢靠，山上有寶你亂對人講，你……操你……」

他幾乎打中武小郎，但三巴掌都打空。

武小郎左右晃道：「爺們別打呀，有話好商量，這常言道得是，强樑不如商量呀！」

朱才收手，叱道：「滾！」

武小郎當然不走，他對烏拉托道：「你……你就不會多出些銀子呀！」

烏拉托道：「多少才答應？」

朱才大叫：「十萬兩銀子不算多，要不要隨你了！」

武小郎心中暗罵朱才：個笨蛋，爲何不說二十萬？

烏拉托一聲重重的道：「好，十萬就十萬，咱們雙方就這麼說定了。」

朱才幾人瞪眼了，朱才也覺得後悔，爲何不多要一萬兩呀，自己眞笨。

燕大山道：「銀子呢？」

烏拉托道：「也需回去取來呀！」

朱才道：「咱們賣得太便宜了，祇不過爺們的話出口不反悔，你二人可聽着，咱們把交貨的日子訂在正月十五午時，就在此地。」

他想了一下，又道：「就在大山谷中半里地方，那兒進去有道斷崖，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誰玩詐就遭天打五雷劈！」

笑笑，烏拉托道：「君子一言。」

朱才道：「快馬一鞭。」

洪超這就要與烏拉托騎馬走了，武小郎走上前，道：「嗨！你們雙方談條件，你們滿意了，可是我呢？」

朱才叱道：「以後少不了你的好處！」

武小郎又看着烏拉托，那洪超叫道：「你小子已經弄去三千兩銀子了，你每天煮銀子吃呀，媽巴子的！」

他與烏拉托立刻拍馬過河走了，兩匹快馬刹時消失在白色雪地裏，看得武小郎一聲罵：「操你娘！」

* * *

「哈……」

「哈……」

武小郎與朱才四人可開懷了，燕大山拉住武小郎道：「走，上山去，咱們痛飲！」

武小郎道：「各位兄弟呀，你們回去多準備，正月十五殺韃子，你們祇管把心放，官家先出刀，等他們雙方幹得差不多，衆兄弟再一舉衝下山，殺他們個片甲不留，十萬兩銀子全是山上的。」

此言一出，燕大山幾人拍胸脯。

朱才粗聲道：「武兄弟，你放心，祇要韃子們來到橫山前，管叫他們一個也活不了。」

柴大官道：「武兄弟，山上去再仔細商量。」

武小郎道：「我還需要去泰山城，嗐，今年這個年可眞夠熱鬧了！」

武小郎拍馬過小河，祇見山崖上傳來一片歡叫聲，人多聲雜，聽不出叫的甚麼話，那是對武小郎的歡呼應該不會錯。

武小郎聽得全身緊繃繃，他立刻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了，江湖上的大人物就喜歡被人歡呼。

武小郎也覺得，梁山後代還成才，橫山上的好哥們都是好樣的。

河對岸，武小郎勒馬回身對朱才四人揮揮手，道：「我親愛的好兄弟們，回去吧，天寒地凍別久留，回去代我向李當家致候了！」

燕大山忽的大聲道：「武兄弟，那寶塔要不要派兄弟們去護送呀！」

笑笑，武小郎道：「好兄弟，放心吧，寶塔不會出問題，我自會

巧安排的！」

於是，武小郎拍馬走了。

武小郎當初絕對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如果不是盧小玉，他大概頂多同張水柔在十字坡過日子，也許他也會返回鄆城去瞧瞧乾爹的墓地。武大郎死後埋在鄆城南郊的黃土坡，那兒原是個亂葬崗，還是武老二辦的喪事，都十幾二十年了。

* * *

武小郎不回十字坡，他改道直奔泰山城，武小郎來得巧極了，城門口他遇上甘元與杜大北二人。

甘元見了武小郎，如獲至寶的道：「武小郎呀，咱們正要去找你了。」

武小郎笑笑，道：「我不是來了嗎？」

杜大北道：「走，泰山酒館喝酒去。」

武小郎道：「不，我有事。」

杜大北道：「有甚麼事呀！」

甘元也笑笑道：「武小郎，別送你二斤肥肉你就拽起來大喘氣呀！」

武小郎道：「二位，我要見程大人呀！」

「哈……」杜大北笑了。

武小郎道：「大人，你笑甚麼？」

杜大北道：「程大人就在泰山酒館等我二人前去吶！」

甘元道：「武小郎，再喝酒不用你花銀子，你想吃甚麼叫甚麼！」

武小郎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甘元道：「我沒忘記我說過的話。」

武小郎愉快的策馬街上行，這些天泰山城的人們不再用鄙視的眼光看武小郎了，他們也不再把武小郎當成膽大的看門房小子了，祇因爲這幾回武小郎盡是同程百里、甘元幾人在一起喝酒，誰還敢瞧不起武小郎。

武小郎騎在馬上有些招搖過市的樣子，不少人以爲武小郎發了。

武小郎可也不這麼想，他祇想快替盧小玉把仇報。

他祇求替盧小玉報了仇後，他就與張水柔、盧小玉在十字坡過太平日子。

武小郎也打算好了，他要勸張水柔別再賣人肉包子了，做個規矩的生意人多快活，何必弄得滿身血腥味。

想着未來，武小郎滿意的笑了。

人嘛，祇有未來才是希望，人若盡往從前的事情想不完，這個人過的日子就痛苦了，因爲過去永遠叫人後悔，如果不是還有未來，這世上就會有許多人不想活。

武小郎愉快的幾乎在馬上吹口哨了。

* * *

策馬到酒館門口，武小郎當先跳下馬，這天沒落雪，還冒出那麼多陽光來，泰山酒館的伙計走出來，侍候着三人往門裏走。

那伙計邊走邊笑笑，道：「程大人叫了四樣熱炒未上桌，他說等人吶，原來……」

武小郎已笑哈哈的往程百里桌前走過去了。

「哈，我親愛的程大人呀，有酒不請我。」

程百里先是一怔，再看到甘元與杜大北二人，他哈哈一笑，道：「坐坐。」

杜大北指着武小郎，道：「打算叫你派人找這小子的，哈！沒想到倒在城門口碰上了。」

甘元道：「今天咱們請他吃。」

武小郎一笑，道：「我吃得很貴呀！」

甘元道：「你祇管叫菜吧，連吃帶拿也可以。」

武小郎拍着肚子哈哈笑起來了，他還眞的不客氣，他叫了兩樣就叫程百里瞪眼了。

「燕窩羊腦粥，猴頭山雞火鍋！」武小郎笑瞇瞇的又道：「加上這兩樣足夠了。」

* * *

武小郎叫了兩樣高級名菜，在當時知府大人也不吃，他武小郎能吃。

程百里舉杯對武小郎，道：「武小郎，乾上兩杯你暖暖身，來了就不用急着說。」

武小郎道：「說甚麼？」

他此言一出，甘元三人齊瞪眼，那程百里叱道：「嗨，個小潑皮，你以爲官家酒菜好吃的呀！」

武小郎道：「是你們請我吃的呀！」

程百里道：「請你吃酒之外還送你一百兩銀子跑路費，叫你橫山去傳話，爲甚麼你忘了？」

武小郎一笑，道：「哎，我怎麼會忘呀，那件事情我已同響馬們提過了。」

程百里道：「響馬們怎麼說？」

武小郎道：「響馬頭子叫李小龍，他是當年梁山泊好漢混江龍李俊的兒子，李俊人稱混江龍，所以他給兒子起了個小龍的名字。」

甘元叱道：「去，這些咱們早已知道了，你小子檢重要的說。」

武小郎道：「我上得山去見了李小龍，我當然把去見他的目的仔細的說出來，他一聽之下哈哈笑了。」

甘元道：「他同意了？」

武小郎搖頭。(未完・廿一)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 南英父子女團聚，小五子兄妹分別講述他們在七惡八邪身邊成長練功的詳情，敍述間南英的毒又發作，小五子用「拔陽回生氣功」替他爹療毒，竟然把毒逼出，爲根除劇毒，小彩欲回無憂洞找老禿子要解藥……小五子在路上碰到上官玫瑰，小五子決心從上官玫瑰口中探聽究竟是誰殺了他的娘親……小彩回洞，八邪責怪她不幫手殺敵，小彩一番說詞……

西京鏢局索賭債　巧遇姨媽認親人

無憂洞又關起來了。

小彩對着洞口大聲笑，就像她回來時候一般，得意的大聲笑。

她現在的心情最是舒暢不過，因爲她拿到了解藥，這是她從來不敢想的事。

有了解藥，她就可以把父親身上劇毒除盡，江湖上將會再見到「刀公子」南英的雄風。

小彩把握住現在，令她高興。

她看到未來一片好景，便立刻又大笑起來。

小彩笑着離開無憂洞，她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

* * *

小五子也很高興，他騎着馬來到三岔路口上停住。

甜蜜得忘了自己的上官玫瑰仍然把嫩臉貼在小五子的背上，她摟得小五子更緊了。

小五子低聲道：「我忘了那一條路是往七里蕩……」

上官玫瑰道：「去七里蕩？你不是說去西京嗎？」

小五子道：「你那裡會知道，七里蕩我有生意，再說，我們總不能共騎一匹馬進長安城，你不怕人指點呀！」

上官玫瑰道：「弄匹馬很簡單，前面鎮上再買一匹，不過，你要去七里蕩？」

小五子淡淡的道：「我說去七里蕩就去七里蕩，你若是不願意去，你就自己走吧！」

上官玫瑰忙用力摟住小五子的蜂腰，光景眞怕小五子把她甩下馬似的，道：「小五，別生氣嘛，我又沒說不去七里蕩。」

小五子道：「怎麼走？走那條路？」

上官玫瑰抬頭看了一陣子，道：「偏東的一條路。」

小五子抖着韁繩繞向偏東的那條黃土大道，他笑笑，道：「上官姐，我說話欠考慮，妳不會生氣吧！」

上官玫瑰道：「只要你高興，我是不會生你的氣的。」

小五子笑道：「那就好，本來嘛，你若把我當成你的小丈夫，許多事情就得順我一點，畢竟我是個有骨氣的男人，上官姐，你願意嫁個沒有骨氣的丈夫？」

上官玫瑰心甜甜的道：「小五，我願爲你死。」

小五哈哈笑道：「我怎麼會要你死？你是那麼的癡情，我是如此的幸福，我怎麼會忍心要你爲我死？上官姐，我倒是覺得委屈你了。」

上官玫瑰道：「小五，你眞好，我一定學着做一個好妻子，我要你變成世上最幸福的男人。」

小五子心中一晃蕩，他深深的

覺得女人像沙灘，硬的時候就好像沙灘上面一顆顆的大石頭，軟的時候便像一灘灘柔軟的細沙。

上官玫瑰就是這種女人。

她爲了奪取南英的愛，不惜毀了南英的家。

如今，她爲了不再放棄小五子，她寧願委屈求全。

小五子覺得眼前是幸福的，至少不可一世的蝴蝶門七小姐已對他戀昏了頭，就好像一隻美麗的蝴蝶，冒着被人捕捉的危險，一心要對一朵可愛的花兒撲過去似的。

上官玫瑰就是這樣，她把嫩臉在小五子背上磨蹭着，她有些癡迷了。

如果這時候上官堯要殺小五子，她一定會不要命的出手阻攔，甚至不惜反臉成仇。

這世上尤有許多父女反臉成仇的。

蹄聲的的，蹄聲傳進七里蕩的小街上，街中間的「萬花酒樓」已掛起兩盞大燈籠，這時候天才剛剛黑。

小五子的馬停在酒樓外，他在馬上沒下來。

上官玫瑰也沒下來，她的雙手被小五子拉着。

小五子已高聲叫道：「東家來了，裡面掌櫃的還不快出來歡迎？敢情不想幹了？」

酒樓裡面聞得小五子的吼，刹時間奔出五個人，其中一人正是大掌櫃。

小五子道：「大掌櫃，生意怎麼樣？」

那掌櫃仰起臉來笑道：「好極了，小東家，你往裡面看，樓上樓下坐滿了人。」

小五子道：「那好，賺了銀子你們大夥分，今夜替我弄個大房間，洗澡水裡面放香草，精緻的小菜送一點，半夜裡可別打擾我。」

掌櫃立刻伸手攙，有個伙計眼最尖，雙手把欖子放在馬旁邊。

上官玫瑰踩着欖子下了馬，她心中眞服了小五子。

小五子先叫大夥分銀子，然後才能安心的住下來，這種用金錢收買人心的手段，上官玫瑰也佩服。

小五子與上官玫瑰走進「萬花酒樓」，還眞引起不少人的轉頭看，他們看的是上官玫瑰俏模樣，七里蕩找不出這麼美的女人。

前面兩個伙計提燈帶路，後面掌櫃的陪着笑。

小五子邊走邊問：「對面住的夜來香與小霸王，他們過來找麻煩沒有？」

掌櫃笑道：「只聽夜來香哭聲，就是不見人出來。」

小五子道：「她很聰明。」

掌櫃笑道：「她怕小東家把她餘下的兩個大買賣整垮，她再也不會來了。」

小五子笑着走進最後院的那間貴賓閣，裡面擺設得就像皇帝老兒御書房。

小五子一屁股坐在太師椅子上，道：「掌櫃，說正經的，你得把咱們這兒用的人名抄過來，他娘的，連你是誰我也不知道吶。」

掌櫃聞言哈哈笑，道：「上次小東家來去匆匆，我也被嚇昏了頭，等到小東家走後，我才趕忙去問夜來香那女人，她也只知道小東家叫小五子……唔……小五爺，你……」

小五子笑笑，道：「你就叫我小東家吧！」

掌櫃從懷中取出個名單來，道：「這就是『萬花酒樓』所有人員，你請過目。」

小五子道：「一共二十一個人？」

掌櫃道：「一共二十二個人，小東家，要連你在內呀！」

小五子笑道：「不錯，連我在內二十二個人。」

掌櫃又道：「可要看帳？」

小五子道：「一共賺了多少銀子？」

掌櫃道：「這些天淨賺三百五十兩！」

小五子道：「你收五十兩，餘下的分給大夥花用。」

掌櫃一怔，道：「這……」

小五子道：「別這了，照我的話去做。」

掌櫃道：「小東家，我常貴當了二十年掌櫃，就是你小東家最大方，你要樂壞了他們了。」

小五子笑道：「常掌櫃，我要他們好好幹。」

掌櫃道：「就算要他們的命，他們也甘心情願了。」

常掌櫃退出去了，他帶着滿心的喜悅出去。

上官玫瑰在一旁看，這時候她更是佩服小五子了。

上官玫瑰道：「小五，你處事果斷明快，比個老江湖還厲害。」

小五子道：「如果我告訴你，七里蕩有許多人想要我的命，妳就會知道我爲什麼這麼做了。」

上官玫瑰道：「是誰？」

小五子道：「妳別問了，洗個澡吃大菜，我們早些安歇，明日一早騎馬往西京趕路。」

小五子心中放不下他爹南大俠，他以爲西京震遠鏢局總鏢頭劉石頭經驗閱歷極廣，只要找到劉石頭，必能打探出能解天下劇毒的人，他一心要把南英體內餘毒除盡，否則他一天也不能安枕。

大客間共分明暗兩大間，兩個伙計抬進個大木桶，另兩個伙計挑

進兩擔香草水，花單子大毛巾，另外還放了一塊大木板。

小五子笑對上官玫瑰道：「洗澡吧，上官姐！」

上官玫瑰道：「你先洗！」

小五子道：「我不洗。」

上官玫瑰楞然道：「你不洗澡？」

小五子道：「如果你叫我洗澡，我當然不拒絕。」

上官玫瑰赧然一笑，道：「那就去洗吧！」

小五子道：「好，我爲妳洗澡了，哈……」

小五子走進內間去，他剝了衣裳就跳進大木桶，口中直叫：「哇呀，好舒服。」

上官玫瑰在外面問道：「你很久沒洗澡了吧？」

小五子道：「澡倒是常洗，只是未曾同女人洗過澡，上官姐，妳若高興，我們共浴如何？」

上官玫瑰全身發燙，道：「小五，你好壞！」

小五子笑道：「我本來就沒有說自己是好人。」

上官玫瑰道：「我不進去。」

小五子不開口了，他獨自洗着熱水浴，口中又不由得吹起口哨來。

小五子口哨絕技是跟「八隻手」錢一串學的。

他從小就會吹口哨，而且吹得也十分悅耳。

小五子匆匆洗個澡走出來，又叫伙計換過水，這才叫上官玫瑰進去洗。

不料上官玫瑰正在木桶中洗的時候，小五子突然叫道：「不好，我的錢包！」

他推開門就進來，嚇得上官玫瑰一聲尖叫。

小五子也不管，低着頭在大銅床邊地上拾起個布包來，他舉着錢包對臉色赤紅的上官玫瑰，道：「找到了，哈……」

小五子看着吃驚的上官玫瑰，他動也不動的看着，道：「上官姐，我嚇着妳了。」

上官玫瑰道：「你快出去。」

小五子道：「妳趕我走？」

上官玫瑰道：「我們還未結婚，我……」

小五子道：「結婚，小事情，想結婚還不容易？」

上官玫瑰急道：「你先出去呀，多難看！」

小五子道：「我看妳並不難看，妳好像……好像……哇！上官姐，妳好白喲，白得就好像盆子裡剛剛拔完毛的老母雞，哦……不……應該像刮完毛的老母豬。」

「嘩啦」一聲，上官玫瑰把洗澡水潑向小五子，道：「你壞透了。」

小五子大笑着奔出房門外，上官玫瑰大叫道：「快把房門關起來。」

小五子心中眞舒坦，他如此戲弄上官玫瑰，就是在心理上產生的反應。

百花谷外山洞內，翠翠姑娘所言，令小五子對上官玫瑰產生厭惡，如果不是翠翠姑娘對他說出于海的事，他是不會對上官玫瑰這樣的。

可笑的是上官玫瑰，她至今還不明白，小五子已經知道了當年的事情，她還抱着希望，準備跟小五子過一生呢！

「萬花酒樓」的廚房三個大廚師，均拿出他們的看家本領來，精緻的做了一桌上等大菜。

小五子與上官玫瑰二人併坐挑好的吃，菜香酒醇，美人做伴，小五子樂哈哈的笑歪了嘴。

上官玫瑰不時的挾着菜送到小五子口中，連一旁侍候的伙計也被小五子趕出去了。

客房的房門關上了，常貴交代下來，沒有叫喊誰也不許去打擾小東家。

小五子與上官玫瑰二人直吃到二更天，才雙雙伸個大懶腰。

小五子道：「睡覺了。」

上官玫瑰道：「裡面只有一張床。」

小五子道：「裡面是一張大床。」

上官玫瑰道：「我們怎麼能……」

小五子道：「放心，我不會侵犯妳的。」

上官玫瑰道：「我怕你不老實。」

小五子道：「我老實得很。」

上官玫瑰道：「好吧，我們各睡一方。」

小五子笑道：「就這麼說定了，各睡一方。」

現在，兩人已睡在大銅床上了。

小五子先解衣登床，大棉被他自己蓋一床。

上官玫瑰不解衣，她和衣而臥在大床的另一端。

小五子果然很規矩，他沒有對上官玫瑰動手。

但他却在說話：「上官姐！」

「嗯！」

「同你睡在一張床上，叫我想起那天在山洞的事。」

上官玫瑰沒有動，但她的心却震了一下。

想起那日同小五子在山洞中草堆上的事，那時候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壓在小五子身上，當時……

上官玫瑰正在想着，忽聞小五子又道：「我覺得眞是奇怪呀！」

「你奇怪什麼？」

小五子道：「我奇怪，那天妳對我那麼好，妳抱住我的模樣眞熱情，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種溫馨，當時只是一堆乾草上，而今……而今……」

上官玫瑰道：「而今怎麼樣？」

小五子道：「而今我們睡在軟綿綿的大銅床上，繡羅錦帳，愛人在旁，你却忽然變得冷兮兮的樣子，叫我摸不透女人的心到底在想些什麼。」

上官玫瑰全身火樣熱，她是個虎狼之年的老小姐，如果她不想那麼一回事，誰也不會相信。

實際上，上官玫瑰就如同一頭餓了七天七夜的母狼一樣，她不是見食不吃，而是怕吃得猛了會把自己噎死。

她輕輕的道：「小五子，我怕你瞧不起我，我……我是順從你的。」

小五子道：「我知道上官姐對我好，好得不得了。」

上官玫瑰道：「好吧，我們睡在一起，至少我可以爲你蓋好被子。」

這是個「不成理由的理由」，她總得藉故才能移向小五子的身邊來。

上官玫瑰睡在小五子的身邊了。

兩人對看了一眼，眼神中充滿了火。

上官玫瑰充滿了慾火，她認眞的把小五子當成了南英。

小五子却流露出怒火，他心中在發冷，發怒。

這時候就算小五子雙目中冒出怒火，上官玫瑰也把它當成了慾火。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伸出一臂，更不約而同的摟向對方，動作是自然的，心情却並不自然。

於是，兩團不同的大火燃燒起來了。

小五子摟緊上官玫瑰，他把臉磨蹭在上官玫瑰耳鬢，口中發出低聲，道：「上官姐！」

「唔！」上官玫瑰迷迷糊糊的發出這聲音，使得小五子又想到那天在山洞內……

那時候上官玫瑰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小五子聞得上官玫瑰把自己當成南大俠替身而一怒就走，可是上官玫瑰却又說出另一番話，她是在試探小五子是否是一頭色狼。

小五子摟得更緊的道：「我沒有忘記那天你我在山洞中妳說的話。」

「我沒說什麼嘛？」

「妳說了，妳說百花谷的七金釵是不會隨便同男人睡在一張床的。」

「唔，這是我說過的，可是如今不同了，在經過我試探以後，我發覺你是個君子，是一位不藉機會欺侮女人的君子，所以這一次……」

上官玫瑰伸出手解羅衣了。

小五子心中一震，這個女人要玩眞的了。

上官玫瑰的上衣解掉了，她也把肚兜解下來，燈光下，她那身細皮白肉，令小五子頭暈眼花，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女人特有異味，更令小五子迷迷糊糊。

小五子突然想起了父親。

是的，父親還在兩狼山受活罪，他是出來替父親找名醫，求靈藥的，他怎麼會同個女人在這七里蕩的酒樓客房玩「男女關係」？

更何況這女人又是當年愛慕父親的女人，這個女人又是毀了他家的惡女人。

一念及此，慾念頓消，小五子雙目之中已不是美艷的上官玫瑰，而是狂蕩的白爾艷。

萬人迷白爾艷是這個樣子。

除了一張臉皮不同，脫光衣衫的女人都是一個樣。

小五子立刻產生了厭惡感，他挺直上身，拉過棉被一角爲上官玫瑰蓋上，道：「上官姐，我要做個不欺女人的君子，就像我們在山洞時候一樣。」

上官玫瑰睜大眼睛，道：「小五子，我已袒裎給你了，我們之間就等於是夫妻了……」

小五子道：「不，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了。」

上官玫瑰道：「什麼事情？」

小五子道：「當年南英南大俠死在嬌嬌那女人之手。」

上官玫瑰道：「不錯，還是我與大姐二人把他救上兩狼山，可惜扁大夫沒有本事救活他。」

小五子立刻逼問一句，道：「南大俠的妻子又是怎麼死的？」

上官玫瑰全身一震，她的慾火頓消，道：「這時候你怎麼有心情問這些？」

小五子道：「上官姐，我想知道，因爲我很想幫助南大俠，把他們夫妻合葬一起。」

上官玫瑰怔住了。

她絕對不會把這件事說出來，她怎麼會把殺死柳柔柔的事說出來？

仰面轉過身去，上官玫瑰道：「我不知道南夫人是怎麼死的，我更不知道南夫人埋在什麼地方……我……」

小五子忽的推被而起，他匆匆的穿好衣衫，更把小包袱也帶在身上。

上官玫瑰道：「你要出去？」

小五子道：「心裡不舒服，我出去透透氣。」

上官玫瑰道：「我陪你！」

小五子繫着腰帶，道：「妳睡吧，我一個人靜靜。」

上官玫瑰閉上眼睛了，兩邊的眼角滾出兩粒晶瑩瑩的熱淚，她感到極大的羞辱。

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何曾受過這種羞辱？

上官玫瑰自己也不相信她會對小五子百依百順到脫光衣服。

小五子拉開房門走出去，他剛剛走到前廳，有個伙計守在大門，道：「東家，你這時候……要……要出門？」

小五子道：「備馬，我立刻上路。」

伙計指着後面，道：「那……那位姑……」

小五子道：「好好招待，不可怠慢！」

伙計低頭哈腰，道：「是，是，我立刻爲東家備馬。」

小五子心中吊了個大石頭般的沉重，他問不出娘的死是被何人所爲，心中就難以安下來，上官玫瑰不承認是她所爲，小五子一點辦法也施不出來。

小五子只有拍馬走了。

他本來想利用機會問出一些名堂的，可是他失望了。

小五子連夜拍馬往西京趕，天亮的時候，他已在兩百里外了。

天亮的時候，上官玫瑰才懶懶的起床。

床上仍然不見小五子，令上官玫瑰想大哭。

她心中忿怒得要殺人，匆匆的走到前面大廳上。

伙計笑迎上來，道：「姑娘，妳起來了？想吃些什麼？喝些什麼？」

上官玫瑰道：「人呢？」

伙計道：「誰呀？」

上官玫瑰道：「小五，你們的東家。」

伙計正要開口回話，大門外一聲嗲，叫道：「小五爺，我夜來香拜訪你來了。」

大門口走進個花枝招展的中年婦人，敢情正是夜來香。

「萬花酒樓」本來是她的，如今的東家是小五子。

上官玫瑰見夜來香呼叫小五子，立刻沉聲道：「你這婆娘是誰？」

夜來香除了怕小五子，她還會怕誰？

她那裡知道，上官玫瑰比小五子還厲害？

「你這女人怎麼如此說話？七里蕩誰人不知我夜來香？」

冷冷一叱，上官玫瑰道：「滾開！」

夜來香怔住了。

上官玫瑰對伙計道：「快替我備馬！」

伙計匆匆往外奔去，夜來香已忿怒的道：「不長眼睛的破爛貨，我夜來香香院有的是你這種潑辣貨，小五爺既然不在，這兒輪不到你當主。」她大聲的道：「小霸王，快來呀，快來修理這惡婆娘。」

夜來香一口說了這些令上官玫瑰忍受不了的話，氣得上官玫瑰翻眼珠。

就在這時候，對面衝過來個大漢，正是受傷剛剛好的小霸王。

小霸王粗聲道：「東家娘，是那個不長眼睛的野女人。」

夜來香戟指上官玫瑰道：「就是她！」

人影驟然飄閃，宛似幽靈一現，便聞得兩聲「咻」。

夜來香當先往地上倒，小霸王也跟着旋身往外衝去，鮮血仍在空中標濺着，上官玫瑰已跨在馬上，她頭也不回的拍馬馳出七里蕩。

夜來香的臉上開了口，鼻樑骨露在外，血肉翻綻兩寸長，這一刀眞的破了相。

夜來香左手托着右手掌，鮮血迸濺，她的手掌就快分成兩半了。

夜來香痛苦得直翻白眼，大叫道：「那裡來的瘋婆娘！」

她那裡知道，上官玫瑰一肚皮的窩囊氣正無處發洩，她却不撿時辰的來找霉頭。

* * *

小五子心中早就盤算過，先找劉石頭，逼他要銀子，當然，要銀子是假的，設法叫劉石頭找個名大夫解父親身上的毒才是眞的。

西京地方最大，劉石頭又在這西京開着鏢局子，他應該認識幾個名醫的。

小五子遙望着四楞八角的城牆，不由得想大笑，想起七歲那年，羅老大與白爾艷，還有錢一串帶他來到西京，那天夜裡他就潛進總督府中探出那批無價之寶的事，誰會想得到寶物却改走華陰道，害得羅老大文公度十五人在十八盤大荒山裡空忙一場。

蹄聲發出清脆的響聲，就好像戲台上敲的梆子聲，西京的大街上鋪的全是青磚大道，小五子未曾去過「震遠鏢局」，但震遠鏢局在西京的名聲大，小五子只稍一問，便有人告訴他「震遠鏢局」的地址。

小五子騎在馬上眞悠閒，晃裡晃蕩的繞過小南門來到西大街，見街中靠西面有個大旗斗，上面斜插着一面金色大旗，旗上繡着黑字，寫的是「鏢」！

小五子到了旗斗下，他擧首望向大門上方，果然在門楣上橫着一

塊金字大匾：「西京震遠鏢局」。

小五子坐在馬上不下來，他高聲的叫道：「劉石頭，快出來迎接債主啦，要銀子的來了。」

大門忽然拉開了，三個大漢擠着奔出來。

三個大漢一身汗，小五子望向門內大院子，只見地上放着石滾石擔大木棒，敢情這三人正在練功夫，聞得門外有人大叫劉石頭，三個人氣唬唬的衝出來。

總鏢頭的大名不是隨便叫人喊的，有個大漢先是上下左右的看了小五子一陣，沉聲道：「小子，下來！」

小五子一笑，道：「去叫劉石頭出來我再下馬。」

那漢子橫臂抹去頭上汗水，沉聲道：「就憑你？小子，你是身上癢了吧，想挨揍！」

小五子道：「大人不記小人過，我不同你們計較，快去叫劉石頭出來，叫他搬個櫈子我墊脚下馬。」

另外兩個大漢冷笑道：「小王八蛋，你還口稱大人？你比我們三人那個大？」

小五子笑笑，道：「我不是比年紀大小，我比的是本事，我的本事一定比你們大，所以我是大人，你們就是這個……」他伸出左手豎起小拇指。

三個大漢齊瞪眼，活像三隻大灰熊。

三個人不約而同掄拳直往小五子打過來。

小五子又是一聲笑，雙手抓緊馬鞍橋，他的身子立刻平飛而起，雙腿叉開，交互旋踢如狂濤拍岸，「轟通」之聲連三起，三個大漢業已滾跌出三丈外。

小五子仍然坐在馬背上，輕鬆的就好像根本沒事似的，道：「三位，我沒有騙你們吧？這年頭，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我的拳頭比你們大，胳臂腿也比你們粗，所以我是大人，你們是小人。」

三個大漢仍在搖腦袋，小五子的話他們根本未聽見。

小五子立刻又高聲大叫，道：「劉石頭，快出來呀，要債的來了。」

大街上已圍了不少人，幾曾見過鏢局子裡的人挨揍，大夥都在議論紛紛。

小五子得意的大聲笑，又大聲的叫：「劉石頭，你想躲債嗎？你躲不掉的。」

大門內傳來一聲叱，道：「誰在外面窮嚷嚷？」

隨着話聲，從裡面跳出個大漢，這人抬頭只看了一眼，便立刻抱拳道：「少俠，是你光臨本鏢局，快請進！」

小五子看這人，正是跟隨劉石頭去青龍鎮的三個鏢師之一，便笑道：「是你呀，劉石頭呢？」

那鏢師知道小五子的武功高不可測，便抱拳笑道：「少俠，我們總鏢頭在後堂，你請下馬。」

小五子道：「那就去告訴劉石頭，債主上門了，要他出來。」

那鏢師一怔，道：「少俠，你難道不進去？」

小五子道：「我是來要債的，不是來做客的，他把十萬兩銀子拿來，我立刻走人。」

那鏢師無奈的道：「也罷，在下立刻進去傳話。」

鏢師匆匆往裡面走，地上的三個大漢已站起來。

三個人也聽到鏢師的話，才知道馬上的小子不好惹。

三個大漢一齊站在大門邊，三雙眼睛在冒火。

小五子衝着三人咧嘴笑，道：「你們三個大男人，怎麼不聽我的話？劉石頭比你們怎麼樣？他見了我也得矮半截，你們又算那棵葱？」

三個人心中忿怒，就是沒有開口罵。

便在這時候，只見大門裡面走出七八個人來，爲首的正是方臉大眼，臉皮紅潤，金剛怒目的「鐵膽震八方」劉石頭。

劉石頭身後還跟着五個鏢師，另外就是四個女子。

劉石頭從門內就抱拳哈哈笑道：「小兄弟，久違了，想你也該來了。」

小五子哈哈笑道：「你希望我最好不來。」

劉石頭道：「我是這麼想過，但日子過得不舒坦，我高枕『有』憂，心中一個大疙瘩，又怕你會來。」

小五子笑道：「眞高興聽你說出心中話，怎麼樣？銀子準備好沒有？」

劉石頭抱拳，道：「小五兄弟，你且下馬，我們屋子裡細叙，如何？」

小五子道：「好吧！你既然不賴帳，我就自行下馬。」

小五子順着馬背滑下來，大搖大擺的走在最前面，劉石頭緊緊的跟在他後面。

五個鏢師有三個小五子認識，他們去過青龍鎮。

一行人走入正面大廳上，小五子自己拉過長椅子坐下來，他這才發覺有個女子眞漂亮。

那女子看來不過十七八，姿態秀美，眼如秋水，芙蓉面上嬌紅欲滴，一副深山幽蘭氣質。

小五子對她多看一眼，心中便也咚咚兩聲。

劉石頭命人送上香茗，小五子笑道：「劉石頭，你的媳婦還好吧？」

劉石頭點點頭，道：「託小兄弟的福，他們已結婚了。」

小五子笑道：「眞快呀，我連杯喜酒也未吃到。」

劉石頭一笑，道：「他們能結婚成夫妻，功勞屬你小兄弟第一，理應叫他們出來謝你。」

小五子未開口，劉石頭已命人去後院請出吉祥姑娘與劉石頭的兒子「飛叉」劉敬業。

吉祥姑娘臉含微笑的與丈夫劉敬業雙雙向小五子施禮，吉祥姑娘低聲道：「謝謝少俠！」

小五子全身不自在。

小惡人變成少俠，他心中是不自在。

小五子隨手在口袋裡摸出個把金葉子，一把塞給吉祥姑娘，道：「收下，賀禮！」

吉祥姑娘美眸轉動，小五子已把手收回去。

劉石頭見小五子出手大方，立刻抖着虬髯洪聲笑道：「小五兄弟，這禮也太重了吧！」

小五子笑道：「不重不重，比起你欠我的十萬両白銀，這點禮金算得了甚麼？小意思！」

劉石頭聞言全身不自在，他的臉色也變了。

便在這時候，另外一個中年女人沉聲道：「劉總鏢頭，這位小哥自進得震遠鏢局以後，頤指氣使，飛揚拔扈，老婆子實在看不過他那趾高氣揚，盛氣凌人樣子，你爲何還同這種無禮之徒稱兄道弟！」

劉石頭臉有無奈之色！

小五子已哈哈笑道：「一錢逼死英雄漢，他欠我十萬兩銀子，我擺擺架子也是應該的。」

那女人忿然而起，道：「欠債還錢，沒甚麼好踐的！」

小五子撫掌大笑道：「好，這是我最喜歡聽的話，劉石頭，拿銀子來！」

劉石頭額角見汗，道：「一時間那裏去湊十萬兩銀子？」

那中年女人沉聲道：「劉總鏢頭，一時間拿不出來沒關係，可以慢慢的還，總不能爲了銀子失了身份！」

劉石頭剛抬頭，雙目烱烱看向小五子，不料小五子已衝着那中年婦人道：「還未請教貴姓大名。」

中年女人嘴一癟，道：「柳秀秀就是我！」

小五子笑道：「你年輕的時候一定很美！」

中年女人一瞪眼，這小子罵人不帶髒字——年輕時候美，這時不漂亮了。

她冷冷的哼了一聲，便又聞得小五子道：「女人年紀大了，便喜歡嚼舌根，也愛管閒事了！」

「唬」的站起身來，中年女子冷冷道：「你想找死？」

小五子笑笑，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中年女人正要往廳外叫陣，劉石頭忙雙手攔，道：「武家嫂子請息怒，千萬別動手！」

忽聞那美姑娘淡淡的道：「劉總鏢頭，且容姪女向這位少俠討教幾招，如何？」

劉石頭道：「星兒，星兒，算了，算了，且容我同小五兄弟做個商量！」

小五子面對美姑娘，他還眞想同她過幾招，看一看她的功夫怎麼樣！

小五子衝着美姑娘笑笑，道：「請教姑娘芳名是……」

美姑娘冷冷道：「我叫李星兒，你不會聽人說過的，不過我爹的大名你應該知道。」

小五子道：「令尊是……」

美姑娘李星兒雙目如星般閃動着，道：「『西南毒王』李不疑就是我爹！」

小五子道：「噢，你爹是毒王李不疑呀！」

李星兒道：「你認識我爹？」

小五子道：「也才聽你介紹的！」

李星兒受到調侃，冷叱道：「小子找死！」

她忽然伸指疾彈，在座之人只聞她彈得指甲脆響，不見有物飛出。

小五子却「哎喲」一聲仰臉倒了下去！

小五子倒在地上沒有動，臉皮上罩了一片青紫色，他好像中毒極深的樣子，呼吸也急促起來。

「鐵膽震九州」劉石頭忙趨前，道：「賢姪女，你用你爹的絕招『彈指摘心』對付他，只怕他沒命了！」

柳秀秀道：「除了這小子，對你劉總鏢頭大有好處，這小子太囂張了！」

李星兒走近小五子道：「我只是覺得這小子可惡，本來不想下毒手的，但聞得總鏢頭說得他武功高深莫測，又會那絕世氣功，所以我出手就是絕招，還以爲他能閃過，不料却是個膿包，倒令我十分失望！」

劉石頭道：「賢姪女，我們不興在西京殺人，你快取解藥吧！」

李星兒道：「總鏢頭眞要救他？」

柳秀秀沉聲道：「我看他是個小無賴，裝入蔴袋裏抛到荒谷餵野狼！」

劉石頭搖搖頭，道：「我不能那麼做，就算他逼我把這鏢局子關

門大吉，我也不能殺他！」

「飛叉」劉敬業道：「他救過吉祥，我們不能恩將仇報，爹，還是快救人吧！」

五個鏢師也點頭，那中年婦人柳秀秀道：「自從我大妹子遭人殺死之後，我恨死道上邪魔鬼神，從我第一眼就覺得這小子不是善類，哼！他活該！」

李星兒道：「總鏢頭眞要他活，我就把解藥拿出來，不過，我可不想見他，我走了！」

「你走不了啦！」

* * *

李星兒尚未走出一丈遠，地上的小五子一彈而起，正好攔住李星兒去路。

李星兒大吃一驚！

劉石頭也猛吃一驚，便所有的人全楞住了。

李星兒看得最清楚，他發覺小五子臉上的一團紫色在移動，向四下裏移動，然後消失不見，就好像一陣風吹散了一團霧一般！

「你！」

小五子哈哈笑道：「你的『彈指摘心』功力眞厲害！」

李星兒吃吃笑道：「可惜還是沒有取你的心！」

小五子道：「換了別人一定活不成！」

李星兒冷冷道：「你想再試試？」

小五子道：「好哇，你出手吧！」

李星兒圈起雙臂，柳腰半旋，十指已發出清脆之聲，她雙袖飄閃，雙足盤旋之間七縷指風已往小五子面門罩過去，用的正是「毒王」李不疑的「彈指摘心連環殺」。

小五子不動，他甚至雙肩也不搖，就好像木頭人似的一動也不動！

小五子只伸出一雙肉掌，但掌心却已變成了青紫色，仔細看上去，彷彿他的肉掌在顫抖。

一輪快攻之後，李星兒尚未飄退，忽聞小五子沉聲道：「還你！」

小五子雙掌猛吐，李星兒的身子就像有人推她一把似的直往一張桌面撞去。

柳秀秀就在附近，她張臂抱住李星兒，却見李星兒忙自懷中取出一粒紅丹丸塞入口中！

誰也未看清李星兒打出的毒物，更未看清小五子把甚麼東西打還給李星兒！

小五子收起雙掌淡淡的道：「姑娘，就算你爹來，也傷不了我小五子！」

李星兒喘口大氣，道：「你吹牛！」

小五子道：「你等着，等我辦完這裏的事以後，我去找你爹！」

李星兒心中嘀咕，剛才發出的「彈指摘心」毒粉，雖只一絲絲，但中人之後立可令敵人倒地，怎麼這小子中了七縷，不但不倒，反而又把七縷毒粉反彈回來，這是甚麼功夫？爹怎麼沒說過？

她怎麼會知道？普天之下誰也不知道，便七惡八邪也不知道！

只有小五子知道，他在煉成了「拔陽回生氣功」之後，方明白這種氣功的妙處——能吸能吐，收發自如。

小五子雙掌吸收李星兒的七縷毒粉，就在李星兒吃驚欲退的時候立刻全部還給李星兒！

此刻，劉石頭忙走過來，他拉住小五子，道：「老夫就知道小兄弟身負絕世武功，她是傷不了你的！」

小五子道：「劉石頭，你很好！」

劉石頭一怔，虬髯猛一抖！

小五子像是好兄弟般的拍拍劉石頭肩頭，又道：「剛才沒有想取我性命，要是換了我，我一定會把握機會！」

劉石頭重重的道：「劉石頭不會爲十萬兩銀子取人性命，小兄弟，人要活得心安理得！」

小五子哈哈笑道：「好，你要活得心安理得，我就成全你吧！」

柳秀秀突然叱道：「你怎麼成全？難道十萬兩銀子你不要了！」

小五子猛拍巴掌，笑道：「不錯，我全不要了，十萬兩銀子我一個鏰子兒也不要了！」

劉石頭幾乎把眼珠子瞪出眼眶外，道：「小兄弟……」

小五子伸手一攔道：「你先別高興，我還有個條件！」

劉石頭忙問道：「小兄弟請講！」

小五子道：「我問你，你在道上混了幾十年，可曾聽過兩種毒物？」

劉石頭道：「兩種甚麼毒物？」

小五子道：「一種毒叫『閉氣斷脈丹』，另外一種叫『縮骨斷筋散』，你聽說過嗎？」

劉石頭皺起眉頭，道：「沒聽說過！」

小五子道：「那麼我就在你這兒住幾天，你去替我打聽，看誰能解這兩種毒，我送他一個大寶石！」

小五子提起大寶石，劉石頭立刻知道小五子有一個十分惹人眼的大寶石，就是那玩意，才害得他欠小五子十萬兩銀子。

一邊，柳秀秀突然道：「要想解毒還不容易？去找毒王李不疑呀，星兒他爹一定能解！」

劉石頭立刻笑道：「我都急糊塗了，李姑娘她爹的大名，譽滿西南，他老兒一定知道這兩種毒！」

小五子道：「劉石頭算你走運，十萬兩銀子我不要了，我要去找李不疑！」

李星兒道：「我爹不見你！」

小五子道：「你怎麼知道你爹不見我？」

李星兒道：「我爹見你欺侮他女兒，他會殺了你！」

小五子道：「殺了我也要見他！」

柳秀秀道：「你眞的不要十萬兩銀子了？」

小五子道：「如果劉石頭聽了你的話，他少給一個鏰子我也不答應！」

柳秀秀道：「你原來並不太壞！」

小五子笑道：「你又猜錯了，我是個道道地地的小惡人，誰惹上我誰倒楣！」

他這話不錯，劉石頭就有這感覺。

吃吃一聲笑，柳秀秀道：「還有自己承認是惡人的，眞新鮮！」

小五子道：「這有甚麼新鮮？我告訴你分辨惡人的方法，你一聽就知道我說的不會錯！」

他這話連劉石頭都滿生興趣，大家都把目光看向小五子，等他說出分辨惡人的方法來。

小五子看了李星兒一眼，道：「你們只要看到有人盡說他自己是好人，這人就是大惡人！」

柳秀秀冷冷道：「怎麼說！」

小五子道：「你想想，說自己是好人的人，肚子裏一定有鬼，他怕別人發覺，才猛說自己是好人，你們說，這種人是不是惡人？」

柳秀秀道：「你拐個彎在罵我？」

小五子笑道：「你說我是惡人，就等於你說自己是好人，只是你不直接說自己是好人罷了！」

柳秀秀大怒，叱道：「見你還不錯，想順便帶你去『柳家堡』，哼！你却又如此無禮……」

小五子聞得「柳家堡」三字，猛一瞪眼，道：「甚麼地方的柳家堡？」

柳秀秀道：「我娘家的柳家堡，也是河間府的柳家堡！」

小五子怔住了！

他再也想不到會在震遠鏢局遇見柳家堡的人。

柳秀秀見小五子發呆，沉聲道：「你中風了！還是中邪了？」

小五子道：「我請問，柳柔柔是你甚麼人？」

柳秀秀一怔，道：「柔柔是你甚麼人？」

小五子道：「你眞的要知道？」

柳秀秀道：「快說！」

她已發覺小五子的模樣像個人——很像她的大妹夫「刀公子」南英！

小五子突然道：「你若想知道，我們出城再說！」

李星兒道：「你不敢見我爹了？」

小五子道：「當然要見，姑娘等我！」

柳秀秀道：「你有甚麼話，不能在這裏說？」

劉石頭也道：「小兄弟如果不方便，我們廻避，我立刻命人準備酒菜！」

他手一揮，大廳上立刻只有柳秀秀與小五子二人。

小五子走近柳秀秀，抱拳一禮，道：「姨媽，我是南小五，南英的兒子南小五！」

柳秀秀全身哆嗦着睜大眼睛，道：「這是眞的？」

小五子伸手拉出掛在脖子上的紅玉，柳秀秀立刻認出來是她爹柳長青所贈！

柳秀秀張開雙臂，一把縷緊小五子，雙淚已奪眶而出……

小五子從未有過這種感覺，就算是白爾艷在他挨了羅老大他們揍之後抱住他，也沒有這種充滿溫暖的感受。

柳秀秀已低泣道：「可憐的孩子，姨媽眞是不敢想呀！」

小五子道：「姨媽，我外公他老人家可好？」

柳秀秀道：「自從你娘遭人殺死之後，你外公蒼老多了，這十幾年他常叨念你娘的名字，唉！」

小五子道：「外公眞可憐！」

柳秀秀托住小五子雙肩，看了又看，道：「你果然像你爹，可好，你跟我立刻回柳家堡去見你外公，唔，這眞是太好了，南英有後了！」

小五子道：「我爹並未死，姨媽，我還不能跟你回柳家堡！」

柳秀秀驚訝的道：「什麼，南英還活着？我不相信，傳言他已死去多年！」

小五子道：「爹眞的還活着，不過爹中了劇毒，我是爲了求解藥才來西京的！」

柳秀秀道：「你說的可是眞？」

小五子道：「我怎麼會騙姨媽？」

柳秀秀帶着傷感的一笑，道：「若想解天下劇毒，只有找李星兒她爹了！」

小五子道：「所以我要李星兒等我！」

柳秀秀笑道：「孩子，姨媽同你一起去，李星兒她爹我也認識，李不疑與柳家堡也有段交情！」

小五子聞言心中高興，他對柳秀秀笑道：「剛才我冒犯姨媽，姨媽不要見怪！」（未完・四十二）

上文提要：東方東把他的功夫傳給令狐爽，小子知道送寶珠不能免，於是提早一天把藏在山溪中的寶珠拿出來，翌日却騙四魔要去荒林中取寶，却預設了陷阱，結果四魔中計均不完整……輪到夏侯金教「拐打五嶽」，夏侯金作弄他，要他每日擧百斤石頭上山，雖辛苦亦練出力氣……水中花找令狐爽，因水中花愛上西門吹花，聽吹花經常提起他而吃醋……

歪歪小爽哥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機智爽哥制毒王　索得解藥救花子

令狐爽也回頭對申屠艮四人，道：「我那年取了寶珠十七顆，我要寶珠幹甚麼，祇要師父教我功夫，我也祇有用寶珠表示我的感謝了！」

申屠艮四人對望一眼，公冶長笑了。

「小子，等這件事完畢以後，你跟我們去賀蘭山，那兒最好玩！」

令狐爽道：「我不想被你們殺死！」

公羊山道：「你去吧，不但不會殺你，我們四人還把你當成寶貝蛋！」

上官文道：「咱們照樣傳你的功夫呀，絕對不會比他們的差！」

令狐爽道：「要是那樣，我就會考慮去不去了！」

公冶長道：「去了你的好處多！」

令狐爽道：「好吧，我去了！」

西門風道：「你去賀蘭山呀，那多遠呀，你去了誰幫我老人家去百花谷！」

「百花谷？」

八仙惡魔幾乎齊出聲！

西門風道：「各位仙界朋友，老夫的女兒吹花，已被百花谷抓走多日，難道各位不同情老夫一番？那算是甚麼朋友？道義何在？」

東方東道：「老花子，我們可不想去惹那惡婆娘！」

司馬元道：「老花子，當年你種的甚麼因，今天你就收甚麼果！」

宇文鳳道：「當年，天下女子有的是，你偏愛上百花谷的女人，你是屎殼螂上茅房，找死（屎），咱們多的甚麼事？」

西門風憤怒的道：「你們不幫我，沒關係，我請令狐小友陪老夫去，你們應不反對吧？」

宇文鳳道：「叫令狐爽陪你去？他能幫你甚麼？」

西門風道：「第一，他與小女吹花認識，第二，老夫以爲他的腦袋瓜子靈光，到時候可以爲老夫拿個主意甚麼的，至於武功……」

他笑笑，又道：「那是其次了！」

夏侯金道：「老花子，暫時還是不必去百花谷，且等咱們正事完了以後，也許到那時候，大家高興心情爽，便一齊前往百花谷助你也說不定！」

西門風道：「如果你八位與百花谷谷主擺在一起加以評論，百花谷谷主是貓，你們八人是老鼠，你們逃吧，娘的，還會幫我呀！」

他此言一出，申屠艮反而哈哈笑了。

「娘的，聽聽，老叫化子用激將法了！」

西門風心中一緊，暗罵申屠艮不是東西，因爲申屠艮猜中他的心意了！

*　*　*

令狐爽有些飄飄欲仙的感覺。

他在心中直叫爽，因爲三方面都在爭取他！

所謂的三方面，乃是賀蘭山來的申屠艮四人，老龍洞東方東四人與花子幫的西門風！

申屠艮四人早已眼紅了，當然想得到令狐爽的寶珠！

宇文鳳四人還打算全部把寶珠弄到手，怎會輕易放走令狐爽！

當然，如果此刻令狐爽手上沒寶珠，四魔四邪說不定會殺了他！

祇有西門風，西門風不爭寶珠！

西門風祇關心他的女兒，令狐爽說，他有辦法至少叫西門風會見到他的女兒，甚至鳳仙，那是他最希望的！

西門風力爭令狐爽去助他了！

令狐爽在三方面的爭奪中，他不爽才叫怪！

*　*　*

一行人進入老龍洞，祇有進入令狐爽住的那個大石室中，別的地方不能去！

別的地方上了鎖，大鎖把每間石門都鎖上了！

妙的是大石室中已擺了酒席，樣樣熱氣騰騰的！

令狐爽與西門風感意外，但申屠艮四人沒反應！

公冶長笑笑，道：「他們幾人倒還知道我們的口味，山珍四五樣，汾酒是熱的，哈……」

宇文鳳道：「花子頭，你可以說了！」

如今，連令狐爽也入座了，他似乎是紅人了！

大家都爭取的人，當然是紅人！

*　*　*

西門風自懷中摸出一張草圖，就在石桌一邊攤開來，上面還註明了相關位置圖，加以解說！

「各位，洛陽知府徐經太眞是老狐狸，那年鬧流寇，還以爲他攜家帶眷逃去南方了，娘的，他沒有！」

宇文鳳道：「淸人入關，他這知府早完蛋了！」

西門風道：「他隱名埋姓躲得妙呀！」

說着，他指着草圖，對宇文鳳四人又道：「徐經太改名叫余文了！」

頓了一下，他又道：「位在洛陽南陽之間，有個伊水長河，這位當年洛陽知府徐大人，率領着他的家將親信，更把咱們打敗的幾個武林高手，全部收在他的手下。」

笑笑，西門吹風又道：「我的人就曾看到神刀車風、鐵頭甘天和、小霸王文昌大等人，聽說這是因爲年頭不好，討生活不容易，這些人也就甘願爲這余文當護院師父！」

夏侯金道：「甚麼護院師父？」

西門風道：「余文在熊耳大山淸水崖起了大宅院，過着老太爺的日子了！」

司馬元道：「他竟然會逃過流寇的屠殺，怪了！」

西門風道：「我的人也覺怪，但事情明白以後，也就覺得不怪了！」

東方東道：「怎麼說？」

西門風道：「當年從山陝兩省入直魯豫的流寇們，有兩條路綫，一是下南陽，另一是入潼關，妙就妙在徐經太算就了這些流寇不會往山區走，他便來一個出乎人意料的躲在這夾縫中逃過一劫！」

宇文鳳道：「他在洛陽搜刮多年，如今剛剛改朝換代，他做起神仙寓公了！」

東方東道：「咱們去抄他的窩，娘的，黑心銀子呀，人人可搶！」

西門風道：「咱們是老合夥人，所以我得了消息，立刻忘了自己痛苦，先去賀蘭山，再走老龍洞，敦請八位下山動手！」

東方東道：「暫時拋開你的痛苦，忘了你的女兒情人，合力去找那余文大幹一票！」

司馬元道：「早兩年就該找到他了，娘的，還以爲這姓徐的遠渡重洋逃走了！」

夏侯金對令狐爽道：「徒兒呀，你也去，去見習見習怎麼殺人！」

令狐爽道：「殺人還需要見習嗎？人人都會殺人，祇不過人人也怕被人殺，要不然天天血腥！」

他此言一出，大伙吃一驚，這話算甚麼！

宇文鳳叱道：「師父們面前你少玄！」

夏侯金道：「徒兒呀，有人說，殺人時候要心狠手辣，不能手軟，那是胡扯！」

令狐爽道：「怎麼是胡扯？」

夏侯金道：「殺人的時候要放鬆心情，自然進行，偶爾還帶笑聲，把人當雞宰，當羊殺，如此一來，便是殺上二三十人也不會心寒手軟刀刄翻捲！」

令狐爽道：「難怪師父把人的腦袋砸爛，反而還會哈哈笑，原來如此呀！」

夏侯金道：「殺人到了我們這種氣候，那已不叫殺人是殘酷了，是一種藝術，一種道行，這你明白嗎？」

令狐爽道：「明白是明白，祇是……」

「祇是甚麼？」

令狐爽道：「祇是如果各位挨刀，是不是也是一種藝術呀！」

夏侯金叱道：「放屁，師父們何等人也！」

「哈……」令狐爽笑了。

忽聽申屠艮對令狐爽道：「小子，你若聰明，快快叩頭拜師！」

「拜師？」

「是呀，我們四人決定也收你爲徒！」

令狐爽一笑，道：「必有目的。」

他心中早明白，他的計謀要得逞。

他是有陰謀的，老龍嶺石洞中囚了個齊大天，齊大天乃是通天教主，齊大天又是這八人的教主，如今齊大天求他去賀蘭山找一找妻子「天魔女」明月，這個要求他是要答應的。

想到這件事，令狐爽便也想到有兩件兵器等着他去取出來。

那是通天教主齊大天所贈，但令狐爽以爲，如果他連齊教主託付的這種事也辦不成，他就不配取出這兩件兵刃。

* * *

夏侯金未開口，公羊山沉聲叱道：「小子，老實對你說吧，我們八人的行動永遠一致，他們四人既然傳你功夫，我們四人當然不落人後，也收你爲徒了。」

令狐爽笑了。

上官文道：「快拜師呀，酒席筵前有莊嚴。」

令狐爽果然打跪行禮了。

他十分誠意的道：「四位師父在上，小徒令狐爽給師父們叩頭了。」

申屠艮四人立刻哈哈大笑起來。

笑着，申屠艮扶起令狐爽，笑道：「免禮，免禮，眞是太好了。」

他回頭看看公羊山、公治長與上官文三人，又道：「咱們這是收徒了。」

上官文三人齊聲道：「收徒了，哈！」

申屠艮又道：「咱們四人這算有了衣鉢傳人了。」

「對，對！」三人仍然在笑。

申屠艮又道：「既然認定是咱們的愛徒，這以後就該疼他，愛他，把眞本事傳他，對不對？」

「對！」上官文的聲音也最大。

令狐爽聽得好感動，他心中熱呼呼的。

申屠艮衝着令狐爽一聲笑，他伸手了。

「我們已是師徒了，你總得拿點見面禮吧，無論甚麼，意思意思，當然，送師父們每人一份那……寶珠……」

他的目光看向夏侯金，因爲夏侯金剛才懷中揣了那麼一顆十分惹眼的寶珠。

申屠艮四人心中就大肆後悔，當初搶到長安太守沈長明的財寶時候，爲甚麼未曾注意到這麼珍貴的寶物。

其實不然，當時大伙見到那麼多寶物，也就眼花撩亂了，誰在乎這些珠寶呀！

當時的金磚也耀眼。

* * *

令狐爽見申屠艮當面要寶珠，他笑了。

「各位師父們，我怎麼會厚此薄彼呀，對不對？」

申屠艮大悅，道：「那就每人送一顆呀！」

令狐爽道：「我若此刻送你們每人一顆龍目寶珠，我會立刻被殺！」

申屠艮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你們想一想，我在這老龍洞中跟了四位師父習功夫，也是每人教完了功夫，我也習會了以後，才會取出一顆寶珠送上師父的，如今怎好未學到功夫就送各位一顆，我的東方師父四位就會宰我。」

申屠艮四人一怔。

不料東方東開口了：「沒關係，沒關係，你現在就拿出來，我們四個不反對。」

申屠艮四人一聽，笑了。

上官文道：「拿來吧，已經沒有問題了。」

令狐爽一楞，東方東這老賊眞狡猾，他會來這一手，令他無言以對。

令狐爽祇是一怔間，便笑了。

「哈……各位師父，雖說東方師父四人沒意見，可是我做人有原則，我決定的事不會改，你們誰先教完功夫，我自然會奉送的。」

他把話說完，申屠艮大怒：「你個小王八蛋，吊足爺們的胃口了。」

上官文道：「你小子就不怕咱們給你個千刀萬剮熬你的油呀！」

笑笑，令狐爽道：「殺我呀，別說你四位甚麼也得不到了，便是我的東方四位師父也不答應呀，因爲我正打算出遊江湖，試一試我的所學是否紮實管用，一旦証明之後，我馬上回來再送他們每人一顆，如果我死了，哎呀，他們的損失就大了。」

稍稍一笑，令狐爽又道：「當然，如今多了一位西門伯伯，我打算助他老人家前往百花谷，設個計謀，弄個方法，叫他們父女相會，夫妻相見，我若沒命，他怕是這一

輩子也看不到自己心愛的女兒妻子了。」

西門風當先去拭淚。

他這兩年多，每次聽了妻子之事，就忍不住落淚。

當年他被那四個大脚女人摔得好慘，守在谷口連哭幾天才離去。

如今聽了令狐爽的話，既感動又感激，拭淚道：「申屠艮，殺人要利己呀，殺人不利己，而且有損失，那是笨蛋幹的事情。」

宇文鳳道：「我同意老花子說的。」

夏侯金剛得了一顆，心中正在熱呼呼的高興，聽了宇文鳳的話，接道：「我贊成咱們不殺人，要殺也等不到你們殺呀，我們早幹了。」

他說得對極了，司馬元也點頭。

公冶長一聲厲吼，道：「誰說咱們眞的要殺他？娘的，愛他還來不及吶！」

他對令狐爽又道：「賀蘭山你同我四人一同去，我祇教你一招，叫你天下無敵。」

令狐爽心中一動，眞大方，祇教一招。

但他還是呵呵一笑，道：「一招就天下無敵呀，師父，你的一身絕世刀法，一共幾招？」

公冶長乃「神目殺手」，刀法使出，雙目噴火，塞外人提起藍采和，無人不驚慌退避，不敢惹他。

聽了令狐爽的問，他呵呵一笑，道：「刀者刀也，刀者狡猾也，出刀不外取人的命，再是各種招式，仍然祇在一招之間，所以『刀法之中有乾坤，一招之間立大功』，你習了我的一招刀法，自然就會明白了。」

令狐爽心中明白一件事，公冶長在唬他。

但明知被唬，還得說上幾句恭維好聽話。

「謝謝，謝謝，小子就學你一招劍法了。」

「哈……」公治長笑了。

令狐爽在心中罵：「個老烏龜，拿我當二百五呀！」

* * *

四魔四邪分開住，但他們的行動是集體的，便是令狐爽要去賀蘭山，東方東幾人也不反對，至於還存的龍目寶珠，那早晚是他們的囊中物，不急不急。

他們急的是去打劫前朝的洛陽知府徐經太。

徐經太如今改了名，他改名叫余文。

西門風把四魔四邪八人又請出山了。

西門風爲甚麼非得把東方東八人請出山，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西門風最明白一件事，如今余文在伊水之溪，清水斷崖下面建了大護院，過他的神仙生活了。

姓余的不簡單，他不但自己有家將，他還把沈長明的人弄去大部份。

這時候的清水崖下余家莊的人，便是割草餵馬羊的伙計也都有一身好功夫。

花子幫的人再多，遇上這些人就慘了，人多有甚麼用，人多經不起人家刀快。

西門風爲了花子幫減輕傷亡，他非敦請八仙下山不可。

* * *

八仙與花子頭在老龍洞中擬就了作戰計劃，令狐爽當然也有份。

當天就一同上路了。

令狐爽要去賀蘭山，那得等他完成了這一次打劫任務，因爲他要在動手之中測驗自己的實力。

令狐爽跟在西門風身後，他已經明白，西門風這一輩子不娶妻，實在他太愛百花谷谷主的徒弟鳳仙姑娘，雖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但他此情不渝。

情這玩意兒是不分黑白好歹的，好人多情，歹人更多情，殺人如麻的人，也許就會一頭栽入情網中死也不後悔，西門風就差不多是這樣。

* * *

老龍洞也藏有快馬，快馬回到老龍洞，有的放入山林中，祇有艮駒才會進馬廐。

這些人要出征，自有人把馬備在山林邊，看上去大部份馬匹是上一回他們騎回來的。

現在每人一騎，便西門風也有馬騎，十四馬上路了，先是走過那道長長的山脊，越過那道老叢林，令狐爽精神愉快極了。

從這終南大荒山道往東行，漸漸的，大伙發現一件事，那就是山寇多了，流寇絕跡了。

原來清人入關，各路流寇們化整爲零，各自佔山幹起沒本買賣了。

一路上又傳言，李自成逃出京城，而張獻忠竄入四川去，世祖二年二人便雙雙被殺。

死了這二人不大緊，三山五嶽多了落草之人。

落草者，攔路打劫的強盜也。

祇不過怪了，西門風這些人一路自深山中馳馬過來，他們不但未見有強盜攔路，而且遇到有山寨的地方，還有山上嘍兵挑了茶水守在山道旁邊。

那是甚麼原因？其實還眞的有原因。

這一路上有花子幫的人打點，他們一共遇上十一處有山寨的山頭，這些山上的兄弟們不賣別人的

帳，但花子幫的帳是要賣的。

西門風出動他的人馬超過千人之衆，比那年還多了五百多，這其中就有人是流寇。

* * *

一行人就快進入熊耳大山了，忽的對面山道上站了二十多名花子幫的人。

雙方到了貼近，忽聽西門風大聲呼叫：「四位長老，兄弟們都到了嗎？」

立刻飛奔四名花子，這四人正是花子幫四長老：田和、池水、方圓、史明的人。

原來這一路上安全通過，是他們這些人的及早安排，小心的連絡，打通關節，才會如此順利。

那田和手指遠處大山頭，道：「兄弟們聚集在山下面，那兒有家野店，是母女兩人開的。」

方圓笑笑，道：「就是陝南豫西交界的大山邊，三間大茅屋是馬寡婦母女二人開的野店。」

西門風聽了哈哈笑，因爲他吃過那野店的牛盤腸。

令狐爽更是哈哈笑，太好了，原來又來到了馬寡婦母女二人開的野店了。

提到了馬寡婦母女二人，認眞的說，他曾救過這母女二人。

這話怎麼說？

原來令狐爽曾經發覺官兵們押運的大木箱中不是寶，押運的是叫人上當的暗器箱，官兵們吃了東西不給錢，弄隻箱子叫馬寡婦開。

這中間就有陰謀，因爲，如果馬寡婦開了大木箱，不但會上當，而且官兵還會咬一口，說她母女想偸搶。

令狐爽就在暗中幫了忙，提醒這母女二人開不得。

祇不過，令狐爽不但吃了馬寡婦的包子，也抱走了一罐牛盤腸。

如今前後想一想，令狐爽當然會笑起來。

祇有一件事情，令他忽然不笑了。

馬寡婦要令狐爽當她兒子，光景還眞的有意，打算把女兒送他爲妻。

令狐爽怎麼會要個大脚女子當老婆，何況年齡大得也太多了，大一半。

當然，最要緊的是馬魁女長得不好看，像個男子漢，最叫男人不喜歡。

令狐爽想到這事上，他就笑不出來了。

* * *

一行人就快到那二間大茅屋前面了，果然一大堆花子們聚集在場子上。

馬寡婦母女二人忙壞了，兩隻大木桶裝的是包穀粥。

包穀者玉米也，北方人的早飯就是這玩意兒。

如今不但早上吃，一天三頓也吃。

就聽馬寡婦大聲叫：「沒有了，沒有了，再吃就把我母女二人煮吃掉。」

就在這時候，東方東一行策馬過來了。

西門風剛走到土場邊，衆花子起立齊聲吼。

「幫主金安。」

西門風大感愉快，上千人向他一人問安，多爽呀！

江湖上有幾個人毛有他這樣的排場？

西門風却又對東方東八人點頭笑。

令狐爽忽然大聲叫了。

「馬大媽，我回來了。」

門口正忙着的馬寡婦母女二人抬頭看，看了半天看不到甚麼人在叫。

於是，令狐爽又舉手了。

令狐爽舉手又叫：「馬大媽呀，我騎馬呀，馬兒把我馱來啦！」

馬寡婦母女二人看得一瞪眼，然後放下大木箱，雙雙奔到了令狐爽的馬前面。

馬寡婦還左看看，右瞧瞧，然後一聲歡呼叫。

「是這小子回來了。」

馬魁女也忸怩的笑道：「小弟弟，你是個守信的人，你眞的回來了。」

令狐爽跳下馬，立刻被馬寡婦伸手拉住了。

「我的乖，我的寶呀，你可回來啦，累了吧，回我房裡去躺躺，餓了吧，我滷了一鍋牛盤腸，快！」

她高興，話聲大，附近有幾個花子開口了。

「喲，你家中藏有牛盤腸呀，怎麼叫咱們喝這玉米粥，你這惡婆娘。」

又有人大叫：「進去找，找到牛盤腸咱們分吃掉。」

馬寡婦一聽火來了。

她怒吼一聲：「你們那一個敢！」

有個花子走上前，道：「爺們給錢。」

馬寡婦道：「叫化子有錢？」

那人取出一把碎銀子，亮晶晶的十幾塊，笑笑道：「小覷人呀，娘的，咱們每人都有錢。」

不料，馬寡婦道：「有錢也不賣。」

幾個花子一瞪眼，其中一個六袋花子頭目道：「老大娘，你賣吧，咱們當家的來了。」

原來他們要爲西門風買好吃

的，牛盤腸也最香不過，花子們買得起便宜貨。

牛盤腸比之滷牛肉便宜多了，有一小段滷盤腸夾燒餅，那才眞叫香。

馬寡婦却不賣對方的帳，她搖搖手道：「別說了，誰來也不賣，我的未來乾兒子重要，我要送我的寶貝乾兒吃。」

令狐爽一聽心中一緊，八字還少一撇，她叫起乾兒子來了。

馬寡婦已拉住令狐爽呵呵笑起來。

她邊笑邊大聲的道：「你看看，你看看，三年不到全變了，人變得這麼高，腿又粗，手又長，滿身有力量，眼有神，臉皮光，活像武二郎！」

武二郎者武松是也，那地方的人就知道武松了得。

一邊的馬魁女也高興：「娘，這兩年多他好像不是吃的五穀雜糧呀！」

她拍着令狐爽的胸膛，又道：「他好像吃石頭長大的，好強壯。」

馬寡婦道：「强壯好，將來能當山大王！」

她拖了令狐爽往三間下茅屋走去，又道：「走，乾娘請你吃牛盤腸！」

母女二人不由分說，拉了令狐爽往屋內走。

這光景，幾個花子楞住了！

* * *

就在令狐爽進去屋內不多久，只見他雙手端着一個面盆大小的瓦罐出來了。

那個瓦罐他知道，兩年多以前他就拿過一次了。

令狐爽把瓦罐端出來，口中大叫着：「師父們，快快來吃牛盤腸！」

令狐爽在前面走，後面追來馬大娘。

馬寡婦大聲叫：「喂，喂，乾兒子，牛盤腸是給你吃的呀！」

令狐爽回頭笑笑，道：「馬大娘，他們是我師父呀，師父不吃，徒兒不能吃！」

他忽然放低聲音，在馬寡婦的耳邊又道：「將來有一天，我眞的住在你這裡，一樣的，有好吃的妳先吃！」

嚄，令狐爽這麼一說，說得馬寡婦一哆嗦！

馬寡婦眨動大眼睛笑了：「娘的，我老太婆看對人了，小子是個仁義的，哈……」

令狐爽把一罐牛盤腸分給東方東八人之外，特別多給西門風一截，笑笑道：「西門大伯，早晚我陪你去百花谷，我擔保叫你見到妻女二人！」

西門風大爲感動的道：「令狐爽呀，老夫除了打算把女兒嫁你以外，甚麼回饋也答應！」

令狐爽道：「西門大伯，我心中最明白，你將來要吹花姑娘接掌花子幫，而我又不想當花子，所以你老放心啦，我不會同吹花配成雙！」

西門風一口就是半尺長的牛盤腸吞吃掉，他笑了！

二人正在說着話，馬魁女對令狐爽道：「兄弟呀，回來吧，我娘屋裡找你啦！」

令狐爽道：「找我？幹甚麼？」

馬魁女道：「去了就知道。」

於是，令狐爽跟着馬魁女走進屋子裡。

眞神秘，馬魁女把令狐爽拖進內屋裡，這母女二人又關窗又關門，神秘的還自門縫往外看，就怕有人走過來！

令狐爽站在一張大床邊，他木然的直瞪眼。

馬寡婦馬上提了個大鐵剷，她往地上一指，對令狐爽道：「你看看，這些年大娘我存了不少錢，大娘挖出來給你看，看了以後肯定你喜歡！」

她說着這就要動手地上刨了，令狐爽立刻拉住她。

「馬大娘，別挖了，我知道你們這些年存了不少辛苦錢，別刨，我不用瞧就知道了。」

他拍着馬寡婦的手背，又道：「馬大娘，我還有話對你講，這兩年十個月，我的罪過受大了，只不過爲了學本事，吃苦挨揍我認了！」

他再看看一邊的馬魁女，又道：「眞本事我才學了一半，還有一半沒有學，你們等我學成了，我接你們去享福，吃香喝辣的我全包啦！」

他再指指地上，又道：「千萬別把地面刨，外面的人全是一個樣，他們抱定了主意，那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更是我的』，他們如果知道屋內地上埋有寶，還得了，你母女能打幾個人，他們上千人！」

馬魁女也點頭。

馬寡婦鬆動肩頭聳鼻子，一把捏了清鼻涕甩地上，道：「乾兒子你當不當？」

令狐爽一笑，道：「你別難過呀！」

「你當我乾兒子我就不難過！」

令狐爽道：「馬大娘，你聽我講，這年頭千萬別計較太多，這年頭太多的親兒子不認娘……」

他把手往外指，又道：「瞧一瞧，上千花子都有娘，你問他們哪個是孝順郞！」

馬寡婦一聽也點頭！

令狐爽又道：「咱們之間有情誼，早晚我都孝順你，又何必叫我當你乾兒子，你說對不對？」

馬魁女也笑了。

「多日不見面，不但個頭長壯長高了，而且也會說話了，哈……」

就在這時候，忽聽門外一聲吼叫：「徒弟呀，個小王八蛋，躲在屋子裡吃好的呀！」

只一聽就知道是夏侯金在呼叫。

令狐爽立刻跳出門外來了。

只見衆花子都在地上坐，八仙個個站馬前，這光景好像要走了。

令狐爽急忙走過去：「師父們，要走了？」

申屠艮看看令狐爽，他吃吃笑了。

「我的可愛徒弟呀，你小子是不是有毛病？」

令狐爽道：「師父，我有甚麼毛病？」

申屠艮道：「你怎麼看上那一個黑塔似的老姑娘，你反常！」

令狐爽道：「她母女心腸好，對我更好呀！」

他笑笑，又把握機會的道：「等我去了賀蘭山，各位師父們像她們母女一樣對我好，我當然也一樣的要孝敬各位恩師了！」

申屠艮笑了。

「你不是看上那個大脚老姑娘呀！」

「我叫她一聲馬大姐。」

忽聽公冶長叱道：「小子，以後別叫了，娘的，攀親要攀有錢的，馬屁拍在响地方，別替師父們丟了人！」

令狐爽已上了馬，忽見馬魁女跑過來了。

「兄弟呀，你帶着！」

那是一個布包，捏在手上熱呼呼，令狐爽笑了。

他本來也餓了，別人已吃了牛盤腸，花子們也喝了玉米粥，他甚麼也沒有吃。

令狐爽接在手上，便知道必是好吃的：「哈，謝謝大姐了！」

令狐爽騎在馬上兩邊看，八位師父在前面，於是他小心打開布包看，嚄，十二個肉包子在這裡面。

熱包子大概剛起鍋，令狐爽笑哈哈，他可不能留，一口氣全部裝進肚子裡。

若論這一頓甚麼人吃得飽，當然要算令狐爽！

再問那一個吃得好，牛盤腸比不過肉包子。

令狐爽吃過哈哈笑，身後面西門風開口了！

「令狐爽，你吃飽了嗎？」

猛回頭，令狐爽乾乾一笑，道：「不好意思啦，勉勉强强吃飽了！」

西門風道：「我老人家看你把肉包子吃光，就是不開口向你討一個！」

令狐爽道：「西門伯伯如果開口要，我是不會拒絕的！」

一笑，西門風道：「沒關係，當花子的能吃也能餓，三天不吃餓不死，一頓能喝十碗玉米粥！」

他衝着令狐爽點點頭，又道：「我可不能叫你吃不飽，因爲你要陪同老夫去百花谷，你餓壞了誰陪我！」

令狐爽笑了：「說的也是，西門伯伯，我如今也想見見吹花姑娘呀！」

西門風道：「你當然可以見，但你不能有邪念，別說老夫不答應，她娘你也惹不過！」

令狐爽道：「我知道，我見過她娘。」

「你見過？」

令狐爽道：「我不是說過嗎，那個帶走吹花的女人長得美，她的百花鏢更厲害，手一指，流寇們就死了！」

他拍拍口袋，又道：「百花鏢我還保存過……」

西門風道：「我看看！」

令狐爽道：「好像我還保存一個吧！」

他在袋中摸，果然摸出一支百花鏢，形狀就像玫瑰花瓣一樣，他交在西門風的手上。

騎在馬上的西門風接過百花鏢，不由唏噓的道：「鳳仙吶，苦了妳也苦了我，我們的命眞苦啊！」

令狐爽一聽，大表同情，他決心要幫助西門風了！

* * *

清水崖這個名字好像很普遍，凡是那山又青水又秀，懸崖峭壁之處，人們就會叫這地方清水崖。

窮山峻嶺中很少地方叫清水崖。

那個濱臨伊水的熊耳大山最東面就有一處叫清水崖！

這兒原本是個風光旖旎的好地方，只可惜那年頭，人們肚皮是癟的，誰有心情賞風景。

有一人除外，那個人就是隱了名改了姓的徐經太！

徐經太曾任過洛陽知府，大明崇禎年間兩榜進士出身，他乃滿肚皮的經綸學問，可惜脫不了官場的老毛病，就是一個貪字。

貪也就罷了，如果再貪生，這合起來就成了貪生怕死，貪贓枉法，二貪加一起，他便自私自利了。

大明也該倒楣，出了許多怕死的人物，完了。

也難怪崇禎皇吊死之前還拜託李大王，文武百官你盡管殺，千萬別殺好百姓！

這話就要套一句俏皮話了：「說他娘的是個老太婆」！那個李大王沒殺幾個官，却殺了幾百萬老百姓。

這其中就逃脫了一個徐經太！

現在，徐經太改名叫余文。

套一句徐經太的話，余者我也，文者愛好和平也，這表示他愛好和平的人也。

話是人說的，事是人做的，聽人說那是虛，見事情方爲實。

余文住在清水崖後山下，大山莊一共建了八十間，姓徐的家眷十七人，他搞那麼大的莊院幹甚麼？

無他，他還包養了殺手們，這些人也有一半帶家眷！

余文想得妙，養了這些帶家眷的人在身邊，出了任何事情，這些人都會拚命。

這幾年他甚至連那長安太守沈長明手下的幾員大將也收羅在身邊。

沒有本事的人，清水崖余家莊是不收留的！

* * *

此刻，山邊的石道上擠擠蹭蹭的走來一批花子！

這批花子手上不是拿刀槍，一人一支打狗棒，另外就是一個大破碗，這批花子剛剛走到山脚下，忽然山坡上有人一聲吼叫了。

「喂，統統站住！」

花子們眞聽話，站住了！

只見有兩個手持紅纓槍的壯漢奔來了。

這二人奔到山上堵住花子們的去路，其中一人還掂起脚尖仔細看後面，道：「娘的，眞不少！」

有個半百花子道：「不多啦，一千三百三十個。」

「一千三百多還不多呀，那要多少才算多？」

「半年前咱們有五千多！」

「那麼多呀，我的乖乖！」

那花子道：「快了，快解散了！」

那持槍漢子道：「爲甚麼現在不解散？」

花子一笑，道：「花子解散回家鄉，花子解散要本錢，沒錢回去多難看！」

持槍漢子冷冷道：「花子還想衣錦榮歸呀，娘的，還是頭一回聽說！」

那花子道：「雖不能衣錦榮歸，總也得混些小錢回去幹個小生意吧！」

另一持槍漢子道：「那就去找小錢呀，咱們這兒沒小錢！」

那花子道：「這兒沒小錢，大錢更好。」

兩個漢子火了，那個臉色沉黑的漢子叱道：「放屁，想來余家莊行搶不成？」

那花子也回以冷笑，道：「二位，方圓百里，只此一個莊，如果咱們餓肚子，那行，咱們一齊見閻王！」

「要霸王錢呀，要錯地方了！」

那花子道：「就憑你二人？只要咱們合起來哈口大氣，就把二位吹上天！」

那人道：「人多擋不了刀快！」

花子在冷笑，忽聽另一人道：「這麼辦，我們進莊去，向莊主稟報一下，且看莊主怎麼決定。」

花子們聽了齊點頭，於是，有個壯漢奔到後山去了！

那人去得久，一個時辰過去了，才見他往這裡走回來，他的身後一共十二個漢子挑了二十四桶玉米稀飯，另外有兩個漢子挑的是玉米窩窩頭，醬菜疙瘩一大包，一下子全到了。

那人走到花子羣前面，高聲道：「咱們莊主好心腸，聽說各位回故鄉，莊主慈悲，先叫各位吃一頓，另外派人去庫房算銀子，每人送一兩，各位怎麼樣？」

那花子一聽哈哈笑了。

他回頭一聲叫：「兄弟們，謝啦！」

嚄，立刻衆人齊聲吼：「謝啦！」

這一聲至少傳到三里外，西面傳來迴蕩聲久久不絕。

於是，花子們排隊領吃的，一人一碗玉米稀飯，另發一個拳頭大小的窩窩頭，還有一塊鹹又苦澀的醬菜疙瘩！

花子們喜哈哈，山道邊上吃起來！

十幾個漢子在冷笑，還是莊主計謀高！

有幾個花子暗自笑：「兄弟，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另有幾個花子笑笑道：「今天好生弄一票，咱們眞的要衣錦榮歸了！」

就在大伙剛剛吃個飽，忽的有人大聲叫。

「哎呀，肚子痛！」

有花子還開玩笑：「肚子痛叫王成，王成拿把刀，割開你的肚屎包！」

另有人也接上一句：「肚子痛屎弩的，頭痛是鬼捏的，去，拉拉就好了！」

不旋踵間，哎呀之聲相繼發生，要說這可是食物中毒了，要不然怎會有一大半人叫肚痛？

十幾個莊上的漢子們哈哈笑了。

有人還叫道：「成了，成了，快回去向莊主報喜訊！」

殺人還是喜訊呀！

其實江湖上都明白，當過官的人比之土匪的心還黑，還毒，那年頭說的是無私無我是聖人，聖人有幾個？

有人往莊內跑，也有花子往後面一里地方奔！

這花子手按肚子狂奔，一邊奔一邊叫：「幫主，幫主呀，大事不好了呀！」

林中奔出十幾個人，這中間就有令狐爽！

西門風當先迎上去！

「怎麼了？」

那是個花子頭目，他臉色蒼白的道：「吃了姓徐送的東西，兄弟們直叫肚子痛，我也……痛得快完蛋了！」

西門風道：「是不是又要拉稀？」

東方東叱道：「你們做花子的，祇有屎不吃，見人家東西拿來就往口中塞！」

申屠艮吼道：「壞了爺們大事了！」

令狐爽道：「我去瞧瞧！」

他如今同情花子幫，花子才是可憐人！

宇文鳳叱道：「徒兒，你去找上當呀！」

公治長也大叫：「徒弟回來！」

令狐爽祇裝沒聽見，飛一般的到了山坡上，他可不走花子羣，他躍身上了斷崖頂，往山後祇一看，就見五人手持刀棍往清水崖這面走來。

令狐爽仔細看，不由大吃一驚，因爲這五人之中有一對老夫妻，令狐爽知道，那是司馬元曾說過的，正是那河南唐河毒王白無忌！

這一對毒夫妻在此地，這一回花子幫的兄弟們要完蛋了！

就聽白老頭撫髯哈哈笑，道：「上一回沒叫他們拉肚子拉脫水，拉死光，這一回，老夫在莊主大人面前拍胸脯，叫他們死光！」

那毒婆娘接道：「我最佩服莊主大人，他說得對，這世上的人太多了，沒錢的人最沒用，沒用的人祇會吃，盡吃冤枉糧，還是叫他們死光，他們死得也乾脆，活的人也就少麻煩！」

令狐爽一聽火大了。

火大的人還會笑，他笑了幾聲又大叫：「喂，喂，不好了呀！」

他從側面山上往下跑，五個人便也站住了！

有個大光頭迎上來：「噫，你從那裏來？」

令狐爽道：「我從山中來！」

「你吼甚麼？」

令狐爽道：「我在山林中，發現四五十個會飛的大漢，他們去余家莊後面山坡，這就要偷襲了，我嚇得急忙往這面跑！」

光頭大漢聽得一瞪眼：「五十個呀！」

令狐爽道：「祇多不少！」

光頭沉聲道：「果然是三年前打劫沈大人的那批人，他們又盯上咱們莊主了！」

另一人道：「別去前山了，快回去莊上吧！」

他對白無忌夫妻二人，道：「二老去查看，他們死光了以後，二老也快回莊，說不定就用二老的毒物來對付他們這些惡徒！」

白無忌哈哈一笑，道：「既爲莊主大人的安全顧問，當然要盡力而爲了，三位盡可放心！」

光頭與另外兩人急忙往那大片莊院奔去了！

令狐爽走近白無忌，道：「二位老人家，你二老最好找個地方去躲藏，那些人都是能人呀！」

吃吃一笑，老太婆開口了！

「你這小子不知道了，我二老也不是好惹的，別人怕他們，我二老不怕，你放心啦！」

白無忌道：「少年人，你去那裏呀，有爹有娘沒有呀，要不要找個人當你爹娘呀！」

這話現在說來是笑話，而且會叫人笑掉牙！

那年頭就不覺奇怪了，鬧了幾年流寇，死了千萬人，多少人的親人不見了。

留下許多年老的，眞想找個乾兒子等着來日養老！

令狐爽一聽笑了，道：「行，等我辦完一件事情之後，我就會去找個爹找個娘！」

白無忌指着自己，道：「我們二老怎麼樣？」

就在二老哈哈笑的時候，令狐爽的金剛指疾出！

他左右手齊出，未聞「咻」聲，已見白無忌二老往地上歪下去了！

令狐爽出手點中白無忌二老穴道，他立刻把二人拖進附近的林子裏。

令狐爽找了個小山洞，取了白無忌二老的褲腰帶，再找來一綑老山籐，把這二人四馬倒鑽蹄的捆了個結實！

令狐爽明白，救人如救火，半點時間不能誤。

他拍醒了白無忌，哈哈笑了。

白無忌見上當，憤怒的叱道：「你這小賴皮，老夫對你一番好意，你怎麼偷襲我們！」

令狐爽道：「咱們甚麼廢話也別多講，快把解藥放在甚麼地方告訴我。」

白無忌道：「甚麼解藥？」

令狐爽道：「老人家，你太狠心了吧，上千條人命呀，你就狠心毒死光？」

「余莊主的話，花子命不值錢。」

令狐爽道：「你的命很值錢？」

白無忌道：「花子們生死關你何事？」

令狐爽道：「你不交出解藥呀，好，我去把花子頭西門風叫來，叫來他就剝你們的皮！」

他還眞的往外奔，便聽得白無忌大叫：「等等！」

令狐爽道：「解藥！」

白無忌道：「花子頭西門風未中毒？」

令狐爽道：「還有四長老，六袋高手均未中毒，他們是後援的高手！」

白無忌道：「解了他們的毒，我夫妻二人的命完了！」

令狐爽道：「放心，我是不會把二位交出去的，我甚至也不提二位的大名！」

白無忌道：「你先拍醒我老伴。」

令狐爽道：「救人要緊，半點誤不得！」

白無忌道：「他們中了毒，至少兩個時辰才會死！」

令狐爽一聽，放心一半，他拍開了白老太太的穴道！

老太太放了個響屁，張開眼全身不能動！

「老伴，咱們栽在這小子手中了。」

「我們還打算收他當兒子吶！」

「怎麼辦，把解藥送他吧！」

「不行，花子們不會放過咱們。」

令狐爽道：「我擔保呀，祇要解了他們身上的毒，我立刻回來放二位！」

白無忌道：「發個誓！」

令狐爽道：「我若對二老失言，天打雷劈！」

「好，你在老夫袋中掏，有一個白色布包，裏面放的是解百毒的靈藥，你拿去，省着用！」

令狐爽道：「怎麼服法？」

白無忌道：「一碗山泉，解藥少許，每人一口，肚子就不痛了！」

令狐爽拔腿就跑！

白無忌大叫：「別忘了，小心天打雷劈呀！」

那老太太還叫罵：「個小王八蛋！」

白無忌忽然笑了。

「你還笑得出口！」

「這小子是塊材料，他如果願意，我二老這身毒本事，就傳給他最好！」

老太太道：「娘的，他剛才用的是甚麼功夫，差一點被他戳岔氣！」

「金剛指！」

「這小子會金剛指？其功夫已在我二老之上了！」

「錯不了，我早試過了，娘的，八仙惡魔中有個司馬元，這老小子就會用金剛指！」

白老太太道：「糟了，四魔四邪都找到了衣砵傳人了呀，這江湖又要天下大亂了！」

白無忌道：「娘的，那就叫他亂吧！」

* * *

令狐爽發足狂奔，他奔到了清水崖，祇見那西門風一邊落淚一邊頓足！

「怎麼得了呀，天爺！」

六袋高手十幾個，也在來回的跳脚罵，罵的聲音雖然大，也蓋不過地上的人哀嘷！

四魔四邪站得遠，他們木然不過來。

就在這時候，令狐爽奔來了。

「快，快呀，解藥來了吔！」

大伙一聽有解藥，一個個撐地坐起來。

西門風拔身飛到令狐爽面前，他伸手：「小子，快把解藥拿出來。」

令狐爽一聽火來了。

「你老沒禮貌，我好不容易弄來解藥，你罵我小子，太不夠意思了！」

西門風改口，道：「小祖宗，小天爺，小爽哥，快把解藥拿出來，你看看，人都奄奄一息快死了！」

令狐爽道：「這還差不多，要知道我可是動了大手脚，才弄來這解藥的！」

他把布包打開來，取了十個大碗裝了山泉滲了解毒粉，還親自攪拌了，大聲叫道：「快呀！排隊！排隊！每人祇能喝一口，喝得多了拉肚子！」

他把餘下的一半解藥揣入袋中。

花子們一聽有解藥，快死的人也起來了，令狐爽又大叫，道：「喝多解不了！」

花子們把十大碗泉水喝下肚，令狐爽又拌了五七碗，因爲還有二百花子等着吶！

西門風站在令狐爽一邊，他瞪着眼睛看，誰喝多了他就罵！

後面的花子還等着喝解藥，嚄呀，前面的花子們拍手笑哈哈！

「好了，不痛了！」

「眞靈，大伙肚子不痛了！」

等到上千花子們跳起來，西門風突然一把扣住令狐爽，他冷笑了！

「小子，你說，這解藥你是怎麼弄來的？」

令狐爽道：「幹甚麼？」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麥夫人使代教主派錢壇主傳令，允許冷清秋公開露面。麥夫人因向冷清秋打探法衣之事，她不說，激怒了麥夫人，被一拂，結果她女兒唐蓉出嫁時她瘋癲了，還鬧了笑話，口中念念不忘表哥白雲和尚……又有人冒充陸浩之名殺了「遼東三虎」「勞山雙奇」，陸浩不知此舉用意……陸浩等三人抓住彭雲卿及唐夫人想瞭解情況，但問不出究竟……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目睹較技心膽顫　孺慕之情上黃山

「現在我告訴妳信的理由，如果你估計發生的時間確是四更稍過，而沒有錯，那時我正好也剛剛出屋而去，到唐家及白雲寺去踩盤子。」陸浩道

「你不在家？」

「對，如果我在家，他們的膽子可就太大了！但是，他們能在我剛一離開時就聯絡上，我實在不能不佩服他們。」

「據我所知，張、趙二人是華山和長白二派的次流人物，就連他們的掌門人也不見得怎麼高明，而由輕功方面看，他們的身手必然不俗，這怎麼會？」

「怎麼不會？不可以祇看人的表相，也不要低估了某些人的智慧，須知一個普通人要騙聰明人，也許要比聰明人騙普通人還容易，因為普通人自知智慧不如人，所以時時事事小心，而聰明人自負了，聰明本身就變成了陷阱……」

「趙、張兩塊料深藏不露？」

「這是極有可能的，世上最可怕的人就是扮豬吃虎之輩。不信你就想想，漢末大司徒王允計害董卓的手段，正是以『扮豬吃虎』的手法。為巴結董卓的義子呂布，他先送厚禮，引呂布上門謝禮。呂說：布乃一相府將，司徒是朝臣，何故錯敬？王允說：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也！呂布當時之受用可想而知，王允再請董卓時，又吹捧說：允自幼習天文，夜觀天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震於天下，若舜之受禹，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所以董卓說：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為之勳。此外，歷史上扮豬像豬，豬相十足的大有人在，如越王勾踐之對夫差、孫臏之對龐涓，燕王棣見疑于姪皇帝，都能適時擺出豬相，化險為夷……」

「嘿！眞有學問呀！」

「妳想想看，這二人再粗再鄙，也總算是走南闖北數十年，哪會為了幾兩銀子，深夜和窰姐大吵大鬧，要求退錢的？這正是扮豬妙計，以便使人不再把他們放在眼裏，自然也就不再注意他們了。」

「這麼說你是信了？」

「信是信了一部份，有一點我想不通。」

「哪一點？」

「韋紫琴自稱本座這一點……」

「我說過，你一定不信。」

「小譚，你會不會聽錯了？」

「絕對沒有聽錯，事後我還一直在想那兩字，有沒有聽錯的可能。所以事前我就猜到，祇要對那狐狸精不利的事，你一定不信。」

「其實我也遇上一件鮮事，要不是我自己親自遇上的，我也不信。」

「我有資格知道嗎？」

「『滇北四眞』老二一清，奸淫擄掠無所不為，被我擒住送往保定領了賞格，前幾天，老大一芥，老三一虛及老四一塵把我誘到火神廟，想為老二找場，結果被我擊敗，當場表示悔意，且聲言即日南返，沒想到他們也是某邪教的餘孽。」

「甚麼邪教呀？」

「我還沒有弄清。」

「八成是七八年前因內鬨敗亡的『西天教』。」

「噫？妳怎麼知道？」

「因為目前武林祇有個『飛虎幫』，還有個『北斗會』。這兩個組織在七八年前已都不成氣候，根本不能和『西天教』抗衡，在『西天教』煙銷雲散之後，這一幫一會才嶄露頭角了！」

「怎知她不是『北斗會』或『飛虎幫』中的人？」

「你怎麼又糊塗起來了？她不是自稱『本座』嗎？」

「對，『飛虎幫』幫主也可自稱本座，當然『北斗會』會主更可自稱本座了。」

「你忘了！和尚和唐夫人等人私下交談時自稱本教，或稱上面為代教主嗎？可見是教主而非會主或幫主的。」

「對！小譚，女人的思維有時確比男人清楚，的確，他們是『西天教』的餘孽，這麼說，韋紫琴也是了！」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那個代教主。」小譚道：「當然，我一扯上了韋紫琴，你八成又不信了？」

「信。」

「那你還敢和她在一起？不怕她『卡喳』一聲……」以手作斬人狀。

「我總以為，她可能有些秘密瞞着我，却未必對我有不軌之心。」

「好好！我多餘操心，你可能還會以為我在背後說人的壞話，所以，從此以後，你們是分是合，還是進一步更熟絡，那就是你們自己的事了……」

「小譚，其實早在未為她贖身之前，我就對她不無懷疑了……」

「得……得哩！懷疑她還會和她那麼接近？」

「妳不懂！我以為她祇是在利用我，如果她要殺我的話，可能早已下手。那時的小文士蘇山，可能就是她的化身。比喻說，她到目前為止，還沒告訴我為何身在勾欄？父母之存歿等等，賣身青樓，哪會沒有一個特殊的理由？」

「陸浩，可不是我在賣弄小聰明，我可以猜到韋紫琴所說的『本座可以設法』那句話的義意代表甚麼。」

「好，我本就很欣賞你的聰明。」

「巧言令色……」小譚道：「我認為她是指可以設法解決壇主及堂主失踪這件事。」

陸浩道：「對，小譚，這猜測八九不離十兒，我會注意的。」

「你會注意又如何？抗拒不了那狐狸精的誘惑。」

「現在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甚麼事？」

「到了午時，『泥鰍』來接替妳的時候，我們一起去證明一下我的思考力，我先賣個關子，到時妳自會知道。現在咱們再去問問口供。」

陸浩先在冷清秋身上戳了兩下，道：「冷壇主，我老實告訴妳，我把妳弄到此處是保護妳，既然有人能使妳失去記憶，他當然也能殺掉妳。」

冷清秋這次並沒有胡言亂語，祇是茫然地望着陸浩，似乎她還有些記憶，記憶或隱或現，似有似無。

「冷壇主，要殺妳的人是個女人對不對？所以妳應該把妳的秘密告訴我，如果我沒有把妳弄來，妳早就完了……」

冷清秋道：「你知道那女人是誰？」

陸浩道：「妳祇要把祕密告訴我，我就能猜到她是誰。」

「你……你可是陸浩？」

「不錯，也祇有我能救妳。」

冷清秋這一刻是被點穴後最清醒的一刻了，道：「陸浩，我就是把那主兒告訴你，你也不信，就算信了，你也未必會對她怎麼樣。」

「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陸浩，我可以告訴你另一件秘密，你一定也希望知道關於『雪鷹』的事吧？嘻……」

要說此時冷清秋完全清醒了，那是不確的，如果她的神智完全恢復了，也就不會說出那主兒的事，所謂「主兒」自然是指「西天教」目前的主兒了。

可見她能說出主兒的事，仍然不正常，智力未全恢復，記憶却恢復了一部份。

當陸浩聽到「雪鷹」二字時，突然劇烈地一震，小譚從他的神色中看出，這兩個字對陸浩有多麼大的震撼。

但是陸浩很快地恢復了鎮定，因為這件事比「西天教」的秘密對他更為重要，道：「『雪鷹』在哪裡？妳知道關於他的事嗎？」

「嘻……當然囉！你解了我所有的穴道，我就告訴你……」

「陸浩，她可能有詭計……」小譚示意阻止。她怎知「雪鷹」二字對

陸浩的重要。

陸浩想了一下，揚手在冷清秋身上拍了幾下，冷清秋一陣顫抖之後，緩緩坐起，道：「陸浩，你不愧爲『九爪飛鷹』，還算守信。」

「當然，姓陸的在外面闖，憑的就是『信譽』二字。」他道：「在抓通緝犯的人物當中，我是唯一能夠在還沒有抓到巨盜而能預支一半賞格的人。」

「我信。陸浩我的腦上被人點穴所傷，我自己不能解，你如能爲我解穴，我會告訴你一切秘密。」

「我不敢說絕對把握，但至少有七八成把握使妳恢復記憶，妳還是先談談『雪鷹』吧！他還活着嗎？」

「當然，人死了還談甚麼？」

「他現在何處？」

「這箇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每年月亮最圓那一夜子時，他會到鰲魚峯去一趟。」

「鰲魚峯是否就是大峯三十六，小峯七十二的黃山諸峯中最陡峭、險峻的一峯？」

「正是。」

「他每年去一次幹甚麼？」

「不知道，只知道他每去一次，必然負傷，而且一次比一次慘……」

陸浩從沒有過如此僵冷表情，小譚眞想不通，「雪鷹」是男是女？和陸浩有甚麼關連？

「負傷？去年他也去過？」

「大概去過。」

「也受了傷？」

「當然，不過，今年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去鰲魚峯了……」

「爲甚麼？」

「這答案還是你自己去找吧！嘻嘻！和尚，你爲甚麼要出家？你以爲我不知道？還不是爲了一個女人？嘻嘻……」

再怎麼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了，立即又點了她的穴道。解了彭雲卿的穴道，這女人更是絕，隻字不吐，而且只求速死。

這份愚忠，也是令人十分心折的。

陸浩深深地嘆了氣，小譚道：「唐夫人剛剛說，把那主兒告訴你，你也不會把她怎麼樣，這不是很明顯了？」

陸浩不出聲。

「你不想聽了？」

「我不是在聽嗎？」

「我以爲他指的那『主兒』就是韋紫琴。」

「可能。」

「眞難得！你居然信了我的話。」

「現在只是臆測，還不知這想法是否全對？」

「陸浩，『雪鷹』又是誰？你當時聽到『雪鷹』二字，臉色都變了，他和你是甚麼關係？」

「……」陸浩表情木然，這是小譚認識他以來從未看到過的。

「怎麼？我是不是又交淺言深了？」

「不……」陸浩甩甩頭，好像十分艱苦地擠出四個字來，道：「他是家父……」

「啊……」小譚不禁失聲，道：「令尊每年月亮最圓的夜晚子時到黃山鰲魚峯去與人較技，那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自第一次赴鰲魚峯與人較技失敗後就失踪了。」

「你沒見過他，怎知他失敗呢？」

「因爲家父說過，如果失敗，他就不能回來了！那是他到家師處見我時說的……」

「月亮最圓的夜晚不是八月十五？」

「也許是八月十六。因爲俗語說：十五不圓十六圓。」

「對對！十六日才最圓，唐夫人說，令尊每年都去，每次都負傷，是不是表示每次都輸了？」

「大概是的……」

「至少他的對頭還算是一號人物，在擊敗令尊之後，並未殺死令尊，仍接受他下一年的挑戰。」

「也許，但另一種解釋也無不可，一頭貓捉到老鼠，有時並不馬上嚼噬而要戲弄一番，極少數而狠辣的高手，他們以爲擊潰敵人的意志，比擊潰敵人的身體和技藝更重要，也更開心。由此可見，家父的對手必是絕世高人，因爲家父也算是頂尖高手。」

「令尊爲甚麼叫『雪鷹』？」

「因爲家父愛穿白衣，而且也是拿賞格討生活的人。」

「陸浩，你今年月亮最圓的一夜，一定也要去黃山鰲魚峯囉？」

「多此一問。」

「你有沒有想到，唐夫人突然對你說出這件秘密的用心何在？」

「人心難測，對一個腦部受傷者的心思更爲難測，不過，她說了那句『就算你知道他是誰，也未必能把他怎麼樣』的話看來，她也許並未包藏禍心。因爲這兩件事任何一件她都不該說出來的。」

小譚以爲這話也對。

午時不到，「泥鰍」就來了。陸浩道：「『泥鰍』，吃飯了沒有？」

「吃了！張青請客。這兩個老小子似乎近來手頭很寬裕，掏出一張銀票，至少也有七八百兩哩！」

陸浩看了小譚一眼，道：「小譚，我們回去吧！『泥鰍』，紫琴在家還好吧？」

「好像在爲你洗褲子哪！」

「這女人能伸能屈，好可怕啊！」小譚總不忘記隨時打擊情敵，她雖承認自己的確不如她，却仍未氣餒。

兩人返回客棧，陸浩對陸掌柜的道：「掌櫃的，小弟有一張二千兩的銀票，你能不能爲我換三四張較小的銀票？用起來比較方便些。」

「成成。」陸掌柜的道：「剛剛還進來兩張銀票，其中一張是張大俠付酒資的七百二十兩哪！」

陸浩掏出一張兩千兩的銀票，陸掌柜看也不看，就拉開抽屜找出五六張銀票，另外以少數現銀湊足數。

「多謝陸掌柜，這張兩千兩的票子，您可以馬上到錢莊去試試看。」

「陸大俠這是甚麼話？小可信得過陸大俠……」

兩人沒有進去，反而又上了街，陸浩道：「小譚，妳看看這六張銀票之中，有沒有妳上次被竊的？那些銀票都是裕泰興的鐵票對不？」

「對對！陸浩，原來你說過要証明的事，就是這檔子事啊！看來，你的心思比女人還要細……」

她一看就找出，其中有兩張是她失竊的。

「這就對了，偷妳銀票的人正是趙、張二人，然後再請你們大吃大喝，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兩個雜碎可更會耍人！」

小譚咬牙切齒道：「好好，看我不整這兩個雜碎才怪！」

「好哩！現在已弄清了一件事，趙、張二人已非咱們的朋友，而且可能已被邪教收買，要整他們也要顧慮到打草驚蛇，暫時以不露聲色爲妙。妳先回去，我去辦件事。」

「我跟你去，你是知道，我判斷事情即使不如你，可也差不多的。」

「這箇我知道，但家裡沒有人，會引起別人注意對不？他們失踪了一個壇主及一個堂主，咱們三個人又經常不在家，這不是令人生疑嗎？」

「好吧！那你要去甚麼地方？」

「麥府……」

＊　＊　＊

麥氏夫婦熱烈招待陸浩，甚至連新郎麥奇及新娘子唐蓉也出來見禮，陸浩道：「我是專程來道謝的，案子並未全部偵破，唐夫人瘋癲且已失踪，而麥夫人竟先付了一百萬兩……」

麥大熟道：「陸大俠不必介意，陸大俠在女子論劍大會上一直主持公道，兇案發生後又不計自身利害，追查兇嫌，麥家受益匪淺，所以這點小意思，實在不足表示麥家的敬意。」

「在下愧不敢當，只是唐夫人瘋癲這件事眞叫人想不通，按理說，她當初設計賄賂仲裁人，使唐姑娘登上劍后寶座，雖然計謀已爲人拆穿，但府上守信，一言九鼎，仍承認這門親事，唐夫人在進行嫁娶禮儀之時，突然瘋癲，這的確令人費解。」

「的確。不過這件事既已被人拆穿，雖然麥家仍承認這門親事，但唐夫人却不免有身陷牢獄之災，也許焦慮過度而致瘋癲的。」

陸浩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但據說是被人在後腦上點了三處穴道才瘋的。不知確否？」

麥氏夫婦微微一愕，麥夫人道：「陸大俠果然不愧爲辦案能手，這消息來自何處？」

陸浩笑笑道：「雖是道聽途說，或者並非空穴來風。」

「是啊！」麥大熟道：「也不能說全屬子虛烏有……」

陸浩被堅留下來吃了晚飯才告辭。之後麥夫人臉色一沉，拉了大廳一角的一根絲帶，這可以叫來總管。果然，不一會麥耕入廳，躬身道：「主人有何差遣？」

麥夫人淡然地道：「麥耕，你的武功在武林中是一流的，對不？」

「這……這……屬下不敢當……」

麥夫人道：「你的機智也算是第一流的對不？」

「卑職實在不敢當……」

「像冷清秋這件事，你辦得還不錯，儘你最大努力，以你的身手和機智，是否仍可辦得更俐落些？」

麥耕道：「卑職以爲……也許可能……」

那知語音未畢，麥夫人雙手一揚一絞，寒芒交瀉，「颯颯」兩聲，在麥耕尚未及閃避之下，兩柄匕首已戳入頸部兩邊，整個頸項幾乎被這兩柄匕首切斷，而且屍體退了三大步才倒下。

麥大熟失色地吶吶道：「夫人，麥耕跟咱們二十年，身手了得，尤其是正當在用人之際，妳這是……」

麥夫人木然地道：「當初我派他去辦這件事，曾暗示他要全力以赴，把這事辦得盡善盡美，可是他點的腦後三穴，顯然未照我的意思去做而自作主張。我剛剛問他，以他的高絕身手和智慧，儘最大努力，是否可以辦得更好些。他居然答稱『也許可能』。可見他陽奉陰違，對你我未能盡忠職守。我一生作事，一是一，二是二，絕不容部下有鄉願存在，你要知道，鄉願比

儒夫更容易誤事的……」

麥大熟雖以爲夫人的手段絕了些，但對她的獨到見解却不能不信。而人類的好高騖遠，雖聰明人也不能免，麥耕如此機伶，居然在夫人的語言誘導下說出了他不應該說的話來，他要是說「儘了最大努力，不能辦得更完美了」，他就不會死。眞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 *

爲怕弄錯日期，陸浩八月十五晚上去過鰲魚峯，但沒有見到人影，第二夜再去，到了子時，果然有個高大的美婦以高絕的輕功拔身落在峯巓。

陸浩不由一楞，這高大美婦居然完全陌生。她是誰？竟能每年擊敗他的父親？就在這時，又是一道人箭射到峯頭，陸浩心頭一陣悸動，因爲這人正是他十餘年未見的父親「雪鷹」陸燕樵。

一身白衣，儀表不凡，但五十不到的人，却已顯出憂忿過度，十分蒼老，雙手負於背後道：「金素如，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最後一戰了！」

高大美婦漠然道：「何必用『可能』二字，我一生中從不使用可能、也許、容或以及差不多等字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告訴你，這是最後一戰，也是你的死期，除非你向我低頭，補償我相思二十年……」她倒是個性情中人，說到「相思二十年」，居然目光凄迷，一臉悵惘神色，顯示二十年的青春，在春花秋月之下流逝殆盡。

但陸燕樵似極決絕，道：「如有可能，我不會只賸下最後一根再向妳妥協，妳太狠毒，妳幾乎逼死了自己的嫡親姐姐，想的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燕樵……其實就是只賸下最後一根……只要我不嫌你……又有何妨？再說……我內心並非沒有憐惜之心，只是你太倔强……」

「妳有憐惜之心？」陸燕樵仰天一陣狂笑，這笑聲中却充滿了悲憤。而內力之充沛，直震得四山廻響，歷久不絕。就在這時，負於背後的雙手突然伸出。這景象不要說親人乍見會心身悸顫，熱淚盈眶，就是不相干的人看到，也會混身毛骨悚然。

原來陸燕樵的右手五指全無，左手上只賸下一根小指，光禿禿地使人渾身暴起雞皮疙瘩。

不用問，每年來此對決一次，每次戰敗，這女人必然削去陸燕樵一根指頭。大概最後一根再切去，不被殺死，他也必會自絕於此峯之上了。

陸浩此刻雖在山峯之上，視野中却是一片汪洋，儘管這高大貌美的中年女人是他從沒有見過，可是這熟悉的口音，却好像不久之前，甚至數日之前他還聽到過……

在黃山的鰲魚峯上，「雪鷹」陸燕樵和一個高大而艷麗的中年女人對峙，伏在一邊，淚眼模糊，心身俱顫的陸浩，凝視着父親光禿禿的雙手儘存的左手小指，他幾乎要狂喊悲嘯。他本以爲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而當年，父親要到鰲魚峯來與人對決，他的母親却只知道在黃山，至於與何人對決，他曾問過母親，陸夫人推稱不知。

而如今，聽口氣，父親和這美婦似乎相識，甚至此婦還在痴戀他的父親，陸浩只有暫時忍耐看下去。

「本來是我先和你結識……二十年前，宇內名山大川，有過我們的足跡，甚至還結伴遠去塞外，但是，後來你遇上了婉如……不久就變了……」

心身又是一震，陸浩幾乎不大相信自己的聽覺，他的母親名叫金婉如，而此婦却叫金素如，莫非她正是他的阿姨？

「是我變了還是妳變了？也許妳另有遇合，技藝大進，性情陡變，亂殺無辜，我當時曾暗暗統計，妳在兩個月不到時間內，連殺正邪兩道高手七十九人，不要說正道俠士有三十餘人，即黑道人物，也大多爲無甚大惡之輩，於是我在屢次苦勸無效之下拂袖而去……」

「燕樵，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總以爲這些都不應該影响我們昔年的情感……」

「住口！虧妳到現在居然還敢舊事重提，本人早已成家，有妻有子，而妳更不必說，且是武林三大家之一。這般年紀，說出這種話妳不覺得慚愧嗎？」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我金素如可不理這一套！」

「妳誤解了這三句名言的眞意，妳根本不懂……妳在我陸燕樵的心目中，眞正是：雨濕落紅飛不起！也可以說妳不配！」

「不，燕樵……我承認殺孽太重……可是你不該忽視我對你的眞情……婉如更不該奪她妹妹之好……我爲甚麼不能殺她？可是，我畢竟沒有殺她……」

「那是因爲我正好趕回，阻止了妳，因而訂下了在月亮最圓的夜晚，在這兒決死戰。至於妳姐姐，她不會武功，心地善良，處處爲人着想，同父母所生，爲甚麼妳們會有霄壤之別？」

「她能奪妹妹之愛，根本就談不上善良！」

「別忘了！是我喜歡她，而不是她找上我，本來她也怕人言可畏，說她奪妹妹之愛，可是我告訴

她，我和妳根本就不可能！」

陸浩心想，原來母親知道父親和這個阿姨在此對決之事，但那次沒有回去，母親就以爲父親已不在了。

金素如揮揮手，此刻她似乎仍有耐心，希望當年未如願的事，在最後一次對決之前獲得。

她是非常善於運用頭腦的人，在她的半生之中，已成功地完成了幾件事，其一是連續擊敗她的情人，以期逼他就範；其次，她運用智慧，執掌武林三大家之一的一切大權，包括財務，第三，她還正在控制一個幫會。

總之，她的確有資格自負，很多能幹的男人都望塵莫及。在月光之下，她的風度優美，平易近人，自她的舉措及表情上，絕對看不出她曾經是女煞星，道：「燕樵，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爲甚麼不能珍惜這短暫的時光呢？」

「妳不必作夢，九年都過去了！不在乎最後一根指頭……」

「別忘了！今夜你如果仍然不敵，就不僅僅是一根指頭吧？」

「當然，那還有一條命，不過我已作了安排……」

金素如瞇着眼道：「甚麼安排？是不是把婉如藏了起來，或者已委託別人來爲你收屍？」

「那倒不是，妳雖自詡聰明，算無遺策，這一次妳却沒有想到，我是以十根指頭換取時間……」

「你……你說甚麼？」

「因爲妳對婉如雖恨之入骨，却只把她當作一隻螻蟻，只要伸指一捏就成了！但妳眞正要迫害的，必是我的獨子陸浩！」

「不錯，他已在我的股掌之中了……」

「不管妳今後會如何暗算他，有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他如命不該絕，妳必是枉費心機。而我所說的以指頭換取時間，也就是每年來和妳對決一次，使妳有一線妄想，一根指頭換取一年光陰，以十年時間，使我子長成而且技藝大成……」

金素如一怔，立即發出一串陰笑，可見她也不能不承認自己未想到這一點。

而陸浩却忍不住淚下沾襟。在一位高手來說，削去一指的痛楚，算不了甚麼，即使每年一次，也可忍耐，而難以忍耐的却是自尊的貶底和豪氣的消磨。

「雪鷹」昔年是何等人物，居然爲了他的妻與子，每年到鰲魚峯一次，幾乎明知不敵，却仍要來嚐一次失敗、削指及被辱的滋味。

這是多麼感人、偉大而又令人悲不自勝的事實！

「燕樵，你也未免太小覷我了！我要殺陸浩，早就下手了！我還不會那麼陰毒的……」

「我對妳最清楚，妳永不妥協，一是一、二是二，妳所要的不到手絕不放棄，要不你就毀掉它。」

「燕樵，你只看到我欠缺的一面，至於我對你的曠世純情，你可曾想到……」

「妳的純情我已見識領教過，我們決裂不久，妳愛上了武林三大家中最最富有的一個男人。」

陸浩大吃一驚，這會是武林三大家之首麥家的麥夫人嗎？這怎麼會？

「燕樵，這些年來，我一直不曾告訴你一件秘密，我當初一怒之下嫁了他，但到目前爲止，我還是處子之身……」

陸氏父子幾乎同時一震，但也幾乎同時嗤之以鼻。陸燕樵冷笑道：「陸某將近知命之年，妳把我當作甚麼人看待，妳是處子，麥奇從哪裡來的？」

「這你一定不懂，告訴你，麥奇是要來的，他不是我們生的……」

這一點，陸浩倒也相信，他曾偷聽麥氏夫婦交談，知道麥奇是麥大熟和另一醜女人生的，却不是要來的。

「就算麥奇是要來的，你們結婚數十年，難道夫妻之間就從未……」

金素如喃喃地道：「我曾暗暗發過重誓，不能和你結合，今生永不讓任何其他男人碰我一下……」

陸氏父子不由心頭一震，不管這女人有多狠，如果這話是眞的，也不能不佩服她的不二色。

一個女人能做到這一點，也近乎「有所不爲」了。

陸燕樵又是一陣冷笑道：「除非麥大熟是個根本不能……的人，但是那怎麼可能？他果眞是那種無能之人，妳豈能和他廝守數十年？」

「你錯了！正因爲他是那種人，我才和他廝守下去，而且外表看來，我們一直相處不錯。」

「那除非麥大熟是個天生的軟骨頭。」

「一個最大的秘密，我一直未告訴任何人，但要告訴你，如果告訴你之後，你仍然不領情，今夜你就會葬身絕谷或此峯之上，絕無第二條路好走……」

陸燕樵冷漠地負手仰望天上明月，此刻已經偏西，約在四更左右了吧？

金素如踱着，似乎斟酌了一會才道：「我和他還沒有正式結婚之前，已用藥物使他失去了那種本能……」

陸燕樵沒說甚麼，他內心却十分激動，這女人的用情夠深，但也太絕，要是以不太激烈的方式處理這份情感，事情就完全改觀了。

陸浩忽然感覺這女人固然用情至烈，却十分殘酷。麥大熟何辜？竟作了犧牲品，而他們居然能相安無事，當然，這是因爲他負疚在心，以爲自己「無能」，所以對妻子百般忍讓，一切大權皆落入夫人手中。

一個有此等自卑的男人，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是不會有地位的，使妻子浪擲青春，過尼姑生活，而妻子又不怪他，他自會感激得五體投地了。

「燕樵……其實這件事我本不願說……既然說了……也就希望你絕對相信，喏！你看！這是二十年前，當你之面點的守宮砂……」

擄起衣袖，在那靠近腋下的上臂部，有一塊拇指大小，紅色宛然的朱砂。

峯上被一股幽怨悲壯氣氛所籠罩。

良久，陸燕樵才道：「一切都已成過去，錯已鑄成，不必怨天尤人。妳今生已有極大成就，應該知足，就此收手，妳的丈夫和兒子都不知道，也算是很不錯的收場了！至於我斷了九根指頭，也不必非堅持報仇不可……」

「陸燕樵，我說過，我作事說一不二，絕不更改，如我不能堅持，這十餘年來每年一次鰲魚峯就失去了義意，嫁給一個醜男人而且使他不能人道，更是浪擲了青春，白白害了人，對我自己及別人都無法補償。所以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妥協，我們還都不到知命之年，夕陽無限好，近黃昏也就更美，二是對決，它代表死亡……」

陸燕樵不假思索地道：「看來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了！好在我已託了一個年輕人，告訴我的獨子陸浩，屆時會來收我的屍，也會爲我復仇，我雖不像妳那麼絕，擇善固執，却也差堪比擬……」

金素如忽然發出一陣自嘲而低沉的狠笑，道：「爲了你，我寧願長久易容，變成一個醜陋的女人，配合麥家上一代的傳統，爲了你，我將會把處女之身帶到地下，陸燕樵，一切後果你要自負，因爲好話我已說盡了！」

「我知道，古人爲了維護一個原則，還有下場比我更慘的，金素如，是時候了……」

「陸燕樵，每年削去一根指頭，你就沒有勝過一次，如今已剩下左手一根小指，試問你還有甚麼希望？」

陸燕樵冷冷地道：「第一根指頭被削之後，我就下定決心練『一指禪』……」

「『一指禪』玄門指法？」

「不錯，因爲我對妳的爲人很清楚，如果不妥協，妳就永遠不會罷休，而我爲了陸浩的安全，心知在我死前，妳還不會動他，因爲妳還抱有一線希望，因此，我就用最後一根小指練『一指禪』。我絕對相信，這根小指，必是最後一根，所以我等於練了九年的『一指禪』，在這九年每次和妳對決當中，皆用別的功夫，未用過『一指禪』。」

金素如似乎十分驚奇，道：「陸燕樵，想不到你也是一個城府極深的人！」

「爲了對付一個至狠至毒的大敵，也爲了我兒子的安全，雖然我仍無把握勝妳，却也不便妄自菲薄！」

「很好，這麼一來，你要是濺血鰲魚峯，我也就問心無愧了！」

「妳不必假惺惺了！動手吧……」

此刻峯上月色迷濛而幽美，但在陸家父子眼中，却是一片淒迷和蒼白。

「我送給你兒子一百萬兩銀子，使他如願以償，能和一代美人紫水晶朝夕相處，雖然天妒紅顏，但身爲人類，總希望一對適合的年輕人能……」

「妳也不必賣弄人情，妳不過是把一個來歷不明，也可以說身爲邪教代教主的女子放在他的身邊，那和把一包炸藥放在他的身邊沒有甚麼不同……」

到此，陸浩已証明了很多事，包括這女人就是麥夫人、她和父親的關係、紫水晶的身份以及小譚是受父之託在他身邊照料，且告訴他鰲魚峯對決的事等等。

至於說父親有沒有告訴小譚更多的秘密？猜想可能沒有，如有，小譚必會告訴他的。

兩人已在峯上游走。

高手對決，是必須找尋最有利的方位、角度以及時機的。

陸浩手中滲出大量的汗水，要不要此刻動手？如果此刻出現，父親會不會斥責他？或者先看看再決定？

「一指禪」玄功威力如何？他無法預估，但是，麥夫人的功力，他深深知道。

麥夫人的步履輕盈，雙掌是右先左後護住胸部及面部。陸燕樵雙掌稍錯，只剩下一指，看起來十分奇特。

先攻的是麥夫人金素如，一掌劈出，狂烈掌勁自陸燕樵的身旁呼嘯而過，二十步外的一棵虬松上碗口粗的枝椏，竟在一陣「喀察」聲中折斷飛下峯去。

第二次攻擊的也是金素如，看

來不過是一招「分花拂柳」或者「白駒過隙」，雙掌絞起的罡浪，在陸燕樵身上肆虐，一襲長衫自斜襟處的衣扣裂開，狂飇着膚如割。

但陸燕樵仍未還招，且把長衫脫了丟在一邊。

陸浩一顆心隨着勁浪跳動收縮不已。

但金素如的第三招「出爪亮翅」似出未出時，祇見陸燕樵沉喝一聲，僅有的一根小指一劃，「刷」一聲，空氣有如一匹錦緞似的撕裂。雖然金素如適時以掌罡抵擋，上衣肩頭仍被指風划了一道半尺長的口子。

最後一點餘勁掃過兩丈外的嶙峋山岩，濺起一蓬石粉，山岩上留下一道約半寸深五六寸長的溝槽。

金素如之驚震，以及陸浩的驚喜是難以形容的。乃父結果是否敵手？也許言之過早，但這「一指禪」玄功却是非比等閒。

金素如發出一串冷笑，道：「陸燕樵，眞有你的，我倒是低估了你，不過你也別得意。我既然有把握擊敗你，就已經預計你練有奇門武功在內了。」

陸燕樵道：「老實說，在下此來，也未打算全身而退。」

「陸燕樵，你試試我的新招。」

她的身材雖然高大，和陸燕樵同樣地高，但身段極美，並無一般婦女高大笨拙，粗手大脚的缺點，雙掌絞纏了足足有十來匝，然後雙掌同時劈出。

陸燕樵一點也不敢大意，他對金素如最清楚，這女人的雄心極大，而且很少作沒有把握的事，她的成就正是由於一是一，二是二這六個字而來的。

這兩掌的力道劈出，陸燕樵剛剛接觸到掌勁，不由暗驚，因爲左掌輕飄飄軟綿綿地，右掌却是剛猛勁烈，頗有開碑裂石的勢道。

陸燕樵不想硬碰，滴溜溜一轉。

乍看是旋出了對方掌勁以外，但那兩股不同的掌勁忽然交叉易位，左邊的到了右邊，右邊的到了左邊，如影隨形襲到。

陸燕樵不想再閃，決定以十年苦練而成的「一指禪」決一勝負，提聚九成內力於小指之上，就像小指有水或有其他的東西要甩掉似的，連甩三次。

驚天動地的景象出現了，祇聞「咚咚咚」三聲，「一指禪」玄功的無儔暗勁全集中在指尖這一點之上，射出後其勁道之尖銳，眞是無堅不摧。

陸浩祇知道父親這三指點出，非同小可，却無法感受到對方的掌勁如何，祇是看父親的表情，已大致相信金素如絕不含乎。

這祇不過是瞬間的事，指勁在掌罡上發出「咚咚」聲，正暗示那掌罡牢不可破，才會發出金石聲。

但是，金素如的掌勁仍被戳穿，胸衣被指風點破了三個小孔。

陸燕樵連退三大步，也祇有他自己知道，小指已在對方的掌罡下震斷。

金素如低頭看到了胸衣上三個小孔，這才眞正動了殺機，再也無法妥協，祇是她也並不確知，陸燕樵已經敗了，小指震斷。再次猛絞雙臂，奇絕的內力，在雙臂上呈螺旋勁道集於雙掌之上，乃能造成普通掌法數倍的力道。

上次她祇用了八成力道，這一次是十成，沒有半點保留，而且雙臂一剛一柔的力道不時交換，對方根本無法捉摸。

陸燕樵暗暗一嘆：「罷了！今夜死了，已無遺憾，技高一籌壓死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僅有的小指已斷，以光禿禿的掌來代替手指，由於力道不能集聚於一點之上，力道分散，自然比上一次差得太多。加之金素如又加了兩成力道，祇感剛柔兩勁着體，柔的又突然變剛，剛的變柔。

在無法提氣防守之下，祇感胸腹之間如中萬斤磐石，身子像狂飇中的燈草向峯下瀉落。

陸浩是來不及搶救的，因爲這事的發生太突然，也根本無法事先提防，再說這等高手對決，就算明知自己不敵，也不願別人插手。

所以陸浩雖是心驚膽顫，却不便冒然現身出手。

此刻，他的身子如一陣狂風，人未到，右鞭左匕在手，如飛馳的一朶烏雲，狂罩而下。

人在忘我、無我的境界之下所發揮的威力是難以估計的。

尤其金素如並不知道陸燕樵已折指，見他身子如斷線風箏落下絕崖，正自分神之際，對這鞭匕的攻擊，有點招架乏力。

「刷」地一聲，背衣被匕首劃開，且傷及了表皮，這在金素如眞是平生第一遭，此刻不必再留情，怒叱聲中，雙臂疾攪中不停移位閃避雨驟風狂的鞭匕。

剛柔不定的掌浪收收縮縮，飄忽不定，但鞭匕的配合攻擊，金素如也不敢輕敵，大約三十招不到，奇妙無比的一疊掌罡交互壓倒，「啪」地一聲正中陸浩的左後肩。

左邊的身子幾乎已不能動彈，就在這時，另一條身影一瀉而至，全力抱住了幾乎落下陡峭山壁的陸浩。

可是父親落下絕崖，絕無生望，而且是爲了他才一年被斷一指，讓他苦練功夫應付此敵，結果老父仍然不見，作子女的怎不悲

絕。

陸浩稍一活動，推開小譚，道：「到一邊去，我今夜要和她拚了。」

「陸浩，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犯不着硬碰硬。」

但陸浩以爲，父親忍辱十年，下場仍然如此，自己何必苟且偷生，推開小譚，又是右鞭左匕攻了上去。

中了一掌，陸浩已受內傷，自然不是敵手，小譚知道，綴上自己也好不了多少，却又非上不可，拔劍自側面攻上。

的確，金素如並非不在乎陸浩，但小譚却未放在她的心上，雙臂絞動稍吐即收，小譚的青鋼劍有如被極大彈力震回，竟砍在自己的肩上。

小譚驚叫，陸浩稍一分神，鞭被柔勁纏開，腰臀之間又中了一掌。

可是他不想苟活，明知是以卵擊石，仍然忍痛嘶吼着再次攻上。

「這可不能怪我趕盡殺絕，陸浩，是你逼我的。」金素如顯然還稍有保留，這次才眞正動了殺機。

這次她絞臂更慢，但行家一看便知，這是調節內腑經脈的預備步驟，比喻說：中指屬厥陰心包經，拇指屬太陰肺經，小指屬少陰心經，無名指屬少陽三焦經，食指則屬陽明大腸經等等。

調節這些經脈，使之更能承受較大較猛的反震力道。

小譚不知厲害，陸浩知道：「小譚，快退！」

此刻，小譚就是退也來不及了，就在金素如掌上罡颷湧出，峯上無風而有呼嘯聲時，一道灰影，似眞還假，以類似凌空虛渡身法上了峯頭，道：「金素如！」

金素如一聽來人是以「天龍禪唱」出聲，而且瞬間上峯，知是絕世高人，祇好急切收手，退步迴身。

她的身後一丈之外，站着一位鶴髮酡顏，一襲灰衫的老人，金素如沉聲道：「老鬼何人？」

紅顏老人道：「金素如，老夫是誰，無關宏旨，神尼的『大悲手』絕不容許恃技傷人，濫殺無辜。」

這工夫陸浩早已跪下，道：「徒兒叩見恩師。」

老人道：「陸浩，起來吧！令尊十指全無，就是金素如不逼他，他也不會苟活的，祇是燕樵老弟眞是一位有心人。」

金素如道：「老鬼，你莫非是『跨鶴叟』柳占春？」

「正是老夫，金素如，令師『大悲神尼』，乃武林至尊至聖的人，怎麼會有妳這麼一個混帳的弟子？」

「老鬼！你說話客氣點，可別倚老賣老。」

「金素如，妳多行不義，不知悔改，必無好下場的。」

「你少管我的閒事，老鬼，我金素如並不怕你。」

「老夫也從不會要人怕我，金素如，神尼不日東來，馬上改邪歸正，還來得及！」

金素如雄心萬丈，對自己的成就心裡有數，況且自己數十年一直不能忘懷的男人終在不屈之下落崖，絕無生還，殘暴的本性，也就更加暴露出來。

就在柳占春叫陸浩起來這檔口，金素如雙臂疾絞，全力按出雙掌。

「大悲手」堪稱天下無雙，取其名之意是指：祇有大慈大悲，才能無堅不摧，無難不克，無人不渡。

「師父！」陸浩大叫一聲，柳占春也已發現，身子略偏，倉卒間接了她的「大悲手」。

柳占春身子一搖，退了半步，金素如也退了半步。陸浩和小譚不由暗吃一驚，金素如這女人的功力到底有多深？

金素如冷峻地道：「柳老鬼，你也不過如此，我勸你少干與我的事，恕我不能奉陪了。」

幾乎也是凌空虛渡，下峯而去。

（未完・十）